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1996/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崇禎內閣行畧一卷

〔明〕陳盟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鈔本

..... 一

王謝世家三十卷

〔明〕韓昌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 二四

昭代名臣志鈔二十四卷（原缺卷五至卷八）

〔明〕吳孝章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 三〇三

孝友傳二十四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四八七

皇明孝友傳八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六九〇

崇禎內閣行畧一卷

〔明〕陳盟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閣臣

行畧一卷》提要

崇禎內閣行畧

西蜀太史陳盟雪灘稿



錢龍錫

魏機山華亭人登丁未科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弘德少詹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尋以魏瑞用事削籍追奪丁卯十一月金甌之卜以禮部尚書召入內閣崇禎元年

一

六月加太子太保首文淵閣至秋召起蒲州公首輔時在廷紛紜請定璫業江南物望素推重公而一時持論議則多屬姚侯兩詞林已巳五月山海督師表崇煥以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于海上来告云臣在都門會商之次輔錢龍錫云至虜兵入大安口薄都城崇煥礫西市言者乃為文龍訟

寃並追論崇煥京疏次輔之說謂受指于
公十二月公引疾去庚午三月御史董樞
論公遂緹綺遠蓋希陽美指云先是戊辰
冬枚卜陽美求與名不得以為憾止公在
事日也主是下廷臣議在廷瞻徇無敢寬
者賴上洞然繫獄久之辛未春詞旨黃道
周上疏極言其事始從輕擬得謫戍定海

二

公在戊十二年津赦者再皆不得釋至其
子翰案代贖公罪疏再上值陽美復秉政
又扼之至甲申乃得復官存問卒于家

劉鴻訓

號青岳山東長山人登癸丑科改庶吉士
丙辰授編修歷陞中允諭德丁卯十一月
以金甌之下用礼部尚書召入內閣崇禎

元年六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公性伉
倨遇事敢任在廷翕然稱之是時上方用
嚴毅懲玩愒故事提督京城街廛京係府
銜不隸于政政惠安伯張慶臻奉命為京
營總督乃請之長山屬中書增入勅內及
提督以功令職掌為言上大怒詢事者且
刺得其闕通受賕之人于是並下長山獄

三

罷慶臻先時長山在政府嘗議事有所不
可輒言曰主上畢竟是冲主上聞之而慄
至是必欲寘之重典賴廷臣力救乃謫戍
去竟卒此所

韓 爌

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壬辰翁正春榜改
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庶子少詹礼部侍郎

已未副史繼偕總裁會試教習庶吉士八月光宗登極以礼部尚書入閣加太子太保少傅少師左柱國甲子七月福清葉公向高子告去位公為首輔時左副都御史楊漣忝大璫魏忠賢不勝合在廷力併攻朝著閔然卒不勝忠賢欲重懲一二人以徇公持不可遂中當忌計逐公而用其次

四

輒降內旨切責皆出中官李永禎手公力辭避賢者路疏有嫌軋在前語益謂崑山南樂也明年大獄與督師熊廷弼擬釋待決衆論多惜之公尤為不平于是黃龍先上甲元免刑疏援嘉靖甲子免天下行刑例得請龍光公門生也及廷弼正法追論甲元疏為受廷弼賄而入楊漣左光斗等

坐賊榜訊致之死並逮龍光沒及公下其僕韓三詔獄多端文致備極拷楚至死不承乃已公亦發矣崇禎元年魏璫復法予時為國子司業上疏首訟公寃特旨存問廷目又極言之乃復召公秉政己巳二月定璫案公生平醇正篤忠貞自任有古大目之風而時方艱急不無枵腹未免竟

五

展其用惜哉庚子五月引疾馳驛甲申賊入蒲州未敢犯公久之乃卒年近八旬矣

成基命

號葵子北直大名入登丁未科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中允庶子洗馬兼國子司業少詹礼部侍郎掌南京翰林院內寅魏璫用事以楊漣同門故奉拜閣住崇禎元年起

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已巳特旨晉禮部尚書召入內閣庚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九月予告公性秉和厚容儀偉岸貳公弘化寅亮止直在揆席中為表云

周廷儒

鄉挹齊夏具人登癸丑會殿皆第一人授修撰陞中允庶子掌司任尚少詹事禮部

侍郎時懷宗時初政簡覈各邊兵糧八月寧遠兵譁斃其巡撫畢自肅上怒召廷日詰問寧遠兵何遽譁天誥丹三莫有对者久之廷儒厲声奏云古有羅雀掘鼠而士心不變者上深以為是復誦其語再三終莫有对者上起令中官出詰班中奏对何官以賤名入上已意屬矣十一月枚卜

廷儒与廷推不得會推疏上内錢謙益為溫體仁以謙益主辛酉浙江場千秋閣即事奏許上怒褫謙益官聽勘罷枚卜已巳十月又枚卜兩人復不与獨黜用大名十一月乃特旨召廷儒以禮部尚書同何如寵錢象坤入內閣廷儒年方彊仕從來詞林躋政地除涿鹿外未有壯齒者斯者東

七

年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七月蒲州高邑大名相繼去廷儒遂為首輔辛未偕如罷會試總裁王申加少保少傅吏部尚書晉建極殿癸酉予告馳驛恩礼優渥先是戊辰冬之後廷儒不獲与推益嫉視其卿人而与烏程比自此与門戶角立既蘇归犹時古望三台其門人廢言士張濟為廷

佛朗傳其間與謙益有隙宿憾冀為東用
為門戶周旋乃錄金近十餘萬付盛順者
輩之長安大瑞王裕民等咸納其重賂于
辛巳春同淄川江長並召尋召太傅兼太
子太傅是時流教披猖閭閻去痛中京獻疎
關楚蜀邊腹康清刀不肅支錦州圍困甚
亟先是輔臣謝陞有款也制寇之議大司

八

馬陳新甲對平臺遂及此上曰可款則
款在卿部便宜從事耳乃遣賊方即馬紹
偷往議款以百萬餉之紹偷入報上問何
以答之蓋為名号言也廷儒俯不對上慨
然起言官遂劾新甲辱國下之獄大司寇
擬新甲從事致陷袁祐二藩抵辟決不待
時甚寔因新甲過被罷任將有爰立惠教

必殺之為快癸未加太師奉命督師敗于
永平乃以提調監軍御史蔣拱宸提寔入
告上聽然其門人范志完為提督禦兵德
州敗衄亦掩收為功廷儒謂旨庇之德州
道雷演祚發其事六月遂引疾去八月何
綸等益盡發其貪穢達綏綏達十月至京
賜死順城門外紅廟追贓十二萬廷儒之

九

再入也引用夫馬時為吏部濁亂朝政達
巡窺伺一以蒙飾為巧至于在廷僚寀陰
陽操縱倍極牢籠壬午南閣子弟姻戚俱
登賢書應門戶人不為已用破後夙昔同
好繼者之知是且甚畏渝州每三株之以
市重平之與化甫入隨擠之出科目能開
元臺且善操文章論其欺誣諸狀俱被杖

革成已而渝州竟起門戶乃群起攻之不
一遺餘力繇延儒上下蒙狗生齒塗炭已極
而惟賄是聞偷安旦夕身死未几而國亦
隨之矣

何如龍

號芝岳桐城人登乙未科改庶吉士授
修陸中允庶子國子祭酒詹事礼部侍郎

十

乙丑請告崇禎元年起吏部侍郎協理府
事六月陞礼部尚書己巳十二月命以原
官入内閣庫干加太子太保少保戶部尚
書皆文淵閣武英殿副刊漢為會試總裁
并予告弛時登西荆漢羅召復入閣連行
人教趣就道至淮上辭以疾不起归大金
陵家居凡九載壬午己巳

錢象坤

號式城浙會稽人登辛丑張以誠榜改庶
吉士授檢討陞贊善庶子少詹掌翰林院
礼部侍郎請告去丙寅魏瑞用事以推吏
部尚書開仕崇禎元年三月起掌詹事府
事己巳十二月命以原官入内閣庫干加
太子太保皆文淵閣辛未四月請告馳驛

土

公恬居守宿望尺度惟謹循々雅飭有儒
者風值荆漢當國恃氣藐弄属其私人武
弁某者任京營荆營荆漢入關而大司馬
梁廷棟出之之外廣棟為公門人因嚙之
公遂拂衣去大司馬亦得罪閑住卒于家

溫體仁

號國嶠浙烏程人登戊戌科改庶吉士授

編修陞南園子監司業庶子少詹事翰林
院礼部尚書協理詹事丁卯陞南礼部待
郎崇禎元年掌詹事府是冬以枝卜不与
許奏廷推錢謙益浙閩各人錢謙益事言
廷目比私背公大負主上反覆三四玩時
上初政勵精尤惡欺蔽得奏大怒奪謙益
職丁未千秋勒訊點降其同邑門人給練

主

瞿式耜而罪赦卜上意已為休仁矣然犯
門戶鋒益樹仇敵及荆溪大拜後乃以庚
午六月特旨用衆官同吳宗達入內閣七
月加太子太保曾文淵閣學未桐城會稽
相繼去選_{遂与}去荆溪同心秉政相得甚歡王
申加少保少傅吏部尚書晉建殷極荆溪
去位為首輔丁丑予告馳驛休仁初仇達

任事在官賊者嘗納娼為妾後稍一簡約
忽以競進忿爭受工知遇當軸者八年崇
禎朝間日久任未有如辭仁者小心謹密
兢一自持既与門戶不協耽一伺隙遂絕
私交謝情面一惟迎合上旨以是上益推
重之去之殿會謙益怨家有擊登聞鼓言
事者遂逮謙益謙益惧辭仁修却不敢前

主

達其客多方謀之長安中及辭仁出國門
而謙益始入說有謂客之計行归之明年

辛

吳宗達

號青門常州人登辛丑科殿甲辰榜第三
人授編修陞中允庶子國子祭酒礼部侍
郎協理詹事崇禎戊辰陞吏部侍郎九月

陞礼部尚書掌磨庚午六月以原官召入
內閣歷加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吏部尚書
晉武英足極殿加少師晉中極殿乙亥請
告馳驛宗違醇謹諒直不附門戶于刑淡
內戚遂得与烏程並升同心輔政竟歷六
年有非他人所可及者內于平于家

徐光啟

而

號玄扈上海人丁酉領順天解登甲辰科
改庶吉士授檢討歷陞諭德時西洋人利
瑪竇初入都光啟從之游習其歷算大器
之法殊精癸丑分教會館其歷法一采光
啟筆也會東事啟以知兵起召還陞少詹
兼御史練兵通州是時用崇禎已巳任部
事庚午陞尚書掌磨壬申同鄭以偉入內

閣參預首文淵閣光啟留心典事精于西
法沾沾自喜常以未竟其用為憾九月平
于位

鄭以偉

號方水江西上饒人登辛丑科改庶吉士
授檢討陞替善庶子少詹礼部侍郎教習
庶吉士崇禎己巳起陞礼部尚書掌磨壬

五

申以原官召入內閣癸酉平

王應熊

號春石四川巴縣人登癸丑科會財改庶
吉士授職檢討陞洗馬少詹事崇禎庚午
教陞礼部侍郎癸酉陞尚書同錢士升何
吾驥入內閣公生平博學多聞嫻熟國家
典故烏程秉政尤倚重毘陵亦稱同心先

是蜀撫劉漢儒以沅敘入夔門遠治議推
代者應熊奔共同門雲南布政王維章堪
任沅敘舟入保無言者交章論之謂維章
輩金珠寶玉入應熊索潔係即新撫臣亦
著廉聲然譴詠益甚先是上溪忠內閣漏
泄機旨廷旨嘗以此得罪應熊時在告還
諭者疏衆紅木下而應熊之辨入言官曰

六

極糾之遂乞休致乃予告馳驛家居六年
上嘗念之至壬午復召入閣連行人教趣
是時殺氛充斥閭閻陟阻塞癸未九月始建
京師在廷憚其未謀時以院之旧輔何喬
周廷儒被罪逮不時至上一日頗中官曰
廷儒何尚未到中官乘間奏曰聞之外間
云廷儒需閣目王應熊之前入也及至請

召覲不報遂乞還山是冬仍以內閣督師
西南丁亥自尽

錢士升

號御冷浙江嘉善人弘治第一人授修
撰陞中允庶子掌司經局少詹事掌南翰
林院尋改北詹事未四月陞南南礼部侍郎
即癸酉以尚書入閣士升未依附東林而

七

私結好烏程烏程善之引為已助是時陽
羨去烏程當國毘時巴縣次皆不為門戶
所喜士升亦香山是其臭味烏程快守
其官上眷倚殊切諸人亦無隙可乘三五
年間不得與謚丙子以病請致仕升初
以明經赴吏部考注選主簿是秋中北闈
遂登狀頭時四十二歲云壬午卒于家

何吾賜

號象國廣東香山人已未二甲四名改庶
吉士授編修歷春坊陞少詹事壬申陞禮
部侍郎癸酉以尚書入閣乙亥致仕吾賜
容儀峭岸與人煦：樂易依倚時局兢業
取容而已

張主發

號憲松淄川人登萬曆辛丑科許鄉榜起
家玉田遵化令行取禮部主事庚戌考選
授御史巡按河南應天陞大理寺丞天啟
三年以病去崇禎改元起原官陞順天府
丞尋陞光祿卿乙亥陞刑部侍郎是年七
月以禮部侍郎同文震孟入閣與烏程昆
陵渝州長水香山共事自永嘉貴溪後閣

上

員取之詞林凡八十餘年未有異也是時
上求治切思廣才路故罷甲戌甲寅之選
以考選知推改授而是秋至發遂枚卜入
閣就下奉命惟上意所向嗣後保奉人才
宗室改授吏改法度寔是始矣迨年陞
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閣丁丑烏程去國
至發為首輔歷親會試錄士三百人戊寅

上

請告歸辛巳復召用壬午請告至發至明
年病卒

文震孟

號湛持長洲人登天啟壬辰廷試第一名
授修撰時四十九歲父曾祖徵明後翰林
侍詔以書畫名于世時稱衡山者也世以
清白稱震孟二十一卒于卿吳俗一薦賢

書立可致震孟為奉應廿九年家泊如也
吳人以其重之為人伉儷激昂節自負
初登第時朝政紛亂大司教王公紀以獄
中官獄不當內旨革職去位震孟有憤于
中上封事言時政得失內有破帽蒙頭榮
子踈王及朝儀唱贊如傀儡之登場等語
疏入不報崇禎改元以原官起補陞中

字

允諭德掌司經局少詹事乙亥七月以禮
部侍郎入閣甫一月為都給事中許譽卿
求轉官太宰謝陞以其事入告上怒革譽
卿散為民而罷震孟歸里震孟少游東林
為時趨時赴太宰素獨立不以為然故有
是奔甲戌乙亥間烏程柄用門戶以為嫌
知上意獨莫敢誰何而逆攻其所與震孟

夙負時望標表人物傳冠以西江附之倪
元璐主議論政府銓曹藉為月旦言路皆
取決為之次年卒

黃士俊

號玉庵廣東順德人以萬曆丁未第一人
歷官官坊少詹陞禮部侍郎協理詹事已
巳陞尚書已亥掌部事丙子以原官同北

三

自運賀達聖林軒入閣是時烏程東改武
塘淄川佐之士俊中材伴食無所建明然
以地遠不與門戶相睚眦年予告去

孔貞運

號玉橫句容人以萬曆己未一甲二名歷
官官諭日講官崇禎戊辰六月陞國子祭
酒少詹庚子以憂去癸酉起南禮部侍郎

尋改吏部內子以礼部尚書入閣加太子
太保文淵閣丁丑刑濶川為會閣總裁戊
寅予告貞運淳厚和平坐鎮雅俗當為社
時統、奉行政事未能有以异也

賀逢聖

號對揚湖廣江夏人丙辰以廷試第二人
歷官宮允國子司業再陞洗馬丁卯魏璫

主

用事軍賊為民業禎戊辰正月起陞南國
子祭酒五月陞少詹事礼部侍郎祭酒
改礼部乙亥以礼部尚書教習館員是年
初用推知改館戒去丙子用原官召入閣
戊寅請告辛巳復召用壬午再請告賜馳
驛去归里過獻賦之禍被城放冰死

林鈺

號鶴胎福建同安人丙辰會魁廷試一甲
三名歷編修贊善中允丁卯陞國子司業
四月魏璫矯旨閣住崇禎戊辰陞少詹事
兼祭酒礼部侍郎教習庶吉士掌翰林
院內子泰以本官入閣五月卒官鈺謹懇
誠恪訥、不能出口以去官非罪遂起声
望海至大位云

刘宇亮

歸廷玄四川縣竹人己未庶吉士歷檢討
贊善諭德庶子陞少詹事南礼部侍郎丁
丑改吏部侍郎尋以吏部尚書同傳狩解
國現入閣戊寅首文淵閣濶川去遷當國
政是歲北虜蹂躪畿輔、歸廷憂里徵兵建
將宇亮素負勇力自請視師工甚善十二

月出京本具百騎次定州開陽和總督盧
象昇敗歟于井陘遽單騎入真定總督孫
傳庭營已卯正月督諸將至天津特糾總
兵劉綎基違迫不前有旨即軍前正法亡
何又為其既請宥上怒其反覆矛盾下九
卿科道議咸謂其身為輔臣玩弄國憲有
負委任罪當大不赦工重其法但褫職罷

三

去宇亮為人短小精悍生有膂力好技擊
雖居史館常與其家僮角逐為戲日夕不
倦居平謂張魏公是其里人數自負人或
以此多之然性嗜貨不喜讀書無智識才
畧善忌才能勝已者傾軋之不少靳凡吏
官講筵撰文纂修典試諸差一不與以為
賢初畏忠東林阮而依附房師武塘後引

攻擊巴縣以成己聲譽數年間遂獲大用
云

傳冠

號寄庵南昌人壬戌廷試第二人授編修
戊辰二月陞侍讀中允諭德國子祭酒乙
亥春陞少詹事掌翰林院教習館員丁丑
以禮部尚書入閣戊寅晉文淵閣八月內

王

傳發下擬索承置諸業冠憤謂是外來
枝楊援筆判其上既知候皇恐引罪遂罷
之是科陷甲三人震孟與陳仁錫同里仁
錫素孤行不為震孟所喜別強依附震孟
震孟倪元璐喉舌路攻巴縣及其時與善
者擊去之以是党援日众卒日登庸然性
奢侈不得父歡好長夜飲過午乃能出

客祖烟官尚書家不饒裕里第祔造宏麗
群妻婢各置室恣其游憩取樂乙酉奉命
括撫楚殺行次崇安遇賊被殺

薛國現

號賓廷陝西韓城人登己未科起家萊州
府推官行取戶科給事中丁酉陞刑部案
牘戊辰冬逆案議起凡官無宗朝皆不免

洗索時倪元璐主持論議國現幸以典試
之後與周旋得已遂乃以二月京察竣遂
請終養癸酉補禮部郎中戊戌會闈分考乙
亥分太常寺卿右僉都御史丁丑以禮部
侍郎入閣戊寅陞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
閣學加少保改吏部武英殿庚辰會試罷
裁錄士三百人傾之被議上令閑住去國

現故與烏程善引以為助時局以為非其
臭味耽一側目國現尋人質定少間李開
于大倖且不自詞林不曉館閣規制上乃
忠中書漏泄機務國現欲取一人繩之以
自懲遂發典藉周國典竊穴議擬狀而疏
列所受贓僅得某官餽送書儀一金因具
繫于獄行人吳昌時者長洲之甥欲舉職

主

清要國現不可陞禮部主事又欲用吏部
司官國現又不可昌時銜之移病去是時
上患外廷竟庇賄賂令金吾調察事件無
大小以聞而中傷憾怨之私遂行乎其間
昌時故善南北司主者又崇厚餽遺餉至
是寸紙條國現得某賄工之上大怒達顯
騎遠至京置順城門外寺中賜之帛自縊

於梁間取旨數日下俸有脫落者贓四萬
金藉其家財曾不及四之一母夫人至居
神廟士論冤之

方逢年

號書田嚴州遂安人壬戌二甲四名改庶
吉士甲子授編修主湖廣試魏璫用事補
各省試錄有訛譏朝政語與浙江、南主

元

者陳子壯丁乾李俱落職尋丁艱丙寅復
後追論革職為民崇禎戊辰起侍讀庶子
掌司經局南園子祭酒陞詹事礼部侍郎
戊寅春以礼部尚書同蔡國用入閣八月
忽奉旨罷去逢年本庸才寡學識以受璫
繫得名為時局所屬意逢年亦傾心歸嚮
致得致此丙戌同馬士英方國安被戮于

閻之沐口

程國祥

號我從工元籍歙人登甲辰科起家耀山
先山令陞南方功主事任四年引疾去又
十年趙公南星為太宰起北史部歷稽勲
至文選主事復引疾去頃之魏璫排除太
宰革職為民崇禎二年九月起稽勲員

元

外尋轉方功郎管庫平大計太宰王公永
光稱為政稱平先卒未陞大理寺丞歷太
常卿南通政使乙亥陞南工部侍郎尋改
戶部倉場戊寅以礼部尚書入閣己卯病
作請告归旋卒于家

楊嗣昌

號文節湖廣武陵人登庚戌科以杭州府

授屠南園博陞戶部主事山東司郎中管
新餉是時邊警軍興如派田畝增闢東兵
糧歲六百餘萬始設新餉司嗣昌首當其
任精銳敏幹一時咸稱其能壬戌引疾去
崇禎戊辰以邊道起副吏奉政士申陞山
永巡撫時嗣昌父三邊總督以撫流賊神
一料為言路論糾遠下法司嗣昌請以官

叶

贖父罪不允甲戌宣大總督張宗衡罷以
嗣昌代之丙子大司馬張鳳翼卒于家時
邊警方殷即其家起復嗣昌兵部尚書是
時流寇充斥我半天下官兵不能禦往
尾賊後即遇賊又常中賊餌率致敗嗣昌
乃倡為三正四隅之議欲令南直隸楚奉
蜀合從夾擊視賊北至毋令得逸者罪

之然亦不能行也丁丑張獻忠批散城快
撫卽撫苗匪止不能制嗣昌請罷之奉內
廣總督熊文燁督勦流寇獻忠初佯許諾
既以事餉迂延撫事久不就戊寅召揚嗣
昌入閣乃嘗兵部事賊竟殺殺令屬其城
叛監軍張大經並已降賊衆走入房縣撫
之已卯逮文燁下獄治罪嗣昌皇恐乃請

王

解本兵任奔陽和熊督陳新甲自遠而已
往辦楚賊于是建五省視師節賜上方丈
師道武紀兵而下得自專殺兵馬錢糧一
聽調遣東亦許由用嚴暮出師上自為詩
建遠之文武却錢威權之盛近世無比凡
用兵十萬本折三百餘萬庚辰駐師襄陽
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新其監

軍司道殺大白以殉相持久之值獻賊生
日即賊飲太平之半邊山總兵石良玉請
會兵合擊嗣昌不許良玉乃自以兵往獻
忠倉皇墜崖走所獲殺甚眾以捷聞遂謂
賊釜底游魂刻期掃蕩云加太子太保先
是嗣昌在朝日嘗言于上曰臣惟恐賊不
入蜀耳若以蜀委之必殲賊無疑至是賊

三

調蜀守防路附

詣軍門計事賊逆

東陳逸入嗣昌乃縣夷陵沂江而上至夔
門賊已馳至川南轉蒲城都嗣昌又從陸
至廣安賊又騰出房縣直趨襄陽破之又
乘王于城上嗣昌復東下抵江陵辛巳二

月廿八日自縊

蔡國用

郭靜原金谿人登康成科起家中書考選
授御史乙丑以丁憂起補任魏瑞劇除西
江人遂得閑任崇禎戊辰起用提督應天
陞大理丞未幾國陞太僕卿乙亥陞工部
侍郎戊寅以礼部尚書入閣己卯改戶部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庫辰加少保英武殿
副司現總裁會場出閣甫月餘卒于官

三

范復粹

號玉波山東黃縣人登己未科初授開封
府推官崇禎戊辰考選御史按江西京
刷奏丙子陞大理寺丞丁丑九月陞少卿
戊寅以礼部侍郎入閣己卯陞戶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學加少保改吏部晉
武英辛巳請告去後數月而卒

魏紹來

魏紹海清縣人登丙辰科初授萊州府金
鄉令壬戌考選給事中乙丑歷陞吏科郎
給事中戊辰分校會開陞太常少卿六月
推江西巡撫戊寅陞兵部侍郎協理宗
戎改己卯以禮部尚書同姚明恭入閣皆
韓城府汲引也加太子少保辛巳加太子

去

少傅改戶部曾文淵閣壬午請告命馳驛
去

姚明恭

郭崑年楚之蕪湖人己未會魁改庶吉士
丁憂後檢討陞諭德庶子掌翰林院民寅
陞禮部侍郎教習館員尋任部事己卯以
尚書入閣加太子太保改戶部曾文淵閣

庚辰請告馳驛去

張四知

孫岩叟袁之費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
檢討戊辰分校會開五月陞侍讀中允
德乙亥陞南園子祭酒居事禮部侍郎己
卯以尚書入閣尋加太子少傅改戶部曾
文淵閣辛巳加少傅陞吏部曾武英殿主

去

戊請告馳驛去

謝陞

郭青墩山東德州人登萬曆丁未科起家
三河運使令以憂去癸丑補雄縣調清縣
陞文部考功主政曆文選郎引疾去甲子
倭鶴趙公為太宰適簡司屬起陞文選郎
受事數日後引疾去太宰苗之不得內宣

起陞太常少卿庚午陞吏部侍郎辛巳四月陞南太都尚書甲戌改北吏部加太子少保丁丑以荐奉霍惟華為言官論列開往去已卯升名為吏部尚書庚辰以禮部尚書同陳演入閣加少保首武英殿專改吏部加少師晉建殿極壬午議以漏泄機密語為言官論列開往復辛

三

陳演

號贊里井研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編修庚午二月陞中允諭德劉姜曰廣主應天試丁丑陞國子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庫辰以禮部侍郎入閣辛巳陞尚書晉文淵閣加太子少保會試總裁時陽羨再去位遂為首揆甲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首

建極殿午壬冬巴縣復名王應熊入閣時以流散充斥門戶方憚而思之曰為流言于宮禁以焚上聽及至國門遂不復名見演與有力焉當是時國事未亡演端樸撙節猶怕寵納順甲申二月請告有乳媼逮去五城為之緝捕不獲以力于推掌賊入刑拷追賊四月廿二日賊辜演及方岳貢

芒

魏漢德殺之惠安伯園中嗟乎以萬鎰之玉付之庸工有不敗裂而破碼者哉是罪之咎已

蔣德璟

號八公閩晉江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讀中允癸酉副丁進士應順天鄉試甲戌陞諭德庶子掌司經局陞少詹

事礼部侍郎壬午六月以尚書同黃景時
吳姓入閣癸未加太子少保改戶部督武
英殿甲申一月未旬請告去甫出旬日而
城破德璟世家閱諸練典故謹飭好修
循默守成未能有所登據僅免保其身而
已士論惜之

黃景時

又

號東崖昔江人登天啟乙丑科余煌榜改
庶吉士授編修昇陞中允諭德繼建日講
官丙子順天主考辛巳陞詹事掌翰林院
壬午以礼部尚書入閣癸未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頃之請告免肆去

吳姓

號虎友揚州興化人登癸丑科起家部武

調晉江行取御史丁卯魏璫專權革職為
民崇禎戊辰起補原官曆巡按河南真定
陝西癸酉陞大理寺丞陞右通政甲戌陞
山西巡撫未病戊寅起兵部侍郎協理京
營戊戌壬午以礼部尚書入閣尋加太子
少保首文淵閣會流賊披猖上憂之甚一
日語問曰沅職猖熾如此誰能為朕分

元

憂者姓起奏曰臣不才願往任之上大悅
賜尚方督五省兵會勦初首輔廷儒與馬
程合而攻錢謙益東林仇視之既而廷儒
與門戶釋憾丹陽環召乃眾欲難厥稍不
當便加責備廷儒頗厭苦之會廷儒為政
輔馮銓援恩詔求復致帶目劾蔡日言子
及力爭不可姓又奮厲曰名尔某有掛刺

去耳遂罷去廷儒心患之乃私結廷謂工
部憂致意屬在公名能劇上意止必喜故
廷慨然承旨廷既被命中寔悔之知為廷
儒所賣乃以徵調廷兵為詞廷數月無
去意致有科目熊養交承之說二目皆予
杖廷儒益恨時廷兵薄廷繼廷儒一日請
于上曰兵已飽乃請將廷野視望莫肯擊

甲

者廷願親至行間督之度几一得當以報
上喜而豫戎裝以待即刺骨辭至外直
挈謀被出宣武伯者以聞上喜而廷儒
之党遂論廷稽田都門抗旨罪當不報下
廷目議乃謫成雲南金憲衛同官自相顧
軋如此而上不寤可嘆也弘光立乃予回
籍

方岳貢

號禹修襄陽穀城人登壬戌科起家戶部
主事歷陞郎中丁卯陞松江知府崇禎改
元以天下逋負過多責成府正行降俸戕
法罰多者皆不得遷廷雲間稱散散岳貢
遂降至十五級角帶視事凡為雲間守十
四年然居官清約如一日壬午自解任去

里

官索蕭然不能居一錢士氏攀苗者數萬
舟不得前及以逋糧逮至京在廷皆言其
賢語聞于上乃陞岳貢漕儲道尋陞都郵
大癸未三月命以原官同李建泰等同入
閩甲申賊至進駐無以應拷掠與演同被
誅傷矣

李建泰

魏倬蒼山西曲沃人登乙丑科改庶吉士授編修甲戌分校會開陞中允諭德丙子副王錫哀主考應天陞國子登酒癸未以吏部入閣甲申加兵部尚書賜尚方督師勦敗建泰善操机智以要聲譽故捷得華撫三月初乃以人望荐奉命出督各路援兵勤王閭賊漸逼都城計無所出乃上疏

聖

請駕南遷顧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云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及甫至真定而京師陷援兵無至者建泰率其徒走臨清至濟上聞敗敗走乃復還京仍入閭居久之請告去归里后曰里中人起義事敗被戮

魏藻德

魏思令順天通州人登崇禎庚辰廷試第

一人授修撰時虜兵大犯往來經過潞水既不能禦又不能追逼逼玩愒藻德稔之甚悉聞其訖言其事然條奏寥寥又卑之無甚高論上獨心吳之意其能兵癸未枚卜遂時召以少詹事入閣即命副演總裁會開以示優矣然時事日非卒翌不能一籌展致陷都城被殺

聖

丘瑜

魏鞠懷襄陽軍城人登乙丑會魁改庶吉士授檢討分校會開陞中允諭德日講官辛巳陞少詹事禮部侍郎甲申二月以原官同范景文入閣踰月而都城陷瑜自盡

范景文

魏質公河間吳橋人登癸丑科起家東昌

府推官入吏部主事驗封郎給假甲子起
文選郎陞太常少卿以慶去己巳七月起
陞河南巡撫是冬虜兵入大土安口景文
援庚午三月陞兵部侍郎壬申請告去甲
戌陞南都察院右都御史乙亥陞南兵部
尚書己卯時少詹黃道周以論楊嗣昌奪
情杖下獄景文疏救忤旨落職為民大為

四

時論所推士成起刑部尚書辛改工部甲
申二月以原官入閣三月敘道都城景文
請奉太子南遷工不決及赦入從容殉難
景文抗燕豪使而沾沾自喜居官儉朴極
好音樂每燕必陳歌伎與門戶交契座客
常滿雖小有蹉跌以是得力云

崇禎內閣行畧終

崇禎閣臣行畧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盟撰盟號鶴灘富順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禮部尚書是編首
列崇禎一朝五十閣臣年表次各為小傳據其載
及姜瓖叛逆李建泰伏誅之事則其書當成於桂
王未滅時也所列小傳各有評斷而大抵深致憾
於門戶夫明以門戶亡國其憾之是也然稱溫體
仁小心謹密兢兢自持既與門戶不協貶貶伺隙
遂絕私交謝情面稱薛國觀之賜死士論寃之稱
李建泰以人望薦舉督師無一貶詞顯倒是非至
於如是其褒貶尚可信乎亦仍一門戶而已矣

王謝世家三十卷

〔明〕韓昌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謝世家三十卷》提要

王謝世家序

古者重原家世刻子能稱其先
衆仲善論氏族則君子美之然
門地蔭藉非矜銜憑逞之資也
宋荀伯子爲臨川內史謂王弘
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爾
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北齊崔悅
每語盧元明天下盛門惟我與
爾傳崔趙李何爲者哉兩人輕
薄之言卒以取譏而蒙忌使門
地蔭藉而果足矜詡則孰有如
王謝者沈約不言乎身爲四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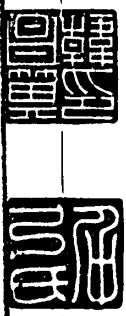
之史少好百家之言開闢以來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無如王氏
彼所稱七葉重光九世有集固
照耀至今而謝傳家庭私論亦
若以芝蘭玉樹世產階除春草
百年猶含榮露頡而論之昏參
曉昴豐玉儉梁惟兩宗子弟饒
爲伯仲若塵尾團扇移入他人
手中便覺傖父面目矣至如文
獻文靖力殫補浴重奠堂基拭
涕以闢蒿萊舉棋而驅風鶴使
東南半壁不染腥羶文物衣冠

力保正始雖尸祝至今詎曰不
宜乃其周旋逆憖之間婉轉讒
詠之際率用含弘以茹物假矯
鎮以攝情但矢蹇蹇之誠靡暴
皎皎之迹俾屏國倚金湯之固
昏主有日月之明繫誰力也世
或以青蓋不返黃屋徒偏執江
山之苟安咎股肱之不力嗟乎
扶輿如器有美之者不碎不止
雖復雲擾鼎沸要皆魔事鬼謀
顧完正朔於名區激義憤於畢
世後代詎無小朝廷求活者乎

而奴事穹廬不敢脅息安在舞
雞擊楫之能奮矣若夫風流嗣
續揚襲彌光狎龍鳳爲常雛視
琳瑯作家寶不寧箕裘載重亦
使記籍揚芬故讀典午六朝之
書卽謂兩家私譜具存國史亦
無不可然則元凱不得擅燬於
二族達适無庸耑馨於八士由
其源派之日綿益徵篤非之食
報矣嗚呼盛衰廻環廢興滋感
天監以後陽夏日衰陳亡之年
長淮頓竭始知簪纓帶礪總非

傳後之資益信忠言嘉謨卽爲
不朽之業吾輩生江左清樂之
鄉覩直北軍興之困見夷吾而
始慊懷根本而無憂論人論世
亦竊有微意焉若僅敘門地而
羨蔭藉已也不幾於熊安生認
遠代之碑郭崇韜拜他人之隴
哉世有大雅識幾之君子當不
致河漢斯言云爾

天啟壬戌端月西吳韓昌箕仲
弓甫題



凡例

一諸傳都本六朝史其唐宋以來宗派繁衍未能詳攷姑置不載

一史傳有一人而彼此互見兩三傳者止擇其敘議詳雅者存之間有叢詞無開理要畧爲刪削

一攷他書二姓事蹟有本傳所不載者卽條附於本傳後

一二姓宗系或無傳而附見於祖若孫父若子凡例

兄若弟傳中者今亦依傳序譜其有史所不載而他書可攷者亦爲補傳

一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分二派今攷玄冲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舒而爲太原正派凡四卷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瑯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凡二卷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則爲別派凡二卷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卽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

世譜在耳

一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

四人同名

王深 係王虞子王向孫見卿那四卷

王謝 係王謝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三人同名

王融 係王祥父見卿那一卷

王謝 係王謝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王謝 係王謝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二人同名

王謝 係王謝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王祥 係王覺兄太保公見卿那七卷

王珉 係王恬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九卷

王彬 係王彬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十三卷

王衍 係王衍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十四卷

王澄 係王澄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一卷

王退 係王退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九卷

王泰 係王泰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七卷

王偶 係王偶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王琛 係王琛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王恢 係王恢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三卷

王華 係王華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九卷

王蘊 係王蘊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八卷

王錫 係王錫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五卷

王綱 係王綱子王英曾孫見卿那七卷

王又 係王又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十四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王承 係王承子王英曾孫見卿那六卷

瑯琊卷之一目錄

王祥
王覽

瑯琊卷之一目錄

瑯琊卷之二目錄

王導
王悅
王恬
王洽
王協
王劭
王蒼

瑯琊卷之二目錄

瑯琊卷之三目錄

王誕

王儼

王濬

王亮

文穆后憲姬

瑯琊卷之三目錄

瑯琊卷之四目錄

王珣

王珣

王弘

王曇首

瑯琊卷之四目錄

瑯琊卷之五目錄

王錫

王僧達

王融

王冲

王瑒

王瑜

王微

王僧祐

瑯琊卷之五目錄

王籍

王瞻

瑯琊卷之六目錄

王僧綽

王儉

王騫

王規

王褒

簡皇后靈賓

和帝后葬華

王暕

瑯琊卷之六目錄

王承

王訓

瑯琊卷之七目錄

王僧虔

王慈

王泰

海靈王妃韶明

王志

王筠

王胄

王彬

瑯琊卷之七目錄

王寂

瑯琊卷之八目錄

王惠

王彧

明恭后貞風

王績

王蘊

王褒

王肅

王份

瑯琊卷之八目錄

王錫

王儉

敬王后

王通

王勣

王質

王固

陳廢帝后

鄧瑯卷之九目錄

王謐

王球

王華

王琬

王舒

王允之

鄧瑯卷之九目錄

鄧瑯卷之十目錄

王敦

王含

王應

王稜

鄧瑯卷之十目錄

瑯琊卷之十一目錄

王虞

王胡之

王裕之

王秀之

王峻

王延之

王綸之

王耆之

王鎮之

王弘之

王晏

王思遠

王韶之

文安后寶明

瑯琊卷之十一目錄

瑯琊卷之十二目錄

王羲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楨之

王獻之

王悅之

瑯琊卷之十二目錄

瑯琊卷之十三目錄

王彬

王彪之

王准之

王猛

王遵之

王素

瑯琊卷之十三目錄

瑯琊卷之十四目錄

王戎

王乂

王衍

王玄

愍懷太子妃

王澄

瑯琊卷之十四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一目錄

王昶

王渾
附渾衷

王濟

王倫

王湛

王承

王述

王遐

太原正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二目錄

王坦之

王處之

王律之

王愷
附王倫

王國寶

王忱

王綏

太原正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三目錄

王慧龍

王寶興

王瓊

王尊業

王松年

王邵

王廣業

太原正派卷之三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四目錄

王柔

王沉

王浚

太原正派卷之四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一目錄

王嶠

王元規

王韶

王獻

太原支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二目錄

王浚

王脩

王蘊

王恭

太原支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別派卷之一目錄

王允

王懿

王玄謨

王思政

王軌

太原別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別派卷之二目錄

王神念

王僧辨

王頌

王頴

王茂

王慶

王則

王雄

太原別派卷之二目錄

陽夏卷之一目錄

謝鯤

謝尚

陽夏卷之一目錄

陽夏卷之二目錄

謝奕

謝安

謝萬

謝石

陽夏卷之二目錄

陽夏卷之三目錄

謝玄

謝靈運

謝超宗

謝幾卿

謝道韞

陽夏卷之三目錄

陽夏卷之四目錄

謝朗

謝重

謝晦

謝瞻

謝朓

陽夏卷之四目錄

陽夏卷之五目錄

謝裕

謝孺子

謝微

謝純

謝述

謝朓

陽夏卷之五目錄

陽夏卷之六目錄

謝琰

謝混

謝澹

謝貞

陽夏卷之六目錄

陽夏卷之七目錄

謝密

謝莊

謝朓

謝朓

謝顥

謝淪

謝覽

謝舉

陽夏卷之七目錄

陽夏卷之八目錄

謝邈

謝方明

謝惠連

陽夏卷之八目錄

耶那世家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祥

王祥字休徵。耶那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祥性至孝。繼母朱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

六十而仕不
當為太保

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水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懷。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問所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成。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徵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

七十一

勤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

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親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

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昆倚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以公子騎都尉聲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毘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經尸皆滌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珎綬笥皆勿以歛西芒土土自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梓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構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性無違余命高柴泣血

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母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選鬱休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歿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吾能欽其實不能名其器三復斯賢使人涕淚

身帶卷之一

五

王覽

詳見前及覽
本傳並見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
杖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至凶
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
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
舉朱深疾之密使醢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
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泛之自後朱賜祥僕覽輒
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
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

身帶卷之一

六

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
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
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
覽爲宗正卿項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以太中大
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
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
十三謚曰貞有六子栽基會正彥琛栽字士初撫
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
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璋國子

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覽不惟仁於護兄、且巧於化母、真有秦龍擾虎之術、祥或可能覽難及矣、

鄒那世家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其仲弓甫纂校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覽、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鄒那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

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鄒那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願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

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言：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

齊書卷之二

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竊名位取榮，典謚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誠。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

贈序二字
此類

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輒相要新亭，藉卉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興，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生事除節，於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

齊書卷之二

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美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於今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粗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滋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典，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

而更張、默心華面、饗發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綬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弊也哉、故有虞舜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與溫嶠俱見帝、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導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各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帝聞之、覆面著牀

御覽卷之二

四

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初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僕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會太山太守徐胤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璆、旣而璆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

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者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

御覽卷之二

五

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疆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枝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哀鄉郡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間，謂敦歿，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講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於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

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

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粲潛風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於白石，及賊平，宗廟

宮室並爲灰燼。溫喻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壯冠游魂，向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

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

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共爲時所慕。如此，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督中外諸軍事。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

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

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於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問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譏間

卷之二

八

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疆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偶得病七年以問戴洋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燥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啟鎮東徙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賜秘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

至是薨矣
當此則似

百人中與名臣莫與爲比謚曰文獻二弟頴敬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頴方鄧伯道以敬比溫忠武頴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敬襲爵堂邑公年二十二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勸贊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其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畧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

卷之二

九

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導並輒要如生母狗聲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

臺門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

謝太傅云、小特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

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王公治何似、記其所長、美曰、其餘令、

陸太尉詣王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其不可耳、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需接、人人有悅、

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

還到過任、任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

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懼、

古人批文後
曰、事公曰、准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

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世經紛夷、除政、份寬、怒、

溫、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

紀未舉、溫新至、深有所慮、既詣王丞相、陳至上南、

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

深烈、言與酒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

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惓然言曰、江左自、

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王丞相至、簿、欲檢校帳下、公諍王簿、欲與王簿、周、

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

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得一柏樹、栽斷如公長、置林上、常覺處、災可消矣、

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

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王手嘗不如兩道、

與長款不事
不相

此約以臣何
不事
不事

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遇不惡
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園基見勝范汪恭品曰
彭與王恬等

第五品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

基局曰何乃淘人以為淘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

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承

語及細唾也按字書淘虛說切水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

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

卿

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

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

懼按晉陽秋云敦將至嶠燒朱戟以阻其兵而

嶠云未斷大桁敦帝怒大為驚謬一本云帝自勅

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

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

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

悟名言

導諸事獨識大體未免名過其實嘗見陽明先

生集中有夢中遇郭景純一詩則導之隱衷似
未可問也

郭景純

王悅

王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基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卿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作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

齊書卷之二

王

是將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教者言訖不見悅亦頌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裝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叔嗣尚鄱陽公至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王恬

王恬字敬豫小字蚡虎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有美形嘗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故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飄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基為中興第一卒謚曰憲

齊書卷之二

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蚡許司州言氣少有恬逆於蚡便作色不爽司州覺惡便與林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蚡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聲強來捉人臂

王公

敬豫不為丞相所喜然語林又云敬豫事事似

王洽

王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爽俱有美稱。謝公嘗與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弱冠歷散騎中書郎。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因讓表疏。上。穆帝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子官年三十六。子珣珉。

王洽父二

注

後人如此視
有禮者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協

王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蚤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王協父二

注

王劭

王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威武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僧朗、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蒼不自安、遂

以邵為優、
遷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乃出論者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按劭別傳曰、清貴簡素、研味玄贖、

王元美曰、超宗殊有鳳毛、洪景廬以為始於此、然此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青鳳吉光、褒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可曉、

王蒼

王蒼字敬文、亦稱小奴、亦稱衛軍、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嘗有言曰、酒正自引人箸、勝地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蒼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桓沖表請蒼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廐、字伯興、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於吳、王恭舉兵、假廐建武

將軍吳國內史、今起軍、助為聲援、廐即墨經合眾

誅殺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與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廐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廐去職、廐大怒、廻眾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於曲阿、廐眾潰奔走、遂不知所在、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卿、哪、王、伯、與、終、當、為、情、歟、長子恭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廐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

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郭璞世家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誕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琨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雄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

郭璞卷之三

顯後軍長史、琨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情、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

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伏之。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益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下

謝安傳之三

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唐縣五等侯。子謝登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旣附元顯復仕盧循慙愧慙愧

王偃

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寒凍久之。偃兄恢排闥詣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爲婦所縛。謚恭不忝。

謝安傳之三

三

王藻

王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讓之於廢帝藻下獄歾主與王氏離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愐妻以如賜歾使近臣虞通之撰如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敬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敬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壻表恩加

齊書卷之三

四

典外顧審籍茲伏用憂惶臣寒門碎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臣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或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真長倖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

齊書卷之三

階何秀閭龍工之姿而股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睽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閭覽吞悲茹氣無所遂訴制勅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潤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姊爭妬相勸以嚴尼姐競前相語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豎子皆蔑萌愚豎議舉

齊書卷之三

五

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姊敢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姐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晚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進襦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制以疑寵見嫌

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騰象有貫魚本無
 幾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
 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極云輕易我又竊聞諸
 王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
 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
 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
 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疆假頗經學涉戲笑之
 事遂為冤魂積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
 具聞夫蠡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駢馬之身通離疊咎以
 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
 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
 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
 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
 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
 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闕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
 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風切之并
 為戲笑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
 於王氏私庭贅戾至此分異今孤疾篤然假息朝
 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濶茶炭特兼憐愍否奉
 枯榮繁以為命實願申其門榮還為母子推遷偏
 俛木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微歸
 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
 憲敢緣恩素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窮嗣
 雖灰之口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慙昇明末貴達慙
 弟故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昇
 明末顯宦慙子瑩
 不立訓典乃使臣下作如此書疏殊自醜絕
 一篇江敎讓婚表竟成王藻一傳根本公主性
 妬來妬可傳哉又可傳其夫哉使百世而下知
 有王藻者妬婦之功也

王瑩

王瑩字奉光遷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超宗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在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惟大耻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鮮廉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

齊書卷之三

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遷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爲己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爲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特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慧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游因得還臺城慧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特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欽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十五年位左光祿大

齊書卷之三

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問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買銅及將拜印工鑄六錢而龜六錢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昇平中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寶嗣起家秘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迫之呼

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顛乞原劣得免後爲
南康嗣王湘州刺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
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王名謂王曰蕭
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報即起後密啟之因
此廢銅

謝靈運之五

十

王亮

王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
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選尚公主拜
駙馬都尉歷任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
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
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嘖之性嚴
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嘖之怏怏乃造生
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
無散尊傍犬爲犬傍無散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

此即本所宜
是實之方

謝靈運之五

十

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跳而走嘖之撫掌大笑而去
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革管朝政多
所連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
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祔帝之內弟故深友祔祔爲
之延譽益爲帝之所器重至是與祔情好稍薄祔
昵之如初及祔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
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密內無明鑒今日之弊所選用拘資次
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
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

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旺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咨問張稷又曰禁有昏德鼎遷於殷今寶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曰亮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沈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裙屐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

謝靈運

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召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諡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

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下亮因屏居閉掃不過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諡煬子大節可觀

謝靈運

註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嫺，假女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世祖在藩，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為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西郊，皇太后親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鑒從御，佇蹕觀禮。緣遂既具，玄統方脩，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

三十八

附葬景陵

瑯琊世家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珣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亦字阿瓜，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

瑯琊世家卷之四

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逸、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

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廼止既而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克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

珣等僅爾得免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

宋謝安小字

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閭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往哭督師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珣五子弘虞柳菴雲首宋世並有高名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期之而無年

此論

王珣都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疑珣狀短小於時荆州為之語曰鼻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入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

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窘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云是公輔器也。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欲解客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日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聞，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東亭作宣武王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

新嘉之酒

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加題小字中典書

仕至豫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

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

東亭奕奕在前。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伺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

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一字。前晉得秋日有學海通敏文高

世當

王忱來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賤，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獄相許。晉孝

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詔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舉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新嘉之酒

王珉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說、法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東亭問法綱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粘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

謝靈運之四

六

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患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王忱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忱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王弘

王弘字休元、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弱冠爲會稽王導子驥騎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政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簡牘、南畝事典、時不可失、宜早督田、峻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挫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困、固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史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以配農、必功利百

齊書卷之四

七

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楊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伏願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典、可以垂拱待也、導子嘉之、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燒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贍送、弘時尚居喪、

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典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

齊書卷之四

八

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

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若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諫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請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害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請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輪囷有脩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選判又王守倫五尺常倫四十四並加大辟

齊書卷之四

九

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或四十疋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私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何容復加哀矜且此禁人士可殺不可誦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

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欽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旣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子錫嗣

弘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吟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典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旣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爲宋武求九錫可謂因時乘便其減人士之罰寬小吏之偷得大臣體

王曇首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胄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閤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

謝晦卷之四

王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

大風之書

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榮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首。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榮，雖稱上旨，不異單利。」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榮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還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燕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

謝晦卷之四

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兄比屢稱疾，因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

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哀也中書舍人周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卽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安解數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九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

瑯琊卷之四

十四

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雅善持盈

瑯琊世家卷之五

石封夏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錫

王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

瑯琊卷之五

王僧達

王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
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
小留左右僧達爲中理問誦不失一句文帝聞其
蚤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開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
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
於揚列橋觀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同性好鷹犬
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磨牛義慶聞之令周
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

卷之五

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
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
僧達亦不堪蒞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服
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
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詞辯訟多在獵所人或
達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近在其後從義興
及元凶弒立孝武發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
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

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卽以爲長史及卽位爲
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
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
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因陳乃以爲吳
郡太守時恭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
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
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
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
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愀

卷之五

三

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
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詰之僧達慨然
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
遂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
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
宣城左承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爲
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
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
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

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阮、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具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遜以其言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齊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齊書卷之五

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收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駟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遠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請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闢、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

相誑、感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嘗閉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懷心、因高闢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因姻一不貶絕、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齊書卷之五

五

王融

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
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
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
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徵齊武帝求
自試還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
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穠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
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伐使臣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伐之議圖成上置項

齊書卷之五

六

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
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
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并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
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閭主客曲
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
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
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
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

賦詩可多

四年二十四
日部奏

良馬乃驚駘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棄駘駘
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
馬迹徧於天下若駘駘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
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
卿國既異其俊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
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
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踰於名利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
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齊書卷之五

七

過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
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
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詩事且食蛤
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
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行遇朱雀街開路人填塞
乃提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
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
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儉楚數百人並

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雙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

魏書卷之五

八

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俗，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頹古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魯，過蒙大行皇帝

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吟接，前後陳代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創，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贖贖反復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頹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胡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作之情，夙宵兢

魏書卷之五

九

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有，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因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旣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政在眼中矣。」及融誅召

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
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鄧瑯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
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毀衣冠俄而
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輕躁之徒取死應爾

王冲

王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
胤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
公主卒于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累
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
之譽久而見思晚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
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以
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
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
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
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
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
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
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
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
瑒

聖子

王瑒

王瑒字子瑒，沉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弟。

卷之五

瑜

王瑜

王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他叱怒，則召殺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貞子。

卷之五

三

王微

王微、字景玄、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徵數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德而叨忝踰分。文帝卽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扳與。湛書曰、君平有

御覽卷之五

十五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閭十餘年。棲遯環堵之室、苔草沒階。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作祝、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

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旆、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宗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

御覽卷之五

十五

陳眉公曰、景玄避世絕俗、希心獨往、甚洽古隱之情、中世無以比也。江湛之辟舉、將同山公之啟事、微之筆札、亦綠叔夜之餘波、跌宕少謝于前貞、慈尚標于後考、蔡泉石過稱遠矣。

王僧祐

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伶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伶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晷盡。殆不立。冠。擢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瘡疥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卒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楨。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為。

每事之五

十六

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嘗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齊武帝。數問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承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

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潤步。直趨高。聖坐。賸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景玄明哲。胤宗清舉。更孝友如一。足祖是孫。

每事之五

七

王籍

王籍字文海。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郢之有嚴周。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紀室。梁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歷餘姚錢塘令。性頗不儉。爲百姓所訟。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

謝靈運之五

六

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徙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拿履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輒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入甚工草書。筆勢道放。益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瞻

王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恭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饑寒。

謝靈運之五

九

時號康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遷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棋。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蚤卒。弘四弟。虞。柳。孺。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湛。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亦是奇人。

瑯琊世家卷之六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僧綽

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

佛影之六

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徵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勅於東宮夜饗。

佛影之六

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緯。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縈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勅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勅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孝武卽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子儉。

自嫌蚤達。愧殺輕薄少年。

王儉

王儉字重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升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相讓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遷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奉初。至臺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家離葬。

齊書卷之六

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為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

唯有二小兒捉蠟。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色內和。儉又因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理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

齊書卷之六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開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請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

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
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
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底無楚漢之事時朝儀
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
入朝中郎謂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謁
謁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
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
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
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

晉書

五

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
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
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
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
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
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
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
自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
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

齊書

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昌縣公時都下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
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
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
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
上辛有事南郊卽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
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
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

齊書

六

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
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
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
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
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
上每曰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
也其年固請解還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
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
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

藝、稽、彥、四、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若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

齊書卷之六

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官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勝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稽彥、四、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定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卽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

選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

齊書卷之六

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典、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諸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因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養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執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

齊書卷之六

九

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為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王僕射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粲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綱與徐書曰盛府元小依芙蓉射其麗也時以儉為遠華池故謂書美之儉定難其選處景行泛議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齊書卷之六

齊祚亦是因世就功

自況安石差足無忝此君全得讀書力若勸成

王謇

王謇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願王尚主，期望來歸，輒輒與嘲，非所欲也。敎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

齊書卷之六

士

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謇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謇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謇舊墅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謇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謇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情於接物，雖主

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績，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謇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卽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與故舊共佃而復與主上抗市，殊不可解。

齊書卷之六

士

王規

王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疎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畧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綰同

齊書卷之六

三

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乎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晉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卽日授侍

齊書卷之六

十四

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

一爲昭明所賞便爾千秋

王褒

王褒字子漢、曾祖倫、祖審、父規、褒識量淹通、志懷
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
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
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
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
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
統送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褒得南昌縣侯、歷位
秘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

王褒

十五

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褒
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軍、褒
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
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
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
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
卽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
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鼓等曰、建
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

深以爲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
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
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
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
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
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
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歆宗懷殷不
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
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

王褒

十六

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
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
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餽甚厚、
褒等亦並荷恩賜、忘羈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
泉縣子、明帝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
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
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
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

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
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
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
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
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隋

和帝王皇后

和帝王皇后、名薊華、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
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太宗王皇后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父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薨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飢民

齊書卷之六

九

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冊文

王暕

王暕字思暕謬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遷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諡曰靖子承訓並道顯

齊書卷之六

三

王承

王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爲利往。」

申英亦佳

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弟釋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王訓

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媼乙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僭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固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固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訓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覲，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

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書郎累遷秘書丞，嘗有詩云：「旦爽匡世功。」蕭曹佐吐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諸彦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何物寧馨，使袁昂羨慕若此。

瑯琊世家卷之七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其仲子甫纂校

王僧虔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嘗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

至公僧綽嘗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然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韶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

陵太守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遷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

王獻之

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徒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不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翼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冢者，相傳云是楚王。

齊書卷之七

三

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

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卽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

齊書卷之七

四

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廣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故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

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驃。駸駸恒欲度驃。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草。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情章草。亞於右軍。郝

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閨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者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巨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畫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試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子慈。

陳眉公曰。僧虔子誠。克盡庭訓。經詰玄言情理。共貫以書傳之文。為躬身之度。其所由來者。向矣。未更數語。尤切諸心。故鄉鄰氏江左世傳青箱學云。

青箱學之序

王慈

王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請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難之。比鳳超宗復徂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儼。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忘脚。齊武帝敕王晏曰。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敏慈

王泰

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菓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自過江，

史部郎不復與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編奏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華大理，以泰為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卒謚夷子廓。

海陵王王妃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

王志

王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還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舉、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按服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服、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為驍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飲葬、既而無以還之、志照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

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眾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為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勅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轅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謹、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弟彬、揖子筠、自是善承門地人亦是積福人

王筠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切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考業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奉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覆曰王郎非唯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覆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武勳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

無德之七

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衰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間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離蛺蝶約撫掌欣拊曰僕常恐人呼爲覓次至墜石礙星及水懸炤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

爲水懸炤
之紅也
爲水懸炤
之紅也

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卽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安並作辭必妍靡約嘗政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同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治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洗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

無德之七

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卽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

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矮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兄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兄。皆仰疏記。後重省覽。惟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嘗為口實。廣畧去取。凡

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益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次等

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

此方是文章富貴○書必手抄固是讀書一訣

王冑

王冑字承基、祖筠、父祥、冑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冑詩曰、河洛稱朝市、崑崙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談、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軔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駢罕畢、四

歸、基之七

七

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醺、小人荷銘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於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冑性疎率、不倫、自持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為諸葛頴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

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冑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兄春、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冑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官、

歸、基之七

六

王彬

王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按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王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達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好氣格志語却是享用人

那那世家卷之八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勅車騎將軍。父然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祿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萃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調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

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

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卽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飲。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可稱高雅

那那世家卷之八

王彧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任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

齊書卷之八

三

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時謝朓子特善聲律，嘗與景文張宴桐臺。朓子吹笙，王自起舞，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

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問使歸，欸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

齊書卷之八

四

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回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善，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于木王休

元般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綱繆相與。何後股鐵邪。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因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豫爲身後計。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誦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寸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

謝明卷之八

五

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開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早賤有清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

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闕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各位貴達。人以存懷。奉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早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

謝明卷之八

六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顥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

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任京都者皆遭中興之
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
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上既有
疾而諸弟並已見殺惟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
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
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
純臣恭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
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
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

謝安傳卷之八

七

之夜景文政與客基扣函着復還封置局下神色
怡然不變方與客基思行爭劫竟歛子內套畢徐
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
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
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
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壘啟答敕并謝贈詔
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
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綯綯字長素早
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

戲之曰可收耶耶乎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名
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
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始襲封齊受禪
國除綯弟績

既有誥辭便應固解揚州惜哉不能見幾若其
從容畢命庶同夏侯色矣

謝安傳卷之八

八

宋明恭王皇后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父僧朗初拜淮陽王妃明帝
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奴建安長
公主伯媛明帝卽位立為皇太后嘗宮內大集而
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
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
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
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
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綽

鄭都卷之八

九

曰后在家為俤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廢帝卽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
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
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太醫煮
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
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卽位齊高帝執
權宗室劉晁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
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
拜次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

元年薨於第追加謚葬以宋禮

鄭都卷之八

王績

王績，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

卿部卷之八

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銅，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右尚書、廷尉。績長子偶，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偶子克，克美客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

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綬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請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卿部卷之八

王蘊

王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嘗懷耻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為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武扶以免、事平、撫

齊書卷之八

十三

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按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嘗嘆曰、酒正使人人自遠、及在會稽、畧少醒焉

王奐

王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祖、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鄉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

齊書卷之八

十四

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至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奐亦馳信啟上、誣興

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典祖還都、笑恐辭情
翻背、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闕將
軍曹道剛、領兵收笑、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
陵步出襄陽、笑子彪凶愚、頗干特政、士人咸切齒、
時文顯以漆匣匣篋、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
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眾力既盛、又懼
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叔、笑女婿也、
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猶官
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叔又曰、宜遣典篋、問道送啟

典篋卷之八

五

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叔書啟、遣典篋陳道齊
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叔又曰、忠不肯國、勇不逃死、
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
叔請先驅螻蟻、又不從、笑門生鄭羽、叩頭啟笑、乞
出城迎臺使、笑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叔自中、政恐
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
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
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笑、笑
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夷弼、殷叔

皆伏誅、笑長子太子中庶子融、弟司徒從事中
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乘並奔魏、後
得黃瑤起、餽食之、弟仙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
並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笑既誅、故舊無敢至者、
汝南許明達、先爲笑叅軍、躬爲殯斂、經理甚厚、當
時高其節、笑弟份、
王笑初拜僕射、劉顯徵與笑子融同載、行至中堂、
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
僕矣、

典篋卷之八

六

嗟哉笑逆順兩失

王肅

王肅字恭懿、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矜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音、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

齊書卷之八

七

忠輪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卽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二十年七月、帝

以久旱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封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糜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憾、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

齊書卷之八

十六

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謀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屬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

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開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閑。於是乎在。自百寮。職察。四稔於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

齊書卷之八

九

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資。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殘。寔於首陽。司空李冲。

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杜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通例降。

齊書卷之八

十

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携兄子誦。胡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諡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秘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

練秀、百寮傾局、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雋、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前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為爾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秘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州、為

齊書卷之八

五

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瞻恤、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義、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王份

王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兄箕於雍州被誅、箕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常因侍坐、武帝謂曰、北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陌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秘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齊書卷之八

五

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至疾、銓形貌瘠、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王錫

王錫字公般，銓弟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繼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陞侄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綽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

齊書卷之八

王

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繼，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共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繼、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諷。錫繼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歡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

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廢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浞觀之。卒年三十六，贈特中諡貞子。錫弟僉，高門才士，淡退，乃爾大難大難。」

齊書卷之八

王

王僉

王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王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敬王王皇后

敬王王皇后、僉女也、永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

王通

王通字公達，通梁世起家國子生，舉明經，爲秘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陽亭侯。侯景之亂，奔於江陵。元帝以爲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宮室，並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於京師，專掌繕造。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爲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爲尚書右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

量置佐史，廢帝卽位，號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左史，並如故。永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謚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勸。

王勸

王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藩范陽張繒特典選衆，勸造繒言別，繒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

州刺史，乃以勸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凋弊，勸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

此王琳之子
引會稽山陰
人以琳之子
後處見琳
入齊討已陳
琳王與琳父
同本

勛為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
流、衡廣携貳、勛不得之鎮、留於太庾嶺、太建元年、
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勛為晉陵太守、
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勛政德、詔許之、
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
曰溫子弟質、

王琳傳之八

王

王質

王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
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
騎、頓於宜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乃翦髮
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
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都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
淦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於留異、陳永定二年、
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
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
文育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
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
尚書、卒、諡曰安子弟固、

王質傳之八

王

王固

王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守陽尹承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尅荆州固之鄒陽隨兄質渡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宣布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罾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不獲一鱗子寬位侍中

陳廢帝王皇后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王后為臨海王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尋為宣惠將軍置佐史陳亡入長安

瑯琊世家卷之九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開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謚

王謚字雅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大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謚暫命請玄，玄深敬昵焉。及玄將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請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

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譙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賤謚，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

熙三年辛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璿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識劉裕不識桓玄何也輕受人知固是一病

王球

王球字倩玉司徒謚之子宋武帝受命爲太子舍人並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不交游楚席虛靜門無異客嘗有常云倩玉亦是玉厄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

三

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顧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

御覽卷之九

四

之謂曰常曰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耶還齋亦以球故殷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當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誠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無子從孫英爲後

王華

王華字子陵，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廡、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廡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即聚眾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入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廡罷兵，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廡，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捉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

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廡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車，從者不過三兩人，以矯之，嘗相逢，華佯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

此齒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廡陵嚴，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赦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囑，又要極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

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審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播之於文帝，華閉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達美之等，每切齒憤叱，嘆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審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

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美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貳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若使宰相數人皆如弘。曇首亦差不惡。○建

海寧卷之九

七

議奉文殊有識力

王琨

王琨。華從父弟也。父惲。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獵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崑惲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厲。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侍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顧川庾敬。庾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庾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

海寧卷之九

八

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史曹選局。費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三千。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改輪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

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龍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川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轡輪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鳴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

謝安之風

九

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蚤起，問閭衣裳料，微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蒙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

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柄，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聯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

謝安之風

十

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和，六軍成嚴，應須紫標，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標在匣中，不須更作，儉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憚，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攀輪一慟，自足生平。

王舒

王舒字處明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冠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王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盼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

謝靈運之坑

士

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因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項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宰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河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送之並沉於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

謝靈運之坑

士

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鄒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間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為水藻後繼水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水颺等並退於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王省免水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隸吳興太守

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菴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嚴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

陳孺之九

古

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譚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

矣。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弟允之、最知名、有根器、有幹畧。

陳孺之九

古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土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

王允之

王允之

允之不為吏

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與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畧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領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蒞政甚有威惠。時

殷閔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舒避父諱，不就會稽，允之不肯奪情，便是家法。

王允之

王允之

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隨之請襄王讓之以禮開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日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憾之求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所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

齊書卷之十

三

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偶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因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聞王氏導等其不平之敦上疏曰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卅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

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仗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仗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遠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囚圜然終為良佐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齊書卷之十

四

齊書卷之十

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阮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關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賦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
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
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
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
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
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
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
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敦黨吳興
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儵帝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
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
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
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
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赴
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思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
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
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
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

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蚤道我自還琅邪何
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
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
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
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倩督河北諸
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
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兼太
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
齋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至簿受詔以王導爲
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
獻多人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
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
州遠爲徐州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充等並凶險
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
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
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

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
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
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
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
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
難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
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
朝廷嶠至其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
畏服乃僞言敦死敦轉病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
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
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
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
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
誅奸臣爲名帝遣中軍司馬曹淦等擊含於越城
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

兼文武者皆蚤死今世事去矣語叅軍呂寶曰我
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於
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
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
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刀
協乘輅車導從曠日今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
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
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
餘人至與含等合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
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
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
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
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踞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
於南衙觀者莫不解慶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
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
族兄戎異之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
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
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

正大通書
武上馬
合以後
不為人

振袖楊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教習生
臺閣行處打鼓吹樂共能儀而一從小異武官
柄持凡日可恨應侍側日不然此是阿瞞過使觀
之云卿人夾口應又寄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
如鼓又善於教也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
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
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王敦初尚王敦尚武帝女弟如廁見漆箱盛乾東
本以寒鼻王謂廁上赤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
金漆盤盛水琉璃盤盛涼以因倒著水中而飲之
謂是乾飯琴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卿那卷之十

九

王大將軍執司馬慙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
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微燕王
武昌王敦與宴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
將御之才對曰馬加罪刀不能一割手敦將謀逆
召承爲軍司馬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
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
乃乃魂報諸邪承赴義故遠近贈賻慙曰慙王
庶使賊逆之衆於車敦既滅近贈賻慙曰慙王
雖慙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王胡之
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
候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
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

此傳度目
無王目
無度

聲者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
遠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開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
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常最劣
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
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囑公公乃
止敦自謂不
王敦既下任船石頭有欲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
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肯
卿那卷之十

此傳度目
無王目
無度

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
之須吏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
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
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
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爲孝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深飾置甲煎粉
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
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
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庭諸石崇
如廁見有祥紗帳大

蘇蘭衡世麗而如持錦香囊寢迹反丈
即謂崇曰向欲入卿室內崇曰是則耳

王合

王合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
顯位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
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間異於此敦默
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合二子瑜應

王應

王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敦嘗稱之曰、其神候似欲可、敦既亡、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袁危、必興慙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果洩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王陵

王陵、字文子、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陵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陵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周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惜哉不善藏其用、

鄉那世家卷之十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虞

王虞字世將、丞相導從弟、父正尚書郎、虞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虞并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徽、杜

我、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敗、爲寧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帝卽位、虞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弃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

之事、慷慨發憤、况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又臣郡有枯棹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爰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題外、常與

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譽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初王敦左遷、陶侃使虞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虞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虞、虞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等助虞擊曾、曾衆潰、虞得到州、虞性偶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

帆幕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庾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庾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庾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庾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

中驃騎將軍。謚曰康。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

惜哉有文無識

王胡之

王胡之字脩齡。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嘗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滯。亦覺日月清明。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嘗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今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林公亦嘗稱之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謝太傅亦曰。司州可與林澤遊。仕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字興元。亦有美譽。仕至晉陵太守。茂之子敬弘。

可與林澤遊者故難每至印清諷詠人情開豁
日月清明之語輒想見其人

王裕之

王裕之字敬弘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少有
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
求爲天門太守及守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
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
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
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
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
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
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
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
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譙承初中累遷吏
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
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
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
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
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
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

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因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基發八勢所居舍

謝靈運之十一

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瓣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赴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審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赴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闕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謝靈運之十一

八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齊。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基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基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

解嘲卷之十一

九

林祭酒武帝卽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淮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

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遺令可師

解嘲卷之十一

十

王峻

王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兄賞擢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

謝覽之十一

上二

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卽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遷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

謝覽之十一

上二

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餽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在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子綸之。

王綸之

王綸之字元章，爲安成上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墓，將墓圖，謁陳蕃華歆，謝融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瑯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

高尚事正不必多

王耆之

王耆之字脩載，荊州刺史，庾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謝中郎稱之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子隨之上，虞令隨之子，鎮之。」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爲剡上虞令，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災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尋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

王鎮之十一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

王弘之十一

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卽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旣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

幽栖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復從志。至若王弘之。拂水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既遠同義。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敏德爲事。但限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

卿卿卷之十一

七

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弘之遠性當在隱淪之流

王晏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侍。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辟。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卽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

卿卿卷之十一

十八

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燮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

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卽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詵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詵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驍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

謝靈運卷之十一

十九

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承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姓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承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安慳淺無防慮志望開

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於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啟上云晏謀因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栢桐論者以爲栢桐雖有栢鳳之美而失後凋

謝靈運卷之十一

二十

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穉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裏穉子猶紙內搖動蘇蘇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服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高伎免官禁錮十年後拜廣州刺史晏

諒上遣殺之

背武帝仍見殺枉爲小人

命陳壽之

王

王思遠

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徵元並稱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贖、年長爲備、并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

陳壽之

王

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於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胤、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年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

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辭。乃改授
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
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
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嗽粥。未暇此事。及拜驛騎。會子
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
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速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
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
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

謝安卷之十一

三

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
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
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
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
有詣已者。視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
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帝拂其坐處。
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
言笑。符幘束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

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
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
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
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
甚至。

斯人綽有古誼。勸晏語。不惟強直。亦其用意之
厚。○何點稱王思遠。常如懷水。暑月亦有霜氣。

謝安卷之十一

三

王韶之

王韶之字休泰、曾祖庠、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嘗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秘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

傳卷之十一

五

敘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韶誥、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醢、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號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黃門、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

子弘、厥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處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後爲吳郡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之位、臨賀太守、

傳卷之十一

五

文安王皇后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父暉之宋世祖為文皇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為人所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粲及后挺身送后兄舅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為南郡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後牀帷陳故古舊釵鈿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

齊書卷之十一

三

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都陽王故第為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瑯琊世家卷之十二

石封夏儀元徵甫評聞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聞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暇顗先創嚼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齊書卷之十二

齊人傳或云此為第一法古今中莫不稱美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林坦腹臥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頗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

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此浩正領廣之浩勅使應命。義之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兄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舉使。開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碑。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舊冊舉。又遣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慨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因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

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閭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精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

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變勢之弊。終獲承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

謝安書之十二

四

而卽其定。今功未可期。而遺黎藏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兵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義。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彭城諸軍。皆還保。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時東土。

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義之雅好服食。養生。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中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謝安書之十二

五

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于石崇。開而甚。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

魏都志之十二

六

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奉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韭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割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

晉書卷之十二

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平。遂不重請。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

魏都志之十二

七

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辭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耻之。遂憊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惟日與東

士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適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偏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催樂之趣。朝廷以其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

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恤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常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譔。雖不

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買。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遣萬言。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議。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定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

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

晉書王右軍傳
王右軍字逸少
琅琊人
少時
其父
嘗曰
此子
必為
名士

晉書王右軍傳
王右軍字逸少
琅琊人
少時
其父
嘗曰
此子
必為
名士

語孫曰此嗽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
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
鈍王曰不鈍顧亦驗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

股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真入吾於之甚至

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尚矣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

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

潤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

曰癡何預盛德事邪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歲紙右軍檢校庫

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王右軍都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弟王

家見二謝顛筐倒皮二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

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洪容齋云王右軍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
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誓
于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
讀所與謝萬石書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
耳史氏不能實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
之故待之淺矣

王凝之

王凝之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十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人、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兄玄之早卒、弟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弟肅之字幼恭、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御那卷之十二

十二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給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若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抱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

當馬不知馬、
我亦竹中、
王人風流、
多損竹、

王徽之

十三

欲觀之、便出坐、與造竹下、風嘯良久、主人洒掃請車、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權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左思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無古今、隱士中有吟琴、自吟、晉書、謝安嘗與諸子、忽憶戴逵、逵時在、刻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木采典而來、典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

子猷

弟猷之共讀高士傳讚猷之資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猷之俱病篤時有衡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衡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虛何代也未幾猷之卒徽之亦喪不哭直上靈牀取猷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

謝安之十二

十四

子猷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啾啾啞啞聲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便共語子猷直然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怒而退

王子猷詣都雍州雍州在內見有能鉅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那令左右送還家都出覓之王曰向

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都無忤色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鳬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晉書曰左將軍桓伊善者樂孝武伐燕南安帝時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歎云臣於草乃不如笛然自是以顯合吹笛云吹笛且相便中請進之帝賞其故幸而召吹笛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

謝安之十二

十五

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卽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至不交一言

按異苑子猷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顧視而炙已變爲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屬目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逸少是經濟人不應以臨池獨見子猷高寄蕭條想像使人自遠

王楨之

王楨之字公幹小字思道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
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
叔指獻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
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桓南郡與道雅講老子楨
之時爲主簿在座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老子
楨之小字思道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故曰顧名思義大家兒笑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
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
樛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
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
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
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
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古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
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

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
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
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
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
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
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駭特
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遷尚新安公
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圖先不相識乘平肩
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

其豈或不然
不似

讀此便可知
磨山防諸

立但人為爾多裕。咳。殊足損其自然。曰。三餘之性。
其豈或不然。
王于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
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晉書謝安曰。會稽
清遠。嘉祥。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
暇。

按黃魯直曰。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王元美曰。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
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冊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

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
振。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
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
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文敏。一派
矣。

王悅之

王悅之。字少明。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
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
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
部郎。隣者有會同者。遣悅之。併一觴。辭不受。曰。所
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宋明帝泰始
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
醫。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姦竊者眾。悅之按覆。無所

避得。姦巧甚多。於是眾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
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
之。送淮陰。審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鄧那世家卷之十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傳祇辟為掾後與兄虞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

鄧那世家卷之十三

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過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有慘容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寒謬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

漢書

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曰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機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辛謐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鄧那世家卷之十三

即哭伯仁一節茂弘當規死矣

按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數子侄不令云虎狔虎憤還其所如狔彭之小字憤彪之小字言其真如狔憤耳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
髯少有局幹之稱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
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
佐那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
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暕
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
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
從兄球詣州訴冤楊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

謝毅之十三

王

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
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
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郡簡文帝爲撫軍
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邪祀往往
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邪
祀必赦至此時凶惡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
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川秣陵令曲安遠補句
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
秣陵令三品縣且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

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
東復遠小所用未有明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
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今人才可拔則等凡器實未
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
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于簡文
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
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
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
此猜嫌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

謝毅之十三

四

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
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
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
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
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
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因將蒞
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
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衆故勲格

乃公處近行
但斯言足分
精力

郭泰之十三

五

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
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
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關多關多則遷速前後去
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
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
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人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
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
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

郭泰之十三

六

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
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
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
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
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
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荀堅符媚請兵應接時殷浩
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
帝賤陳弱兒等客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
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
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
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徒太
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弟中大脩器
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
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
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
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
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
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

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歛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遺，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

卽卿卷之十三

七

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項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棄其色，始、正、北、河、郡、更、時、每、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

卷之十三

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或不敢立，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攝政。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

卽卿卷之十三

八

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表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遂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常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

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異哉。議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列。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

之東陽太守。

卓哉大臣。雖從廢海西要。亦時情無奈。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魯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詣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王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

齊書卷之十三

士

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禋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准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者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仰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

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

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性稍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與之征虜王簿與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

齊書卷之十三

士

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大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塔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顥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王猛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大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喜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

鄒郡卷之十三

十三

子右衛率，徙晉陵大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擒，靖送建，鄒進爵爲公，加光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

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嘆曰，巾包，吾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助馳驛赴京，師歸，欽隋文帝大悅，謂助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卽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

鄒郡卷之十三

十四

甲，又是我之功臣，卽日拜助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養物一千段，及遣重書勞猛，仍計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開喜，用收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待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緒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緒襲，乃授普

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開中詔
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
謚曰成續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
之子遼之
猛既饒才具去留之間更見志節

王遼之

王遼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
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遼之以著作郎兼尚書
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遼之
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
年遼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
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遼之率
素衣裘不滌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
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

子中軍參軍顯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

王素

王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遠之族子也高祖翹之
晉光祿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
平岡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
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蛇清長
聽之使人厭而其行甚醜素乃為蛇賦以自況
卒年五十四

魏書卷之十三

十七

瑯琊世家卷之十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戎

王戎字濬沖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
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目不眩裴楷見而
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
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
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

魏書卷之十四

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
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
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
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
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
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
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役洛或問王
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

前言往行。褒貶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
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充
州刺史劉和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和。和
無恨色。戎異之。它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
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
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
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咲曰。卿輩意亦復易敗。
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
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

魏書卷之十四

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
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
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吳平。
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
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陪
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
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
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
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

晉書卷之十四

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
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
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
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
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潯冲不
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
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
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
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

魏書卷之十四

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傷駿執政。
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
外內。戎諷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
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還尚書
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
姓。然後授用。司隸傳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
載黜陟幽明。今內外草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
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
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舉動浮華。虧敗風

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荀媚取容、屬慙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潁沖諱許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旣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

齊王冏卷之十四

四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旗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屢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恭遜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

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驛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典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而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訕於世、其後從帝

齊王冏卷之十四

五

北伐、王師敗績于湯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於邲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曰、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東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經黃公

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
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
爲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
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
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破冰而戎衍獲
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操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有廢子與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
情子爲嗣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塔於禮爲不
六

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
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安豐頽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爲三司率
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挿腰
王濟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
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
才

晉陽秋曰戎多值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

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
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
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
則遷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
戎也哉

那卷之十四

七

王又

王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特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又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齊郡卷之十四

八

王衍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常造山濤清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中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齊郡卷之十四

九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常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握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日光乃在牛背上了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賦西田園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

據世說此
是王戎見
李衡又從
王隱嘗見
庚子餘飲
最是大城
早亡地而
應不許人
之是若無
敗者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
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
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
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
之士莫不景慕倣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於高
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常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
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
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
之勸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暴

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
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
在苟免無忠塞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
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
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
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
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
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

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
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素
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
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
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
婢曰舉阿堵物却後歷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
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
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
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

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
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
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
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
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
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
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
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

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後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若名益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党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海耶卷之十四

上

活不其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

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敬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敬又存所愛王遂殺敬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清言雅尚風流之祖惟劉歆瓦全反致玉碎爲可惜耳

海耶卷之十四

十三

王玄

王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東
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所害、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
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虎、其、字、

下使人忘寒暑、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

志於後家叔猶不免害、豈能

客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教也

十四

謝幼輿常稱眉子清通簡暢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
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
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
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
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雅有風尚、不忝通遙之旨、

謝幼輿卷之十四

十五

王澄

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撈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提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亮常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常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

卷之十四

十六

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熱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亮既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惟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畧無方一坐嘆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冠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

卷之十四

十七

山簡為如党嚴農所獲農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木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耻之託粮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龍洲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

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叅軍王冲叛於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弢守江陵、澄遷於房陵、尋奔沔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弃、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庾瑱、次於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瑱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瑱、夷袁遂、瑱故吏也、託爲瑱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風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常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

長松下常有清風耳、有氣致不適於用

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猛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雅、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第四子微、字幼仁、小字荆產、歷尚書郎、右軍司馬、適上有父風、平子常稱其風、氣日上、足散人懷、劉尹亦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

太原正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聞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

太原正派卷之一

根本之學百
直筆三校
有

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弟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實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

太原正派卷之一

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轍、滋衆、遂未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不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凡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

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亦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益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

太師正風卷之一

三

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常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

別而世人感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嗣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焚惑當世。挾持姦惡。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閭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

太師正風卷之一

四

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

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味而察。善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軋軋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和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

太尉正始中

五

豫諸軍事。和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死。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宜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和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

太尉正始中

六

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敎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和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和奏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自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和詣江陵。兩岸引竹。緝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和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和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曼。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周泰皆有功。於是遷和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和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贖佐趙直奏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

讀其戒子書古之賢人也至陳治畧五事及其用兵戰守之宜經濟學術兩不可及知其戒子

大原正風集卷之一

七

之言皆能身體力行以善處當世之務

王渾

王渾字玄冲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一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壤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

太原正風集卷之一

八

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成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叅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

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造司馬孫崎、楊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釀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王渾督率所統。

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

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轉濟大業。不使歸藩。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

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譏體楚王璋。將宮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大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璋從之。渾辭。

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開門距璋璋不敢逼俄而
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
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於
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咨之求仲
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
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
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
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
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

太僕正議參之一

士

以紙筆盡意陳開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
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
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
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
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
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
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
嗣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黃門侍郎鍾琰女太傅孫之孫有文
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嘗與渾共坐見武子從庭
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
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有一女令
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存兵家子偶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
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襍處使母帷中察之
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

太僕正議參之一

士

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
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
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時鍾郝爲姊姒雅相親重
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
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
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
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
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

不敢離

太原正風錄卷之一

士

王濟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
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
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
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
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
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
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

太原正風錄卷之一

十四

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
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
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
每排王濟，時議譏焉。齊王攸常之藩，濟既陳請，又
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
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
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
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
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

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濟送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今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濟求之與不過數十。濟候

決願。王風澤之一

十五

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罍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飲牠。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軋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語。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

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制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木領太僕。年四十六。先軍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

太尉。王風澤之一

十六

至封敘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祇是豪舉。雖尺布之對。亦失答君體。

王倫

王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壯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畧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叅軍年二十五卒

太原正氣錄卷之一

十七

王湛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額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東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美邁勿低屈族其通識餘俗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閣門守靜不交皆此類

太原正氣錄卷之一

十八

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

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蹶。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

九

九

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到底不肯做出高人數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為承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閉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

王承字安期

王承字安期

王承

王承字安期

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窮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溢。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

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顒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弘恕二字。削盡名士氣。

王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常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

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水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水賤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稿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

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并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清有虞。不相接救。方歎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閭閻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忘忘胡之讎。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桀。張之譌。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道。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獲避之道。苟非所審。

試源正風卷之一

三

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王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黃兩平四州太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

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謂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述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

試源正風卷之一

三

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華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但性急為累。常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投內口中。齒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寬。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

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自賤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肯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殷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

洛陽，議欲遷都。

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

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嗣。

覺太傅矯情輸却一籌。太傅亦常語王孝伯曰：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

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蒞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太原正風卷之十一

二十六

王超

王超、字桓子、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
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
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陝中二千
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太原正派卷之二

王

太原正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
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
小字也、僕射江彰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
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彰
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

太原正派卷之二

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
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辛士
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倫牛、考掠
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憐息矣
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
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
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
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
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謂莊舉放玄虛而不周乎

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播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遠行以致訟悼司微之貽

大原正義卷之二

二

悔審視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執喻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沉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淵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諱諱其義恢誕

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籍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薄並肆人以克已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

大原正義卷之二

三

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壺臺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

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任賢能。則政道邕睦。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祖。成康。勿

太清正統卷之二

四

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繆總。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恩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又天聰雖聰。不敢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私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

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紫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漆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

太清正統卷之二

五

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

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眾不可益。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達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與生於人。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瘵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軌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綸杜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

太源正氣集卷之二

六

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括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表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擲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服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

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弟。虔之禪之子。愷倫國寶。忱。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支道林造卽色論。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太源正氣集卷之二

七

王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畧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賦顏輪。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旣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簾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泔之沃之。

沙礫在後

毀居攝詔足當大任其廢莊論報安書公謙論
卓然名教似勝太傅矣
按謝太傅道文度見之乃不使人狀然出戶去
不復使人思謝車騎初見文度亦曰見文度雖
瀟灑相遇其復惜惜竟夕

食源是美書卷之八

八

王虔之

王虔之字文將小字阿智辟州別駕不就惡乃不
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
無嫁娶理因請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
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
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
度欣然而啟藍田云卿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
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囁欲過阿智方知典公
之詐

不處者
自其
笑

食源是美書卷之九

九

王禕之

王禕之字文邵小字僧恩少知名常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王愷王愉

王愷字茂仁王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愷為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為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

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於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為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胥吏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段安馬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

太原正風卷之二

七

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之、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詣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譙、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饌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

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伴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拂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幾而帝崩、安帝卽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

太原正風卷之二

七

爲琅邪內史、亦以侯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還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丞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

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誠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赴、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請關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食縱、聚飲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

太原正風卷之二

注

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初王忱爲荊州、及忱死、朝論或云、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嘆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嘆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耶

此直細人不如處仲尚有豪意

王忱

王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欽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諸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

太原正風卷之二

注

東晉書王忱
志曰忱嗜酒
醉後自白
脫上項世
以大爲爲上
婦起自忱也

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數日、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爲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

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按符朗降謝玄用爲散騎常侍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否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王綏

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適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和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太原正派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呂箕仲弓甫纂校

王慧龍

王慧龍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之過江、爲津人所疑、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

太原正派卷之三

前治中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赴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奔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

太原正派卷之三

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墪、會明元崩、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咸贊其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

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頓、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兇、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誅、之、義、隆、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

太平御覽卷之三

三

想、不、足、介、意、也、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劍、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兩、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八、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

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壇、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

太平御覽卷之三

四

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咸、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王寶興

王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自出爲親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渡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寶興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

襲爵

太原正風卷之三

五

王瓊

王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興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

太原正風卷之四

六

所冢不卽塞常於墳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顰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卽以乘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就褰之崇亦不恨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

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
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
有四子

王遵業

王遵業瓊長子也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
郎典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
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
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
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
莫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
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
令陳郡袁翻尚書瓊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

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
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
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
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
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
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爾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
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
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
三晉記十卷子松年

王松年

王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宜遣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

太子正統卷之四

九

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邵。

王邵

王邵，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常論古事，有所遺忘，計閱不能得，問邵，邵具論所出，取書檢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邵以上古有

太子正統卷之四

十

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周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菱、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領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

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劬又言上有龍顏戴
千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
上表言符命、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劬於是採人間
歌謠、引圖書、綴、依約符命、摭據佛經、撰爲皇隋
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邵集諸州
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謠、
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
后崩、劬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
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

大周正統卷之三

十一

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
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
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
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
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
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太興宮者、蓋避至尊常
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
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

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
以罪廢、上謂劬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劬進
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
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
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
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捧肘、乃得上、因謂彭曰、
死生當與爾俱、劬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
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寔
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

大周正統卷之三

十一

彭亦卒、煬帝嗣位、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
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
卷、復爲齊書記、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
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
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爰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畧世事、用思既
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
僕從所噉、劬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
情白、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

專圖如此

諂倭迂腐百態俱盡太原之冑風斯下矣

太原王廣業傳

十三

王廣業

王廣業、遵業弟也。性沉雅，涉歷書傳，卒於大中小大夫。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太中正。

太原王廣業傳

十四

太原正派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開
西吳韓昌箕仲兮甫纂校

王柔

王柔字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沉

王沉字處道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棧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和事親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誼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與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與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

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褚碧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

太厚正風卷之四

三

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為救

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位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使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為縣公。邑千八百戶。泰始二年薨。諡曰元。子浚嗣。與弒高貴鄉公其餘不足觀也矣。

太厚正風卷之四

四

王浚

王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沅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常侍郎、元康初、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

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

五

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宮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合從一道、演與浚欲合

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旗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畧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

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

弘

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

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春并弟文勢、從弟末恆、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恆遂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恆、遣問使求和、疾陸春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恆、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於琨、浚患之、遂

太康正統紀卷之四

七

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春并力、攻破希、驅畧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冀州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春、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積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春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春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春、反爲所破、時劉琨大

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於浚、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時童謡曰、十糞五糞入東邸、東高浚之子婿也、浚聞責高而不能罪之也、又謡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爵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

太康正統紀卷之四

八

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春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赴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田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

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賑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綽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

宋書王琨傳卷之四

九

禪國除

太原有浚猶琅琊之有敦然敦尤豪舉浚直克殘獨夫耳

太原支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聞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嶠

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瑾，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冑，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

太原支派卷之一

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代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代，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

以自全。生教大怒，欲斬嶠。賴謝鯉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虔，世號騎將軍。

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主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櫂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王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

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主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于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

好風格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諸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尅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赴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兵稱職，特

加勞勉。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至。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它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本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

太原史記卷之一

六

臣曰：其軍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收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此疽不可少。

王叔

王叔，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年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叔，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謚曰靖。叔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與安初、崔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

太原史記卷之一

七

臨朝，叔因緣見幸，起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大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園，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驛駭，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叔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承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義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叔妻丁氏爲妃。

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叔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臬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叔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關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資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為治之要，其畧有三：一者慎刑罰，三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

太原文派卷之一

八

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夫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緩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歛，脩福業，崇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薨，時年四十。

高祖之遺
詔

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為叔立祀於城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叔，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為之。謚京都士女誦稱叔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台樂奏之。初，叔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

太原文派卷之一

九

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畧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大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叔與張祐侍坐，叔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叔之葬也，假親姻義，舊哀經綈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叔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叔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叔母賈氏為妃。

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子、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推爲中散。仍總中部。祿。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閉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

十七年。與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質。子悅。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穆。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忻弟誕。字永安。龍驤

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子希雲。舉秀才。早亡。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秘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正光中。元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

將作大匠。椿以疾固辭。孝昌中。爾朱榮旣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

末秩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椿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

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親損、親類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後、叔弟諱、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

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克內侍、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決底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還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

之味、年三十四卒、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超弟穆、字思恭、元象中、上黨太守、卒、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爾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荷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驍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中、卒、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諱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郎侯、加

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子靜
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
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
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謚虐害城民怨
叛詔靜以駟慰喻咸卽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
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
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
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
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
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
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
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
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
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
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亮子洪壽早卒子元景正
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洪壽弟疑字安壽
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
黨年七十一卒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

名於世未官而卒

太原支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濛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侯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

太原支派卷之二

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帛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遣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衡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弗用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彞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幹清穆之風以

允咎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

太原支派卷之二

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

王脩

王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來年十二作賢全論深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鐵鐵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卿同中常受其選後以馬迎敬仁雖後風雨亦不以事也

太原支派卷之二

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收無所

太原支派卷之二

四

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太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諸公故事但今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

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
卽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
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
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路少
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
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
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
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
九年辛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太子少傅

五

司長子華早卒次恭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
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
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
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
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
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
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
事恭敗被誅

世稱荀子秀出阿典清和王文開又生如此孫

王恭

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
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
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
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簾忱謂其有
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
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
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
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

太子少傅

六

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
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
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
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
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君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
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
虞璠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
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
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鑒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定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懷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闕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

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關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其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囚殺共相，煽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諸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廙爲吳國內史，今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廙解軍去職，廙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慙。」

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赴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度楷達之以斜紉爲書內箭箚中合銷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歲書是深伏將軍也項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

原史記卷之二

大失割度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起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輦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叅軍也以船

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尚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卽于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與兄子秘書郎和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開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

原史記卷之二

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曰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曾被鶴氅裘泚雪而行孟和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底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中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

曰忠簡、真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恭庶子、營、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暫慢戲之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

恭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依、顧、失、佩、曉、之、

主

孝武問王夷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雖不令終執誼無愧

太原別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誼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

太原別派卷之一

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言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弃允少奸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

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其發其姦以狀聞
 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
 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
 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
 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
 徵內惡難量幸為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
 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
 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
 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

法原劉漢卷之一

二

大將軍何進大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
 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
 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
 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
 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
 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
 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
 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欽蘭臺石室圖書秘
 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

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
 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屬
 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
 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
 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
 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
 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
 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
 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

法原劉漢卷之一

三

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
 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
 與董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
 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
 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
 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
 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彘不可
 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
 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峻，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懷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詭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生，今既不救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

故月投蓋號

蓋得王度若

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奇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切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禍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惟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融棄官營喪，後遷都於許，帝恩允忠節，使收殮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

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

好大節志立功竟曲計以圖卓惜乎不徇惟宜
自取殞滅吾猶以爲公未可與惟

史記列傳卷之六

六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懿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沉密有意畧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叔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慕兩莫知

青衣小兒白
復歸其僕

史記列傳卷之六

七

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叔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卽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叔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

晉書
王懿傳

因至姑熟投桓玄。知其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動有計畧。武帝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審。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起建鄴。仲德抱元德于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遷都。

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秋冠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婦。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者。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

將軍朱牧。寧遠將軍宗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眾軍進。據潼關。加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然。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弘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於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

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兩諫遷都大有幹識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半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襲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

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肅斌節度，軍至碭碭，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輶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

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十遍明旦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礪礪

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礪破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將非金甲之微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

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

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巾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廷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映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愴常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路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屢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僧之日、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飧、鮑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王、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羅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

太原劉涓子

十四

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柳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避遠、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緒、斥賜以諸葛亮蒲袖鎧、頃之以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續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

太原劉涓子

十五

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改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做朝廷、臣輒已

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曙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柳，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始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無，或以告玄象，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釵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契，東莞太守。玄載

太原別誤卷之一

十六

仕宋，位益州刺史。齊建元元年，為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勒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人使表上天子，不

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搆愛妾一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

太原別誤卷之一

十七

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為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見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欲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

太原別派卷之一

大

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且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開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扇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撈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

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心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撈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暗數人、時陷陣既

太原別派卷之一

末

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剖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授之、乃

驛召思政將鎮成皇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蕭小軟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且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

魏書卷之

子

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頤德助景扞禦

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頤德等冀為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頤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眾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

魏書卷之

注

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椎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眾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間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

土山、役中矢而斃、禽永瑒、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瑒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旣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口、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

卷之十一

三

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年數盡死、思政初入、賴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卒無有、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出征後、家人種桑果、祿樹及還、見而怒曰、何不忍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

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脂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沉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邦、封西安

卷之十一

三

縣侯、邦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郿州刺史、武城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可稱忠能

王軌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汝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畧、頻有戰功、周文帝過之甚厚、位至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

以功遷位上大將軍、進爵鄒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置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連退、莫乘決水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涸、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燒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

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捷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捷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

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

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武帝墳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中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王。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

太原別派卷之二

王

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

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無罪被戮。良可惋惜。然賀若弼謂國之儲嗣。豈易爲言。其識更遠矣。

太原別派卷之二

石封復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神念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郢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

太原別派卷之二

王

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象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遣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衛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柝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

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畧稱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收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餉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於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越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

兵刃又強。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中。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為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

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搖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

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界。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鑲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鑲於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於量。定州刺史杜龢。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

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顗。並會僧辯於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魏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於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

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於城下，珣為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砲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莽，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

太原別派卷之二

六

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部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檣火，燬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舳舻，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柁柯推蝦蟇車填壅，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

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

太原別派卷之二

七

老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龢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至宋遙，率樓船暗渡，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畧尚據淦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衆，僧辯於是發自江

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
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起之。先是陳霸先率衆
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淞口。霸先側備多
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淞口。與僧辯會于
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野
小胡。逆天無狀。構造惡逆。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
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
聰明。光宅天下。幼勞光底。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
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

太原別風卷之二

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
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職朝廷。鋸牙郊甸。殘食
含靈。剗肝斷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
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風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
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
枝綴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組。既屠且鑄。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
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攝國藩。湘東
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

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
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
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威。靈武斯發。已破賊徒。
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
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
業。以至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
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
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
戾。神明殛之。於是升壇歆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雷

太原別風卷之二

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
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鵝舸千艘。並載土。兩
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
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
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
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
而下。進軍於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
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
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連誅送

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南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瑋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緯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于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

以原別派卷之二

十

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典廢亦復何常賔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

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侯衡南征僧辯因督杜崩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試

太原別派卷之二

十一

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衛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衝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龢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

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於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據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與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收績僧辯自伎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還江陵齊王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

太原別風卷之二

世

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於姑熟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詔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淝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

之。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閣自陳無訓涕泗鳴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殯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臺樞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西魏相

太原別風卷之二

十三

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令上黨王高渙、扶送貞陽將屈壽陽、貞陽乃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定君臣之禮、貞陽既踐偽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譟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於建康、是日僧辯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顗、速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顗下就執、長子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爲景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顗弟頊

前後用兵頗見機畧、獨其受脇齊師、傍立支庶、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爲可惜耳

王頌

王頌字景彥少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與脊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歎歎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

火源別具卷之二

七

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關悲感鳴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斷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頤陳謝頤盡流血答之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鑿鍾一旦皆革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

妙人入

武帝崩並不落其本骨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狗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頰

力戰被創剖棺吞骨而孝乃至自縛歸罪却賞

火源別具卷之二

七

讓爵而孝乃真堪與瑯琊太保公並美千古

王頰

王頰字景文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顗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爲。而頰性識醒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

卷之二

九

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頰將歸突厥。

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堅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二十不知書而後乃成文士。今少年美資忽忽自廢。真可愧死。

卷之二

九

王茂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畧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

書

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克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還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矜、吳

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於漢川、郢魯旣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林陵、東昏遣大將王琬、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退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

大原

三

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

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

太原別派卷之二

三

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

王慶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畧。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王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

太原別派卷之二

三

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爲使。是歲遂典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母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咸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

喪者皆務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王則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曉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木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虞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匠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川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實。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赴死焉。

王雄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器、以雄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貞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葦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

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大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字救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

隋文帝輔政、以梁庠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悉、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庠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卽以庠爲行軍元帥、便發

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悉、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屏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悉等諸軍聞庠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珍所破、庠乘其弊、縱兵深入、悉密遣使詣庠、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悉虔之反已也、並令守城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庠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悉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

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甚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忠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陽夏世家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鯤

謝鯤字幼興、陳國陽夏人也、祖繼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稱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

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棠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于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常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常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

令開戶。鯢愴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絕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仕。後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鯢談話無勑。惟嘆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鯢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鯢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芳桓彝阮

謝夏卷之一

二

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吏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鯢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鯢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鯢曰。列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鯢為豫章太守。又一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

此乃鯢子

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鯢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鯢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敦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鯢對曰。明公之來。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鯢弗知。敦怒曰。君寵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鯢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嘯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嘯。時人士

謝夏卷之一

三

畏懼。莫敢言者。鯢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嘯以獻替。忤旨。便以繫獄。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鯢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伏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件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鯢近日入覲。至上側席。遂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鯢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鯁
推理。次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
使之郡。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
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

不激不隨。免於敦禍。妙哉。居身可否。間
按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
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謝尚

謝尚字仁祖。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
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鯁骨。搗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馬別顏。同席
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
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
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畧細行。不爲流俗
之事。好衣刺文。衿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
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焉。夏卷之二

爲小安。豐碑爲椁。龔父爵成。亭侯。始到府。通謁。導
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鶴舞。一坐傾想。寧
有此理。不尚曰。佳。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
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
掾。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
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
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
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
緒。此固不可寒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

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禁苟進。冒禁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華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合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

關夏卷之一

六

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印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除官如故。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

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辭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酒行。見葬後。征墓還。王深劉惔共造新亭。深欲招尚。安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後曰。仁祖謂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前。尚即同。軒焉其率如此。

關夏卷之一

十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桓大司馬亦嘗解謝仁祖企。卿北憲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陽夏世家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其仲弓甫纂校

謝奕

謝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曰老翁可念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

陽夏卷之二

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其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五子泉淵靖玄康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奕從兄尚無子以康襲爵早卒靖以子肅嗣又無子靖子虔以子靈祐

嗣尚後

若與王坦之同事必不倒執手板

陽夏卷之二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歲時
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
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
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
曰此客壘壘爲來適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
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
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
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楊州刺史庾冰

謝安傳之二

三

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
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
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
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
安山中坐石室臨濟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
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
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
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

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
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
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
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氏既見家門富貴
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
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
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
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

謝安傳之三

四

如卿何安甚有媚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
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
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
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北征會萬
病卒安投檄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舉
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
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
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
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琚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嚮嗜，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輶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

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從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郡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

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於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項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諸軍事，假節，時符堅

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議同三公。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基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

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眼心喜甚，不覺伎齒之折，其矯情鎖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

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悲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傲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

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端權而姦諂，頗有羽翼，備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鴈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

遂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
苻堅勲、更封盧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
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
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
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
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及至新
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堞、羊曇者、
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

陽夏卷之二

九

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雲悲感不已、以馬策扣
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古人慟哭
而去、安有二子、瑗、瑛、瑛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
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
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
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
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到姑孰、元熙中、爲光
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按異苑、謝安於后府接賓、劉夫人見狗、斷謝頭來、

久之乃失所在、夫人具說之、謝容色無異、是月薨、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謝公見桓拜、桓驚笑曰、安
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後、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安語正、
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
綿與萬、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
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

陽夏卷之二

十

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
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
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
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
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曰、謝而笑曰、郝
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
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

謝萬傳曰小
遠志謂曰小
草故以出爲
名

此語有可為
不可避手
可謂其不
可也

使人無見其
後人於其
處其意其

宴然無異

謝公時兵廝遁亡，多近窳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
一時揆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

都。」統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水城，江左遺烈
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各籍不立，太元中外，擊
強氏寇，蕭氏實三吳，頗加檢檢，正其里伍，其中特
有山湖通逃，往來都邑，皆後將軍安方接客，暗人
有於生，言宜亂舍，張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
其煩細，又以強冠人境，不宜加勅，人情乃答之云：
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慙色。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若教兒，答曰：
我常自教兒。按太尉劉子真清操有志操行，已以
禮而二子不才，並積貨致罪，子真生

免官，客曰：子真不調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
耳目所聞見，而不放致，豈嚴訓所樂邪？安石之言
同子真之意也。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玄對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
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
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太傅可稱靜遠，畢竟江左第一，孫承公亦嘗稱
其清于無奕，潤于林道。陳達字
林道

按王子敬嘗語謝公曰：「公故蕭灑，謝曰：身不滿
灑，正自調暢。」

陽夏卷之二

十一

附謝安妻劉氏

劉氏沛國劉耽女、劉惔妹也。性忌、不使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足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又嘗幃諸婢、使在前作妓、令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夫人在壁後聽、其聞其語、謝公明日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謝萬

謝萬字萬石、才器備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衛、羅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開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着白綸巾、鶴氅裘、版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

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
 安深憂之、自陳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
 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
 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
 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
 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頽以
 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
 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
 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

謝萬傳之二

注

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
 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
 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
 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畧、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
 恩二子、曜密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錄太傅在軍
 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謝中郎、無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
 湖、謝曰、故當淵、注、渚、著、納、而不流、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
 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說婦翁癡正、自寫照、王右軍稱其在林澤中、爲
 自適上亦善、窺其微

謝萬傳之三

共

謝石

謝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敷封典平縣伯淮淝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屈於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還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於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

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稱阮不允且疾源深因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側瘰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

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議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昌嗣宋受禪國除

既有大勲何云無他才望

陽夏世家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其仲弓甫纂校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

陽夏世家卷之三

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琚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衆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并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

陽夏世家卷之三

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及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于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

劉牢之攻破淝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

謝安之五

三

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梯、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

得過、而我以錢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騶駟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

謝安之五

四

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取兗州、刺史張崇于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

匡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仇、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遠、伐申、凱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

勳、

五

史朱序鎮梁國、玄任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舍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今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就道疾篤、詔遣高士瞻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前後表疏

勳、

六

十餘上、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瑛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發晉陽秋曰玄識肩貞正有新國之才畧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其才似在太傅之右

謝靈運

謝靈運、安西將軍爽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
晉車騎將軍、父瑛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
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
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
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
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
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司馬行參軍、性
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康

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

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
作北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
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
率、靈運多衍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
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慨、廬
陵王義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
推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
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

世宗時
靈運

謝靈運

八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遊、遍歷諸縣、踰旬
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
在那一周、稱疾去職、從弟聯、聯弘微等、並與書止
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
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好
戴曲柄笠、孔淳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
曲蓋之帽、謝答曰、將無畏影者、未能忘懷、每有一
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信宿之間、士庶皆偏、各
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
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
書敦獎、乃出、使整秘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
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
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
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
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
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穿池植援、種竹樹
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日：

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宜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遜，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自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

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躋，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靈運乃安，又娶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問，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哩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構仇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

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巳、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擒討擒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

謝靈運之

士

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一里健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機謹、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隕、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永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鳳子超宗、

放浪不羈、固是才士之常、乃不自檢、惜橫屍都

市惜哉

按錢塘杜明師夢東南有人來入其室、其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爲子孫難得、送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曰客兒、治奉道之靖室也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必忿常均之下、其狀靈運似之

謝靈運之

士

謝超宗

謝超宗、隨父竄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遷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跳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奉始中爲尚書

謝超宗之傳

世

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衡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醉氣橫出、高帝封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朓、散騎

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啗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有司所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

謝超宗之傳

南

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朝野、武帝卽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爲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恨、超宗輕慢、中丞袁象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象言辭依違、左丞王遠之奏、象輕文畧奏、撓法容非、請免

象所居官詔象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雋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悺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弟幾卿

超宗以口舌殺身可惜可惜

謝幾卿

謝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雋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漚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

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親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幘鼻袒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擢

爲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文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座、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鐸在州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客儀、性不容非、與事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

陽夏卷之四

十七

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閨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雷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幾卿大概宗康樂

謝道韞

謝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王凝之之妻也、聰識有才辭、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陽夏卷之四

十八

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獨謂謝玄、未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造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濟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肆虐、爲之改容、乃不

害清、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禱、坐於帳中、柳束脩、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言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項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荆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

陽夏卷之三

十九

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一箇王凝之、抹殺殆盡、絕

陽夏世家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朗

謝朗、字長庚、父據、字玄道、小字虎子、據嘗上屋薰鼠、朗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瘥人有作此者、戲笑之、太傅因其言、次語曰、世人以此謗虎子、亦言我共作此、朗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及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盡登名、亞于玄、總角時病新起、

陽夏卷之四

體甚羸、未堪勞、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情詞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

謝重

謝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驍騎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明月夜爭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謂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時道子居東府客館俱是版屋景重詣東府賓客滿座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欲西戎其屋○按秦詩微日宴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謂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景重女月鏡道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王孝伯子愔之二門公甚相愛美及孝伯敗後道

陽夏卷之四

二

子謂景重曰王恭異謀云是卿爲其計景重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道子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時桓玄義興還後見王道子道子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起景重舉板答曰故宣武黜昏暗登聖明功超○溫、宣、武、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道子曰我知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乃出謝過重子綯字宣映曾于公坐戲調無禮干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

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不協湛故致此論重五子綯瞻瞻瞻遜微雲點綴自是佳西師

陽夏卷之四

三

謝晦

謝晦、字宣明、初爲孟和建威府中兵參軍、和死、帝問劉穆之、和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卽命爲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對無失、帝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餐

謝晦

四

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覽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卽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頗有兩玉人、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謝晦

五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誓、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所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八、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速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卽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

城王義康、新亭侯義質、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傳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止理、

謝靈運之題

六

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就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卿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

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土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勦、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瞻子弟內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淞流、數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

謝靈運之題

七

榮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愆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擅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

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堂兄王沈敵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携弟逃。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逃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戊至光順之。檀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

陽夏彥之

八

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綸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綸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倖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吐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宣明寔無罪。弟抗表與師義難自全。以方德祖亦定評矣。

謝瞻

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然詩爲當時才士欽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珉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遠。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瞻時爲宋臺右衛。權過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

陽夏彥之

九

瞻在家。驚駭謂瞻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瞻。潘陸與賈充優劣。瞻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則本自遠絕。瞻欲答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而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瞻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瘳。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齋。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

陽夏卷之四

十

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時年三十五。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瞻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靜密可師

謝瞻

謝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一家尊卑咸屬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陽夏卷之四

十一

陽夏世家卷之五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裕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

謝裕卷之五

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作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募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下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請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王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

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為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行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畧，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予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

謝裕卷之五

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啟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遷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自求領職。十一年，為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浴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中以昏劾，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恂字泰溫，位

鄱陽太守恂子孺子

臣事桓玄餘不足觀矣

謝孺子

謝孺子

謝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至簿出爲廬江郡嗣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璟子微

謝微

謝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晷還北、祭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

陽夏卷之五

五

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謝純

謝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為衛將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領惡業毀、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入史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眾散、純為人所殺、純弟彪、字景彪、位司徒右長史、彪弟述、

陽夏卷之五

六

謝述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來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呼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魁而憎

陽夏卷之四

七

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魁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風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餐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置柳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還廼獲焉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討吉陽縣丘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

軍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誚納焉述語子綜曰至上矜邵風誠自將曲恕吾所破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

陽夏卷之四

八

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朶

事兄事王雅有至性

謝朓

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愛。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繚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殷辭子隆曰。朓聞橫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阜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咽。况乃

謝朓字玄暉

九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投揚小善。故得捨未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府。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來載脂。榮立府廷。思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淮涘。撫臆論報。早誓肌膚。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翩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泝。予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不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放蓬心於秋實。

如其替屨或存。征席無改。雖復身與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遂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政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

謝朓字玄暉

十

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開官之大小。偽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諸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表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相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
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遇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
於朏朏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遇光以朏兼
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和等謀告左典盛又說
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
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祐始
安欲出朏爲東陽郡祐固執不與先是朏常輕祐
爲人祐常請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
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爲輕已後祐及弟

陽夏卷之四

十一

祀劉渢劉晏俱候朏朏謂祐曰可謂帶二江之雙
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
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下獄死
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
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朏
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
尤甚尚書郎范嶺嘲之曰卿人十無慙小還但恨
不刑於寡妻朏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
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朏好獎入才

會稽孔顓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
以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
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朏及殷叔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
公主適叔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朏子謨及帝
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卽位二主始
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
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譚而謨不卑歎恨爲書狀如
詩贈王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

陽夏卷之四

十二

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朏
善爲制此書云

惜哉死非其罪卽告敬則亦大義滅親天道不
應如是

陽夏世家卷之六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琰

謝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侄護軍澹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符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

陽夏世家卷之六

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入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葬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珣娶定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

陽夏世家卷之六

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郡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都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

二

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刖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畢竟有裴馬氣

琰今爲神都陽之戰，曾以陰兵助陣。今江淮間所奉金龍大王是也。

謝混

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粲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衛。」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袍，以爲珍膳。項上一爵，尤美。趣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爲禁爵。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患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寬劉毅誅，罔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並不見佳處。但王珣謝晦口語便覺挹之不盡。此等小傳與范蔚宗黃憲傳一律。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蕭

肅如寒風振松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陽夏卷之六

五

謝澹

謝澹字景恒、祖安父瑤爲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叔進、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

陽夏卷之六

六

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等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元祿勳、

謝貞

謝貞字元正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畧通五

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大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

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王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集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

作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憂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勅報曰省啟具懷雖知哀亮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推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然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

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壘。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卽目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勅賻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啟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卽有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

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領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煩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施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爲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歟。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小。未聞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盛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

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文集。值兵亂多不存。

哀哉才士卒以孝死。遺疏更有達人之致。

陽夏世家卷之七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密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恩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恩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爽子也於弘

謝密

微本服總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與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固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有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

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辨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謔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絕染

功剖瑩乃瓊瑤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沉偶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微質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響鮮不頤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微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

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
不見殺
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
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
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
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
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
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
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舍廩充盈門徒不與
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生平

謝氏卷之七

三

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
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
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
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
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
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
及兄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
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爲友弘
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

及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
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
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掇居身清約器
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
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啖魚肉沙門釋
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旣多疾
卽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
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
廢食獻款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

謝氏卷之七

四

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
言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歷位中庶子加侍中恣
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
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勝
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
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
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
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童猶數
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

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私。祿營葬。混女夫殷。殷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

疾歸。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基。友人西南基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

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定是謝宗弟一混云。無間可稱骨肉知己。

謝莊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詔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字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錄獻

謝莊之世

七

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遠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象、有足表強、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

謝莊之世

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荅曰、玄護為雙聲、微碭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帝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邪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於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璧之貴、隆慶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

謝莊之世

八

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古進選之軌、既隱中代、登造之律、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庶人、濟俗匪更、慈惠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武士出於世、屯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楚、寧二都智之所產、七嘆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

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疎嗣。祁奚豈諂。譬
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
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
侯任二士而已。捐泰相。曰季稱莫缺而疇以田采。
張勃進陳湯而坐之。襁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
王之葵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
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
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平
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

漢書卷之九

九

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蒞潁
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
寵。今蒞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
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
風載泰。薪樞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
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
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
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
司馬江夏王義恭。自陳兩脇癢疾。殆與生俱。一

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經。利患數
年。遂成痼疾。吸吸。恆恆。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
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惛。爲此不復得
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徵
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
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
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
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
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

魏書卷之十

十

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
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省開曹。又別詔太宰江夏
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
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
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
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
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
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
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爲虛。須臾詔乃開。

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劾邪君章邪對曰臣聞
 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
 祀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
 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後
 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
 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輶堯門引漢昭
 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
 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誄之
 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
 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
 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
 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
 已微醉傳詔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
 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
 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
 餘首行於世五子燭臚顯提淪世謂莊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燭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

不直文辭敏妙兼有經濟

陽夏縣志

上

謝朓

謝朓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朓命篇。授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熟。救莊。揚朓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仕宋為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朓謂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常救朓與謝鳳子超。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

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竊其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為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朓有重名。深所欽屬。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帝即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朓

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

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諱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朓內園止足。且實避事。弟濟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潘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諫人事。朓居郡不理常務。每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眾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潔。賜床帳。講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朓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追遣。會梁武帝

起兵及建業平徵朮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
卽位詔徵朮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徵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
軍司馬王果敦譬朮朮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
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朮輕舟出詣
關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
尚書令朮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
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
朮宅宴語盡歡朮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

夏更錄之

上

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公送迎相望
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
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
朮乘小輿升殿朮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
事多不覺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
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
謁者敕授留府門及歲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
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著書及文章行
於世子謚位司徒右長史坐殺中廢黜爲東陽內

史及遷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
更以爲愧

宋人有題劉寵祠者曰近來仕路多機巧也學
劉君揀大錢足與斯言前後映發
不解璽綬大義凜然雖有小瑕大瑜不掩

夏更錄之

上

謝哲

謝哲字頴豫、父諲、次子也、諲不安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位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為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荊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微為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為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為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為中書令、世祖嗣位、為太子詹事、出為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為錄尚書、引為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謝顥

謝顥字仁悠、肅弟也、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省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顥弟淪、

謝淪

謝淪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與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潘舉止、問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俊攸、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後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

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

笑解之、坐罷、晏呼淪共載、欲相撫悅、淪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淪謂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君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牖在吳興、論

啟公事稍晚、淪輒代牖爲啟、上知非牖手迹、彼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牖爲吳興、淪於征虜渚送別、牖指淪口曰、比中唯宜飲酒、淪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牖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淪撰碑文、淪二子覽、舉與不奉璽綬、同一家風

謝覽

謝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騎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整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起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嘗侍坐，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令吉帝賜詩云：「斐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爲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遂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游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背在新安，頗蒙欽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謝舉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二龍於長途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記念耆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入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

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淪兄覽，並遷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辟埋道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贈之。以兄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爲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畧相比，入爲侍中，太

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淪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
 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此辭此不得故舉雖屢居
 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
 疾陳解敕輒賜假并勅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
 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
 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
 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於內臺上曰舉非止歷
 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恨恨未授之可贈
 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拾以爲
 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戶游踐
 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譙酒後好聚衆宴元手
 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欲取舉
 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
 文集二十卷子叔舉兄子儁

謝暉
 謝暉字舍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仁梁爲太子中
 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還
 至臨川爲周趙所留後又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
 關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
 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仙位尚書
 僕射

謝僑

謝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亦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祿，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弘微家世大都，方直有風格。

陽夏世家卷之八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其仲芳甫纂校

謝邈

謝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愎，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郗鑠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

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百之有？」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不肯北面，無愧高門。

謝方明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父冲，字云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部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

謝方明

三

人結逸門生，討嗣之等，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

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

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推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郝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及廓在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轉爲中軍長史。尋，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視。嘗年終

謝方明

三

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至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干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遂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

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潤畧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克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士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

使無述可尋卒官子惠連惠宜

大有古誼

謝惠連

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王簿不就惠連先受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君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口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弟惠宜位臨川太守

王謝世家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韓昌箕撰昌箕字仲弓烏程人是書成於天啟
壬戌考南朝王謝二家人物各爲之傳冠以譜系
圖及同名考王氏分四派一曰瑯琊凡十四卷二
曰太原正派凡四卷三曰太原支派凡二卷四曰
太原別派凡二卷謝氏則惟陽夏一派皆止於六
朝唐以後不預焉

昭代名臣志鈔二十四卷
(原缺卷五至卷八)

〔明〕吳孝章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臣志鈔

二十四卷》提要

刃難割則又何也豈風會之
末雖有高賢原難措手抑先
後今古之際人自不相及耶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乎子逖覽先哲感憤時流擊
楫未能聞雞空舞於是芟繁
取畧手鈔是編而余爲之叙
叙曰胡氛塞宇日月長霾龍
戰十九天地爲開爰有虎臣
中山開平帶礪奕世白馬是
盟志武寧忠武二王第一青
田帷幄奇每六出魚水之歡

名臣志鈔序

二

原缺第一葉

晚以嫌謫丞相轉餉彷彿鄧侯權寄稍溢老公曷求志劉李兩太師第二矯矯桓桓受胙寵嘉或託肺腑或任爪牙策助方面僇力兜鍪彭之侶絳灌之儔志李沔鄧湯四

王宋穎俞廖四公第三第四投戈講藝浦江首闢其所撰著卓然典策如宋如陶詞取明白雍容侍從餘子役役志宋文憲諸公第五時經革除戰血玄黃甘死孺子而抗

文皇吠非其主誰則爲堯忠魂烈烈悲風颼颼志遜國諸賢第六龍飛北平從以風雨張朱外捍恭靖內主蹇夏同心通軌合矩次及胡解爲時綏黼志靖難諸公第七

仁宣之際則有三楊密勿謨謀際會非常石首守文恭和助勦建安尚通劑員易方志三楊第八歷朝啓沃房謀杜斷燮理軍國分卹宵旰爰開門戶至若氷炭中書政本判

作理亂志輔臣第九第十土
木蒙塵廷議方囂誰驅胡擁
景而九廟不搖東南反相疾若
風颯誰一旅勤王而吳淞遂
梟志于忠肅王文成第十一
三伯文臣策勛凌煙其予其
奪幸否則天或給轉漕或効
行間定襄文襄往往稱焉志
靖遠興濟威寧暨諸武臣漕
臣第十二至十四三原嶽嶽
立朝正色鈞陽強毅勝以才
力華容法守仁心爲質吁咈

都俞遙聞造膝志王端毅馬
端肅劉忠宣第十五方鎮如
虎部院如龍解理根節汛掃
邊烽臯皮論道講席屢重居
敬主一別派分宗志經濟理
學諸公第十六至十九殉國
骨粉血紅殷玉階碎首披逆
鱗手揮暮夜釜生塵文彩葩
發筆化鈞至性介獨敦天倫
膏流蔀屋藹陽春志忠諫清
節獨行文苑循吏第二十至
二十四是前諸公皆生應昌

期出贊皇運存爲世幹効照
來茲而平子以方寸之牘盡
寫琬琰之藏贍不浮質不俚
有體有要可法可傳其用意
良亦苦矣或謂家乘汗牛國
史充棟名山之副應不勝書

是編千伯什一掛漏曷免余
謂不然馬史羅網千秋然漢
興以來三僕之外其人有幾
班椽增其未備亦復寥寥夫
代不數人人不數事舉其大
都小者可略如必諛墓點鬼

安稱信史將無買菜而求益
耶平子聊以千伯什一備遺
忘庶幾爲高山之仰而已矣
是編肇自

孝陵迄於

世

穆

神廟以來別有續鈔俟之論定

天啓癸亥歲七月朔廣東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樞李吳中

偉書于經濟堂



蜀東江後監刻

昭代名臣志鈔目錄

卷之一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達附子擇祖 定國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遇春附子鄭國公茂

卷之二

太師劉文成公基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卷之三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文忠附子景隆

本朝名臣志鈔目錄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英附子黔國公晟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愈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和

卷之四

宋國馮公勝

穎國傅公友德附涼國公藍玉

德慶侯廖公永忠

號國俞忠烈公通海

卷之五

學士浦江宋文憲公濂

姑孰郡公當塗陶公安

御史中丞章公溢

祭酒宋文恪公訥

祭酒陶公覲

尚書詹公同

卷之六

文學博士方公孝儒附魏典史澤

兵部尚書鐵公鉉

本朝名臣志鈔目錄

兵部尚書齊公泰

太常卿黃公子澄

御史大夫練公子寧

編修程公濟

戶部侍郎卓公敬

參軍斷事高公巍

給事中黃公鉞附楊福

御史尹公昌隆

雪庵和尚附杜景賢

河西傭 附莊浪曾家

補錫匠

馮翁

東湖樵夫

太監吳公亮

卷之七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附其子公宜福

名臣志錄 目錄

定興張忠烈王輔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濬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縉

卷之八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

太師楊文敏公榮

太師楊文定公溥

卷之九

太師李文達公賢

太常岳文肅公正

太師彭文憲公時

太師劉文靖公健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卷之十

太師楊文忠公廷和

太師梁文康公儲

名臣志錄 目錄

太師楊文襄公一清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太師徐文貞公階

卷之十一

太傅于忠肅公謙 附府亨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附楊鑑

卷之十二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太傅咸寧伯王襄敏公越

卷之十三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咸寧侯仇公鉞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前公大猷

都督戚公繼光

卷之十四

尚書周文襄公忱

卷之十五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都督同知萬公表

卷之十六

太師王端毅公恕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大夏

卷之十七

太子太保王忠肅公翱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太子太保李襄敏公昶

尚書王莊毅公竑

都御史黃公綬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少保倪文毅公岳

侍郎葉文莊公盛

卷之十八

太傅韓忠定公文

尚書鄭端簡公曉

尚書王公世貞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卷之十九

太子太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子太保肅敏公子俊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陸完
陳九疇

彭澤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都御史馬公吳

卷之十八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附陶布政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廷附木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名臣志錄 目錄

卷之十九

侍郎薛文清公瑄

聘君吳公與弼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附陳其茂 胡居仁

尚書湛公若水

心齋王公良附于壁

卷之二十

義烏王忠文公禕附吳雲

尚書孫忠烈公燧

尚書許忠節公達

學士劉忠愍公球

尚書章忠毅公綸

大理寺丞鍾恭愍公同

尚書廖恭敏公莊

按察司楊公瑄附子源

吏目鄒公智

大理少卿黃公章

修撰舒公芬

名臣志錄 目錄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盛

光祿少卿沈公鍊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瑞

卷之二十一

侍郎李文忠公時勉

祭酒陳公敬宗

都御史顧公佐

少保林莊敏公聰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子太保彭惠安公韶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張駉

給事張公寧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潘禮 李嵩 胡拱辰 朱蒙 王詩 顧淮

孫肅 閻琰

御史陳公茂烈

太子太保傅文毅公珪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按察副使邵公清

名臣志鈔 目錄

卷之二十二

姚公伯萃

王公原

歸公鉞 附族子備

崔孝童鑑

員外郎杜公環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鄭士利

王孝子世民

九

義僕阿奇

卷之二十三

詹事曾公榮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考功郎中薛公憲

山人孫公一元

名臣志鈔 目錄

卷之三十四

知府方公克勤

知州吳公履

知府陳公濯

知府況公鐘

知府徐公咸

主事唐公侃

知府徐公九 經

昭代名臣志鈔卷一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達

附子輝祖贈定國公增奇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沉雄有智略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伏劍往從太祖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悅授鎮撫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淵再從取和陽皆有功賊

名臣志鈔

卷一

乙

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閔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公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尋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深水二城斷其肘遂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按采石樹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

名臣志鈔

卷一

二

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克者像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壘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敵士德兵旣交均用以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酋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雪降失陳保二老師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與常遇春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駙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守臣楊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宜

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遣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鰲鱣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抒我內顧憂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下何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於青山復破斬郭象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

將祝宗康泰友達擊斬宗等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後破敵而出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衆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中約東嚴斥候鎮靜若無外兵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復從平武昌率兵討左君弼取廬州復率兵徇友諒諸屬城湖湘悉平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徃徇士誠淮東郡邑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破士誠兵解宜興圍後移兵會克高郵與常遇春攻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衆徐宿二州來歸復進師取安豐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

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華積子、女王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威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傷，毋發丘壠，毋敗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闔之外，墟毋振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瑄以白輔我，頓兵堅城不

名臣志

卷一

五

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驤等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別遣驍將以長槍軍扼其歸，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達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以待，而士誠亦自以兵來援。達逆戰，擊走之，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克吳興。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鮑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詩門，分

名臣志

卷一

六

兵營要胥閭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下瞰城中，纖悉皆見。中設火筒，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着人皆死。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天性忠義，沈毅有謀，今事事稟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與戰，馬驚墮水，與人

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援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磨野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鄧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關外之寄。汝實專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旣復叛。達急攻下沂州。修宣其子信走。帝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

名臣志鈔

卷一

七

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社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走之。守將國公李克瑛所克瑛。謂君弼公在。應數與南師角。我悉麾下。援公戰。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常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騰落克瑛。乃夜開門北走。遂入其城。山中瀨進畧洛陽。抵塔兒灣。元將魯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俘獲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

名臣志鈔

卷一

八

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及諸將等。徇降諸州。遂西克潼關。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覬奪遠窺。元都一臂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搆者臣不佞。使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同守疆。

圍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克衛輝。取彰德。廣平大將軍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游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持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孛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至齊化門。填濠登城。坐

名臣志錄

卷一

九

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等修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承制立燕山六衛守禦北平。略保定。河間。真定。度太行。取澤潞。進圖太原。時擴廓帖木兒方自保安謀陷居庸。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搃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引輕騎徑進。擴廓還

名臣志錄

卷一

十

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於戰。此危道也。虜不辭遠斥埃固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二童子扶書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跳一足乘驕馬以十八人走大同。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逐之。大同擴廓遂走。其肅復遣顯安。德徽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宿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受其降。撫慰之。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先取慶陽。從隴西攻臨洮。便。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羗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威之。思齊不走。絕徽。則束手降矣。臨洮旣克。傍郡自下。遂決笑度隴。克秦州。至鞏昌。遣副將軍馮宗異以驍騎逼

臨洮思齊不戰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僞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趨至涇陽。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抄其出入。慶陽援路絕。進逼西門。其下開門納我兵。良臣自投井。引出斬之。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會擴廓帖木兒謁達。還悉兵襲蘭州。敗我援師。

名臣志錄

卷一

十一

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渚。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搆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至定西。擴廓退屯軍道峴。達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定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達械送京師。而斬其部下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

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鄉士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索驪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將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旣以破平擴廓。乃使鄧將

名臣志錄

卷一

十一

軍。勝降西蕃。而自攻與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襲破應昌。盡得元嗣王嫡孫后妃將相寶王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旣至。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世券。奏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以給北平軍府之用。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遊觀尚

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堅子耳，度兵幾何？」曰：「萬足矣。」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擴廓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欲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自保，故微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微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

名臣志錄 卷一

三

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京，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惟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君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卧即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里曰大功。達長女尚燕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

鎮時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墩毋得微功啟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召歸疾益甚以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贈中山王諡武寧。帝自爲神道碑文而手書之於石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

名臣志錄 卷一

十四

人而已。自達薨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王而潁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服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侑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子四輝祖添福增壽膺緒輝祖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洪武二十一年嗣公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昂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文皇卽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

通給中山王歿後祿。增壽素通款于北平。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皆輝祖甥。輝祖密奏。帝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輝祖第都督增壽。與附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漸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名臣志錄

卷一

五

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卽古名世之佐。遇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尚配。英王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倖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遇春

附子鄭國公茂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人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克獲而歸。以是爲衆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

名臣志錄

卷一

六

遠志。屬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從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蜩集。莫敢先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授總管府先鋒。進爲總管。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空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旣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會青軍叛。與吳合。而圍達於牛塘。遇春力戰解圍。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池州。論功。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上取婺州。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攻降衢州。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從拔安慶。趙普勝水寨。漢

人聲拔安慶。遇春日必攻池州。賊誤我留羸弱守城。出銳士伏九華山大破陳友諒之衆。又敗友諒於都城之龍灣。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川法贛軍民肅斂。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上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灣。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遇春軍援之。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上寅城安慶。斬池州之叛卒羅友賢。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傑。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

名臣志

卷十

七

伏兵置酒邀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有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又名寧可有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泥涕而僂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珍已破城殺福通。兵勢盛而水陸連營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逆

擊破元將左君弼。遂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國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歸。遂從上援南昌。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上舟逆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始稍稍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得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退保鞋山。時連戰三日。交諒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名臣志

卷十

八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湖口。圍上。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失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子理於武昌。擒其丞相張必先。必先友諒騎將也。甲辰陳理降。遂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別將兵略定臨江諸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狗淮安。徐宿安豐。

悉下之。丁未，副大將軍徐達討張士誠，舟師出太湖，直趣湖州，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山大全港入，營於東門，復壓其背。士信急出精兵搏戰，輒敗。又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皆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藉其兵，得二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以遇春功大，欲尊之，而善長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駕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旣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進攻河

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攢槩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以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三日，辭復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擴廓帖木兒帥銳兵逆戰，遇春夜劫之，擴廓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度關下，奉元路，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宗王三人及平章昂住等，斬之，允得將士萬人，車萬輛，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卒年

四十。喪至龍江。上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築地鍾山之陰。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會葬。特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議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饗。高帝廟庭。與祠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沈鷺。累殺撫士卒。與同其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百人合。年長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

名臣志

卷一

主

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重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每舉以勸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馮勝。隸宋國公。北征納哈出。勝遣藍王往受降。納哈出見王大喜。與飲酒歡甚。納哈出酬王酒。王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王持酒不肯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茂直前搏。納哈出大驚起。

欲就馬。茂拔刀砍傷其臂。不得出。遂擁之見勝。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勝故兒子畜茂。茂不受。爲設詞以應。至是勝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械茂京師。茂亦言勝陰事。上乃奪勝大將軍印。罷朝請。而削茂爵。安置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建文末。以抗靖難師。謫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其孫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續封懷遠侯。

名臣志

卷一

主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二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太師劉文成公基

劉公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客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後論御史

名臣志鈔卷之二

乙

失職受臺榭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日縱酒呼博嘗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王出共下非我誰名世者衆爲掩耳遁去西蜀趙元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莫能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谷珍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官基言賊弱易與况首亂今不除乃厚撫之益

名臣志鈔卷之三

乙

賊奸計非是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駁基極作威福當斬鞫管紹興路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力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多爲歌詩有適而谷珍益橫辟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孫爲樞密院判官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舊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今天下擾擾以公才據括蒼并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方將浮海避公因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曰吾平生忿方氏張氏刺促狐鼠乃身効之耶謝客去太祖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非人力也吾西湖言驗矣會上使孫炎來聘基遂間道走金陵謁見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勢甚張上欲發兵禦之計未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屏人

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言先斬至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徵取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覆其衆。時上雖定江東。擢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座奉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奉此牧豎者。爲因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本朝志餘

卷二

三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號封曰夜半出。兵至其所見。基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同與青雲接者。賊歸也。時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遣子以洪都約降。有所要。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時基以母喪告歸。會苗賊反。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州謀翻城應賊。守將受殺大懼。會基至。迎基入衆。

本朝志餘

卷二

四

卽帖伏。基又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兵至。密定計悉誅諸叛將。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輒生謂士誠客遁。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茲崇之取陳氏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之。大戰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基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策。筆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口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

頭上血衆也。傳以上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葵惑守心。羣下皆備端。以上且有加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彈之。基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且汝忠力足任此。基頓首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卽輕易棟而得小者。寧

無爲室憂。上乃解。上嘗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儼轅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基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翼懷。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

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驢之。請基經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訴基。上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建爲中都。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潁行謂中都受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代召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綬循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予告歸里。基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離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攝丞相事。嚙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遂邑邑以至疾。惟庸俄代廣洋爲右

丞相規。上念基急，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基且辛。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母令。後人習也。又爲書勸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景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

名臣海欽 卷二

齊蔡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問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思基言，召其子璉，拜爲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復封璉子爲誠意伯。子世襲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遂停襲。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九世孫指揮使瑜得。

祠爲誠意伯與世券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特文墨，而以策事稱。里中推爲祭酒。高帝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爲里中長者，遂留幕下。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臆，而中藉持牘者爲開通，往往市權行怨，使上下相疑，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叅謀，自是益專精爲。上

李巨元欽 卷二

謀策諸將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翔，叛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失鹿，亂逐，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業，視秦猶烈，以故羣雄蠅奮，土崩瓦解。王公濠產去沛不遠，與漢高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上大稱善。時上鎮和陽，屢破王子禿堅等，將出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劬。

保元謀知和陽兵少倍道來襲善長設伏敗之上大悅曰孰謂而屢握筆者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破蠻子海牙長馳汎牛渚拔采石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天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從克建康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戡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

名臣志錄卷二

九

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給兵餉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役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國用益饒善長請上卽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

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三斧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令善長復率羣臣勸進戊申正月上卽皇帝位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問何中書令也制東官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

名臣志錄卷三

十

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司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裁定命監修元史時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獨知之三年大封功臣上諭諸臣曰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功甚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左丞相

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時人將軍達
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
不能專平。參議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
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
請告歸。上所罷任者。張景初。憲汪廣洋。胡惟庸。景
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重。如故。既貴。富極
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四年。引疾乞致仕。賜臨
濠地墳佃戶。踰年病良已。命董建臨濠宮殿。上謂
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

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
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第存義爲太僕丞。
子祺尚臨安公主。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
道甚脩。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尋與曹國公文忠議
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
審。而後奏行。是年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亂太師
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
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大不敬。請付
所司論法。上不問。又踰月。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

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洪武十
三年。御史中丞徐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
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第存義子佑
相表裏。爲威福。惟庸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
溢數尺。三世塚皆有光。恠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
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
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大驚曰。爾
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
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
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
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
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
兵。寓貢舫。挾詐害。上而據武庫兵入海。上乃賜
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
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予兵間。善長年四
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
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
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

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軍士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徙遼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為大臣災。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其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起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城古劍。白玉壺。王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上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遂自經死。佑仲

及吉安侯皆坐繫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鄧其家都尉祺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冤。曰。竊見故太師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百戰而取天下之艱難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世絕官污。未有保首領者。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七十之餘。年身陷之也。且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問。或至相挾。以冀脫禍求全耳。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而無故而厭禍求禍。則

猶不可解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夫殺人以應天象，又豈上天之意哉？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而猶復言之，願陛下作戒於將來耳。書奏，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鄴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惠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賤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卷二

卷二

五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三

渤海吳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文忠附子景隆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初名保保，父貞尚隴西長公主，文忠生十二而母公主薨，時淮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上起兵滁陽，間開往投，至則相抱哭，賜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讀書史習兵法。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鄉士，

卷三

卷三

乙

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下之。戊戌，攻下太平，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士卒驕，莫肯關，因激怒衆，盡焚其輜重，進次淳安。夜襲破賊營，降其衆千餘，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與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奔見而夜遁，取

浦江同僉員成率苗將蔣英劉鎮隆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及金華賊殺參政胡大海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亦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動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請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

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礮以徇諸軍中加祭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虜攻大同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口聞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是夜虜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先以二營誘敵俾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廼還精兵爲左右翼自爲前鋒奮擊大破之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無算窮追至莽哥谷不見虜而還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

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惱兒擒平章祝真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文忠進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達官宋元王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帶王斧選精騎窮追至紅羅山不及而還捷聞上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諸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

東路取和林師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胸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而嚴騎以待文忠馬中矢操短兵接戰俄得李蔡馬後橫繫馳麾諸兵殊死鬪却之逐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大窘忽所乘馬跑上泉隨湧出土馬賴以濟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癸七年總兵北伐駐代

縣遣將分道出捕虜俘其平章陳安禮等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虜益避遠邊境無事時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華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而文忠勸上少誅伐微忤旨尋得疾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小字九江皇太孫立景隆以肺腑見親任而

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兵起耿炳文敗績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送之江計且令得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多怏怏不肯爲之下景隆驟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母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進營河間文忠語諸將曰李九江秦養年少未嘗習兵見戰陣輒付五十萬是白坑也景隆進薄北平再戰鄭村壩皆敗匿不以聞死者十餘萬又戰於白溝河復大敗景隆奔濟南

始人主未知敗間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鉏朱弓矢使者渡江風大作覆其舟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降見黃子澄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燕兵渡江景隆密輸款開金川門未泚改號奉天靖難增祿歲一千石修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昭我上其又明年羣臣廷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共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乃下詔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羣臣復言景隆大不道因詔逮增枝與景隆同繫柙第沒其家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以恩例聽自便嘉靖中繼六王後封其曾孫襲為臨淮侯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英附子黔國公晟

沐英鳳陽定遠人八歲父母亡上養為子賜國姓出從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遷視上心

器之年十八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招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九年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事有不便者便宜更置明年副寧河王愈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降元萬戶迄失迹夷其部落平朶耳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窮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太師國公脫火赤知院亦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塞掩四部卒渡驢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王下雲南繇辰沅出羅鬼遂躡普安至白

石江、梁王把匪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賴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雲南郡邑悉平。復與賴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叛夷復合圍雲南，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

各處志錄

卷三

八

來寇定遠，英選卒二萬拒之，馮誠領前軍，寧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揮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宴奉天殿，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贈黔寧王，謚昭靖，備享太廟。長子春嗣侯，繼鎮雲南，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嵩阿資，刀千孟諸皆卒，無子弟，晟嗣，時岷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

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知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殺我使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率關隘賊散走，遣舟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

各處志錄

卷三

九

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收檣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率狼狽走，晟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進封黔國公，還鎮雲南。麓川思任發反，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自率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內，慚懼得疾，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謚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數不利，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讎

服嚴父子威信。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子斌嗣。幼不能將其軍。晟弟昂以都督代鎮。斌十一年卒。子琮嗣。三十二年卒。無子。以昂玄孫昆嗣。朝議以昆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昆遂嗣公。傳至今不絕。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愈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元末群盜起江淮。父順與

卷五

卷五

十

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相拒戰。是時愈年十六。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攻下徽州。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太

卷五

卷五

十一

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進逼婺源。下之。遂由昱廣開。攻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守饒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兼總各翼軍馬。襲浮梁。轉戰樂平。擊敗蕭總管。饒州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撫州帥鄧克明。僞降欬我。愈謂得之。率精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遂定撫州。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鎮之。而命宗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踏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上弗罪也。會右丞達復洪都。於是愈復副大都督文

正開府洪都。明年陳友諒悉衆來圍，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從間平王過春平，臨江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拜右御史大夫，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伐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隨州、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覆其衆。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世券，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沐英等窮追至

崑崙山，斬酋無笑，師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和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隸麾下。每出跳盭必當鋒，還則殿後，從百夫長進千戶，而是時高帝以王瑁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上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別將下溧水，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略定金壇，轉同舍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接壤，時和頗好飲，有酒過，輒白事於上，不得請，醉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遂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丞相士信，超拜平章政事。乙巳，取永新。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

太湖圍姑蘇。凡九閱月而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諭德。討平方谷珍於溫台。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又以征南將軍攻下建寧。虜陳友定。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蕩平秦隴。明年。復從中山王。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時和與衛國公。鄧愈。俱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而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復不決。而征虜副將軍。賴川侯友德。自秦隴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貴數和逗撓。而始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微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建官闕。分置曹署。數賜璽書慰勞。率麾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覺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閭長者。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書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劄五萬錠。治第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穎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旣謂和。日本數侵盜海上。我欲固我封。

戊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戌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卒。妻陸辭。夫婦皆賜璽書褒諭。時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詔以安車入內殿。與醢宴。而出。齎金帛御膳。法酒相賜。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叙里閭舊。及艱難勞勩。和。

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弁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綰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之謂矣。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宋國馮公勝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與兄國用皆驍勇。饒智略。淮南兵大起。國用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自固。高帝略地至妙山。國用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不任兵。宜急擊

下其城。據其城。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置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操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上大破擒陳也先。赦也先與盟。軟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破海牙兆先。盡俘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擢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

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紹興。功最多。屬疾卒。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龍灣。上禦之戰於石灰山。勝率宿衛士擣其中堅。大破之。遂復太平。再從上討友諒。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遇春。合兵下淮東。攻克高郵。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

卷四

二

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北征取樂安。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復西下華州。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喻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

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克慶陽。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鎮撫關內。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

卷四

三

定西。大破王保保。酋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予世券。明年出鎮陝西。又明年大發兵出寨。勝以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駕山口。岐王朵兒只

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馳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右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索驪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還鎮陝西改河南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寇邊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額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王左右副將軍討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

卷四

四

有也慶州者遣永昌侯王以輕騎乘大雪掩之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喇吾頗爲述上恩德勸之降猶豫未決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虜主數招不聽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遣使陽納款覘我兵勝使藍王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度不敵遂率數百騎詣王約降王大喜與飲酒

歡甚納哈出別酌所携酌勝王王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勝王王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也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追欲自見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告茂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遂擁納哈出馳見勝勝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會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上乃命

卷四

五

收大將軍印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茂創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久之加太子太師特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額國傳公友德附涼國公藍王

傳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從大盜李喜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滿關隴轉剽

入蜀常爲軍鋒冠。李齊敗，歸明王珍。王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上舟師伐江州，遂率所部來歸。上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上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盡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征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

各軍志錄 卷四

六

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張士誠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自呂梁渡直趣擊之，單騎奮槊，刺其驍將韓乙隆馬。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令卒附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鬪。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擒李二。上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部

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跽。上怒，皆黜之。而諭友德曰：「若壞甲冑，出百死一權之固，當彼豎儒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下清州、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後從克汴梁、河南。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從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遂克太原。王保保有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

各軍志錄 卷四

七

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來驕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逐竹貞，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下慶陽。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上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

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糜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友德疾馳之陝揚聲出金牛規階文守備弱。仰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怒力戰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戍守者見之。

卷四

小

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賊壽大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友德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曰。顏川侯友德。月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永祿云。明年副征西將軍。

馮勝由西路出金蘭進略甘肅至灰沙。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出鴈門西北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絕莫能去。軍還留鎮北平。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上曰。雲南遼僻取之當自永寧始。先遣驍將引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

卷四

九

審勢出奇取勝在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攻下普定。遂進兵曲靖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表裏合擊。遂擒達里麻。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別將趣雲南。梁王走死。友德兵已抵烏。

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集友德鼓士，騰赴大破其衆，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大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降。左副將軍藍王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金齒其強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論功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世衆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東川蠻復叛，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

軍往討之，并討越州叛酋阿資。阿資請降，遂平。越諸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練兵北平，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佛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

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失一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主，虎變龍從，从不虛下策，不虛盡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簪其驛驛，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涼公藍王，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隸開平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開平王數稱於高帝，積戰功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瘞脖子，還封永昌侯。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平雲南，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嚮，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直前薄之。

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王破斬其太尉
子衆遂潰請降虜王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獲
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將相數千人馳馬輜重無算并
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王固傲而潘秘元王后尋事
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
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
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
進平施南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定東宮
官屬王兼太子太傅王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

春風志錄卷四

主

我乃不堪太師邪王故特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
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王啓逐御
史度魯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
上聞之不善也王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璫所告獄具磔於
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
吏以至偏裨將卒坐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
且名位極雖不入裴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
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與抗者

德慶侯廖公永忠

廖永忠巢人少豪邁有大志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
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忠
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
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討江陰海寇皆有功
授樞密院院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復攬陽友諒
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據險張德勝總兵進擊永忠大
呼殺入諸兵從之友諒敗後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
上率舟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上以陸兵疑之

春風志錄卷四

幸

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克安慶是時友諒圍
南昌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
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煙陷漲天湖水盡亦大敗
敵兵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中流矢
死次子理奔武昌上復征理至武昌永忠等分兵
柵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上還建
康留永忠等守營柵勿與戰上復往武昌視師督
攻城理降陸湖廣行省左丞攻廬州左君弼敗走復
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徐將軍常將軍取淮東

克海安、高郵、淮安，從拔姑蘇。陸中書平章政事，湯將軍既下溫台，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率師自海道會湯將軍討降國珍，得矢械舟楫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略定閩中，執陳友定，克征伯將軍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廣循諸郡相繼降。檄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遂進取廣西至梧州，潯貴等州皆降。兩廣悉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將軍克征西將軍永忠爲副，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明。

卷四

十四

昇四年，和克歸州，駐師大溪石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飛檣關口，我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糧糗，帶水筒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藥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

斬其將，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明日，湯將軍兵始至。永忠乃與湯將軍分道并進，湯將軍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昇遣使詣永忠，軍請降。蜀平，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

號國俞忠烈公通海

俞公通海，字碧泉，巢人。父廷玉，窮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時，父子結寨巢湖，自守。左君弼據廬州，輒窘廷玉，通海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土欲渡江得

卷四

十五

通海父子水軍，率師至巢湖，拔出寨，雙刀趙謀刼。上通海密白，上挾兵歸營，嚮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吾得南昌，斷友諒臂，大喜已，而友諒發憤，率衆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我師大戰。

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漢驍將張定邊者直前戰。通海率飛船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棹七舟。載草鼠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頃卅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兵。敵移舟投水寨遁去。我軍先棚罟子口及橫截左。蠡追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戰不利。不若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立擒焉耳。敵見我水臺結寨不敢出。糧盡。竄繞行泥欲遁。通海追擊收

各臣志錄

卷八

廿

之友諒死。陞中書省平章政事。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從征浙西。克湖州。轉至滅渡橋中流矢卒。贈號國公。謚忠烈。侑享太廟。

昭代名臣志錄卷之九

渤海吳孝章平子鈇

吳中偉生白閣

太師李文達公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英宗嗣統。疏言京師韃官不下萬餘。指揮月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有差。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迭亂。殷鑒不遠。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國家無益之

各臣志錄

卷九

乙

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慮。正統中授吏部驗封主事。轉郎中。景泰二年陞兵部侍郎。五年轉吏部。英宗復辟。召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進吏部尚書。景帝癸時。左右欲以汪后殉。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未嘗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為憮然。議遂寢。山東饑。請賑。議發內帑銀三萬兩。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勸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豈可因噎廢食。視民饑死。上然之。命增

四萬兩時曹石表裏奸橫。上漸不堪密語方直。稍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上壯瑄命吏部籍瑄名且大用。亨吉祥意出內閣哭頓首懇。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又伏地哭不休。上不得已下賢等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雨。上悟釋賢調補建泰政。瀕辭。上諭尚書王弼曰。賢不常與有貞同罰。翔頓首請改賢南吏部。翔意賢且宜遠去避禍。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顧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卷九

悠。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賢不喜。疑賢或短毀。諭月進尚書。上念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賢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君鳳陽。聽出入自便。初。上嘗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恠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

名正言順。何必以奪為功。奪之一字尤不可訓。此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若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十壞八九矣。上悚然大悟。詔革奪門月功。陞者四千人。吉祥從子昭武伯欽反。擊賢傷首。又叔賢疏申救。賊敗。上急召賢入宮。賢請下詔寬恤。解散逆黨。上從之。時西師未解。王竑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議者欲留兵戍守。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

卷九

久暫則為壯。久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屯戍以待。更無休息之期。宜亟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時禁中有言。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八年。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推。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成化元年。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總修英宗

唐皇帝實錄有司請造國簿賢言先朝所造車駕尚貯內庫未經御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喘息奈何復爲此上即日寢其旨時奪門功月陞者羣罵詆上賢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消患未萌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是賢言按藉褫官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俱奪爵二年外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修撰羅倫疏論賢上爲謫倫官是年冬卒於賜第贈太師謚文達

卷九

太常岳文肅公正

四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順天遼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右贊善天順元年改修撰以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正神采秀發上選見正遂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曰正好問家何處對曰鄆縣曰又我北方人問讀何經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

卷九

五

左順門石亨張軹自外入見之愕然問何爲至此正不對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軹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軹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燕翰林院學士二人陽頓首賀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官校邏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友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宜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譴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罪狀祥等亨力勸上榜募捕告者官三品正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何所其人不能對正問爲上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可往告

朕意正諸事所諷令戢飲二人謂正許我短顧以上意詰我益大恨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指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濤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有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上密諭河西鎮守岳正須生不須死以故賊不能害越數年曹石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言之解正士伍放歸田茂陵卽位詔復原官充經筵講官纂修

卷九

六

先朝實錄未幾南陽欲薦正南國子祭酒正不應忘者偽爲劾章示南陽遂大疑正成化元年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譴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正固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初正謫甘肅有自京師來者傳英廟語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隳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知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壬辰卒於家年五

十五正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工法書分篆隸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傳稿十卷行於世

太師彭文憲公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被命同商輅入內閣未幾忤旨去三年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家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上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頓首上又問

卷九

七

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奸賜酒飯出時內閣進退甚輕惟公召見後下命以太常卿兼侍讀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嚮用李賢每召獨對或并召吏兵王馬兩尚書相商確賢退亦諮時時持論不相徇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賢亦重時雅量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詣勑。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老及人之意。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卽擬進呈。上大悅。甲申正月。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右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上英明不及此。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

卷九

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上爲之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憂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宜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令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遺所當尊。豈不乖戾。爰復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且宣德自有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宣德胡后曾

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在豈得不尊。爰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議表。時曰。正統初未嘗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皆相視莫敢言。爰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善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

卷九

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爰曰。旣是同尊。如何又分別。時曰。加二字。便於稱呼。非有尊卑也。乃加慈懿二字。其上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逢迎其門。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同閣聞者。深有慙色。是日命周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吏部尚書。三年。總裁英廟實錄。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臣議葬所。時曰。葬

當合葬。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意。時率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為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土達蒲四反。鎮將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以都督劉王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寧夏陝西兵復大敗。兵部尚書程信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撫寧奏定賞格。擒賊首一人。與世宗揮使時見其張大。難於遠止。令且整軍裝待。有報啟行。

卷九

卷九

上召兵部至閣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自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軍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為宜。程又請差錦衣衛往勘。時止之曰。往勘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甚。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為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

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提聞羣言。始息。諭功。改時吏部尚書。十一年。陞少保。尋病卒。贈太師。謚文憲。

太師劉文靖公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修。弘治元年。入內閣。參預機務。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奉蓋殿大學士。時孝廟御極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勵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又引李公東陽公遷。同入內閣。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正。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猶侃侃。上數御文華

卷九

卷九

殿。及平臺。暖閣。召健等面議大政。輒於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健等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教然欲創抑盡。剏先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華容。浮梁。洪洞。在六曹。同心戮力。上仰望風采。上大漸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獻欬。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

能仰視。武宗卽位，新政甚肅，屬逆瑾竊竊，奸常據目導。上爲狗馬諸戲，健上疏極諫，其略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蒲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

舊唐志卷九

三

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亦當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

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道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齡，幸甚。不報。又與諸大臣代關門諫，雋芳洩於瑾，瑾得先見。上上信之，遂勅健等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竊詔奪其官。譴罰未嘉，靖初，健年九十，降詔存問，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七年進士，弘治八年，以禮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占城爲

舊唐志卷九

三

安南侵擾，請賜詰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且勿聽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覩天顏，且經筵成就，君德今進，講不過數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乃異端惑世，術明君之所必誅，聖世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

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詐稱作法，卒使乘輿詣還，
 璽、璽至若燒煉，其禍猶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
 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柳泌，竟
 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
 毀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
 榮惑大度，大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
 殆無虛日。伏望留神省覽，亟斥誣妖，天下幸甚。疏入，
 不報。十八年，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正德元
 年，上不親政事，與同官劉健等疏諫，不報。瑾尋矯詔，
 逐劉健，謝遷、東陽遂留。瑾擅權益暴，東陽多所救正，
 四川鎮守太監羅鑑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
 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
 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
 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
 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
 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七處，則置鎮守守總
 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
 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

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既革去巡
 若併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亦恐鎮
 守一人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
 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
 乃止便其餘如所議。平江伯陳能總漕運，以濕潤米
 等項銀為贓，瑾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能所犯罪
 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恭誠姑息，但非姑息。陳能乃姑
 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
 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
 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
 子孫俱革。陳瑄無汗馬勞，即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
 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亦無汗
 馬勞，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
 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
 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
 革能爵，宥其死。會賓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
 天下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嬰革行。

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整勢烜赫，驚疑天下，悉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且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人順元年舊制示之。瑾乃語塞。會太監張永發瑾奸，瑾伏誅。籍瑾書箱得秦府永壽王壽瑾詩序，稱謂過誦。上欲降勅切責東陽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今劉瑾

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大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賈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仰恩市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府部科道皆以為不便，臣等若阿諛曲從，將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藥劑後續百餘卷。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十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自閩

太師楊文忠公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檢討正德二年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累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十六年武皇崩於豹房時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遂誅彬籍其家世

名臣志鈔卷十

廟入統廷和上箋勸進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卽中具儀汪途啓上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尋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會公卿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異若是邪其

更議廷和等復言程順漢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

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不報進士張璁作大禮或問疏辯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心動時給事中熊浹亦疏言皇上貴爲天子聖

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

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上

召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

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

獻皇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復上言禮謂所

名臣志鈔卷十

二

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

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順旨仍封還手勅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

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廷臣連章劾張璁邪說乞

罷斥不報廷和遂稱疾乞休允之明倫大典成加璁

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勅

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

理蔣冕毛紀等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

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始從輕議廷和

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親法當修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澄等各奪生前官職。禮部大司馬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隆慶初。贈大保。諡文忠。

太師梁文康公儲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編脩。與脩大明會典。遷吏部右侍郎。正德改元。副脩孝廟實錄。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諸勅府事。五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累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各臣志錄

卷十

王

大學士。先是楊公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於武宗。勅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卹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等皆助為之請。兵曹及科道交章執奏。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楊公廷和當草制。以畀地。泰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蔣公冕亦繼引疾。上怒甚。令內臣督促儲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

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盡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上又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詔閣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廷和冕復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上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勅。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死他

各臣志錄

卷十

四

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上察其誠。欸擲劒起。時禮部尚書李遷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濠賄。謀入寧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璫亦助言之。議遂寢。宸濠反。大駕南征。儲與冕同扈從。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祖宗配位不知所裁。武皇帝乃不郊。

遂定北歸議。然尚未有期。儲後曉訪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三。儲弗起。得報乃起。世廟入正大統。儲奉箋勸進。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漳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者益聚。儲固乞休。勅遣行人護歸。丁亥年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

太保楊文襄公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出爲陝西提學副使。陞太常寺卿。壬戌虜入。篩入寇。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初。高皇帝通互。

名臣志錄 卷十

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各出馬易之。命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得馬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憲孝時禁稍寬。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命一清往經理。一清至。大申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居數年。馬益蕃息。天子以爲能。命總督全陝三邊軍務。鎮撫而下。咸屬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夷丘焚巷。邊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撓鋒者。一清練習戰騎。脩陣法。其苦同之。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一清上疏請築

邊牆。其畧曰。陝西各邊延袤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裸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帝育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巡撫徐廷章脩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又得巡撫余子俊脩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翫。邊備稍

名臣志錄 卷十

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開步。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早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虜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之。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

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
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靈清
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
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脩
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
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脩邊
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
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
區區犬馬寸心也。且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

書臣志錄

卷十

七

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
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
省費億計。城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
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
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
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
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醜巢穴。其中
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併河此陝西
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

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
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
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
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
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
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牆挑斬爲言。
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有當爲國遠圖。伏
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瑾惡一

書臣志錄

卷十

八

清不先白己。內批罷一清。復逮繫詔獄。因門人通欵
瑾始解。安化王反。寧夏召一清。仍總制陝西。延綏寧
夏并涼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永與瑾內爭。寵不相
能也。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
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
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兵入陝。聞仇錢已擒。
賊永促膝問內變事。一清正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校附已成。上傍皆
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曰。公天子信幸臣。觀

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詔言請上問語寧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斯時。上宣鑄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變將起。上英武必怒。瑾誅公。大用益矯理。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但須得請。即行。無緩時刻。機事一漏。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

名臣志錄卷十

九

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清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謀不軌。遂頓足。即命縛瑾。抄其家。時尚未甚信。及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永入柄司禮。一清繇是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十年入內閣。公故不屑曲謹。時政在羣小。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謝政歸。嘉靖初。大禮議起。一清見永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四年虜大入塞。再起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陝西。一清至是蓋三往。其部

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未幾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邊。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明年疽發背卒。一清生而隱官。不能御婦人。無子。然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左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

名臣志錄卷十

十

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些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初一清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陣者。一清謂予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倚。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耶。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張孚敬。浙之永嘉人。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

利歸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孚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武廟方南巡。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士。孚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孚敬乃上書大畧言。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第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

名臣志錄

卷十

十一

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孝爲聖母。興獻帝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已報聞。孚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尋復上書爭之曰。是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夢龍亦上具如孚敬拾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孚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孚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廷輔臣禮官。

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孚敬夢超拜翰林學士。孚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符亡所避。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孚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已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裏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孚敬少傳。太

名臣志錄

卷十

十二

子太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孚敬深。而上之所密問孚敬。月以十數。時時稱別號及字。夢亦入輔。名寵俱當孚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楊公一清得因是以問孚敬。勅暫歸俟用。而夢削保傳以免。孚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卽。詔行人召復相。孚敬欲逮詔獄。孚敬力爲解得免。上嘗諭孚敬曰。留都

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乎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餘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乎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乎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乎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皆其大者時夏文愷公言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

名臣志錄卷十

十一

於乎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乎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幸構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乎敬以爲延齡

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乎敬復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惠謂乎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受死囚今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乎敬乎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乎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乎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

名臣志錄卷十

十四

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乎敬獨力主勦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乎敬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要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乎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要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乎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亦庶幾焉乎敬感泣

疾甚益以死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疾，且促還朝。孚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贈太師，謚文忠。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純至于今。番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難乎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太師徐文貞公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進士，授編脩。永嘉張公孚敬議撤孔子像，抑絀王號，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永嘉盛氣召階於朝房面詰之。階徐理前說，永嘉無以難。乃曰：高皇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時作也。永嘉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永嘉曰：程子有云一

毫，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咸為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長揖而出。遂外摘延平府推官，再督浙江江西學政。皇太子出閣，選官僚改洗馬，兼侍讀，進祭酒。久之，擢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階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還，而心念階

忠，會中消陷虜歸，為虜乞貢。上召階及輔臣分宜嵩等對便殿。上顧謂當何處分宜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虜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管，尚何論饑？急謀所以禦之耳。上顧曰：善。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分宜出袖中曰：禮部事也。上復顧階，階曰：賊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能受，則奈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階曰：遣譯者至營

詰之以無番文故。且微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甌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迂少日。我備完而援兵日益衆。虜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上稱善者。再會勦王兵四集。虜亦飽。遂去。時議以彛顏三衛我外藩。而導虜入寇。集貢使顯責之。階謂事虛實未可知。顯責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將明叛我。而我不能計。是驅使就虜也。不若責之以扞圍不前。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便。亡何而孝烈祠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庶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名臣志錄卷十

七

上德之既崩。上欲祔之廟。而念歷於先。孝潔皇后又。唐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祔王。或非。仁宗而。唐考。遂論禮部議祔。仁宗而以。孝烈王祔廟。階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宜祀之奉先殿。上盛怒。趣再議。階不獲已。上言。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曰。在所當祔。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通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

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祔而。孝烈可速祔。上不許。竟祔。仁宗祔。孝烈然。天下皆以階議爲正。時大帥鸞驟有寵。利彛顏之弱。欲掩之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發兵征之下。階與兵部議。階曰。征之易耳。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謂導俺荅者。卽得之俺荅所。夫焉知俺荅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爲虜外圍何。乃勿果征。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會兵部員外卽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罪狀。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名臣志錄卷十

七

上逮忠愍。詔獄分宜。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由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錦衣帥炳加根究。階戒炳卽不愼。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分宜。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分宜懼然。乃寢是時。倭事起。守臣亟告急。請兵。本兵謂兵發則倭已去。空糜餉無益。乃以贏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共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

擾勢不欲去而欲留。而部臣于千里之外。乃能踰度賊之已去。又踰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復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自如。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夫能使民者守。

名臣志錄 卷十

十九

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上俱報可。階念虜移旌牧宣大。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亦當漸

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諭行之。時分宜奸益露。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者。皆舍而之。階亡何。鄒御史應龍論分宜父子。上勒分宜致仕。戍其子世蕃。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嵩誰爲。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階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行。階謝不敢。而吏禮部奏遷御史通政參議。得旨。矣。忽復奉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部臣何。一旦官

名臣志錄 卷十

二十

此邪物。階委轉關說。御史得無恙。上亦悟。輟嵩直廬賜階。中外人情大安。於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不復如嵩時矣。會廣寇張璉平。上歸功階。階力辭。賞勿受。先是信州執政閻臣始與邊功賞。以至分宜重則孤卿錄。陰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階至是擬旨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閣臣至是不復與邊臣賞矣。上慕玄素術。多所服餌。階

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為妖妄煉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為先天永銀。養生之策。上以問階。階力言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遣使講結得。上旨乃能答。今不得。上旨故不下耳。因言藍胡等。請張恫喝諸奸。狀遂俱論死。大虜由墻子嶺闖入。直趨通州。先是上方有竹宮祠。釐大司馬楊博得倣報。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檄諸道兵入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

名臣志錄 卷十

王

階請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於古北口。虜果遇伏敗去。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聞。恚之甚。且叵測。階從容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曷能委心事。縣官者。上始解。時天下委輸皆在張家灣。虜垂涎久。階請城之。出光祿上供羨三萬金。以往城。成設禪將一。隸以通州衛兵五百人。屹然重鎮矣。穆宗在裕邸時。景王未之國。素得。上幸。姦人巢幸兩宮間。謀不測。階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時上父疾。忽諭公欲幸興都。諸中涓貴人。皆具齋。

袂餽之類。六軍且甲矣。階力言。苟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為。聖躬計。一以為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為已亥。距於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之壯健。孰與往時計。聖體違和。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更度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深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廷之適。計天祐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歲。虜倣甚輕。猶遣輔臣行邊。六師出督。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

名臣志錄 卷十

王

謀倘或竊發。聖駕在遠。能不驚憂。至於有司科歛小民如。宸念所軫。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報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權呼若更生。上既宴駕。階念。上英斷類高帝。獨齋醮土木。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建言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夜飲泣具遺詔草。恐泄之。不敢以語同列。至明日始奉。諱。乃偕

入直諸大臣請裕邸請入臨遂出詔草上之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亡何而胡應嘉之事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不悅於新鄭前是誤傳世宗晏駕諸入直者爭携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階獨不動應嘉緣是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上病漬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考察庶僚新鄭之鄉衮在事擬謫應嘉為編氓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遂有論亂新鄭者階且疏請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

名臣志錄

卷十

三

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戾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御史齊康復有所論列上為謫康以慰留階引咎乞骸骨凡四上而齊康者新鄭之門人也都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為出新鄭因劾康併及新鄭遂去國而階出視事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初使邊納商賈有戶撓大司農格不行事且泄乃故為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為奇功以解階哂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

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以非例特不聽益迫遂露劾階六事得旨齊調外任階屢疏辭乞歸遂得請還里中杜門自守而新鄭再從田間起兼握鉉柄於是召齊康復張齊出其黨為監司守令伺階引繩批根而生平與階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階又起大獄寤其子璠等幾不免會新鄭敗始獲解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卷

名臣志錄

卷十

三

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庶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
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
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蠲羅民粟
歸度儉則吐吏粟減直以蠲公私得相贖而於下尤
便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
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治河勢將潰謙厚築
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
脩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

名臣志錄卷十一

工

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
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
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創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
綱紀為急當是時若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
上毋不夕報可以足得行其志謙既在官久威惠流
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
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當入朝
議事人謂即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

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人
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
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嘆之勒令中
廷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
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
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
原貞王來俱顯名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
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
兼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

名臣志錄卷十一

三

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
瑩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飭然尚
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王何為正統己巳虜酋
也先既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親征謙與鄺瑩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
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
羊角乎上不聽瑩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
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太后
乃命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九卿臺諫廷劾振

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王順者振
驚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
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捕之。立死。又
捕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
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前掖王且啓王
下令曰：播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俟得請。皇
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
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唾
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

名臣志錄卷十一

四

進兵部尚書謙上言。駕文武諸臣有預軍事進止
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旣卽大
位。虛已委謙。謙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扶我大
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
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倂日而蒐乘。繕械九
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都御
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
避而不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
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

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諸軍
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前是
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
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
而待講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
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官皆有變。必反。故
都而後吉。請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
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靜曰：京師天

名臣志錄卷十一

五

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庚廩萃
此。而不守去安之。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
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
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
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
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
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
逼。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
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

直門。謙使諜諜。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疏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款虜。徐爲討伐。謙謂前者非不遣使。而虜隨入寇。不獲微。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笑。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迫于亭於鴈門關。烽

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畧授亭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補礫之。復授計侍卽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

他言和者。觀以解目前而得爲僭耳。上頷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男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卽

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夔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崇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倭僭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勅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旣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不敢

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傳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辭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瘵壅醫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恩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又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頗有而

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時其死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聲其王庭可以待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卒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紕論劾亨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銜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銅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謀迎襄王爲帝生謀反律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鉗鎖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旣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各有貞而與亨比前日不俾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雲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患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洞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

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廩。上召大臣入覲。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處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二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寬狀。上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

名臣志錄卷十一

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曰。授西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諡忠肅。

弁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當處之擁。太上而

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支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國。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朕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假。太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元勳甫就。府此

名臣志錄卷十一

土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臚。美髯及膝。從姪彪。貌亦偉。驍勇。亨嘗與彪。貫酒長安肆。遇相工大奇之。曰。今太平時。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壯毅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

王師敗績、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燒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虜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踊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伺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止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

子矣。庚辰、遂因吉祥、矯皇太后懿旨、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亨等其幸矣。以迎是月壬午、亨與軌、吉祥有貞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亨遂言、少保有反謀、請殺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等。廢景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

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侍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關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巡撫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益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

名臣志錄

卷十一

十四

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邱王果不起幸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復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

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又將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同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

名臣志錄

卷十一

十五

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州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遊食京師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遂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附錄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生有異稟，幼特好逸游，走狗鬪鷄六博，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將國吏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復從李夢陽輩相切劘為古文，尋謝病歸。陽明山中讀書益沉博，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尋補兵部主事，武宗初，逆瑾擅秉，怒南省戴銑，捕置詔獄。守仁上疏救銑，

各函

卷十一

七

他語多侵瑾，瑾大怒，復下守仁獄。杖四十，謫龍場驛丞。瑾恨不置，遣校卒問道，伺將殺之。守仁懼不免，乃假託授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瑾死，擢知廬陵縣，超為文選員外郎。進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實功，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惟之以為迂，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以

為才，會汀贛盜大起，乃擢守仁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上書，願得改巡撫，為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

無狗司寇文法報，可。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間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也，

豐臺多為賊耳。日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女自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貴女，隸迫則盡吐。」守仁乃故為不可測，或陽就日者，十日，

出師告矣。乃更擇吉日，或既暮，林發抵道，僅令許返，

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

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堂

罰以勵之。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至象湖山，會閩

兵至，且合賊迫滑岡，出指揮軍桓縣丞紀鏞戰死。諸

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

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也。

上杭祥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攻，

謀賊解印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卿校進，中軍奪象

湖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獲賊屬牛馬

各函

卷十一

七

輜重無笑捷上因立崇義縣治而賊酋黃金鼎盧珂
鄭志高等相率歸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因使使
諭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時洩頭
賊尚強地最險而其酋池大鬚尤黠擊而故與降賊
盧珂等雖守仁先因兵威脅降之終不肯下橫水破
始懼遣其弟仲安幸老弱二百餘詣軍門偽降因以
探我虛實謀內應守仁厚遇仲安使為別將復馳使
賜大鬚斗酒大鬚喜得計對使者曰我所以未敢謁
王公且為戰守備者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襲殺

名臣志錄

卷十一

本

我我故待之非敢抗天兵自取死使歸守仁陽怒珂
志高機數其罪因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急上
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不可信守仁復陽怒責二人擅
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安飛書報大鬚大鬚益大喜
頃之守仁還賴大張樂享將士下教曰賊蕩平洩頭
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焉樂兵散賊撤備又遣仲
安歸助兄防守他盜而諭大鬚使來見大鬚乃語其
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賴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
以其誠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

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帳儲餉甚設大鬚喜
過望至元正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
鬚等魚貫入即僂之庭無一脫者先是守仁謀大鬚
將至先行屬縣勒兵待遣人詣獄語珂志高使作手
書盡發其家衆既執大鬚遂令珂志高為鄉導破洩
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餘賊復奔九連山守仁以九
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伴若奔潰者
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
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盡得賊險鑿山

名臣志錄

卷十一

九

開道度地居民增設和平縣治捷聞進右副都御史
予一子錦衣副千戶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
生講學乃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簡易痛切頗推
蕺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
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於賴而惡檢束者喜
其便直推以為上接孔氏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
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
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
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吳元亨應宸濠聘以窺其

爲人語兩不合而罷。適守仁勘事福建，取道南昌，歸抵豐城，而宸濠反，問至。守仁急走小舸，返安青，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移檄列郡，暴宸濠罪狀，時兵未集，而憂宸濠輕兵襲南京，乃密遣諜四至，投檄言京師湖浙東西，粵南京各發兵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遣死士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爲國全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人，事濟矣。而故繫宸濠謀，示將斬，而令黥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傍徨未決，而與士

名臣志錄 卷十一

二十一

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卽大位，或徑出斬黃趨京師。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丁之進，圖安慶不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裝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驍附而上，遂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樛、中涓萬銳等。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拍循其脅，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殺傷矣。守仁留二日，卽發兵。○

慶氣稍阻。又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以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宸濠前鋒至，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耶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犖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衆益爭奮，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

名臣志錄 卷十一

二十二

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及士實養正等數十人，浮尸衣甲亘十餘里不絕。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宸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

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承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弦。罷細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而。上則有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溯江上。抵南昌。守仁乃僣宸濠取內道。以獻遇太監。叛求於錢塘。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素輩上。

各臣志錄

卷十一

三

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惟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峙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

各臣志錄

卷十一

三

張永保持之。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弄內戢。商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守仁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堂上賞其。它皆各示遷。而陰抑細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得。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報聞。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輅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守仁。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國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先是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禍其鄰。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

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乃召守仁以故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湖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蘇受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仰上疏請一切撫綏。以便安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蘇受等。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營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之。杖之。百然聽其入。自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後與蘇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申諸

卷十一

三

高

從上連入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後。莫能平。守仁使蘇受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上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酋無數。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守仁病矣。初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導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守仁既平

思田。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府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參其挾詐專兵。擅離職守。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祭。予祭。推明爲元勳。聖學崇祀孔廟。予世券。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好古文詞。爽朗多奇。晚取詞達而已。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其御烏合。籠豪僞。待宵人。臨險出危。儻權譎種種。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

卷十一

三五

三

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余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辯。不能不心折也。卽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乎耳。今天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

使弘治中。嗣官羽林。累廷都指揮僉事。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銳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誓勦逆賊。告郡守。俾發庫金。懸以示賞。有寇承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顏爲恃言乎。吾升至矣。捕鵬家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仍向城。有。宵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銳裂衣

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城。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銳。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海力憊。夜。鼾睡去。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閉扉。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死士。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會宸濠聞南昌破。解圍去。濠既平。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廢一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二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驥爲人偉幹多力。便騎射。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贖。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當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累遷兵部侍郎。宣德中。進兵部

尚書。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重要。張本

卷十二

乙

材而廉。務以刻稱。許廓僅僮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勦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僞將。黷而快。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僞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

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西抵深溝。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

卷十二

二

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驢謀。虜嘗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至黑泉。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各有斬函。捷聞。貴禮進伯。驥兼大理寺卿。支二俸。還理部事。久之。薨。川宣慰思任發

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以憂死刑部侍郎何文淵請使使撫諭驢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屬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細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驢總督軍務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驢等抵金齒其別酋以鎮康降遣叅將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驢等分三道橋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賊五萬餘級遂由夾象

孟養而是時維摩州賊韋即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驢旋師討之驢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遂潰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師旋詔封驢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予世券貴進封定西侯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驢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特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驢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京其子恩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驢總督雲南軍務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驢至思任發走緬甸索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將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驢等計無出乃縱兵精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驢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驢三百石人頗以驢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先是思機發竄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又復反驢復督軍討之師抵金沙

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輩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南蠻暨輟闡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有米六斗，跋跋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旣渡，縮胸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魚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揚國忠

東唐志

卷十二

五

以捷聞也。上爲之停獎勞勅，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輸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復以與奪門功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運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笑事。文皇起義兵，善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累官鴻臚寺卿，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資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虜犯京師，以善賸暢軍

東唐志

卷十二

六

事，改都察院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有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有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時朝所遣使漠北者，王復、李實等，皆以庶僚假鄉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頗然，廢始決。太上請賂不甚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

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
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以往既
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註善曰土木之役
爲何六師仰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
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
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
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
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
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獫而皆已矣置

卷十二

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
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
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
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穉子亡弗養
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
也先曰然則奈何剗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
不足者善曰非敢剗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
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
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
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
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喇矣所殲殺剗剗以數十萬
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刀者上天好生太師
獨好殺大是以數有雷擊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
好不絕雷帛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
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事實
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帝下後
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帝而不索重寶天

卷十二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
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
遂以善見太上皇帝善再拜進醪糯問萬壽侍立
不敢坐也先數日太上皇太上皇帝謂善太師與汝
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
先嚙指頰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
騎奉太上皇帝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
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帝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授謁善復泫然

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遂與亨吉祥等發南宮銅迎。太上皇。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衛指揮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與濟伯。予世券。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善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後奪爵爲金

名臣志錄卷十二

九

吾衛指揮使善雖負才。辦以巧取功名。而憐忤多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與。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僂。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祟。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少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景泰二年。舉進士。選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見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

寇深長。都察院東濕條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擢山東按察使。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撫大同。會虜稍徙去。召還京。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又破之於黃草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

名臣志錄卷十二

十

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字羅札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

獲而縛諸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歸而虜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時中貴人汪直得寵領西廠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通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醜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以兵部尚書兼憲

卷十二

十一

職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聞與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殺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蹙擊無唯類矣結陣示威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既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

俘獲稱是捷聞越進封奉天羽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于世券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斬酋有差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

卷十二

十二

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候改右班或可得侯而汪直亦爲其僭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巡延綏會虜寇河西清水等營越擊敗之斬首虜三百七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鎮延綏會汪直敗言者僭糾越詔奪越封編管安陸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鍾等皆爲

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昂貴。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凶倭變幻出入，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為王吹太矣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詞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併

嘉慶志

卷十

十三

嘉慶志

卷一

十四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鎮寧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擢賀蘭山之別部行，剿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而中貴人廣賊自殺，言者復首攻越，尋憂悴病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奔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夫以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細不掩罪，何貴哉！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揚一清、王瓊方之，幾如也。使居明世，亦可以鞭箠使哉。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閑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歷陞都督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皆沒。上北狩。是時大同堡塙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衆皆感戴。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

卷十三

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賂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復犯京師。登欲部兵入援。先以臘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晉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掇。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何延緩。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

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不可浪戰。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還者。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

卷十三

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登又言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

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令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機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天順元年奪爵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圍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

咸寧侯仇公鉞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使充寧夏遊擊將軍正德五年實鐸反鉞陷賊中鉞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欲從中

卷十三

三

發爲內應會參將保助兵至間使人謂賊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賊果出而番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推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實鐸事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後以征沅賊功進侯子鸞嗣侯以罪誅

都督沈公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廣西馴象衛指揮使能馳

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振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矢頂死又掣刀斫刀會於鏢間斷其頰又射殺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丑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難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瀾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綸筏以爲緣頃刻成數百旗挿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

卷十三

四

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姚鏌召儀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鏌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豈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耳豈有遠志乎鏌又慮猛且交南曰猛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糒餘糧爲稀糜食

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上。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復。以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驚工堯。破猛出。希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歷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集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者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集。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嘲者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嘲。我師於是賊。服無敢陰助賊及門嘲者。嘗欲勦一巢。乃伴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擊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見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詞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自此賊膽落。或易固爲熟。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訶者矣。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

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洛有子曰金，在鎮安，蓋洶洶，曾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晉有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聞晉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晉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梗，乃好語謂晉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晉，已呼晉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後官。』」晉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章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警，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晉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

卷十三

七

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希儀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後署都督，總兵江淮，饒賊之警遂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遂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軍，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梳篋矣。」進都

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厚撫諸間，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是時名將數人，北馬承、梁震、西何卿、南希儀，永慰環長，偉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激發，希儀常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醒齷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為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大猷

卷十三

八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于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後守備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寇欽廉，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募海兵，連破之，永安

萬寧、安南遂函賊首來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與賊戰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尋復命大猷浙直鎮守。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益倭奴長陸戰。今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復募舟師擊之。舟山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

卷十三

九

因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通逃主。天子數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連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盡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間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患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帥笑。而羣倭間殺直焚舟。殊死戰。大猷入剡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遂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

討之。宗憲檄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連擊時。大猷已遷南贛將。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失。團委哉。遂引兵疾奔柏嵩嶺。賊巢。賊果歸保。大猷出擊之。俘斬千餘。璉黨遂執璉降。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時都督劉顯。駐明山。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

卷十三

十

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又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困之。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盡地鑿溝。今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誅病之。已竟殲賊。倭又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惠。詔移鎮兩廣。大猷請於督府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則益以鬬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

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瘠不勝又敗之令得遁去則遷贖日久為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破斬平二源山蒙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鑾者盛驕從充禪將為死間賊得驚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鍾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東峒遂平大猷平生蒞官撫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為務者未嘗一訊焉然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著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戚公繼光

戚將軍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守備青州青州賊李琪反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擒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月往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盡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

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頗病之邪終大寧都指揮使繼光押關多權奇隆準方頗發而薦揚襲世宣陞浙江都司會倭難起繼光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塞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為合者邪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悍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募三千人假以節制繼光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登險不利並驅乃問長短兵夾振而進隊並二人為長兩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夾距擊刺互用名駕鴛陣居無何參將分部台州閩寇張甚分壘為三甯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蕭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眈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

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繼光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廢軍費。秦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鳴勦。掩老羸爲功。殺刳首以當雄飛。尚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招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各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

卷十三

三

志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長驅出塞。可使一舉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議遂命繼光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大阿之術。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辭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又言。薊當肩臂幸。而任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千里一環。則百堅環。比年遞圯。遞修。滋費無

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踰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請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不遵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大駭。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繼光巡工。介弟爲植少令。則

卷十三

四

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鞬。爲方陣。步騎二族中藏之。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役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至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

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繼光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既而以修劬功。進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移鎮南粵。繼光在粵踰年。疾作。還登州。丁亥年卒。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闕

尚書周文襄公忱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五年。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兼嘉湖二府。陞戶部尚書。景泰二年。召還京致仕。明年卒。謚文襄。忱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集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鄉忱笑應曰。胡

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有異耳。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忱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忱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忱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團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鄉團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

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楫轉輸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餘。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網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

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纈十退八九。忱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纈價頗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身傳中馬衣被諸應。客省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者。橫科弱者。粥產。忱令出敵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陽災。鹽課虧。忱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電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忱上供。會忱議事赴京。勅使速忱且還治。忱不應。至京奏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忱出餘米造上。明廩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忱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省出帑度支。海竟不能為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解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

財者皆不能及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嗣成都衛指揮使，歷陞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且舟迎降，封平江伯。永樂初，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會有倭劫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海溢，江北岸崩，瑄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

有日誌錄

卷十四

四

夫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末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連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

便人行。獻陵初，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

督漕運，卒，贈侯，謚恭襄。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祿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熊洞，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邦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弁罷中漕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爲多。瑄久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瑄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

有日誌錄

卷十四

五

武功伯徐公有貞

徐有貞，初名瑔，字元玉，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術精，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業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書事千餘言，皆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久之也。先犯宣大諸陵，闕振挾，上北伐，方啓行，而有

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於是中外藉藉謂有貞知兵。鄭王監國。使大陪輿安問計。有貞力言紫薇垣已動。惡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便。輿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所募兵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用。會虜退。有貞罷歸。後還

卷十甲

六

餽故官。有貞既負材。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於上。上答國子祭酒缺。循以為言。上曰。是徐理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始改今名。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阻。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飢之期而遣之。有貞乃乘輕舸。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止循

大河道濶。范還鳩工。而前所遺卒亦俟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既濶。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址用平水勢。水執平。凡河流之傷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濬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泄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

卷十甲

七

是役也。聚而問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鉅八百。金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結又倍之。盡三年而告成。事進右副都御史會看亨謀。發南宮。銅迎。太上皇謀於有貞。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與耶。太上皇既復辟。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時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見後亨為言之。上乃下詔。封有貞武功伯。子孫世錦

衣指揮使。遂進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亨等埒。時上既虛已。委有貞。而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爲不平。而私囑。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且爲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諸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對如瑄言。御史張鵬復具草將糾之。亨馳訴。上遂下瑄等錦衣獄。究主使。亨復訴謂有貞賢寔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賢謫

卷十四

八

福建右叅政瑄鵬等省成。尋以賢素謹重。晉入閣。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謫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寔又使之。逮歸置獄拷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詰詞。鑽萬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且歸亨果益死獄。家藉有貞以赦還里。又二年而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里居十

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都督同知萬公表

萬表字民望。浙之寧波人。襲衛指揮僉事。尋授都指揮。歷官漕鎮總兵。掛印表歷漕既久。國計絀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叨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皆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

卷十四

九

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澗。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固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漕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漕。至祥符銅瓦箱。以

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永議會通河之寒。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今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

卷十四

十

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皆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諸。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集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股削四出。人不聊生。夫憤曰。此不獨貧軍。患且移國。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

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避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姑蘇。與倭遇。要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圍。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公抗。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

卷十四

十一

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仰賊滅千人。也。議行。歸者日衆。賊寢衰。乃進兵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時賊鋒屯諸島。而欽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表策其疎。可誘縛之。薦鄧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復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未及行。而表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遣洲立致。東南晏然。不知昔表本謀也。表嘗謂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

用而能突入者。自邊將侵剝。邊儲不充。士心日離。叛以日衆。凡叛區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愛友。而後用爲何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亦輒相繼以亡。無有固志。人不厚撫。邊卒而急於截殺。以幸一日之快。如病者。盛投逐邪藥。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表歷官四十年。銓鉢蕭疎。家無餘貲。嘉靖丙辰年卒。

名臣志鈔卷十五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師王瑞毅公恕

王公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大理寺左評事。知揚州府。江西河南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流民所萃。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

名臣志鈔卷十五

一

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捆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鑑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貲。飛章露劾。能私域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

以通滇省。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旌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贖肆諸狀。上為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士商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四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貢賦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築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

卷十五

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餘。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父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上下敬歸。

衣獄謫戍。而某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二十年後。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勳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勳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勳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

卷十五

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謠曰。南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譴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孝廟卽位。薦恕者無虛日。卽家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宣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從。何必內閣也。是時恕待。

經筵時酷暑。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天下後進慕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昇進士董傑，給事韓重等，各疏論恕，恕不懌，待罪私第。乞休，上優詔慰。晉乃止。有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恕請逮問。有旨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

春官志錄

卷十五

四

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黜，而中旨晉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晉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案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必濬也，乃力求去。上特慰晉之，君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鐫行之曰：大司馬三

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竭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者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

春官志錄

卷十五

五

濬，濬亦為奮晉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濬面質。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罷濬，積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不賜劾。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為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為君而使我和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為？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

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馬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拜福建按察使。進大理寺卿，成化初，固原北賊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瑤，據石城叛。陝西總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令寧夏延緩兵討之。

卷十五

六

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番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忠屯中路。文升言於忠，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無算。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疏言時事十五條，交禦戎三策，進提督甘肅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鞏州，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峯。

卷十五

七

斬首二百餘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至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于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其狎法，而馬價亦踴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交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散赤哈恨，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帖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番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搆巢捷，且請大兵討。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敢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醫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還白上。仰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營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徐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其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

卷十五

人

會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事已定。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衛其敵體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尉傳盛供帳，見仰叩頭便僻左右僮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峻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直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直既陷文升，謫戍重慶衛，於是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聞文

升復至，若鼓掌喧譁，何進、石都御史總督漕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有所薦引，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孝宗登極，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籍田，既宴，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復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文升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

卷十五

九

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大軍諸校，斥其貪黷巽慢者二十餘人，有怨家夜持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張觀文升疾，賜上尊餽，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

古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南析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爭。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予金印。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囚人畜。係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連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樞。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至。夜坎城。釜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忝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

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哈密遂復。皇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議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統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突。不勝採伐。三敵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北虜火節。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咨戰守方畧。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整兵爲備。勅各邊謹斥候。修戰具。又遣陳銳許進。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居庸。諸關。虜雖訖。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卽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上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舜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

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去詎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觀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

升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

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

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璉奪其官階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璉謀芳并復贈大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故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

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劉公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中會試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番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進郎中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戚寧伯比劉邊釁大夏抑細之不能時時扼腕嘆安南黎灝

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直欲乘間討之

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

夏密言曰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鴨鵝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轉浙江左布政廣東陳獻章嘗稱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今人卽古人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

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河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當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

名臣志錄 卷十五

商

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乞致仕。十三年卽家起右都御史。督撫廣東。西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旣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

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有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檄虜營妻子有尅獲。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

名臣志錄 卷十五

五

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煩稱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難類矣。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昔。且其時洪國公任福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戴珊亦從傍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

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珪解也。大夏惶恐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亦何可輕棄。」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始甚，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戎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種爲人主。君數目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而擇行

卷十五

未

之。莊浪土帥曾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志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上

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失兵耳。」上嘗召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致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

卷十五

七

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官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後職。」一日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卽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

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風貴。恥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不至。大夏與陳寬等參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

卷十五

本

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賞資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

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卿門何必杜也。因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母廷謝。恐它人或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首內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戴珊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上益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太夏爲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番客。堅客。且爲強。番珊獨不能。

卷十五

九

爲朕番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遊幾已露。時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歸。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郊。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溺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朝遺老。濬不友。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濬者。屬三。

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滸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成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敢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脩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力居數歲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卷十五

辛

弁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待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勝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哉造膝之語少有傳者覺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

維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宋沆司馬光又曰恕彈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寔文升練差用術其然豈其然哉

卷十五

辛

主

昭代名臣卷十六

渤海吳孝章平子鈞

吳中偉生白閣

太保王忠肅公翱

王公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正統四年
贊理松番軍務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
西震動且滅漁陽翱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二年
出塞破虜有功陞副都御史景泰四年總督兩廣軍

名臣志錄卷十六

務明年召還臺尋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翱入
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
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久弛不復知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
力翱至諸將庭參責其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
慄頭搶地言請自今效死力無悔翱卽出巡邊起山
海抵開原籍洛塘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弁嵬
千里相望虜見喘指走邊塞孤遠軍輿輒置翱緣俗
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

用遂充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推誠撫諭盜賊止息
酋長信向翱在吏部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
一時任使稱爲得人時南陽在內閣每左右翱翱以
故得行其志上進退大臣亦時時召翱面可否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
翱老爾翱時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
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三年致仕卒
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尚書年恭定公富

名臣志錄卷十六

年公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
貢歷官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富常按山西參
政林厚坐厚法厚誣構富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
富富執法公廉誣富異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
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天順初石彪中富危法逮
諸獄上素知富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戶部
書缺南陽薦賈銓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
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富
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翱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

曰繼勦吏部。非富不可。八年陝西用兵。富薦楊鼎。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卒年七十。謚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耿公九疇。字禹範。廬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擢兩淮都轉運使。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善

名臣志錄卷十六

五

循狩。流民役業者十萬家。勅錄諸郡囚。宥得釋者二十六人。景泰三年。以侍郎出鎮陝西。先是巡撫多部。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東九疇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浸漁。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充食耳。竟不增戍。天順元年。諸御史劾曹盾逮詔獄。并逮九疇。降江西右布政使。尋改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謚清惠。子裕仕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恪。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李公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秉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當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尋改提督軍務。巡撫遼東。秉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校。弁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秉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討降山。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代鹽山爲吏部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秉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遼東。竑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秉爲兵部尚書。竑左都御史。葉盛

名臣志錄卷十六

四

入。時盛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盛聲名振於

嶺南不可。上用竑兵部、兼都察院、盛政宣府、未幾、
兼入吏部。秉在吏部時、崔尹兩侍郎不相能、康御史
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尚書、馬
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秉善、故諸大
臣疑秉、秉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
上晉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
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
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
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短秉、蕭給事遂劾秉下

卷十六

五

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聽何、秉遂
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陞、辭竟快、諸議忌者、蕭給事
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計、逮詔獄、諸言官又疏言
王舉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稱
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爲尚書、尹轉左、葉陞右
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秉居家、言
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謚襄敏。

尚書王莊毅公竑

王公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舉正統四年進士、

爲戶科給事中、聞人王振誘睿皇帝北征、陷虜、
邸王監國、百官廷劾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
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
此正姦臣、當亟誅、衆爭拳蹴順、血肉零亂死、邸王
乃詔籍振、竑以是顯、而亦多惡者、累陞副都御史、
睿皇帝復辟、除名、編管江表、茂陵卽位、陞兵部尚
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雍、時雍新得罪、衆
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
不以罪廢、邪議始定、未幾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謚

卷十六

本

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
秉出里閭、博奕諧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遂
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
鄉曲、爲激爲哉。

都御史黃公紱

黃公紱字用章、封丘人、以成籍舉雲南、正統十三年
進士、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忽
旋風起、輿前、紱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
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紱宿

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中一僧少而狀甚獐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醮聖額上曬洗之隱有中痕紱曰是盜也卽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賁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紱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轉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儼武

布臣志鈔卷十六

七

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尋擢撫延綏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卒片布遮下體俯首嘆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凡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前大臣名通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聞紱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柳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敗左都御史入臺紱懲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戴公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歷陞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上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大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歷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晉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卒於官謚恭簡公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展入西出窮寒暑不變別歷中外所至有聲學政尤著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梁公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正

布臣志鈔卷十六

八

德十一年按察浙江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畢眞爲內應人心洶洶材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浙恃以安嘉靖二年再爲按察雲南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材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頭輸服御史難其大輕材言治夷法如是是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訓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廣東左布政使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

高下其手。累進巡撫。總督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材
嘗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又大獄。久不決
者四事。後兼司寇。謝勘之。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
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
從事。前此未有也。後爲翊國公郭勛所中。落職歸。尋
卒。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
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
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
不至是。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

布臣志錄

卷十六

九

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出。誓不已。公
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
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日率之坐部
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資緣請寄。悉格不行。歲計益
治。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少保倪文毅公岳

倪公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南京禮
部尚書。謚文僖。岳天順元年進士。歷陞侍讀。至學士。
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御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

集議。岳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
裁定。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
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
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
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
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
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定。進禮部左
侍郎。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
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并還貢物。六年

布臣志錄

卷十六

十

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
抗言。領占竹。僧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
納諫言。削奪并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
殊駭羣聽。十三年。改吏部尚書。先是弘治六年。鈞陽
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江南。乞改北
嶽。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
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
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
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爲是。十

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位謚文。自岳父子始。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塞。羅忽兒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剽掠。聚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輅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輅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葫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權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名臣志鈔卷十六

士

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上廩廟慮。遣將徂征。而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主僭爵。解朝行帶。帛與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士卒。悉泯弗聞。殺掠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

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瞻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晉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藥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

名臣志鈔卷十六

士

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晉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資於裕。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緇輓粟之役。仰關。日徒步千里。夫運妻供。父輓子荷。道路愁怨。井落。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

預徵鳴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可乎
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則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廩無升合之
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
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
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
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
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
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
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糜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
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
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
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影射之謀凡其經歷
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為甚
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
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
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

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
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
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
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
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
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
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
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
十萬之衆聚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
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
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
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
之署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
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
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
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
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

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又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

卷十六

主

主

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劍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失信而相成。近之議置南東。後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遠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馳兵機。上隳國紀。又若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貴成功。曰增

城壁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

卷十六

主

主

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蹟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大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

物無不可致矣。

侍郎葉文莊公盛

葉公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北虜方張，大臣有奏晉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景泰三年，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盛設暖鋪便行旅，均疏

卷十六

主

圍給將士贍死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天順二年，巡撫兩廣，八年移鎮宣府，成化四年，陞吏部侍郎，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撲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畧盛上言，按河套後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太傅韓忠定公文

韓公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為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部尚書李秉王紘，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堅，以故逮文華殿考試，幾死，出為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泰陵召為戶部尚書，時時召見文，一日顧文長歎，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柰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引鹽，二興販私鹽，三廉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

卷十六

太

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大馬鷹兒，舞唱角觥，廢萬幾，文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文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

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諸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整粉黜醜。何補干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

卷十六

九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懼。初閣老特言。官章不肯下。閣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隔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

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計無出。乘夜繞上前。跪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禮監。斥洛陽餘姚。瑾矯詔奪文官。又矯詔逮文詔獄。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永陵卽位。加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曰。起文彥

卷十六

十

博於九奏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謚稱文忠。同寧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尚書鄭端簡公曉

公名曉。字室甫。海鹽人。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久之。調吏部考功。貴溪相罷。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

曉夏黜其所厚若干人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曉抗上市
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尚寶司丞矣甲寅曉
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
之南北運道爲梗曉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
禦之於通泰如阜海門呂泗狼山破之斬首九百餘
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
後期者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
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

徐氏志錄卷十六

三

尋遷刑部尚書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
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晉都亂
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璉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
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
鶚誤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御史鄭存
仁者揣時宰意以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悉分
宜不能奪乃從中拂之遂忤旨詔日鄭曉執法
繆是自尊落職還家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曉受
誣事於朝始詔復官穆宗改元贈太子少保謚

端簡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所著有吾學編
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尚書王公世貞

王公世貞字元美舉嘉靖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
于鱗諸子相唱和名籍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
決案牒所獄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
重決遣不三日畢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
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
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

徐氏志錄卷十六

三

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
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
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
解散以父忬變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敗薦
起太名副使移浙江參政長晉楚泉遷廣西轄入領
同鄉以御史中丞出鎮鄖旋解官歸久之復以薦起
官刑部侍郎少司馬尋擢大司寇世貞自尚書郎歷
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吏事
猶精絕都下盜劫縱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

四者。安承之。世貞曰。彼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某所。請械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髡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君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髡而肥者。且暮夜寧如此飾耶。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維間。海道宋購之。意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為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

名臣志鈔

卷十六

五

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謂齡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其罪。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矣。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盜首即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黃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不獲。俄有令。

諺間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效。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其所。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諱者在。即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牌。視髮為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鉅城中不得出。而壽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落。邸間崇王賜以櫻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

名臣志鈔

卷十六

五

為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學校。閭某欲貸其死。世貞按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後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世貞會。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

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噉之去。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嘗自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視

觀。舉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豪無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

卷十六

卷十六

三五

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恐於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不問。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閭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

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龍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己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陸公光祖。字與繩。浙之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光祖請裁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

卷十六

卷十六

三五

傷稼。光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光祖自爲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光祖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嘗爲日亭前令。令不時至。柟拒戶慢罵。令恚中柟麗人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光祖抵任立出之。戾戾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光祖持不可。錦劾光祖撓軍興。上置不問。光祖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光

祖皆免發太僕馬少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光祖放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得南祠部郎父之轉儀曹神宗生裕郎光祖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番中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光祖雅有人倫鑑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翰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光祖力爭謂此皆有用才可資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侍郎朱公衡以才地

名臣志鈔卷十六

主

自負南司空缺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光祖升奉常典屬國朱熹孫御史論光祖恣橫內璫某從中構得旨罷免神宗登極起佐南問政歷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祖與大學士張公若正同年厚善及若正奪情徵遺書止之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政折事光祖固請輕折若正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光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若正語塞南御史張一鯤遂承若正言論罷居正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宰時諸

後進皆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光祖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王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光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辛卯夏拜冢宰抑僥倖拔寒素戒闕者無入中涓書時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廷推舊制母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蔽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未

名臣志鈔卷十六

三

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遂稱疾歸丁酉冬卒謚莊簡

名臣志鈔卷十七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羅公通字學古吉水人舉永樂壬辰進士選知清化州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成山侯王通擅興利熸棄交趾檄至通怒髮上指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誠羅生死所耳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敗之踰年而

名臣志鈔卷十七

一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睿皇帝北狩通擢副都御史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衆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項公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扈上北征得忤還歷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詔忠以都

名臣志鈔卷十七

二

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帥往逼賊賊從高馳下我師不支伏羗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忠卽陣斬一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會星宇台中外洶河忠堅不爲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於是堅壁不復戰相持百日賊稍急時單騎巡賊壘諭禍福諸酋從日相率來降滿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烈誘使內應虎烈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急擊下石城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召還仍協理院事馬端肅每語人曰土達驕

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六王。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李翦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安殺致干天和。文章論奏。忠疏辯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憤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殺殺慘酷。甚于流徙。豈出早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功。開殺數不符。不宜陞賞。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甫王彪就擒後。李翦子王洪。燃燼煽禍。遠近荼毒。臣奉命總師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參將王。信

等。屢奏。倡。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千。籍。雖。有。之。然。古。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揚。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月。溢。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翦。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殺。反。加。叅。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遣。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君。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民

沸騰。及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憲以之諒。卽以文代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及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奉入報聞。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俄以汪直搆落職去。久之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謚襄毅。

太保余肅敏公于俊

余公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城中水饑。飲輒病。子俊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號曰余公渠。子俊又鑿

卷十七

五

山開道。瀉斤鹵。灌田千餘頃。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禕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焉。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子俊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釐陝中。人有任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教軍士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焉延

卷十七

六

慶爲寧夏爲甘肅。延慶故內地也。國初并虜。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正統初。稍渡河。殺掠吏士。厄於邊陲。不得逞。乃悉衆。踰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饒水草。蓄牧入屯。聚不散。自是虜居內。而我延寧列屯守禦。及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岩堡。兇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縋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峁。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累累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若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乃休士教耕種。圃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隱然號西北重鎮焉。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能及。子俊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嘗欲推榆代

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撫寧夏亦浚濠築塘繕亭障有功而鈞陽時亦撫陝西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附陸完 彭澤

王公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以曹郎歷藩臬武宗時拜兵部尚書瓊爲人多計策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

春申志鈔卷十七

七

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鐔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嫗掠充食封事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寧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擊敗之贛州盜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平賊逆濠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

反已執之亡何守仁襲執濠時都督江彬得幸瓊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與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賄職中人嘉靖初言官列瓊奸狀逮詔獄戍遼左虜大入陝殺掠吏民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人剽掠商以是絕不復至請外修壘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塼既阻牆不得進商乃復稍稍來邊人以配楊一清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議哈賓事相

春申志鈔卷十七

八

予看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舉進士擢御史累遷兵部侍郎霸州盜劉六劉七起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詔逮下獄庾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將襲擊大破之揚虎死賊分爲兩一由蒙城太行流劫河南帥曰劉三趙風子衆猶盛都御史彭澤帥秦兵復破

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拜副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檄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義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願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殺虜以萬計趙鏖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徵賊而賊隨處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溪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

卷十七

九

復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韃厄關險不得通度河南嶺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退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彥名名餘黨溺水死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鄒本恕尚書洪鍾擊破之且平餘黨廖麻子後起勢愈熾鍾不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隘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

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購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仍理都察院先是王瓊素忌澤勇畧而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上寵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且醉微挑之澤卽嫚罵錢寧奴才壞天下瓊且謬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土輿番奪哈密城金印廷推澤經理澤寧畏兵自使使詣土輿番子繒幣二千銀棹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輿番陽許諾澤帆奏事平乞歸澤歸而土輿

卷十七

十

番薄肅州將軍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諫得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輿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輿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逮下獄永陵卽位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輿番

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周輪戍天下。究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胡公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弘治十八年。應詔陳言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

名臣志錄卷十七

上

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廣西太平府。太平遠惡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黠好亂。先太守多難之。世寧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太平酋豪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世寧密授方畧。趙元珪擒濬來獻。元珪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蓋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卽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撈見太守。太守爲識年貌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擢江西按察

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世寧以兵備從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賊衆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時寧王宸濠陰結羣盜。規不軌。世寧疏論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愈無忌。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庶治安之效

名臣志錄卷十七

上

可尋。崩解之亂可息。然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員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不爲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將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必至人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辜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

得復護衛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羣議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行事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

卷十七

主

政務尊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私交罔上廢法更宜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 文皇帝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家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減死戍遼左宸濠反起世寧戍籍拜僉都御史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 世宗仰位遷兵部左侍郎

南京工部尚書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乞歸嘉靖九年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在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區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薦賢才劣仕以為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世寧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初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至大臣欲縛牙木蘭易哈密世寧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

卷十七

十四

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二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囑明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為合難久我大震威累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吳施儒揚必進及九疇將皆報聞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世寧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係附有奏議。若干卷。行於世。其子純。肇慶知府。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世寧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材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公哉。材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問大異之。顧材官非能曉此者。詰知其故。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主事。繼跪曰。疏入。

卷十七

五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周公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武廟數濟幸。金為給事中。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本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為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煥請誅。

卷十七

六

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眾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數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不可。時卒從金議。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時鎮延綏。愕然。踰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靈使之是。絕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殺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歡呼叩頭退。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眾心。金數爭之。不得。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鞭之。眾轟然散圍帥府。諸屬奔竄。泣告金。金曰。吾在若母恐。仰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

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言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搏頰叩曰。公定生我。始解散去。自金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金再撫保定。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其定。巡按李者有疑疾。臥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金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被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金復上章力辯。竟黜御史。復以

李東志鈔

卷十七

七

都御史出鎮淮楊。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改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乃決從江之議。以錢維舟行。如期葬承天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客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書有晉人風骨。增

太子太保謚襄敏

都御史馬公昊

馬公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復謫判開州。何蜀盜藍鄆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聞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親爲教閱。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

名臣志鈔

卷十七

本

中喜以爲兵起未有。昊曰。此尚未見大敵。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帥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遷副使。治兵川東道。時賊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創臨清市。空其民乃可。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耶。獨治兵自如。未幾復反。集衆至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

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

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為帥吳

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反失便

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

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

自西海犯松潘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

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均焚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搆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

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

據泉口而開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悉

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

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

勝逮下獄死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名臣志鈔卷十八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韓公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累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

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

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

少安英宗復辟召拜大理右少卿右僉都御史協

理院事錦衣指揮劉敬坐飲石亨直房論死雍抗言

律意結交亂政為奸黨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

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累日夕今不坐獨

坐敬何也敬卒不死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大起拜

都督趙輔征夷將軍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衆議

欲分江西兵從庾嶺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

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鬪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

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

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水

廼分兵以趨。未分兵，勢弱，趨未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部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自古未易求寇，不可以禮義諭，惟戰勝是戢。叔放子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剽速，不尚巧遲，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督大兵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久苦賊，今日幸遇天兵，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雖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悉力拒，不文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上制詔卽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巡撫開府梧州，雍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引疾乞歸卒，謚襄毅。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公又洞

達飢爽，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鷹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摘詞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陶公魯字自強，鬱林人以胃監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今尉刻見上官，獨昏睡不醒，大藤峽諸賊起，都御史韓雍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一日顧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湯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搃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耳，最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督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客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時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

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輒駭避。遇卽叩首乞生。幸不死。竟無抗者。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程公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七年進士。選給事中。吏

部

四

科。景帝時。虜犯京師。信監軍守西城。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失利。鏜惡呼城門求入。信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鏜戰必效死力。虜逼城。鏜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廷議奉迎上皇。有募千戶者。投密書高穀。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上。卽中不報。天順元年。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

本傳志錄 卷十八

五

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奇惡。請馬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之。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先是四川貴州山。邵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又據大壩山。哥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信兵部尚書。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茫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校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會貴州川雲軍俱至。賊驚散不支。俘斬過當。賊侵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剿。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茫部

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以兼大理卿七年春無雨雪信應詔言其事可更張者四其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以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頽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十年卒謚襄毅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信顧不肯曰刑賞天子大柄顧聞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

敏政

卷十八

六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廷瓚

附朱英

鄧公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貴州程番府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雜聚廷瓚悉心規畫榜諭諸夷咸受約束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累苗久叛廷瓚決策征勦賊首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守惡虜患侵田奪貨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惡消除非大更張

無以保境安民始設都勻府一獨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左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時羣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討平鬱林川雲鑑大桂諸寨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廷瓚斬獲首惡餘悉解散歸

卷十八

七

太子少保童公軒
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為御史歷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入復業者十五萬家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童公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軒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憲廟踐阼軒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資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

求也。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實其直。貨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灾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軒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羅拜乞生。悉慰遣之。賊旋復叛去。軒偕鎮

本朝志卷十八

八

巡三司。分兵勦捕。斬獲無算。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軒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改政事。督雲貴學政。召拜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戎

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弘治改元。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軒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踞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言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事

本朝志卷十八

九

下所司議行。甲寅。進南禮部尚書。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以計曹郎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晏章盜互起。執參政趙士賢與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華林賊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按得其衆。縱使還。奇愧感。復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復大破之。境內遂安。俄而姚源王
浩八復叛。承勛從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
下共劫會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
白承勛在。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
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北降
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
域。密邇奴兒。千里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
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
是使別將馬康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勇康福
分三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斧鉞。先士卒。不
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
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
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
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遣之。承勛與
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
忤。久之。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莒部相仇
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驚。報旁午。

卷十八

十

卷十八

十

承勛晝閱夜譚。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應完食爲露。
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禾
衛千五百員。騰壤衛兵及各監局。日後數千
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名臣志鈔卷十九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侍郎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正統元年督山東學政王振問閣臣吾鄉誰可爲大用者皆薦瑄遂召爲大梁卿閣臣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者耶竟不往振銜之會有指揮某死

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禁妾勿得嫁妾

十

因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爲辯寃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誣瑄得賄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縛詣西市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向廚下大哭振問何哭僕對曰閣將殺薛夫子振遂意解傳詔赦免六年薦起大理寺丞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竣

轉左時曹鼎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居家八年卒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謚文清從祀孔廟

聘君吳公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少讀伊洛淵源錄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謝去舉業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閣諸錄足不下樓者二年天順元年石亨疏薦與弼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善遂勅遣行人聘與弼上復問南

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又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上命與弼前與弼請疾歸山上曰官寮優閒不必辭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何爲不受職必欲歸山當俟秋涼亦不固留卿爲朕論此意南陽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

去與璽書。今有司繼果終其身。與弼陳十事。表謝歸。與弼風格高邁。曾次灑落。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白沙嘗以周易疑義來質。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白沙如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 附陳真晟 胡居仁

陳公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再上禮

卷十九

三

部不第。成化三年。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文。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微茫。聖學信非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骨髓。文詞固糠粃。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無激羣芳。持此木鑽杲。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

卷十九

四

適育德。與公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脫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願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廻狂。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起。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受翰林檢討。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殊矣。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獻章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書益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賸泊脂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

心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林氏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口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始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剝夫。漳人也。入稱陳布衣。年十七。八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爰歸。自是不復事

舊唐志鈔 卷十九

五

科舉。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至一二字。則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關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旣而奏臨川。就正康齋。質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爲至臨川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

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學于康齋。以至敬爲要。因名敬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

尚書湛公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乙丑會試。第二名進士。高等。選擢編修。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

舊唐志鈔 卷十九

六

不遽與言。嘉靖初。陞侍讀。南京祭酒。刻心性圖說。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若水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鉢。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爲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明。萬

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卒于小陽洞。年九十五。

心齋王公良 附子璧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有良始授學讀書。久之。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良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良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賀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

七 龍志鈔 卷十九

越時時造越中請質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匿車勸止。番一月。反良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及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或勸之著述。不應。晚作物要旨。子璧復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爲東崖先生。

名臣志鈔卷二十

渤海吳孝章李子鈔

吳中偉生白開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吳雲

王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戊戌徵詣金陵。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上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十 龍志鈔 卷二十

丙午。陞同知南康府。丁未。召議卽位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皇上聰明神武。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又阻聲教。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且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元綱解紐。天兵肆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龜

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意猶豫。為改館。會元使脫脫至雲南。覬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禪民間。後竟被害。于紳奏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勦哭記。建文元年。贈翰林院學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自禪始。正統六年。改謚忠文。禪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洪武初。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升刑部尚書。出為湖廣叅政。七年。遣使雲南。會獲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上釋之。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謀說誘雲。

忠志錄卷二十

令胡服辯髮。詐為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叛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孫公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寧庶人蓄逆謀。多輦金璧。通朝貴錢寧。藏賢等。幸有變。又劫持省臣。日恣橫。燧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時南昌洩河。謂庶人旦暮且起。諸省臣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為。

聲勢。燧旁盡庶人奸黨。一言動輒告庶人。燧知庶人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出為之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又開南康安義。鄉為縣。又請勅湖東道分廵。兼理兵備。與饒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撫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燧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宸濠

忠志錄卷二十

使其堂途要之。不得達。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副使許達。調兵勦之。賊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同。燧曰。安得有密旨。遂不屈死。後宸濠首遣妻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王公守仁起義兵。宸濠遂敗。嘉靖改元。贈禮部。

尚書謫忠烈

尚書許忠節公達

許公名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選知樂陵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達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挺隨賊向行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陞山東按察僉事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達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不然之然亦重奇達凡規防機宜悉與達議宸濠反執孫

尚書志錄卷二十

四

公達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得輒無禮遂大罵宸濠并縛達達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罵賊不絕日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

學士劉忠愍公球

劉公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翰林侍講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球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球死地未得會翰林修撰董

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遂酷考璘誣服球為畫此疏矯旨逮球當朝梓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球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正統末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鈺俱進士

尚書章恭毅公綸

章公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儀制郎中懷獻太子卒御史鍾公同諷禮部請復沂王東宮禮

尚書志錄卷二十

五

部大臣昨舌曰作死綸發憤具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壹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疏入上大怒下詔獄炮烙煨煉迫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并逮鍾同廖莊同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綸銅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

綸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成化十二年。請老。卒。特贈尚書。謚恭毅。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日總裁劉定之。定之曰。奏疏。晉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為大。不若此。奚書。孟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大理寺丞鍾恭愍公同

鍾公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為監察

大臣志錄卷二十

本

御史同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遂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疏入。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不死。六年。又杖闕下。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錄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中。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莊

廖公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景帝時。為南京大理少卿。五年。下詔求言。莊上疏。仰唯。上皇被晉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見皇帝鑒。輒求復。薦舉。未報為意。幸賴郊廟神靈。六飛南歸。臣遠臣不達國體。不知萬幾之暇。曾一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教友愛之情。否也。臣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伏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多至今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咸。上皇兄

大臣志錄卷二十

七

翁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特念天顯。時為展謁。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以篤親親之恩。仍令羣臣得以乘時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彌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

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心。矣。疏入。晉中。明年。章鍾二疏入。上并逮莊杖午門前。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改南大理。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莊任性易直。然好剛尚氣。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莊雖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好在謝賓客。諸遂知為懷狎。至卒時。無以為斂。衆率錢相裒助。入始信莊廉靖。其濶達天性然也。

按察使楊公瑄附子源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

御史印馬圻內。疏劾曹石。怙寵擅權勢。奪民田若干頃。既還京。羣宰連見。瑄約諸御史。班劾二酋。先有洩語。二酋者。彈章入。上怒。詰瑄。瑄與御史周旋。且誦

且對。歷陳二酋罪狀甚悉。下詔獄。坐死。尋從末減。成達東鐵嶺。赦還。或謂瑄宜詣二酋謝。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茂陵即位。陞浙江按察副使。修築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委馬堤。郭衛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卒。官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

角。及心中。日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

九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吏目鄧公智

鄧公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湯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弘。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

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王之。疏人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鼎劾萬劉升萬等。去劉募御史魏璋。疏論罷等。妄言朝政。并下智。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智書詞曰。智。今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遂坐妖言惑眾罪死。

大理少卿黃公輩

黃輦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車駕職方郎中。正德十四年。上南巡。公卿交疏不聽。輦曰。上巡遊。紀綱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為支語。恐上不悟。遂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主靜立人極。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臣下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

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陛下無成。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母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虧損盛德。貽譏萬世。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泥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威之乎。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親暱之羣小。固欲陛下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

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而休戚之不相涉也。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贖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征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簒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爲之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陽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猶至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

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乎伏望陛下將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晉意。時車駕員外郎陸震見輦疏。即辟已疏草。署名同進。疏入。縛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輦體最羸。衆咸痛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輦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晉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輦嘗曰。人生仕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顧以此易彼何邪。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抗疏諫南巡杖死。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逾。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

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廢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仲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族。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關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竊。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修撰舒公芬。舒芬字國蒙。正德丁丑廷試第一。時車駕議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大嶽。且適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

完錢盡重為內應人情洵洵芬慷慨疏諫言甚激烈有曰臣痛哭泣血有不忍為陛下言者親王蓄吳導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故造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為刎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芬芬不動復以此沮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上命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世宗卽位詔復官翰林大禮議起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舉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尋內艱歸嘉靖中卒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

忠愍楊公繼盛直隸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為南吏曹郎轉兵部車駕員外郎先是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以聽之而鸞驕且內畏

虜虜請於三邊互市市馬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上與大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驟豪傑效用之心其不可四矣

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餽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其不可六矣伏羌之葬在在有之往者歷於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其不可七矣虜昨深入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半歲而互市終之彼尚謂我有人乎其不可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犖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

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獨諉他部。而我無所攝問。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其不可九矣。太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虜至無慙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召讐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

中國集錄

卷二十

太

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夫人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

憎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憎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至於公卿大夫。知之而不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矣。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石。懸旛各之首於橐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議。咸唯唯。鸞密疏入。下繼盛詔獄。獄具。貶狄道典史。未幾。虜數敗。約入寇。鸞罪至族。稍遷山東諸城令。尋遷兵部武

中國集錄

卷二十

九

選員外郎。是時相嵩最用事。恨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而繼盛旣抵任。之十二日。爲癸丑元日。具疏論相嵩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違。繼盛已抵關門。復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略曰。臣先因諫阻馬市。罪應下獄。鸞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遂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圖報。蓋未有怠

於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寇。惟胡虜為急。在內之寇。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練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其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揄飾之巧。而足以誣言者之非。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其彌縫。又幸於陛下之晉。而愈無忌憚。天心仁愛。屢示災儆。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心不在于君。而背之皆叛也。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奏。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

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其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又無丞相之責。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亦不可一毫上僭。嵩以票本自任竊弄威福。陛下用一人。嵩即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諫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陛下苟有一善。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善。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所進揭帖。刻板印行。名曰嘉靖疏議。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盡取君

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乎。世蕃。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泄漏以故題疏方上。滿朝共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其票擬。某即使所善問世蕃同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金鑑卷二十

主

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表臣歐陽必進為總督。期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門下客御史黃如桂為巡按。遂將孫嚴效忠嚴鵠等。冒兩廣奏捷功。陛所鎮撫。又冒自斬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戶。夫效忠鵠皆世蕃參養乳臭子。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矣。圭得入掌後府矣。如桂得驟遷僕少矣。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偏僥倖作效。倣成風。蔣應奎

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時大同帥張達敗沒。胡虜竊伺。使嵩少有為。國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嵩父子於時嘗自誇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嵩嘗自嘆以為引虎為患。後探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露始互相誹謗。以戕勅黨之跡。而蔽陛下之明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鸞者。嵩也。世蕃也。進賢受土賞。進不肖蒙顯

金鑑卷二十

章

戮。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逮治。求救于嵩。嵩復曰無恐。吾已為密疏保若矣。至於臨刑。知為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也。刑部郎徐學詩以論嵩世蕃革任為民矣。又於考察京官時。逼令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鑾罷黜。夫應鑾乃供事內廷之臣。猶敢肆其報復。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限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嵩世蕃降為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之時。後逼吏部將汝進黜罷。夫汝進言官也。縱言而不當。業降其官矣。其為典史何過可指。而必以私怨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傷陷者。又何限耶。不意考察大典。陛下特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而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失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不論人之賢否。而惟論銀之多寡。故各官之任。亦不以報國為心。而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於軍士。故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故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遍天下。雖皇上屢加撫恤之恩。豈足當賊嵩殘貪之酷哉。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小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殷勤者盜蹶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伯夷

而亦罷斥。守法度者以為罔。彌縫者以為有才。廟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奔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器牢不可破。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何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也。嵩欲塞天下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置五日方上。故嵩得展轉據飾。而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今世蕃將廠衛各官。籠絡委曲。結為姻親。夫既與之

姻親寧忍發其罪狀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厥備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諸進士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圖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仰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各臣書錄

卷二十

三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輩亦可畏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一事欲行者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必先報世蕃故嵩得先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是陛下之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矣臣前諫阻馬市遠謫邊方往返萬五千里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

賊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願優危冒險自取必至之禍哉但臣狂愚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死惟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竊恐將來為禍更甚伏望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今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全國法輕則令之致仕以全國恩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

各臣書錄

卷十七

三

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疏上逮詔獄問王使問引二王益嵩意疑繼盛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為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為主使所為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不常見上非奸臣所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繼盛曰

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徂校。杖畢。下刑部獄。王比部世貞爲奔。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有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獅。董主事傳策。獅疏最爲時人傳頌。

光祿少卿沈公鍊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

香樹志錄

卷二十

无

伉儷忤御史。得調在平。再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又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是虜關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子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見而郭。時華亭公領大

香樹志錄

卷二十

无

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嚼嚙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後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際不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遂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不予貢。次日。六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賊居間。嵩以兔。而其進有時。賄賂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飲欽詆訕。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失

所信吾謀矣。吾即不而也。且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儆之以謝天下。太宰阿。崧。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背歲誼。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誣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傷。視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掛之。入從家。而鍊始有君矣。里長老間知狀。咸大喜。助新祭。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

廉得狀。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悲。以其私人。牽嵩子世蕃所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問。而取君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以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瑒。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連。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太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儆鍊。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三子。杖殺之。而移檄。趙。連。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惡。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襄。言。事。者。鍊

竟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搭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璫。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卽襄。次袁。次襲。死公難。最少子葵。以釋免。

卷二十

三

襄旣台報公贊。推大學恩。奏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審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瑞

海公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遷淳安。令初入署。例有燕瑞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召丞尉。學官弟子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

竟日散去。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木。來藝蔬介。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開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重過淳安。瑞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徵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今甚峻。次及淳安。瑞乃爲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道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

卷二十

重

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瑞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警。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恠矣。甚者。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慘辱臣下。爲薄幸。子夫婦君臣。其言皆痛切。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徐閣之意。若爲動者。留餘月不下。而會。上意有。不可遂下。瑞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瑞直聲。亦遂開天下。何。肅皇帝前。莊皇帝奉遺詔出。瑞還其。

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
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
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貴率相戒毋敢犯。一顯
者緒其門以居。聞瑞至。卽易緒而黜。中人監造者以
八人肩輿。行亦遂減。十六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
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割齒。淤爲陸。瑞斥羨募工。
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
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瑞獨
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

人無逾萃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第侍郎陟武斷
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
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瑞嘗論欲天下治平。惟有
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
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
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
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然瑞竟以
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瑞解官歸里。萬曆
初起南京僉都御史。南吏部侍郎。爲右都御史。掌南

院。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
金以殮。士民哭。瑞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不
絕。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名臣志鈔卷二十一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李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下獄數年赦免獻陵初卽位時勉獲上疏諫疏音中秘不傳上怒甚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觔幾死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名臣志鈔卷二十一

上恨時勉言讜觸仁考怒今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

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械復其官正統三

年陞國子祭酒初時勉與陳敬宗同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時勉

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勉

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王振憲時勉守正構時勉荷校國學門諸生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奏闕下者數

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齋滄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爲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忤旨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敬宗

陳公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中爲南京國子祭酒敬宗美鬚髯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

名臣志鈔卷二十一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

成德是時警宗之政肅於朝廷敬宗故善飲嘗一夕過劇兀坐喧類中人伺敬宗見其拳握最謹其矜敬

如此敬宗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祭酒有聲世稱南陳北李

景泰元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都御史軒公輓魏驥都穆周新夏寅

軒公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上嚴冬忽墮水援出乘被坐有司惡進衣却去徐

舊衣乾。始服之去。按察浙江。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晉飯。飯唯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遣喪卽行。僚屬尚未及知。天順初。輓爲刑部尚書。未幾請致仕。陞辭日。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行。僅二竹籠歸家。是汝乎。公頓首謝。上復賜金爲道路費。尋復召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

臣志錄 卷三十一

二

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同時有吏部尚書魏驥。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歷位冢宰。卒年九十八。謚文靖。又有都御史都穆。天台人。永樂三年進士。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歷官三十餘年。歿不能斂。又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規有成。爲錦衣。紀綱中傷死。獻陵每悼愴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又有夏布政寅。莒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監司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言。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

此身一敗三可惜。

都御史顧公佐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歷御史。按察兩京。尹通政使。宣德二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上問廷臣。孰可掌憲者。東西楊以顧佐對。遂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佐考覈貪淫。不律嚴監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奸吏犯科者。摺奏佐受。隸金松遣歸。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

臣志錄 卷三十一

四

西楊閤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新。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豈足貴乎。上怒。欲下吏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謂有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頻首謝。佐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礫清西市正統二年
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

少保林莊敏公聰

林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
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於高穀者胡濬王直
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
且止聰疏言直濬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
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捕
之慧牙只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

名臣志錄卷二十一

五

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
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
矣聰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
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聰議聰彈劾朝貴無所屈避
王少保喉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
近地下廷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
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懼
耳上聞意立解聰復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後辟
陞僉都御史掌南院又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

年卒贈少保謚莊敏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楊公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歷陞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守陳
擬南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奎去南
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
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
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
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

名臣志錄卷二十一

六

周亞園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常取王安石說遂
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
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守陳嘗言國可滅
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
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
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宜政
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
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
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彭公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中。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覲，僉都御史入院，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韶屹然持正，不為吐茹。有外戚冒賜額奪民田，勅韶即按頃畝，韶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釋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為恒產，不復

卷二十一

七

增料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害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為彭韶所持，今朕負朝論，奈何？又為請耶。成化十四年，為廣東布政使，薦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章春，矯稱進奉，紕施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舍

卷二十一

太

為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幃帳，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韶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為色愠，芳從旁言：韶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止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泰陵即位，召為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勅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果帥，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韶理鹽法，公繪蜚海貪人，晒淋熬負，罪闕朋黨之苦，節為八圖以獻，尋召入為吏部侍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張聚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第一，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

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已督學南畿，成化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會倖闖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王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直，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擢廣東布政使，市舶公鹽章眷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瑄發其贓貨鉅萬。

卷五十一

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瑄，眷誣抵選，黨比高瑄，和同貪墨。上遣刑部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往勘，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榜拷聚，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污我公。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出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逮錦衣獄。選行至南昌，疾作卒於府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

卷五十一

十

謗上疑於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却走於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鏤金而毀可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瑄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覷，污穢清節，煢或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以小吏誑誤，爲選罷黜，眷妄意臣憾選，厚賂陷臣，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依傍眷誣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詰奸刑暴，安取此輩？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銀守弘治初。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

給事張公寧

張公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落第。許其考官於

卷三十一

主

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裁曹石乞請事。上以是知寧。朝鮮毛憐仇殺。內降遣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遼東奏至。勅使臣取便進止。寧時至遼陽。拜勅言。君父東顧。敢自便乎。竟至朝鮮致命。茂陵卽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爲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悅。皇太后生辰。設齋醮。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給事中王徽

等。諭南陽戍邊。寧復申救。以故諸大臣公益忌寧。廷薦寧及岳正。清黃侍郎都御史。竟陞寧知府汀州。寧至汀。有惠政。先是寧爲給事中。才高。不屑下人。人以故。輒挫公公。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寧慷慨直道。重瞳屢同屬意。大用。銜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養高林壑。孤踪無玷。法書繪事。爭相傳寶。所著有方洲集若干卷。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潘禮

胡拱辰

王琦

陶琰

卷三十一

主

公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累官都御史。掌南院事。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繡屏君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大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不邀時譽。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卿人請卹其家。繡才

節操履無讓。賜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纓。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

卷二十一

七

僦。不能起。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爲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卒之日。貧不能葬。妻子不免饑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提學御史顧潛。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終副都御史。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白首清風。嶮然不滓。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

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自奉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筍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

御史陳公茂烈

陳公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爲吉安推官。有聲。陞監察御史。服素袍。騎牝馬。身若無官者。以母老。乞終養。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盞。妻子服食糲糲。女適彭惠

卷二十一

七

公孫輔。嫁具京薄。人不能堪。公泰然自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疏辭不允。茂烈卒。無子。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傅公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正德六

年陞禮部尚書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
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
大慶法王下院珪伴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
並至尊書奏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
亦竟止寵伶滅賢請改牙牌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
優敢亂 祖宗法耶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
陸閣總軍容征又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
曾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
日熾以冒功者冗賞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

卷二十一

五

郊圻肺腑間民驚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
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
有旨令致仕辛卒嘉靖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劉公麟字元瑞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弘治丙辰進
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亂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麟
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
除刑部主事出守紹興逆瑾嚙麟不修謁撥郎中時
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麟曰勒苦諸君吾治不

連前劉家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歷
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麟容白
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格刷回司之財貯
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麟意賜
庫名曰節慎實自麟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
多清典式不受覈麟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
中貴人用此喻公會請罷遣織造忤 旨勒致仕麟
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
之壁命曰神樓太宰李默言麟儼居漂陽嘗進門

卷二十一

六

候之麟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
又二十年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
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年八十有八
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按察副使邵公清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領鄉薦以學職薦授
監察御史威曉張廷齡奏人負緡錢得 旨追給清
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耶七月按鹽長
蘆兼理河道盡逮諸姦豪倚威宦為宿者論如律權

倖及中人多不利清逆。雖構連清榜午門下家人泣。清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爲。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誅薦起雲南僉憲左江兵備。數十書乞休。補廣西。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籌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丙午秋年八十而歿。

名臣志鈔卷二十二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姚公伯華

姚伯華者。浙桐廬人也。元末兵亂。奉父母匿閭原山中。倉卒爲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往。伯華尋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死久矣。伯華裹以絳紬被。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墓之右。用木錐空土穴。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

卷三十一

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三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鳴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伯華三子八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

孫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孫惟中

孫孝子惟中。徽州昌邑人。海寧州吏目。父卒。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曉。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顏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劉亦居望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王公原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徭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躬耕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全活。勿復相念。遂出不告。所之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苦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去。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止之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大號。遂與母別。初去。泳鹿。轉東行。將徧齊魯。

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入。問原。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

此原曰。文安人。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爲爨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不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孥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力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昔

憫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未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間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歸公鉞附於子繡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鉞由是失愛父提鉞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太倉娘譏議數鉞不休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共鉞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復相詣曰有子不居

卷十二

四

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鉞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貶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鉞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鉞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鉞少餒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鉞族子繡字華伯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敘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

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崔孝童鑑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新聲佑聞而悅之遂番與居鑑母王嫌非類每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詣於佑佑每被

卷十二

五

出窺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熱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宅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罵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墮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

置諸理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臚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大司寇廷尉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

員外郎杜公環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父以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

卷三十一

六

元今安慶守譚敬先故允恭友蓋往依之母如誓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入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鸞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辯識母雨行至環家衣甚縷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母問其

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歸環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環為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顧其所為勿以因致與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

卷三十一

七

環與建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

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李公疑

李疑字思問，金陵人也。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費錢數千，否必詆訴，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眴眴未瞑，卽與棄之而敘其背。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疑居通濟門外，授里中子弟經，得粟以自給，不則人推人休咎，食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

卷二十二

人

部得疾，無它子弟，人始之不肯舍。杖踵疑門求假，榻疑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者屢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沒矢汙衾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不能復生，無以報厚德。」爰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爲取之。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加封識焉。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書召其二子至，疑發棺，并取囊金。

按籍還之。二子以米餼，卻弗受，遣歸。平陽耿子藤，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髮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嘆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遂俾婦邀以歸。產一男，踰月始辭去，不取直，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

葉公伯巨附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爲人介，不

卷二十三

本

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伯巨子弟伯巨得平遙縣，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上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煩。」其論分封，謂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兼城跨邑，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逮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爲縣

諸生嘗侍其兄士原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繫獄中時天子方怒空印事為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顧莫敢諫適星變求言士利欲疏論又之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

卷二十一

十

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令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從來久遠而不足深罪者也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犯法

者無所怨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甚急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其書既成欲上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怪問所苦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

卷二十二

十一

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問也丞相因御及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孝子世民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自給愿而弱與族子之悍者辭狎而口語相失也族子倚之墻築其脅傷困卧且死撫世民曰死奈何時世民

在雅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慘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辱有汝母，何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捐族子之腰五十畝，償世民曰：以爲若死生資，不則吾曹力能屈若也。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世民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毋食饘遺也。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稽其數，市金而封之，扁固之，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補博士弟子，以

卷五十五

七

主女。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視禮之亡間，每有召宴，則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曰：脯菜若干，漿粥醢醬若干，爲饌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卽母亦意且忘之，其養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旦，卽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尊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冷工所，鑄一利刃，已厭其薄，不任，棄之，復爲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宅山之姻家飲大醉，童子掖而歸，至無人所，世民前擣曰：

兄何自醉若此？族子曰：吾飲某氏甚樂也。弟何之？世民指其傍山僻，曰：母老矣，先隴陜不受歸，而茲山有當於青鳥子書者。兄試爲我銓之。族子蓋素挾稱其術者也。世民謂童子而進我山之址，而吾掖兄上，旣上，出袖斧而揮之中項，踣族子呼累曰：殺吾耶？世民哭曰：嚙令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友之若姑往，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繫其首而下。俄童子尋替至，世民叱曰：吾所以不借避，近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矣。歸至首於

卷五十六

七

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其母曰：弟今壯可養，不孫不鬼，餒矣。疾趨至縣令所，出袖中牘，謝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畝所出也。又出其它鏹，如干曰：此飲讐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民悲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囚所以來償死耳，非斬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妾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某實爲之，兄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世民養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繫於麗譙之上。飲食

名臣志鈔卷二十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詹事會公祭

會襄敏公祭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祭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開得如會祭否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章想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

新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自

卷二十三

當世卒贈禮部左侍郎

撰康公德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狀元及第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竟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則啜其醜其下食糟醉焉耳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裏得文王也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也耶君

予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海在史館凡三年諸著作必宗經而緯子史以宋人言爲徑以唐爲巧以秦

漢爲伯仲海固與逆瑾同鄉瑾苦交海不能却瑾敗海遂廢海放情詩酒中原論風流者至今宗之海猶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

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

卷三十五

功公慎

慎字用修蜀新都人數歲時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語父廷和大奇之辛未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武皇幸宣大榆林諸邊慎疏切諫不報辛巳世宗卽位癸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以黨草付之判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十五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

昌衡時年三十七，慎嘗有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然諱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道，遙篇中溪半谷池南。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戌所，年七十二。穆宗皇帝卽位，追贈光祿寺少卿。

副使李公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

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外戚張氏怙寵

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

卷五十三

三

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謝

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罪，

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陛

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

廟召見本兵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

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

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

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文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

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不相能。岳疑夢陽傾之相訐，奏夢陽間任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輅、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副使何公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十五舉鄉試第三，弘

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逆瑾用事，上書政府，言宜

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授

夢陽遭江西之訟，衆莫肯爲明者，景明

卷五十三

四

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義子不當

不當寵，疏入，晉中錢寧欲交驩景明，持書求

題，謝曰：此名書不可污，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陞陝西提學副使，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

何氏集及雍大記。

考功郎薛公蕙

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嘉靖中，調吏部主事，歷考功司郎中，蕙初爲刑部

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大禮議起，廼撰爲人後解。

爲人後辯。奏入下獄。久之復官。尋爲給事中。某構其罪。坐罷。其所著有西原集。老子解。

山人孫公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目閩戶獨居一室。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茹。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淦蘭桂兮薜。虎豹兮從蛻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

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

卷十三

五

云一元於世俗物無所好尚。獨喜爲詩。詩。

人音節。凡感佚興會。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

以寓之。詩而發之。以豪縱恣肆。而時出入於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時。自以爲奇絕。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迂遇石州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揚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

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卷十三

六

名臣志鈔卷二十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知府方公克勤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起家濟寧知府。洪武初，詔民開廢闕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情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

田，與民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析為三等，書吏不得並緣為姦。歲暮轉戎衣于

卷二十四

民舟者，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破產十人。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

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克勤奮曰：民困不敢

為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書。仰日詔罷役。凡民有獄訟，大者答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先是，克勤初

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

雞犬散被郊坰。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

轉輸于前。克勤依序酬決，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

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

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漲數

尺，舟遂去。克勤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郡最

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

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田近名必立威，威必

不忍為也。府庭不陳桎械，懸韋轡楹間，示無

威。吳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

其名，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

口之謫，戊江浦，尋卒。克勤孝友，備至。交與洞

洞，列某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

大謫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為不知者。

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其畏慎如此。

知州吳公履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

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屢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

其情偽，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

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微調召大姓坐堂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
梗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
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省辱之玉成兄子王汝不勝
悲集少年千餘人奪之歸縛瓊輝道箭之瀕死瓊輝
兄弟詣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屢念獄成當
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
爾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屬爾耶曰數人耳曰汝
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
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頓

卷二十四

五

乃捕操番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
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
輟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令怒欲逮
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劓之而往捕其餘民大
駭屢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
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
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
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乃得已
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怪以為神至

奔走祠之屢罪神巫十人投其王江中為丞六年而
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
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為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
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勞縣兵捕
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
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為逆用兵未
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為農
務奔相告勢危甚屢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
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

卷二十四

四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
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
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履為吏
不求威名以愛利為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
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
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
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為愛已擢知澧州二年謝事歸
將行辭其交翰林學士宋濂濂戲謂履曰若願受長
著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

之。源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灌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圍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

高皇帝克武昌，灌詣軍門上謁。上與語，比征以經歷贊軍，也擢寧國府知府，興

卷二十四

五

所疾苦，抑兼弁，創戶帖，嚴戶口之欺隱。

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尋卒。

知府况公鐘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令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語於是諸僚皆

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吾不能如閭閻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

卷二十四

六

愚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

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服栗不敢辯。鐘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顛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鑿為吏出，倉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宇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

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懼始尊簿得民
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
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
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
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
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
甚簡易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

百獲收以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
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

卷十四

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強禦
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耀然度量廓如也
辭數十輩卒無繼者

知府徐公咸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海鹽人正德辛未進士初守沔
陽沔屬兵燹後民嗷嗷待殍咸撫輯重養區畫中理
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教之引渠灌泉
略倣吳地播種之法民賴其利移守襄陽郡有妖民
倡左道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餘黨悉爲解散罷

守歸屢徵不起其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
有東濱三稿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侃

唐侃丹徒人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
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
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攜妻子獨與一二
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知山東武定州一
葬承天道出東德州主官覈民間財甚鉅

不給侃曰以牛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

卷十四

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

辦者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
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令
中指指示之曰吾已辦死來錢不可得也諸閭閻賄
視莫能難於是諸逃者皆被罪侃獨受旌所居官率
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
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病卒貧不能殮部尚
書及諸僚賻之錢乃克歸葬

知府徐公九經

徐公九經貴溪人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笥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詰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照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用印內柬中九經援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戎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諜必誠循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尙論使

卷十四

九

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弁簪不止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答之終不遣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多自引去居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

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篋有廢園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秣蔬果鑿池種魚間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官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援故實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者恤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然歲侵其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

卷十四

十

九經曰今流亭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積九載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番定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

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聚忍則不爭。九經居恒不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其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象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

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督炳圖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

卷十四

十一

以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嫖不敢發圖分爲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蠅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倖臣趙文華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送送恒出境外幣餽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涉邊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無何致仕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

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官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疆無恙也。至年八十五始卒九經家與少師夏言同里召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言道被逮九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夏從檻車中間得之爲感泣然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卷十四

十一

名臣志鈔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吳孝章撰孝章字平子嘉興人是書前有天啟癸亥吳中偉序謂其鈔鄭曉吾學編王世貞四部稿而稍節之然如孫一元傳乃殷雲霄所作則亦不全據鄭王矣所錄始於洪武迄於隆慶凡一百五十三人卷中有自爲贊詞者如李善長傳末是也有襲弇州史稿者如湯和傳末是也然若劉基與李善長同卷而贊詞獨不及於劉馮勝傳友德藍玉同卷而贊詞獨不及於馮藍則未知命意之所存其所載事實頗爲缺畧而徐達傳之附增壽李文忠傳之附景隆此自史家備詳世系之體若惟志名臣烏容及此至于謙傳之附石亨益無理矣中偉序全仿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例行以韻語殊乖體裁謂之不善學步可也

孝友傳二十四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友傳二

十四卷》提要

人
然意有所通於物雖田以
老稍知孝者讀之無不教
憾然以爲不可到而振揭霄
壤震聞今曩之德之業皆若
花果之綴于黃時衰更事而此
黃常周于技輿之內蓋黎
尊翁惻惻先生至性過人遠近
師表生平以孝炙主教黎眉不
遇述過庭主語以先大之耳
天子神聖以孝經小學倡明學宮
函致鍊才士于實際此書自應
尊行寓內教以休明假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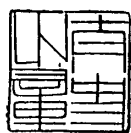
原缺第一葉

人扶鴻濩之秘銘日出之鄉而氣
孝受托之始譬則井植生梓而
溝植生條枯菴直月日事耳何
則是狂生而無其本者也則是
書安可不讀矣

賜進士第

孝友傳卷三

徑還展書官翰林院編修承事
郎林增志題于金臺玉署



孝友傳後序

郭黎眉爲太沖中表尊行相知共
事家久每服其神姿睿徹意味遙
深蚤皈依大乘出世入世一法透
悟無碍數年前善過一刻爲中下

後序一

根砭救菲鈍如太沖得奉以周旋
恒有愧於多過則恒有愧於吾黎
眉也昔人說訓子何不教他讀孝
經論語免使學嘲風詠月汙人行
止三渡斯言使人增歎黎眉尊公

蝶棚先生耆德碩學人倫冠冕克
追其先有道之遺烈惟以孝友倡
其鄉人人亦不言而喻當世名流
蒞茲土者恒矜式之先生性不好
名亦不言隱每喜與愚父子作切

後序二 一八

近語謂家庭至性人生當盡之事
無以過人今歿少久而追思者不
衰蓋先生之孝友即黎眉之箕裘
也世衰道微人以聲利為學不復
知有根本之業設古人生於今當

不知如何惶駭凡屬有心安得晏
然而已故著書一事非儒者所急
務獨著有用之書為人倫樹軌聖
賢立心者此亦至心賞慕者所不
能但已者也於是黎眉子繹其先

後序三 一八

德有孝友傳二十四卷

皇明孝友傳八卷將行於世孝經論
語善於詮性此書真善於詮孝經
論語愚竊謂此書直可統括二十
一史務切近者當不以為妄言近

日吾友江邦玉留心砥世有考經
集刻誤屬吾序吾謝不敢以聖人
之書非後世末學所得謬贅若吾
輩有心於聖學追芳躅而勵獨行
則直將呼昔人而質之若聞其聲
後序四
若見其形易地設心斷然不疑者
矣
癸酉冬日後學吳太沖頓首序



孝友傳目次

卷一

殷

泰伯仲雍

伯夷叔齊

周

周公旦

君陳

魯公伯禽

尹伯奇

卷二

孝友傳

目次

列國

潁考叔

衛太子伋

附弟壽

晉太子申生

晉公子重耳

秦康公

魏顆

石奢

吳季札

伍尚

孟獻子

孟莊子

卷三

列國	孔子	仲由
閔損	顏回	
曾參	高柴	
卜商	<small>附言偃 孟懿子 孟武伯</small>	臯魚
顏丁	少連大連	
孔伋	樂正子春	
韓伯俞	老萊子	
孝友傳	目次	二
卷四		
西漢		
石奮	<small>附石建 石慶</small>	金日磾
韋玄成	丁蘭	
于永	董永	
郭巨	王陽	
原涉	劉紆	

卷五	東漢	
蔡順	劉平	
趙孝	王綝	<small>附兒萌 車成</small>
江革	淳于恭	
杜林	鮑永	
郭丹	許武	
張武	魯恭	<small>附魯丕</small>
孝友傳	目次	三
伏恭	劉茂	
樊儵	古初	
班超	丁鴻	
廉范	姜詩	
彭修	韓稜	
鄧彪	陸績	
毛義	黃香	
劉愷	馮豹	

卷六

東漢

周磐

李充

薛包

虞詡

戴良

蘇不韋

孝友傳

目次

姜肱

李曇

申屠騭

陳紀

蔡邕

蕭固 附蕭芝

董黯

田燁

許荆

樂恢

胡廣

繆彤

朱穆

趙咨

四

袁閔

郭恭 附茅容

孫期

孔諶

徐胤

杜孝

顏烏

隗相

顧翔

郭基

張遐

孔奮

方儲

竇章

鄧閭

楊震

孝友傳

目次

鮑昂

田豐

鄧禹

三國

鮑出

王哀

孟宗

夏方

祭彤

衛公佐

韋彪

歐寶

程堅

汝郁

嚴舉

沈瑜 沈儀

五

朱雋

祭遵

徐庶

劉宗

陸績

斯敦

顧悌	陳表
王修	李餘
黃朗	趙昱
卷七	
晉	
王祥	王覽
山濤	李密
盛彥	王徽之
孝友傳	王戎
目次	許孜
	吳隱之
	顏含
庾袞	王延
孫畧	何琦
劉殷	范宣
王談	司馬芝
來虞	李信
卞珍卞肝	附李宜伯
夏孝先	

嵇紹	孟陋
符表	馮恢
辛雄	吳猛
何曾荀顗	丘昂
	附丘夷
	丘矩
王接	庾闡
趙煥	
卷八	
南宋	
孝友傳	劉瑜
目次	賈恩
	郭原平
郭世通	潘綜
吳達	王彭
丘傑	孫法宗
蔣恭蔣協	余齊民
許昭先	附董陽
	姚吟
孫棘孫薩	附錢延慶
	何子平
陸政	陳遺

秦綿	張楚
丘景賓	臧質
張敷	蔡廓
臧燾	焦舉
謝朓	師覺授
顧歡	袁昂
袁最	
卷九	
孝友傳	目次
南齊	八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附章起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封延伯	附陳玄子 徐生之 范道根 譚弘寶 王續祖 何伯璵 何幼璵
吳達之	附辛普明 何伯璵
韓靈敏	王文妹

朱謙之	附朱選之 蕭敞明
王虛之	聞人曼
樂頤	附樂預 解叔謙
江泌	庾道愍
杜栖	附刻縣小兒 陸絳
張積	匡昕
宗元卿	朱文濟
庾震	魯康祚
孝友傳	目次
謝昌寓	鮮于文宗
顧昌衍	劉璫
劉颯	劉靈哲
傅琰	袁廓之
卷十	
梁	
滕曇恭	徐普濟
沈崇僚	荀匠
	附荀璵

庾黔婁	庾子興
吉玆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紇	劉霽
褚修	阮孝緒
謝蘭	張松張景
陶子鏘	阮卓
李友傳	目次
張景仁	劉景昕
李慶緒	章鼎
蕭修	蕭勵
蕭放	蕭統
成景雋	劉覽
江德藻	陸襄
附江義	
高眞	張稷
夏侯祥	宋瑗

王規	劉孺
嚴植之	庾革
劉苞	袁君正
卷十一	
陳	
殷不害	殷不佞
謝貞	司馬暲
附張軋	附司馬延義
張昭	王知玄
李友傳	目次
徐孝克	徐份
卷十二	
魏	
長孫慮	趙琰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附令狐仕	皇甫奴
附崔承宗	董養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李伯貴
陸印	李德林
樊衡	吳明徹
瞿浩	楊固
楊玄就	
北齊	
孝友傳	目次
楊愔	十二
卷十三	
後周	
柳檜	附柳雄亮
杜叔毗	
秦族	附秦榮先
荆可	
皇甫遐	張元
柳遐	梁彥光
冠雋	

卷十四	
隋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濟	王頌
楊慶	郭世儔
田翼	紐因
	附紐士雄
劉士儔	郎方貴郎雙貴
翟普林	李德饒
孝友傳	目次
	十三
華秋	徐孝肅
陳孝意	朱昌寧
李士謙	李孝子
陳果仁	崔定仁
卷十五	
唐	
陳叔達	岑文本
張志寬	房玄齡

許坦	李知本
劉君良	王少玄
任敬臣	沈季詮
支叔才	附王遇 王遐 盧操
程袁師	武弘度
裴敬彞	附裴子通 宋思禮
元讓	李日知
李迥秀	狄仁傑
李友傳	目次 十四
崔玄暉	陳集原
鄭潛曜	張九齡
梁文貞	
卷十六	
唐	
元德秀	許法慎
陸南金	侯知道程俱羅
張秀	附王君操 趙師舉 智 書 智 梁 悅 康 買 得

何澄粹	李典
許伯會	賈循
林贊	杜羔
陳饒奴	王博武
萬敬儒	章全益
劉師貞	
卷十七	
唐	
孝友傳	目次 十五
張公藝	薛萬備
黃桓	張無擇 附張福
王友貞	潘晃
沈景筠	榮壁
顏真卿	高郢
李貞古	賈直言
王讚諦	何起門
徐仲源	趙翺 附趙光遠

楊炎	劉常
董召南	魯季文
章成緬	費冠卿
廖洪	朱寶積
陳岷	張士巖
焦懷肅	張進昭
尹嗣宗	附尹懌 尹泰先 尹仁恕
張阿九趙言	張常洵 附張公瑛
孝友傳 目次	十六
丁公著	馮猛
許利川	樊漪
張球	尹務榮
應允	韋弘宗
竇羣	路敬淳
許康佐	吳奉
朱仁軌	附朱敬則 李孝子
唐海	孫旣

吳海	陳太竭
賈會	袁鳴
郭景華	陳藏器
王世貴等	一百三十人 趙正言等 二十七人
宋典貴等	三十六人
後梁	
王績王繼王經	
後唐	
孝友傳 目次	十七
韓德	張立
後晉	
李澤	宗修已
北漢	
王殷	孟熙
後周	
柳敏	張藏英
李化清	

卷十八

宋

李璘 附駢姪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附王翰

羅居通 附黃德興

齊德一

易延慶

李罕澄

邢神留 附沈正

胡仲堯

許祚

附李林田祚惠從順趙廣
鄭彥圭俞雋張文祿張巨源

孝友傳

目次

十八

劉彭程芳瞿景鴻陳儒褚彥達

陳兢

洪文撫

查道

董道明

郭琮

顧忻

李瓊

朱恭

常真

附常晏李繼成

常守規胡元典王詮

成象

陳思道

李諮

王樵

許俞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榮恕旻

祁暉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附李祚周善敏

江白

杜誼

裘承詢

附孫浦董孝章

常元紹

高珪王美

趙邢友

趙祚

李居正楊可榮

孝友傳

目次

十九

張珪曹遵崔諒王覺
元守全童升樊可
王子上瞿肅王仁
李宗祜劉閏汪政
李耕東野宜寶益
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

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

富弼

歐陽修

馬池

張知白

孔宗明

鄧中和

毛安興

李訪

范仲淹	卷十九	宋	趙鼎	范純仁	朱壽昌	鄧宗古	彭瑜	孝友傳	徐積	司馬康	郝戢	申積中	楊政	高登	虞允文	陳宗
			趙抃	黃庭堅	支漸	沈宣	蘇慶文	目次	蘇頌	趙君錫	仰忻	王襄	趙伯深	岳飛	楊慶	郭義
			附趙乳		附何文鼎		附陸亭	二十				附陳芳	李衡			
			趙雲									李善	楊希			

申世寧	王珠	蔡定	張伯威	歐陽守道	唐伯虎	孔取	崔希喬	孝友傳	徐志道	卷二十	宋	陳侃	畢士安	廬世豪	鄭長孺	孫唐卿
荀與齡	顏詡	李植	鄭綺	鮑壽孫	趙善應	夏侯漸	吳一	目次	附徐志遠			王文義	丁雋	范廷召	張揆	曹矩
			附鄭德珪					二十一								
			鄭德璋													

江文卿	吳璿	李宗質	胡師徐	劉子暉	程俊	李儼甫	汪與成	孝友傳	張琪	張根	趙文澤	劉詵	錢褒	陳道周	林正華	毋印
張興渭	袁鎮	張超	陳亨運	詹惠明	楊富老	王進慶	李彭年	目次	王大臨	荀允中	李華	陳天隱	艾君瑜	李肅之	胡淵	朱道誠
								五二								附錄之

黃觀象	章瑤	柯應烈	吳汝明	過昱	黃繫	姜嶠	上官怡	孝友傳	許知言	鄒異	沈麟	郭居敬	維避	王仲友	張茂馮忠
伍瑞厚	鍾佃	羅裳	張汝明	丁天錫	徐定	王凱	史本	目次	附許逢言 許知億	林公遇	曾肅	鄒致	劉深	東崇芳	附李德勝 吳應發 晏十二 雷大年
					附徐義 徐傳霖			五三	許知白 許知什	附林養直					孫汝清 盧十一 仇大任 王文正 吳仲三 劉信伯 戈廷秀

李忠	附吳國寶	李茂
羊仁	附黃覺經 俞全	章卿孫 李鵬飛
趙一德		王思聰
徹徹		王初應
鄭文嗣	附鄭太和	施發仔
郭全	附劉德 劉居敬	楊輝
丁文忠		邵敬祖
尾鐸		附李彥忠 譚景星 郭成
趙榮		宗祀
余丙		吳好直
尹莘	附孫希賢 卜勝榮	附榮郁 陳舜恭
劉通	附黃鑑 丁祥一	徐鈺
張思孝		劉廷讓
卷二十三		張旺舅
元		杜佑
長壽	附永壽 那海	
	福壽 秋秋	
	忙古海牙 高中	
	武	
	梁介曾	

孫瑾	附吳希曾	張恭
訾汝道		王庸
黃贊		石明三
劉琦		劉源
祝公榮		陸思孝
姜兼		胡伴侶
王士弘		何從義
哈都赤		高必達
曾德		靳昂
黃道賢		史彥斌
張紹祖		李明德
張緝		魏敬益
湯霖		孫抑
石永		王克已
劉思敬		呂祐
周樂		趙應祥

武德政	元	詹士龍	周古象	孟君用	陳譽	祖浩然	王良吉	越楓	張聚	陳道	秦十一	侯文質	楊明	鮑興
		廖人俊	周良佐	胡景清	張鏐	黃直	匡國政	高可燾	繆倫	朱仁	郭通	黃一清	張茂	陶忱仲
														附陶城

祝大朋	董茂春	林逸	楊惠	袁知周	趙孟玖	李奉先	顏應祐	季原禮	馬伯傑	馬英	馬安	段德隆	許敬觀	葉志道	馬仲弼
白珽	趙和	陶煜	吳大中	李仲叔	劉從竹	梁琮	彭季世	楊汝義	夏永慶	唐轅唐轅	杜世壽	王忠	鄭覺民	段文瑞	王慶
						附梁鐸 趙信		附季立 季廷春							

耿昌	李全
戚敬	蕭翊
趙天爵	陳汝梅
華昭	章夢賢
鄭佛生	葉雋
方時發	附陳伯宣 吳起孫 張弘毅 王理 劉讓陽 王榮 辛世顯 陰幼遇 仁人志 陳忠 李恭讓
孝友傳 目次	三十
汪俊德	劉良臣等 二十四人
王構等	一百三人
附孝釋 道紀	朱震雷等 十七人
智聚	法雲
慧斌	敬脫
師備	子鄰
陳尊宿	鑒宗
道丕	張策
紹清	應天寺僧 宗廣

孝友傳卷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殷	泰伯仲雍	
吳泰伯弟仲雍	古公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泰伯之	
孝友傳	卷一 殷	一
薛荆蠻自號勾吳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	

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

孝友傳

卷一 殷周

二

周公旦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武王克殷二年。武王有疾。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同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

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

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

孝友傳

卷一 周

三

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君陳

君陳。成王時人。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魯公伯禽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筮之康

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

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

水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

焉。實而仰。反以告平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

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

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

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

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

孝友傳

卷一 周

四

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尹伯奇

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爲後母所讒。而見逐。乃編芰

荷以爲衣。采芣花以爲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從

親之令。不敢有怨。

孝友傳卷一終

孝友傳卷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輯

列國

穎考叔

穎考叔。鄭國人也。爲穎谷封人。初。鄭莊公以其弟

叔段之故。寘其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

孝友傳

卷二 列國

一

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

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閭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公從之。公入而驅。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洌洌。遂爲母子如初。君

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衛太子伋

弟壽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譏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駢。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孝友傳

卷二 列國

晉太子申生

晉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有賢行。及得驪姬而愛幸之。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詐譽太子。

孝友傳

卷二 列國

三

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官中。驪姬使人置毒樂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將殺太子。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太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晉公子重耳

晉公子重耳。獻公之子也。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

孝友傳

卷二 列國

四

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食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

私。則遠利也。

秦康公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魏顆

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

孝友傳

卷二 列國

五

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命也。

石奢

石奢。楚昭王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罪臣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吳季札

季札。吳王壽夢之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季友傳

卷二 列國

六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去。

伍尚

伍尚。楚人也。尚父曰伍奢。尚兄曰伍員。費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

季友傳

卷二 列國

七

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

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孟獻子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魯大夫。以孝行稱。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孟

孝友傳

卷二 列國

八

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孝友傳卷二終

孝友傳卷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列國

孔子

孔子。字仲尼。三歲而孤。不知父墓。二十四歲。母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鄉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既葬。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一

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問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以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事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二

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

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壽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孝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三

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歡

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四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其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親。

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家。此大亂之道也。子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五

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敢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六

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

義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臣不可以弗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子曰。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天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七

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仲由

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事親至孝。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下柴。積粟萬鍾。累祠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勿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軻。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八

顏回

父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九

曾參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也。性至孝。養父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不忍食羊棗。嘗芸瓜。誤折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

也。昔舜事其父。未嘗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篇。參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嘗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曾子每讀喪禮。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十

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泊。吾心悲。又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又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

也。卒爲難。又曰。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故不敬乎。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者矣。事親若曾子可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魯人。敬仲侯十世孫。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十一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遽爲衰。人曰。喪則續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綬。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

卜商 附言偃 孟懿子 孟武伯

卜商字子夏。魯人。問孝於孔子。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夏旣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言偃。字子游。魯人。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自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懿子。名何忌。魯大夫。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名彘。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皋魚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十一

皋魚。魯人。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顏丁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

而息。

少連大連

少連。大連。魯人。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孔伋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民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十二

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先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及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樂正子春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十四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問諸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樂止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韓伯俞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孝友傳

卷三 列國

十五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也。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雜於親側。欲親之喜。

剡子

剡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遍求不能得。剡子乃衣鹿皮。入鹿羣中以求之。卒遇獵者。彎弓欲發。亟告之。故乃得免。且遺以鹿乳而去。

卷三 列國

孝友傳卷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西漢

石奮

附石建 石慶

萬石君石奮。孝文時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奮爲九卿。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建元二年。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孝友傳

卷四 西漢

一

金日磾

音低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孝友傳

卷四 西漢

二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漢武帝元狩中。父爲昆邪王所殺。日磾日夕悲愴。與母闕氏弟倫俱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帝游宴。見日磾。奇其狀貌。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帝聞嘉之。母旣死。詔圖畫於甘泉宮。詔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章玄成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也。以父任爲郎常侍。驕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勅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悲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孝友傳

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辟。兄者。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掩

卷四 西漢

三

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幸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亦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丁蘭

丁蘭。河內人也。年十五。喪母。乃刻木爲親形像。事

孝友傳

卷四 西漢

四

之如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形。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像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卽奮擊張叔。吏捕之。蘭辭木像去。木像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奏之。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于永

于永。東海鄒人。于定國之子也。年三十。乃折節修

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

董永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罪遂偕其妻詣錢主爲奴。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垂乎。主問永妻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絹若干。卽放爾。及絹足。遂放之。

郭巨

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閑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于官。官依券題還之。遂得供養云。

王陽

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卬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尋以病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原涉

原涉。字巨光。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

孝友傳

卷四 西漢

六

讓還南陽。贈送行喪塚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

劉紆

劉紆。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四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

卷四終

孝友傳卷五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校

東漢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安成人。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賊問所以。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受而不食。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宅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闔塚泣曰。順在此。宗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庶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

終于家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也。更始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奄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避難。仲有遺腹女。始一歲。平不忍使仲絕類。抱其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感其孝。哀而遣之。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行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爲御史中丞。

王綖 附兄萌 車成

王綖。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綖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綖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

孝友傳 卷上 東漢

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誅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釋焉。

江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避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

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漢光武

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擾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

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塚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仕至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中。章帝思革至孝。詔以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穀千斛。賜之。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及卒。祠以中牢。復賜穀千斛。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京。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

死。遣詣公車。除爲議郎。遷侍中騎都尉。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拘于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抵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仰而嘆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忍殺義士。遂自亡去。

鮑永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五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永初事更始。建武十一年。爲司隸校尉。後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

母哀憐之。爲鬻衣裳。買產業。後王莽徵之。遂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徵爲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永平三年。爲司徒。

許武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六

許武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二弟克讓。晏普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張武

張武。吳郡山陰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魯恭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七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建武初。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咷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劉茂

劉茂。字子衡。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

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樊儵

樊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也。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徙封儵燕侯。

古初

古初。長沙人。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時稱爲長沙孝子。太守鄧曄異之。以爲首舉。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八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受直以養老母。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受直以養老母。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緄封陵陽侯。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纓經于塚廬而逝去。蜚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詔拜侍中。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和帝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

庶范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九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十

姜詩

庶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漢哀帝末。祖父丹爲庸部牧。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徒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抹療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范將父骨歸葬。畢。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至顯宗時。累官至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饈。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

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勿驚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漢明帝永明三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彭修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顯宗知其忠錄

是徵辟五遷爲尚書令和帝時爲司空

鄧彪

鄧彪字伯智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鄆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立志修孝行父卒讓國于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十三

陸績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仕郡戶曹史太守尹興異之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詰廷尉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績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遠至京師獄事持急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餽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俱赦之。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十三

毛義

毛義。廬江人。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孝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

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獨養其父。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後累官至尚書令。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十四

劉愷

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迹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

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凌陽侯丁鴻。鄺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適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十五

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歷官司空。元初二年。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讓

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安帝初。愷拜太尉。

馮豹

馮豹。字仲文。京兆杜陵人也。父衍。豹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寢。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自是母疾之益深。而豹敬事愈謹。時人稱其孝。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肅宗聞而嘉之。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巳校尉。遷武威太守。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

孝友傳

卷五 東漢

十六

孝友傳卷五終



孝友傳卷六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輯

東漢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事母至孝。居貧。常以養母。儉薄。不充爲歎。乃就孝廉之舉。漢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歷任三城。頻致祿養。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塚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以有道特徵。皆不應。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

遂委去。荆名譽益著。舉孝廉。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徵拜諫議大夫。

李充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座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

孝友傳

卷六

二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于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卽解釋親。恢長好經學。篤志爲名儒。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爲尚書僕射。

薛包

薛句。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三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爲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和初。官尚書令。

繆彤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扉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四

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良少誕節。母意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

朱穆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隕阨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桓帝時。拜尚書。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蘇不韋

蘇不韋。字公先。扶風平陵人也。父譙。爲司隸校尉。李嵩所害。掠死獄中。至刑其屍。不韋時年十八。徵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五

詣公車。會議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於于武都山中。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劔客。邀嵩于諸陵間。不剋。會嵩還大司農。時右校劾嵩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府中。夜則鑿地。晝則迹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床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畱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

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塚。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君還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塚。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志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塚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于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卑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下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日。不以優乎。議者以是貴之。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六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璜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孝友傳。卷六 東漢 七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

爭加辟命。皆不就。肱嘗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

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八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汝陽人。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槁。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閎見

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禧木黨事將作。闕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日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李曇

友傳

卷六 東漢

九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郭泰 附茅容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有至孝稱。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廼瘳。林宗嘗行。見茅容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遇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

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以孝稱於時。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再舉有道不就。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及黨錮之禍。死刑者數百人。惟蟠確然免於疑論。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

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中。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陳紀

陳紀。字元方。陳寔之子。潁川許人也。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瘳。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孝友傳。卷六 東漢 十一

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畱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

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獻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十一

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徐胤

徐胤。字季登。徐穉之子。胤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間。建安中卒。

蕭固

子芝

肅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鄒侯何十四世孫也。其先自沛徙家關中。少孝謹。連遭父母喪。六年哀毀盡禮。雉鵲遊狎其居。麀鹿出入其門。固子芝。字英髦。亦純孝。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棲宿其廬。嘗上直。雉輒送之。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事母盡孝。充役成都。不得朝夕在側。知其母喜食生魚。乃截竹筒貯水。盛魚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三

二頭。以草塞之。置江中。祝曰。我母必得此。已而其妻偶出渚。見竹筒橫流觸岸。異而取視之。乃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也。熟而進之。于姑。聞者歎異。

董黯

董黯。慈谿人。事母至孝。以母嗜溪水。徙居其旁。遂成邑聚。因名縣焉。比鄰王帝。以母時嘗諷寄。寄惡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後母死。斬寄首以祭。自

陳于官。漢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中。不就。

顏烏

顏烏。漢時會稽烏傷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群烏啣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田輝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輝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古

持之有度。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古仲弓等。密共穿穴。奪輝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紼。還鄉薦祖。叔都沃醴神坐。頌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一 隗相

倪相。特爲人。事父母至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爲孝感所致。朝廷徵爲郎。

顧翔

顧翔。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翔躬自採擷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得以爲養。郡縣旌之。

祭彤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五

祭彤。潁陽人。早孤。至孝。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處塚側。每賊遇見。彤尚幼。有至節。皆奇而哀之。位至太僕。

郭基

郭基。京兆督郵。班固稱其孝行著于州里。

衛公佐

衛公佐。華亭人。少業舉子。以親老棄去。母郁早卒。事繼母陳盡孝。

張遐

張遐。字子遠。餘干人。幼時稱孝童。

常彪

常彪。字孟達。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臥。竟羸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

孔奮

孔奮。魯人。事母孝謹。雖處儉約。奉養必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位至武威太守。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十六

歐寶

歐寶。永豐人。性至孝。父喪廬墓。有衆逐虎入其廬。寶蔽之幕內。衆至。問虎安在。寶曰。虎豈可藏耶。衆乃去。虎得免。歲時啣鹿以供祭祀。

方儲

方儲。字聖明。歙人。幼喪父。事母孝。母卒。終日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白兔遊其下。

程堅

程堅字謀父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母喪哀號。槨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輟草。

寶章

寶章居貧。蓬戶蔬食。躬耕孝養。位至大鴻臚。

汝郁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鄧閻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七

鄧閻。鷹之弟。新野人。年。孝行尤著。母新野君死。與兄鵠並居塚次。

嚴舉

嚴舉。巴郡人。延熹中。爲。行喪踰禮。旌表門閭。郡儀門舊有嚴孝子碑。

楊震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少孤貧。獨與母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種。以拒其。

後鄉里稱孝。位至太尉。

沈瑜沈儀

沈瑜。沈儀。烏程人。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于成人。外祖盛孝章慰之曰。汝並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滅性耶。

鮑昂

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及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

孝友傳

卷六 東漢

八

不關時務。

朱雋

朱雋。上虞人。少孤。事母。皆販繒爲業。雋以孝養致名。位至大司農。

田豐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嘔。人稱其孝。

祭遵

徐。穎陽人。以孝聞。喪母。負土成墳。位至征虜將軍。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事母至孝。封高密侯。卒謚元侯。

三國

鮑出

鮑出。字文才。扶風人。興平中。三輔亂。出與母兄弟

孝友傳

卷六 東漢三國 七

五人。家居本縣。以餓饑。皆其母守舍。行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先持歸。為母作食。出獨與小弟在後。到家。而母為噉人賊所掠。初等怖恐。不敢逐之。出攘臂結衽獨追之。斫殺四五人。已又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并還其比舍嫗。逮安五年。出來北歸。而母不能步行。兄弟共輿之。出謂不如負之安。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

徐庶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初從昭烈在樊豐。操來攻。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管陵人也。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

孝友傳

卷六 三國 二十

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柩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後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

負壘不去。遂爲賊所害。

劉宗

劉宗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先以寄母。及聞母亡。犯禁委官。時禁長吏以喪去官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孟宗

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筍食。時地凍無筍。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

孝友傳

卷六 三國

五

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爲至孝所感。宗江夏人。孟子十九代孫也。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

從死者十有三人。方時年十四。夜則號泣。悲慟聞

里。聞者爲之酸鼻。晝則負土管墳。十有七年而畢。

廬於墓側。種樹松柏。鬱然暢茂。烏鳥猛獸。馴擾其

旁。宛頸同遊。不擇巢以棲。人以爲孝感所致。吳時

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年八十七。卒於家。

斯敦

斯敦東陽人。赤烏初。父偉爲廷尉。失議當死。敦叩

孝友傳

卷六 三國

五

闔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

顧悌

顧悌字子通。吳人。悌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

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若父有疾耗。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終。悌飲漿

不入口五日。大帝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

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

對之涕泣。服未闕而卒。

陳表

陳表與兄修異母。而表庶出。修亡。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如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願也。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母從其言。善事嫡母。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位至奉常。

卷六 三國

五

李餘

李餘涪城人。年十三。父殺人出亡。母下獄。餘乞代母死。吏不許。遂自殺。郡以狀聞。詔圖像府庭。

黃朗

黃朗以父嘗爲卒伍。後爲郡長。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至于忿怒。亦終不言。

趙昱

趙昱年十三。母膏病經三月。昱慘戚消瘠。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

孝友傳卷六終

卷六 三國

五

孝友傳卷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校

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祥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孝友傳

卷七 晉

一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取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為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後出仕。累官至司空太保。

王覽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

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

山濤

孝友傳

卷七 晉

二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盡孝道。年四十。舉孝廉。為尚書吏部郎。後遷尚書。濤以母老。心在色養。且夕不廢。後轉太常卿。以疾不就。母喪。濤年踰六十。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時人稱之。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嫁。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

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少仕蜀爲郎。晉武帝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奉養祖母。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號咷才立。形影

孝友傳

卷七 晉

三

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隸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

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疇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

孝友傳

卷七 晉

四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武帝覽之。曰。士之有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闕。復以洗馬徵。仕至漢中太守。

盛彥

盛彥。字翕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

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多怒。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釐行。取蟬螬炙節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幾絕。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弟獻之。字子敬。獻之疾屬續。徽之

孝友傳

卷七

五

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徽之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獻之琴彈之。絃旣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徽之先有背疾。及是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月餘亦卒。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爲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孝友傳

卷七

六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詠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恣攻羸癘。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

孝友傳

卷七

七

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又埋之。積二十餘年。孜乃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貫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瞻既往。以獎方來。疏奏。詔旌表門閭。獨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孝友傳

卷七

九

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甥郭季比諸子姪。未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袞乃刈荆荊爲箕箒。召集諸子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冷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廢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撫柩長號。哀感行路。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視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皆不降志。

吳隱之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爲之流涕。奉母備極孝道。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殮投飭。爲之悲泣。旣而謂

康伯曰。汝若居銓曹。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史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隱之字處默。魏城人。

孫畧

孫畧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畧恭孝清約。布衣蔬食。躬耕誦讀。以養父母。父母起居膏饌。雖諸兄親饋。而畧不離左右。兄嘗篤疾。經年。畧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司空何充爲揚州。檄畧爲主簿。司徒

李友傳

卷七 晉

十

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痛之。畧未及大歛。有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逕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恠而追焉。直去不顧。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死。家人迎喪旌。繞樹不解。引喪者顏伯。稱畿言曰。

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

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旌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

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

李友傳

卷七 晉

十一

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替屢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舁地。膽而尋求備至。無繇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

膳藥成。嫂病卽愈。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殷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恠問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

孝友傳

卷之晉

十一

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竈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晉太傅楊駿輔政。表其行於朝。勅有司供衣食。

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年八十二卒。

冉虞

冉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虞仁孝。天至年十四。

孝友傳

卷七 晉

十五

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黎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黎藿雜米。足以勝哀。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宣隱居積學。博綜羣書。家至貧儉。躬耕養親。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卞瞻 附卞盱

卞瞻。濟陰宛句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稱兵犯闕。瞻父壹為尚書令。加領軍將軍。與峻連戰。死之。

孝友傳

卷七 晉

七

瞻及弟盱時。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瞻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仕翟湯聞之。歎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平。贈瞻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司馬芝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于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刀臨之。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

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夏孝先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近坐域。孝先遠墓號慟。鳥獸羣集。以毛羽濡水灑火。俄頃撲滅。

李信 附李宣伯

李信。遼東襄平人。父敏。河內太守。去官歸鄉里。遼

孝友傳

卷七 晉

七

東太守公孫度欲強臣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從。信追求積年。無所見。因不聘娶。或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子宣伯。遂絕房室。常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子宣伯亦以孝聞。

嵇紹

嵇紹字延祖。譙郡人。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及。親執刀俎。以他人不如已之誠至也。

孟陋

孟陋。武昌人。嘉之弟也。少孤。喪母毀瘠。殆至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載。親族迭勸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感此言。然後從之。繇是名著海內。

符表

符表。符朗兄子也。年十六。母姜氏有疾。晝夜省侍。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將絕。表感咽而殞。太守

孝友傳

卷七

六

爲表其墓。

馮恢

馮恢。長樂人。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瘡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

辛雄

辛雄。有孝性。居父憂。哀毀異形。殆不可識。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何曾荀顗

何曾。荀顗。俱以孝稱。傳玄嘗曰。古稱曾閭。今日荀何。又稱其能以文王之道事親。

丘昂 附丘夷 丘矩

丘昂。吳興人。家貧好學。織屨自給。與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孝行著。時稱三丘。

孝友傳

卷七

九

王接

王接。字祖遊。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至征虜將軍司馬。

庾闡

庾闡。鄆陵人。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歿。闡不梳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里稱之。

趙煥

趙煥父現爲司馬。勦殺而棄其屍。煥求父屍不得。乃悲號不反。忽有羣鳥悲鳴從山來。因得父屍。

孝友傳卷七終

孝友傳

卷七

三

孝友傳卷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校

南宋

劉瑜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太祖元嘉初卒。

孝友傳

卷八

一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宋文帝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泣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獨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郭世通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

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賄助。微有所受。葬畢。備貨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勅郡縣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薦不就。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二

郭原平

郭原平。字長泰。世通子。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每爲人傭作。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餽味。唯飧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忍饑終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易米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踰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管墮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

邑中有管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開練。又自實以供衆費。絕穿之事。儉而嘗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請所買主執役。無懈備貨。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善構塚。求者盈門。原平必先貧者。父喪既終。不復食肉。又自起祠堂。每至歲節。常哀思絕飲食。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田數十畝。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竭貲增直以買其田。農月。輒束帶垂泣躬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三

自耕墾。時皆稱其孝行。宋文帝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糲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太守王僧朗察孝。薦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餽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中。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

樓貞處約。華者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
耆齒孀居。宴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各餉米
百斛。原平固讓不受。泰豫元年。與宗表其殊行。舉
爲太學博士。

吳達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性孝友。值歲饑大疫。父母兄
嫂及羣從死者十有三人。達時病篤。不能葬。鄰里
咸以葦裹而埋之。達愈。家徒四壁。立冬無被。修葺

孝友傳

卷八 南末

四

則傭賃于人。夜則陶甓伐木。夫婦勤苦。暮年成七
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達嘗夜行道遇虎。虎輒避
之人。以爲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
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固辭不就。後舉孝廉。

潘綜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
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
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

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
年少。自能走。今爲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

因斫驃。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已
悶絕。有一賊從傍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
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太守王
韶之臨郡。發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孝
義通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
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

孝友傳

卷八 南末

五

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
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
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疎幹重霄。美
哉玄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
敷。漢綜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
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
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
仁。心力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

九九。其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
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江革奉摯。虔祿是荷。姜詩入貢。漢
朝咨嗟。曷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
其伊余朽賸。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顧彼
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宋文帝元
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丘傑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六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
耳。何乃茶苦如此。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
三九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
下痢斗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王彭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亡。
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營力。夜則號

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
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
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者累日。一旦大霧。霧歇。埤
竈前泉水湧出。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葬事既竟。
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
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蔣協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七

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
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
恭及兄協赴獄。科罪恭協。並欵舍住晞張家口。而
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
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繇。有罪
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
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
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訓。

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詰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為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愆執憲文。加以罪戮。且睇張封簡。遠行他界。為劫造孽自外。雖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令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孫法宗

孝友傳

卷八

八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晉安帝時。父瀝隨孫恩入海被害。遺骸莫收。母復餓死。法宗幼孤。流徙年十六。方還鄉里。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塚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骨不得。將入海求之。或云欲識父母遺骸。所生子刺血。歷骨漬入者是也。乃沿海見枯骨。則刺血。歷之。經十餘年。無有漬入者。體無完膚。血脉枯竭。終不得而還。遂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嘗居母墓所。山禽野獸。

皆悉馴附。又嘗患頭瘡。有異人夜至授方。令煮牛糞。傳之立愈。世祖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

許昭先

附董陽 姚吟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父母皆老病。

孝友傳

卷八

九

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拔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人董陽。五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詔旌之。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

余齊民。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孝武時。父廩在家病亡。而信猶未至。齊民謂人曰。比內痛。

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而信尋至。報云。父病。四百餘里。一日而歸。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卽號叫至殯所而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繇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孝友傳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十

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眠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 孫薩 附錢延慶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

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慈。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謗許。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旦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房。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昨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孝友傳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十一

命。并賜許帛二十疋。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塢。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郝頤。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潁人也。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餐白粲。每有

贈鮮脩者。若不可寄至其家。則不肯受。後除吳郡海虞令。得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孥。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聞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踴頓絕方蘇。孝武末年。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底。不蔽兩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居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十二

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爲營塚槨。

陸政

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遂居長安。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而比土艱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陳遺

陳遺。宋初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餗底飯。遺在

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

秦綿

秦綿。河南孝廉。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十三

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楚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間。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景賓

丘景賓。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祖任無錫

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春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閭夷惠之風。食夫庶。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後終於奉朝請。

臧質

臧質。字宜卿。莒人。居父母喪。五年。不出廬。形骸枯瘁。家人不識。高祖聞而嘉之。除丹陽尹。遷御史中丞。卒。謚曰中。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古

張敷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生而母歿。十許歲。求母遺物。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感恩。輒開筍流涕。父亡。吳興。奔喪成服。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而卒。孝武贈侍中。改其所居曰張孝里。

蔡廓

蔡廓。字子度。陳留考城人。任晉爲著作郎。孝武時。遷爲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三年不櫛沐。奉

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咨而後行。

臧肅

臧肅。字德仁。莒人。以母老家貧。與弟熹躬耕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以后兄徵拜太常。所得俸與親戚共。卒。贈榮祿大夫。

焦華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忽夢人謂華曰。而父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十五

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非常。父食之。病愈。

謝瞻

謝瞻。字宜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嘗藥奉侍。不怠。恐僕役懈倦。躬自執勞。母病畏驚。一家尊卑。咸瞻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餘年。

師覺授

師覺授。涇陽人。與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路遇一人。貽書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覺授即奔歸。母果歿。一號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顧歡

顧歡。鹽官人。燃松讀書。幼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遂隱不仕。

袁昂

孝友傳

卷八 南宋

十六

袁昂。字千里。陽夏人。粲從弟。初武帝誅父顗。藏其首于武庫。以漆題誌。會赦。乃還顗首。昂號痛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字。皆滅。人以為孝。

袁最

袁最。陽夏人。順帝昇平初。父粲謀誅蕭道成。不克。被獲。劉僧靜奮刀直前欲劈之。最大叫。抱父乞死。兵士莫不殞涕。

孝友傳卷八終

孝友傳卷九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南齊

崔懷慎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為滎陽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一

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

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飲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年饑穀貴。僧遠省飡減食。以供母。及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供飲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弟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二

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

附章起之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三

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華寶

附薛天生 劉懷胤 劉懷則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殺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

食鹽菜。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封延伯

開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崇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惠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

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

為豫州。啓太祖。用為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

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

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陟邵邵榮

與。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

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

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

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

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

附辛普明 何伯璵 何幼璵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

營塚柳。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

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

因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愛。因遂

閉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

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座。夏月多蚊。普

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賻助甚多。

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恆。普明日。本以兄墓

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為家財。後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五

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為義曹。從

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

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

倦。鄉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兄弟年並

八十餘。

韓靈敏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羣

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採暮還。復生。以此

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王文姝

王文姝。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姝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不婚。如此三十餘年。太守謝濬。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姝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廋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街閭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六

菽。以俟命。婚義減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其閭里。鬱林詔勝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

附朱選之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最。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

劉建。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聞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

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

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有而活之。卽爲盛

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

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繇。融等與謙之。並不

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

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七

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

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

赦之。吳興沈顗聞而難云。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

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

蕭叔明

蕭叔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叔明初仕員外殿中

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風。積年沉臥。敝明晝夜祈禱。時天寒。敝明下淚。成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敝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母服之。卽平復。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敝。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

孝友傳

八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年十三喪母。三十

王虛之

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床。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以孝聞。病當尋差。俄而不見。未幾病果差。庭中楊梅。隆冬三實。臺上橘樹。冬亦再實。又居旁夜有光如燭。時人咸以爲孝感。齊武帝永明中。詔旌門閭。獨其租三世。

聞人覓

聞人覓。吳興人。齊高帝時。年十七歲。結客報父仇。爲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樂願

附樂預

樂願。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願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奔赴。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蓄被至碎。恐母之哀已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九

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爲設食。惟枯魚菜。種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愧我非郭林宗也。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

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細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榲桲葉。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

解叔謙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家行敦睦。得繼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註。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十

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浸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已忽不見。依法爲酒。母病卽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

江泌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性行仁義。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

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渠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諮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士

庾道愍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孤貧。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尚遠。乃自負擔。冒險而進。及至交州。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遠還。道愍心動。因訪之。卽其母也。于是俯伏號哭。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

杜栖 附鄉縣小兒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也。徵士京產子也。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敦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三

譬。誠以毀滅。至祥禪。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有風槩。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官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檣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闕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張積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三

張積。字公喬。吳郡人。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遭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下。長兄瑋善彈箏。積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忍聽之。母先假葬琅瑯黃山。齊明帝建武中。改申葬禮。聘助委積。雖不拒絕。事畢。悉以還之。自初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

知事生焉。

匡昕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忽遭病死。已經日。昕聞訃。奔還號叫。母即蘇。人以爲孝感所致。

宗元卿

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即奔還救之。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十四

朱文濟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瀟命爲儒林。不就。

庾震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爲

撰孝子傳。

魯康祚

魯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

謝昌寓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劉俊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鵠二旬不食。昌寓亡。鵠遂飛去。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十五

鮮于文宗

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顧昌衍

顧昌衍吳人。以篤行知名。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

劉歊

劉歊沛郡相人。幼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歊小名也。年四十餘。未娶。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娶王氏。穿壁掛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歊卽出其妻。父喪。足不出廬。

劉渢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母早亡。父紹仕宋中書郎。被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其

勅納太后兄女路氏爲繼室。渢始數歲。路氏不以子視之。已而路氏生子。瀟。渢憐愛之。不忍舍。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每有增加。卽涕泣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

劉靈哲

劉靈哲所生母病。靈哲躬自禱祈。夢見黃衣翁與藥云。食此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

傅琰

傅琰靈州人。爲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伏柩不動。隣人競救。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炳。

袁廓之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罪。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

孝友傳

卷九 南齊

其

孝友傳卷九終

孝友傳卷十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梁

滕曇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

孝友傳

卷十 梁

一

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親歿。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時號爲膝曾子。梁武帝天監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徐普濟

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

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

沈崇僚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僚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梁武帝天監三年。太守柳憚辟爲主簿。崇僚從憚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中。遂自毀滅。非全

孝友傳

卷十 梁

二

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每仰天哀慟。飛鳥翔集。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酢。坐臥於單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承墓之晨。更爲再葺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

可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儔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爲永寧令。

荀匠 附荀璵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璵。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

孝友傳

卷十 梁

三

梁天監元年。兄斐爲鬱林太守。征狸賊。中流矢死。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繼之以泣。目眦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

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爲世代忠孝所積云。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性至孝。少好學。多誦誦孝經。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遺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

孝友傳

卷十 梁

四

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塚側。服闕。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

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管殯殮。攜柩喪柩歸鄉里。屢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

庾子輿

庾子輿。字孝卿。新野人。性至孝。任梁爲尚書郎。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父域有功。封廣牧伯。先是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艱險。乞求從行。以奉養獲許。從父遷寧蜀。道中感心疾。

李友傳

卷十 梁

五

每至。必叫呼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最險。其次則瞿塘。行旅忌之。子輿至此。時秋水猶壯。甚恐。乃撫心長號。其夕水驟退。明旦安流南下。已而水復如故。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墳所以養喪服闋。手足枯皸。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論勉。

之。于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進推諸弟。

吉玢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耻爲使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

李友傳

卷十 梁

六

於人。玢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勅還寺。盛陳椒纏。備列官司。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玢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玢。

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亮。觀爾神儀明秀。足稱佳兒。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凡鯢鮪蠅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粉。但囚父挂深効。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瞋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

孝友傳

卷十 梁

七

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倫。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八。連名薦粉。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勅付太常旌褒。

甄恬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年數歲喪

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饈。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孝友傳

卷十 梁

八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症。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靡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

其故。亂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亂母力亡。其
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亂歎曰。韓生無虞上
之恨矣。家貧事母。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
不離側。母年九十一終。懷明水漿不入口者旬。
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
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食無改。梁武
帝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
于家。

孝友傳

卷十

九

劉曇淨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
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
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
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
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
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
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

事母尤淳。至身營殮。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
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瘞藥王寺。
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
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

何炯。字士光。廬江潛人也。父樽。大中大夫。炯年十
五。從兄胤受業。一井並通。至經章句。炯白晢美容
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

孝友傳

卷十

十

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
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
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
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
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
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
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日藉地。腰虛脚腫。
竟以毀卒。

庾沙彌

庾沙彌。穎陰人也。父佩玉。仕宋爲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綠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爲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味。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

孝友傳

卷十

十一

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畋甘肅。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後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累遷寧遠錄事參軍。子持亦至孝。

江紆

江紆。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光祿大夫。紆幼

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紆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

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紆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禱乃因智者啓。拾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

孝友傳

卷十

十二

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紆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

劉霽。字士恒。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字與咸異之。

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宜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善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敞在處士傳。

褚修

褚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

孝友傳

卷十 梁

十三

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宜惠參軍。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梁武帝時。嘗于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

孝友傳

卷十 梁

十四

須得生人侵。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謝蘭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保安八世孫。幼有至性。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疆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

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警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後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其不得還。感疾而卒。蘭還入境。夜夢不解。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鼻口皆血流。經月餘。日。

孝友傳

卷十

十五

因夜臨而卒。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張松張景

張松。張景。建康人。弟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悌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

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獄。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子鏞

陶子鏞。字海育。丹陽林陵人也。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初子鏞母嗜蓴。母歿後。恒以供奠。梁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祀。求之不得。子鏞痛恨。慟哭而絕。久之方蘇。遂終身不味蓴菜。

孝友傳

卷十

十六

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性至孝。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岳陽王出鎮江中。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所致。

張景仁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章法所殺。

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請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劉景昕

劉景昕。河東人。事母孝謹。母嘗病癰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孝友傳

卷十 梁

七

李慶緒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刃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卒。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章鼎

章鼎。字超盛。事親以孝行稱。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冉冉流至。心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梁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致。

蕭修

孝友傳

卷十 梁

八

蕭修。字世和。梁室中子。封宜豐侯。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流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虞。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息簷宇。武帝嘉之。頒告宗室。兼衛尉卿。出鎮鎮南。徙梁秦二州刺史。所至多善政。人號慈父。元帝時。拜湘州刺史。招集流入三千餘家。及西衛軍圍江陵。問至。卽日登舟赴救。至江陵西。而

江陵陷。敬帝立。遙授修太尉。遷太保。時梁室浸微。修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而卒。

蕭勵

蕭勵。字文約。梁中室子也。爲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至墓所。或遇風雨。仆臥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持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乎。使左右節哭。服闕。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勵聞喪奔赴江夏。不進。

孝友傳

卷十 梁

九

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悲慟鳴咽。傍人亦爲隕涕。旣免喪。拜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爲之斂暴。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餼以送勵。勵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

蕭放

蕭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祗卒。居喪。

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烏來集。各據一樹。爲旦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時以爲至孝之感。襲父爵清河郡公。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統

蕭統。字德施。梁高祖太子。所生母薨。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絕。

孝友傳

卷十 梁

三

成景雋

成景雋。范陽人。父安樂。淮陽太守。天監六年。常。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尚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唯類無遺。武帝義之。每爲屈法。

劉覽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以所生母憂。廬於墓。不嘗鹽酪。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其不勝喪。中夜。

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嘔血。高祖聞其至性。數遣省視。

江德藻 附江兼

江德藻。華之子。性至孝。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弟從簡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

孝友傳

卷十 梁

主

陸襄

陸襄。餘干人。母常猝患心痛。醫方須三反水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爲孝感。

高眞

高眞。與弟謐俱至孝。父亡治喪。差次甘露白雉降。集詔表其閭里。

張稷

張稷。字公喬。母遭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竟夜不寢。及終。毀瘠。杖而後起。兄瑋善彈箏。稷以母嘗熟此技。聞之。悲感頓絕。遂不聽父永及嫡母繼姐。六年廬于墓側。

夏侯祥

夏侯祥。字叔夏。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常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孝友傳

卷十 梁

主

宋瓊

宋瓊。字普少。以孝行稱。母魯病。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求而隨獲。時人稱異。

王規

王規。字威明。臨沂人。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

劉孺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

曾立宗黨歲異之。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葬。以毀卒。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性純孝。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載餘。後得風冷疾乃止。

庾革

庾革。字休野。新野人。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

孝友傳

卷十

至

劉苞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年四歲而父終。及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母謂兒憚。諸父顯貴。苞曰。早孤。不及識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嘆悲。無有他意。

袁君正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父疾未差。眠亦不安。

孝友傳卷十終

孝友傳卷十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校

陳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繇是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梁簡文帝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

孝友傳

卷十一

一

錦裙襦。覆席被褥。單複畢備。魏平江陵。不害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求屍。聲不暫輟。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

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

殷不佞

殷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承聖初。遷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及母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聞。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人稱其兄弟之孝。

孝友傳

卷士

二

謝貞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貞幼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母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謂貞曰。孝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

陳後主時。詔貞入掌中官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

遠將軍。掌記室事。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

起還府。仍如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

曰。省啓具懷。雖知哀榮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

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

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

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勵。氣絕良

孝友傳

卷士

三

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然而出。祚謂客卿曰。信

哉。孝門有孝子。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

帝之愛弟也。王嘗聞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

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

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

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

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

司馬嵩 附司馬延義

司馬嵩。字文昇。河內溫人也。幼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致悶絕。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闕。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嵩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頗頽。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嵩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

孝友傳

卷十一

四

山阜。舊多猛獸。嵩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陳大寶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官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大中大。司州大中。卒于官。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嵩還都。延義乃躬負靈輓。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瘳癢。數年方愈。稍遷都

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 附弟張乾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父燮。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絹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

孝友傳

卷十一

五

王知玄

王知玄。太原人。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爲孝家里。

徐孝克

徐孝克。東海鄒人也。性至孝。事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亂。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繼。時艱乏。食以充給。入陳宣帝嘉其操行。以爲國子祭酒。母侍宴。無所食。至罷。則以前膳修減損。帝密使中書舍人管斌伺之。知其常取珍饈異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帝嗟嘆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餽母。時論美之。後爲散騎常侍。陳亡。客長安。家徒壁立。母病。欲糗米爲粥。不能常得。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糗米。孝克悲泣。終身不食焉。

孝友傳 卷十一 陳 六

徐份。孝克姪也。父陵。孝友聰慧。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如此。仕陳爲海鹽令。有惠政。入爲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病篤。醫時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謂份孝感所致。

孝友傳卷十一終

孝友傳卷十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魏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其父眞。與母飲酒間。誤以杖擊母致死。縣囚眞。處以重坐。慮上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致茲禍咎。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寃狀。特可矜憫。後魏孝文帝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趙琰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熱之節。必親調之。初爲兗州司馬。轉圍城鎮副將。

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客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乞伏保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孝友傳

卷十二

二

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官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官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鮮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議

孝友傳

卷十二

二

楊引

楊引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事母至孝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集書標楊引至行仍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

附令狐仕 皇甫如 董養

聞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內。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鄰。昆弟雍和。尊卑諧睦。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鳳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弟。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 附崔承宗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

孝友傳

卷二

四

孝友傳

卷二

五

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卹。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表贈其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夫墓所。號哭推尋。晝夜不止。哀禱於神。方出行。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貲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間復役。以彰孝義。

王續生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旣其徃役。

李顯達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髮墮。落形體枯瘁。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瘁。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邑里。盜賊不侵其鄉。州表其事。詔旌門閭。

孝友傳

卷十二

六

倉跋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王崇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勸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居喪。哀毀。頽瘠。杖而後起。鬚髮墮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

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

廬。朝夕不去。母服初闋。復丁父憂。悲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孝友傳

卷十二

七

郭文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後魏。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李伯貴

李伯貴。渤海蓆人也。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渤海

相。

陸印

陸印。代人也。任東魏中書侍郎。父喪居憂。哀毀骨立。高澄時鎮鄴。詣門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教訓諸子以義方。印雖創巨痛深。出于天性。克遵母訓。動依法度。朝廷發詔褒揚之。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繼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沉篤。頓伏牀枕。致成風疾。弟搏臥病。臨終語家人曰。兄廩病若此。搏死。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及祖載。家人方始告之。印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弟彥師參襄城王旭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悴殆不勝喪。與印共廬于墓。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焉。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父敬族。東魏孝靜帝時爲內校書。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返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傷之。居貧。輒刻。

孝友傳

卷十二

八

樊衡

母氏多疾。無復宦情。其後母疾稍愈。乃令仕進。累官通直散騎侍郎。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明醫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數日間瘡頓瘳。人皆云孝感致。

樊衡。河東北猗氏人也。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柩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孝友傳

卷十二

九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性至孝。年十四。念父母墳塋未治。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往于田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遂大穫。足克葬用。

瞿浩

瞿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庭中仰禱斗極。爲父。

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踰年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

楊固

楊固爲洛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宗族咸加嘆服。

楊玄就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爲爾朱氏所害。

孝友傳

卷十二 北齊

十

就收捕時年九歲。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北齊

楊愔

楊愔字季珍。魏太傅津之子。幼喪父。嘗詣舅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號泣感咽。子恭亦對之歎歔。爲罷酒。後爲神武行臺右丞。適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哀毀骨立。神

武憫之。嘗聘梁。過家舊佛寺。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病瘵不成行。

孝友傳卷十二終

孝友傳

卷十二 北齊

十一

孝友傳

卷三 後周

二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衆軍劉毗。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廝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檀加害焉。尋討策等擒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中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剖腹。解其股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南

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荆可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茶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大統中。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孝友傳

卷三 後周

三

秦族 附秦榮先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親。並有至行。聞於閭

皇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及母歿。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年。鄉里咸歎異之。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旌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毀瘠而卒。邑里化其孝行。後周文帝嘉之。乃下詔褒美。贈滄洲刺史。

皇甫遐

孝友傳

卷三 後周

四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晝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廻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曲。櫛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有鴈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

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詔旌異之。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元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藝。元不能藝。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拾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

孝友傳

卷三 後周

五

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日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銀療其祖目。元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

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詔表門閭。

柳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有孝行。初爲州主簿。父季遠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乳間發疽。醫不能治。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遐

孝友傳

卷十三 後周

六

應聲吮之。母疽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周高祖保定中。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以德導人。不用命者。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化之。不復爲過。咸曰。刺史仁惠。其可欺乎。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少有至性。年七歲。父顯遇篤疾。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不得。愛瘁不知所爲。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初不識。性

而持歸。醫視之。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周武帝時。累遷小馭大夫。母憂去職。毀瘵過禮。未幾。令起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頻家慰諭。

寇雋

寇雋。馮翊人。與兄某並有志行。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淚陳薦。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

孝友傳

卷十三 後周

七

孝友傳卷十三終

孝友傳卷十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載

隋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彥師少有行。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爹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

孝友傳

卷十四 隋

一

表其間。號其所住爲孝終里。彭城王徽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隋高祖受禪。彥師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

田德懋

田德懋。平涼長城人。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

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東側。負土成墳。文帝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少。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孝友傳

卷十四 隋

二

薛濬

薛濬字道融。刑部尚書內陽公胃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保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

極寒。滄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頌號慟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

孝友傳

卷十四 隋

三

召見。言畢。獻欵。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鳴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讐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額陳謝。頌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

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鑿鍾。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後爲齊州刺史。卒官。

孝友傳

卷十四 隋

四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于家。

郭世儁

郭世儁。字弘父。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大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收。詰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後母臥疾歲餘。

孝友傳

卷十四

五

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二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紐因 附紐士雄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其上。因噪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

棠令。隋文帝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

孝友傳

卷十四

六

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雙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繇。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

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隋煬帝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

孝友傳

卷十四

七

單練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狎不驚。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栢人人也。少有至性。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轉監察御史。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存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德行爲當時所重。

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親奉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練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

孝友傳

卷十四

八

賃爲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隋煬帝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於其母。因求畫工圖之。置之廟而定省焉。朔望則享之。事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綵。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墓者四十餘年。披髮徒跣。至於終身。其弟德備。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其子處默。又廬墓側。奕葉稱孝焉。

孝友傳

卷四

九

陳孝意

陳孝意。河東人。少有孝行。隋煬帝大業中。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有白兔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後劉武周圍城。外無聲援。孝意誓以死守。每遣使

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朱昌寧

朱昌寧。永城人。有孝行。母病思瓜。時方四月。瓜未熟。昌寧號哭于瓜田中。一夕。瓜盡熟。昌寧取以奉母。母食之。卽瘳。開皇中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李士謙

孝友傳

卷四

十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

李孝子

李孝子。吉水人。幼喪母。哀毀踰禮。事父孝養惟勤。父歿。未及葬。比舍失火。火驟至。慟哭伏棺死。有司世表其墓。

陳果仁

陳果仁。晉陵人。事繼母以孝稱。母病思牛炙。適屋

禁。封股作羹以進。病良已。郡上其事。詔表門閭。

崔定仁

崔定仁。博陵人。丁父母憂。齋居三十餘年。蔬食衰服。刻木爲像。晨昏定省。

孝友傳

卷十四

士

孝友傳卷十四終

孝友傳卷十五

明武穆王

男忠祐重較

唐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葡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孝友傳

卷十五

二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請司隸理寃。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父訟遂得直。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哀毀過禮。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間。倚全者百餘姓。後爲里

正。忽詣。稱母疾。求歸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安。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植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爲司空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

孝友傳

卷五

二

寢牀粥食鹽菜。

許坦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獸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

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雅順。子孫百餘。至貴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與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顥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孝友傳

卷五

三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鵲。忽聞其鳴。家人惟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以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

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他而。武德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少玄卽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饒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唐太宗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孝友傳

卷十五 唐

四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人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殯絕。繼母曰。而不勝喪。可謂孝乎。敬臣乃強進館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輒闔門誦書。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

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非怯也。吾恐遺憂於吾親也。唐太宗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支叔才

附王遇 王遇

支叔才。定州人。生有至性。隋末荒饑。丐食野中。將還進母。爲賊所執。欲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

孝友傳

卷十五 唐

五

傍。唐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遇。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從之。

盧操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卽執鞭。

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譴明。詆及其母。操卽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曰。不謂三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時人以爲孝感。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其庭。鞠躬如也。每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子昭有文名。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孝友傳

卷十五 唐

六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褻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擯人不復識。改葬曾間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旣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

武弘度。士義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裴敬爰

附裴子通

裴敬爰。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塚樾。兄弟八人。皆

孝友傳

卷十五 唐

七

有孝行。詔書旌表。世謂義門。裴氏敬爰。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爰年十四。請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爰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疾病。吾輒心悸而痛。今復然。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唐高宗乾封初。累遷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甞不能乘騎。敬爰自爲輿往迎。旣居喪。哀慟毀瘠。詔贈纈帛。官爲作靈輿。終服。以

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閭孝。補蒲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見爲刻石。頌其感。

元讓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待膳不

孝友傳

卷五 唐

八

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柳沐飯菜飲水。咸亭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請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鄉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性至孝。及進士第。唐中宗神

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至。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

李迴秀

李迴秀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膝婢。母聞不樂。迴秀卽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

孝友傳

卷五 唐

九

鄰猫。帝以爲孝感。表其門閭。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散乃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少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

喪盡禮。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常戒訓辭語切至。玄辟遵奉教戒。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武后時。累官至鳳閣侍郎。平章事。守正不阿。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中宗反正。拜中書令。博陵郡公。尋封博陵王。卒。謚文獻。

陳集原

陳集原。龍州開陽人。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

孝友傳

卷十五 唐

十

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鄭潛曜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躡面。立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唐玄宗時。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改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鵲巢塚樹。

孝友傳

卷十五 唐

十一

梁文貞

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牆為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類。詔付史官。

孝友傳卷十五終

孝友傳卷十六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唐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少孤事母孝玄宗時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許法慎

孝友傳

卷六 唐

一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珥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間

陸南金

陸南金蘇州吳人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讐人跡告

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詰旭自

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

恠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

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有之南金知書史履操

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縣庫部員外以病疾

改太子洗馬卒

張琬

附王君操徐元慶

趙師舉余常安

智壽梁悅

智爽康買得

張琬河中解人父審素為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

孝友傳

卷六 唐

二

記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

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

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

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

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

琬與兄琰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埋

時年十三琬少二歲夜徂萬頃於魏王池琰斫其

馬萬頃驚不及聞為琬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

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喟然謂九齡曰。孝于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就不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寬。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理不能進。秀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憫之。爲誄揭于道。歛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塚。使孝友傳

卷十六 唐 三

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年。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終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讐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

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讐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讐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庶耻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讐。求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讐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

孝友傳

卷十六 唐 四

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本可以訓。然則邪繇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生忘死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隨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齊民。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警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孝友傳

卷六 唐

五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警乎。警天子之法。而戾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警者。寬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鄠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讐不同天。而法殺人

孝友傳

卷六 唐

六

必死。禮法。三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讐。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讐。則人將倚法顯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

孝友傳

卷十六

七

讐父。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諸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韋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

孝友傳

卷十六

八

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墻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卽哭而卻之。廬墓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踊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

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巖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願後絕配。瞻前無鄰。

何澄粹

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劇。俗尚鬼病者不進藥。

孝友傳

卷六

九

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發孝。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

李典

李典。壽州安豐人。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毗典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典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典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淚。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

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典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髓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捐膺腐臍。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官。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

孝友傳

卷六

十

落加亦表其門。統於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儔齡楊芬。

許伯會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唐肅宗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甘滋味。野火將逮。瑩樹悲號于天。俄而雨至。火滅。歲旱。泉湧廬前。芝草屢生。

賈循

孝友傳

卷十六 唐

十一

賈循。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既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頌。嘗謂今之頗牧。安祿山。蕪節度。河東。而循亦蕪。屬門太守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玄宗以循嘗守邊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果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為問問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德宗建

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林攢

林攢。泉州莆田人。唐德宗貞元間。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養。攢聞母病。棄官還家。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挺臂作塚。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慟不已。俄而露復降。鳥亦回翔。詔旌表其墓。隧門廬。復蠲其家徭役。

孝友傳

卷十六 唐

十二

杜羔

杜羔。相州洹水人。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鞠獄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嫗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嘗於墓。邑中故老無存者。羔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烟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蹟。云我

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後歷官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

陳饒奴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寡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叩。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

孝友傳

卷六 唐

三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得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萬敬儒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崇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劉師貞

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蚤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

孝友傳

卷六 唐

十四

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不能食。師貞偶臥疾。其父食不安。師貞歛然起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痊。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

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羗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其後父歿居喪。有雙白雀飛宿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悲鳴頓翅。狀若號咷。躡躡。久之乃去。

孝友傳

卷十六

主

孝友傳卷十六終

孝友傳卷十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唐

張公藝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

薛萬備

孝友傳

卷十七

一

薛萬備。燉煌人。爲通事舍人。初丁母艱。截髮以充歛。及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太祖聞而嘉之。降璽書弔慰。

黃桓

黃桓。邵武人。母喪。廬墓三年。芝二本生墓側。邑素無鶴。時有鶴來巢于墓。貞觀中旌表門閭。

張無擇 附張福

張無擇。慈谿人。高宗時官至中散大夫。遷和州刺史。

史。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漿。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今有孝子祠。在邑之西南。春秋祭奠。以後裔之孝者張福配享。

王友貞

王友貞。鄆郡人。弱冠母病篤。醫云。惟噉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求理。乃剖股肉以貽親。病尋愈。貞亦無苦。則天聞而奇之。命就其家驗問。特蒙旌表。

潘晃

孝友傳

卷七 唐

二

潘晃。廣德人。事親孝。嘗役京師。夢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還宿于道。神復曰。父病已愈矣。歸果如夢。人以爲孝感。及父卒。廬墓。有芝草之異。玄宗時旌其門。授廣德令。

沈景筠

沈景筠。烏程人。性至孝。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則奔墓所號哭云。景筠在此。賀知章爲作孝子傳。

榮壁

榮壁。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河南尹崔尹甫。奏壁割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宣付史館。從之。

顏真卿

顏真卿。臨沂人。顏子之裔。事親以孝聞。

高郢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九歲能屬文。父伯祥。爲好時

孝友傳

卷七 唐

三

尉安祿山反。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釋之。寶應初。舉進士。官至同平章事。以右僕射致仕。

李貞古

李貞古。有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貞古孝行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初貞古六歲而孤。母欲改嫁。貞古兩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不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鼠見於墓門。猛虎馴於廬前。

賈直言

賈直言。父道中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變。

王讚諦

王讚諦。梓潼人。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衰麻。黜陟使韋禎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讚諦為首。

孝友傳

卷七

何起門

何起門。建德人。父死。廬於墓。大曆中。刺史蕭定以狀聞。表其門。

徐仲源

徐仲源。望江人。性至孝。母疾。刲股為羹以食。邑宰以事聞。德宗勅名所居里曰昭賢。鄉曰孝畝。後母卒。葬宅東南隅。母性畏雷。凡遇雷震。輒伏墓曰。仲源在斯。仲源在斯。郡守復上其事。再命築孝義坊。

烏白華軒以彰之。

趙翺

附趙光遠

趙翺。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沒。廬墓。刺血以寫佛書。及父沒。益毀瘠。後翺死。子光遠。毀瘠如其父。詔表門閭。

楊炎

楊炎。鳳翔天興人。父喪。廬墓。號慕不絕。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

孝友傳

卷七

劉常

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董召南

董召南。安豐人。讀書苦學。事親以孝聞。韓愈作董生行以送之。有云。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大翁知。

魯季文

魯季文。清江人。貞元間。廬父母墓。每思江水遠。不可汲。忽一虎于廬側跑地得泉。人以爲孝感所致。

章成綱

章成綱。於潛人。喪母。廬墓。烏鵲來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其門。人以章孝子稱之。

費冠卿

費冠卿。元和初登第。聞母病。輒馳歸。而母已卒。號泣躃踊。絕而復蘇。遂廬墓。終喪。哭不輟聲。召拜左

孝友傳

卷七 唐

六

拾遺。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沒。何以祿爲。堅臥不起。

廖洪

廖洪。萬載人。家貧。養親至孝。二親亡。捧土成塋。結廬于側。哀慟不絕。有青蛇白獸之異。咸通中。詔加旌表。

朱寶積

朱寶積。瀛州人。自喪親後。廬於墓側。遂至逾年。竟

以毀卒。

陳岷

陳岷。真州彭城人。居父喪哀毀。廬于墓側。不掩墓門。

張士巖

張士巖。汴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鰓。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孝友傳

卷七 唐

七

焦懷肅

焦懷肅。益州人。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

張進昭。巢縣人。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尹嗣宗

附尹忬 尹恭先 尹仁恕

尹嗣宗。性至孝。親沒。居喪踰禮。子忤。侍養彌篤。嗣宗卒。廬墓。產紫芝。孫恭先。曾孫仁恕。皆有孝行。被旌表。世稱其一門四孝。

張阿九趙言

張阿九。趙言。俱京兆人。阿九母病。割股肉餽之。疾遂愈。言亦割股養母。事聞。朝廷嘉之。賜阿九及言物五十段。以旌表其孝行。

張常清

附張公珽

孝友傳

卷七 唐

張常清。字巨川。句容人。天性純孝。父沒。廬墓三年。廬側生瑞芝十二莖。太守表奏。旌其閭。姪孫公珽亦以孝聞。時人謂張氏孝傳三世云。

丁公著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舉明經高第。授校書郎。父喪。負土作塚。詔賜粟帛。旌其孝。

馮猛

馮猛者。邠州新平縣人。居喪。以孝聞。慶雲見。冬杏

結實。詔有司旌表其門。

許利川

許利川。爲睦州司士參軍。居母喪。以孝聞。有芝草八莖。及連理樹一株。產於廬墓。詔旌表其門。

樊漪

樊漪。卽州依政縣人。居父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兔鴿馴擾。木連理。慈竹自生。詔表其門閭。

張球

孝友傳

卷七 唐

九

張球。信州弋陽人。父歿。五年廬於墓側。哀毀過禮。墓門塋上。生芝草七莖。有鸛巢於墓之叢竹。詔旌表其門。

尹務榮

尹務榮。彭城人。喪親。廬於墓側。有芝草之祥。詔旌表其門。

應先

應先。東郡人。父亡。廬於墓側。生芝草連理樹。詔旌

表其門。

常弘宗

常弘宗。京兆人。葬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莖。見者以爲孝感。詔免其課。

竇羣

竇羣。扶風人。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

路敬淳

路敬淳。具州臨清人。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竟。方

孝友傳

卷七 唐

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識也。

許康佐

許康佐。登進士第。以家貧。母老。爲知院官。人或輕侮。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府辟。

吳奉

吳奉。廣陵人。性至孝。太守張載舉爲孝廉。

朱仁軌

附朱敬則

朱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親歿。哀毀過禮。

有赤烏白鵲棲其庭樹。觀察使趙承恩表其異。第敬則好學重氣節。與三從昆弟居。四十餘年。皆產無異。

李孝子

李孝子者。霍王元軌孽子也。年十一。母獲罪于父。被逐。孝子隨母別居。母病。思食肉。嘆無酬直。因割股充膳。

唐海

孝友傳

卷七 唐

士

唐海。巢人。母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田產嘉禾一本。五六穗。

孫旣

孫旣。莒州人。少孤。母亡。執喪哀毀。廬墓側。髮墮。面垢。庀療骨立。有泉湧于墓所。里人名曰孝源泉。

吳海

吳海。邵武人。母喪。廬墓十三年。墓側產芝二十莖。

陳太竭

陳太竭。浦江人。武鼎之子。二親併亡。卽墓手藝松栢。終身衰麻。哀哭弗輟。母奠果餼。烏鳥不啄。

賈會

賈會。京兆華原人。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旣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袁鳴

袁鳴。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于墓側。啜哀發聲。猛獸咆哮而至。旣見。搖尾有仁心。當哭必來。旣哭而

孝友傳

卷七 唐

十三

去

郭景華

郭景華。蜀郡人。孝行過人。父亡。景華晝夜啼泣。喪明宅中。忽湧甘泉。因以洗目。明漸復。

陳藏器

陳藏器。唐時人。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而進。甚至刲肝剖心。不顧滅性者。然而親疾往往痊愈。果人肉之功歟。抑精

誠所格獲冥佑歟。

王世貴等一百三十四人

唐時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如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鄠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迥。柳仁忠。熊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爽。韓思約。下邳張萬微。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鶻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冀州燕遺倫。貝州馬

孝友傳

卷七 唐

十三

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微。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勲。李文策。董

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煥。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顯道。昨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荊州劉寶長。壽史博。鄆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泰舉。王典嗣。巴西韋士宗。文博。焚暨子詮。南陵蘇仲方。鄆陽張嘯。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嶠。上饒鮑嘉福。虎谿真弋。陽李管。暨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瞻。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升。方宗。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謨。東陽唐君祐。邵武黃旦。張巨錢。泉山黃嘉猷。永泰王爽。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雖無事蹟可紀。而志乘所載。不敢逸焉。

趙正言等二十七人

孝友傳

卷七

西

奉天趙正言。滑縣清泌。羽林飛騎談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君義華。潞州張光北。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誠。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滑縣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悌。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皆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雖其居喪廬墓。至行事實未詳。然亦因地著名于右。庶足垂不朽云。

孝友傳

卷七

五

宋興貴等三十六人

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郭。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鄆。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宜。董永安。

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應
王元緒。冠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現。桐廬戴
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葛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
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
復賦稅。有授以官者。

後梁

王繼王繼王繼

王繼王繼王繼。趙州軍人。父去奢。疾漸篤。三子爭

孝友傳。卷七。唐後梁後唐。七

割已肉以供其父。繼割左股。繼割右股。釋割左右

股。去奢食之。病遂愈。梁太祖嘉其孝行。令本道給

醫藥。賜以穀帛。

後唐

韓德

韓德。潞州屯留人。同光中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其

側。累年種瓜。合歡同蒂。詔旌表之。

張建立

張建立。滄州軋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歷
血以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後晉

李澤

李澤。濮州人也。刻木爲父像。割股乳奠祭。廬墓持
服。

宗修已

宗修已。濟州金鄉人。父母亡。葬送後。辮髮跣足。日

孝友傳。卷七。後晉北漢。七

一食。截指祭奠。廬於墓所。

北漢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

母所不可者。殷即不敢往。爲刺史。政有小失。母輒

責殷。殷即以杖授婢。笞于母前。母亡。哀毀如不欲

生。

孟熙

孟熙。販果實養親。承顏順志。不憚苦辛。其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苦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遂巨富焉。

後周

柳敏

柳敏。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

孝友傳

卷七 後周

七

兄而異之。特加廩賜。

張藏英

張藏英。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簡使。微服携鐵槌。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齧其肉。經三日。窮

其心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警張孝子。藏英范陽人。

李化清

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太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中。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父喪。哀毀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柏。妻卒。至亦不之顧。暨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絕焉。

孝友傳

卷七 後周

七

里人異之。制滿還家。蔬糲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按李化清出胡安定孝行錄。宋太祖平江南而化清避地暨陽。故不載。宋史附記五代之末。

孝友傳卷十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宋

李璘附舅婆見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軋德初璘隸殿前散祇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孝友傳

卷六

一

之。雍熙中。又有京兆郭縣人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殺諸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

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軋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孝友傳

卷六

二

劉孝忠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釀中。燃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宜陵副使。開寶二年。

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呂昇 附王翰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挾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 附黃德興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

孝友傳

卷八

三

延長上簿。太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興。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德一

齊德一。密州諸城人。晉末。德一父爲客將。時密州防禦使皇甫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劫故郡。牛羊天豕悉取。犒士。德一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德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德

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遣使按鞠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德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應退孝悌之士。郡以德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易延慶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陰爲奉禮郎。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事。親孝謹。宋太祖乾德中。父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

孝友傳

卷八

四

摧毀廬於墓側。柏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州將表其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蔡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管葬。掩壙而返。知軍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知端州。

李罕澄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 附沈正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通官租。里胥。相與超鬪。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為棺斂具。端拱初。秦

孝友傳

卷大

五

州海陵人沈正。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帽。述其故。正即號呼襁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許祚

附李

鄭彦圭 田祚 惠從順 趙廣 劉芳 瞿景鴻 張文裕 張巨 彭程 陳偏 諸彥逢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

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

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

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

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温州

陳侶。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

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

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

身。歸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

孝友傳

卷大

六

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請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除本州助教。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

犀帶。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仲容字咸和。後遷光祿丞。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子用之。從子用莊。用丹。並進士及第。

陳兢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

孝友傳

卷八

七

伯宣子崇。江州長史。爲家法。戒子孫。擇萃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褒。江州司戶。褒子昉。試奉禮部。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

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卽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肯啻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代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

孝友傳

卷八

八

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叅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官員外郎。

孝友傳

卷十八

九

查道

查道。字湛然。欽州休寧人。父元方。為滑州掌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嘗思鯁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鯁尺許。以饋。又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

董道明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祟。道明潛匿墓中。入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

孝友傳

卷十八

十

保鄉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

顧忻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董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

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李瓊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爲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愆。盍求婢給侍。我免汝勞苦。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情。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滙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下鄰而居。

孝友傳

卷八

十一

朱泰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眩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

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平。每慟聞者感愴。

孝友傳

卷八

十二

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驚百餘集。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常眞 附常安 常守規 王詮 李繼成

常眞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旌表。眞妻病。子宴割股肉以養母。及死。

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詮。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陳思道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梯聞。鬻醢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

孝友傳

卷十八

十三

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慟。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自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李諮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

聞。舉進士。宋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崔第。三人。除大理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王樵

王樵。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淄州。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遊寒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減遼復讎。不用。乃於

孝友傳

卷十八

十四

城東南累塢。自撰謂之繭室。入室。掩其戶而坐。

許俞

許俞。宣城人。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嘗隨計偕。安輿。扶持。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親汝登科後。沒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潯陽從事。扶持歸。

海陵別業。卽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致
幹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幹濯於家人之手。慮其
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繇之地。涕
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方綱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
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筭。振貸貧民。景
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
李友傳卷八主
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
宋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
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
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祇之。
父目復明。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
土封墓。寔葬以禮。結草廬墓側。晝夜號不絕聲。知

附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

劉斌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
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
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
卽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照面配隸汝州。
釋斌等罪。

樊景溫榮恕旻

李友傳卷八主
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
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樛樹五枝并爲一。恕旻
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
睦。

祁暉

祁暉。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二年進士。天禧中
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暉旣解官。就墳側
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鳥

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土。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玘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

孝友傳

卷之六

七

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葉葬者。盡禮築之。凡二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墳成。復留守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玘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身以事母。里人有

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宋真宗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豈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墓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果。常同質木運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旣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孝友傳

卷之六

八

王光濟

附李祚 周善敏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鄆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表承詢

附孫補。常元紹。王美。董孝章。高珪。朱仁貴。邢廉。趙希。楊榮。趙友。李居正。張可象。張珪。崔諒。王覺。曹遵。

孝友傳

卷六

元

童升。樊可行。元守全。段德。張仁遇。王子上。豐肅。王世。及。李宗祐。劉閏。汪政。李耕。東野宜。實益。張化基。闕用和。楊忠義。

表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茲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濟。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

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豐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

孝友傳

卷六

王

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實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闕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杜誼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徙跣。負土

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流水沒前。雖大雨。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旬浹一番。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旣葬。遂爰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山發泮水。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夜至。旁山之居廬墓田畜牧。漂壞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以廩廕入官。至贊善大夫。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而卒。

孝友傳

卷六

三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未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弼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爲南京留守。母歿。奉喪歸葬。占之永豐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念喪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告之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修乃爲文齊潔而謁之。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爲孝感所致。

司馬池

司馬池。字和中。夏縣人。少喪父。舉進士。當試殿庭。

孝友傳

卷六

三

而報母亡。友匪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知白九歲。其父終那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旣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址。恍然識其處。旣發。其衣食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姚宗明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常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蒐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

孝友傳

卷六

三

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

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佑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

孝友傳

卷八

四

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平江人。性至孝。幼隨母適長山朱氏。後貴。迎其母歸養。

卷十八終

聞韶壽昌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鳥巢墓上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

支漸 附句文鼎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

孝友傳 卷十九 宋

三

有白兔白狸馴擾其傍白雀白鳥日集墓木五色

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卽與父母離居視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間觀感而化者甚衆元豐中褒賜粟帛

鄧宗古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元豐中

褒賜粟帛

沈宜

沈宜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八月晝負土夜拊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中褒賜粟帛

彭瑜

彭瑜字君正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孝友傳

卷十九 宋

四

蘇慶文

附臺亨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亨工書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書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間里賢之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極謹嚴。朝夕具公裳定省。非有大故。未嘗去母側。所奉飲饌。皆手自調味。母飲食時。輒率家人侍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舉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載母入京師。母亡。水漿不入口。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使鬼神有知。亦垂泣也。甘露歲降。兆域各兩枝合爲榦。旣終喪。不撤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卒謚節孝處士。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嘗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衆以爲純孝所致。其後頌官至右僕射中書門下侍郎。封趙國

孝友傳

卷九 宋

五

公。母贈魏國太夫人。

司馬康

司馬康。字公休。陝州夏縣人也。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父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

孝友傳

卷九 宋

六

趙君錫

趙君錫。洛陽人。性至孝。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寢於傍。凡衾褥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麤。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嘗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郝戴

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
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
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為父
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
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
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
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
樵卒。自畚土造塚。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塚上。去則
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
學士呂公著薦。起為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
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
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
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
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戴
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為銘其墓。

孝友傳

卷十九 宋

七

仰忻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
餘。就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
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薦坊大觀二
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申積中 附陳芳 王業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為子。
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

孝友傳

卷十九 宋

八

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為畢婚娶。始歸
本族。復為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
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
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
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
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
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
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

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賜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間。賜號處士。

毛洵 附毛洵 李壽 李衡 楊帶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舉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倫。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齋荷土以爲墳。手脈面驗。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

孝友傳 卷十九 九

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拘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宋五千斛。兄傳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揚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帶者。亦同縣人。字又卿。性至

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帶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政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宋徽宗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入寇。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宜

孝友傳 卷十九 十

和末。應募爲弓箭手。拒夏人。高宗建炎以來。與金人戰。積官至環慶路經畧安撫使。時母留敵境。遣人省視。母每勉以忠義。政奉命惟謹。和議成。始迎母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爲感義夫人。母卒。居喪盡禮。起復。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功效顯著。官至太尉。

趙伯深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偕。宣和間爲棧州兵官。屬會

兵動燕雲。子何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何亦隔絕。建炎三年。始得南歸。子何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間在蘆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方

孝友傳

卷九 宋

十一

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忽有虎啣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宋徽宗宣和間。金人犯京師。登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羣臣復建和議。奪种宗道。綱兵柄。登與東再詣闕上疏極諫。王時雍縱兵殲之。登屹立不動。金虜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不可。曰。君在可去乎。與林邁等請扈車駕。隸聶山帳中。欽宗擢爲宣武軍節度使。川主簿。靜江府古縣令。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固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襯還葬。累詔起復。飛連表乞終喪。廬母墓側。哀毀過人。復詔就軍。慕屬請廬以死。請乃入見。高宗慰遣之。飛誠信任人。愛養士卒。行兵有紀律。能以少擊衆。有勝無敗。力平羣盜。

孝友傳

卷九 宋

十二

建議恢復。慨然以雪國耻爲己任。用師中原。金人畏之。至呼爲父。望其旗。亦不敢近焉。嘗自涅其背爲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張浚謂人曰。岳飛忠孝人也。張宗元嘗監其軍。還奏曰。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至。高宗大悅。賜旌忠旗以嘉異焉。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天性至孝。丁母憂。哀

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哀。側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跣步不忍離左右。父死。喪葬盡禮。宋高宗紹興中舉進士。自知渠州。累官至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亮入寇。其鋒銳甚。諸將皆退。允文以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宋事轉危爲安。實繫于此。高宗召見。歎獎之。曰。允文公忠出于天性。朕之裴度也。

孝友傳

卷九

三

楊慶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適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念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念曰。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

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

孝友傳

卷九

十四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間。于所居前安綽襖。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

愈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

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荀與齡

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下詔旌表。

王珠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

孝友傳

卷九 末

十五

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杙。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匪架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蔡定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圜牆。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王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紲。纏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實。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

飲事而撫周其家

李植

李植字元植。泗州臨淮人。事親以孝稱。宋欽宗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府駐師鉅野。河南同子諱轉運京畿。時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廵功郎。使督數百艘。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轉戰以達。高宗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既見大悅。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

孝友傳

卷九

十七

表勸進。願早正大實。以定人心。以應天意。高宗既卽位。累官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植卽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竭力以奉甘旨。恪恭子職。務得親心之歡。檜死。帝與子諱語舊事。識植姓名。召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固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

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張伯威

張伯威。大安軍人。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卽愈。知大安軍羅植。卽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

孝友傳

卷十

十八

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鄭綺

附鄭德珪 鄭德璋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

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僕。德璋鞠之如己子。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病無師。自力于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入。矚其食舍肉。密歸遺母。爲

孝友傳

卷九 宋

十九

別設一器。跪送。乃肯肉食。鄰媼兒無不嘆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所稱。兄與嫂俱早喪。姪子演年五歲。浚生甫幾月。守道時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千泣。里巷憐之。後擢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秘書郎。以直言罷。徒步出錢唐門。惟書兩篋而已。宋度宗咸淳二年。遷著作佐郎。崇政殿說書。極言當世之務。忠諫剴切。

鮑壽孫

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爲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唐伯虎

唐伯虎。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

心動矣。汝奉母莫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

孝友傳

卷九 宋

二十

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江岸。時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唱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紐。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疾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是日病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丹稜。

趙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餘干人。性純孝。母畏雷。每聞雷。則

披衣走其所。當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母。露立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瘠毀骨立。終日俯首。極傷。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饌。母生歲值卯。謂卯。鬼神也。終身不食兔。

孔敗

孔敗。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事親至

孝友傳

卷十九

三

孝。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府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敗于路。輒歛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夏侯訴

夏侯訴。字長兗。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訴哀不釋帶者一年。母憐其辛苦。令出便寢息。訴方假寐。忽夢其父告之曰。汝病深痼。非凡藥可愈。天

帝矜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居後桑樹枝上。訴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病頓瘥。

崔希喬

崔希喬。清河人也。平居以孝悌稱。解褐尉臨清。丁母憂。哀毀過人。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轉鄭縣丞。室有芝草生焉。一夕葩蓋盈尺。州以狀聞。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細民感其仁恕。一日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

孝友傳

卷十九

三

彩煥爛。周於城郭。事聞。宣付史館。在并州時。居前叢葦中。有小鳥來巢。如鷓鴣孕卵。繞數口。毀而誕。卽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狀如鸞。馴擾閑暇。無復驚畏。暨能飛翔。時歸舊所。人稱爲兵曹鳥。初居喪。一哭臨。羣鳥畢集。徧墻宇。壓林木。周于原野。鄉里嗟異之。所居每巢燕。乳雛必反哺。逾旬後乃分飛。皆以爲孝義感通云。

吳二

吳二。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夕有神來見。夢曰。汝明日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護。神曰。此受命于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具饌以進。自云。將他適。請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亟使閉戶。自出野田。以待其畱。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實。未敢以告。自是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事也。

孝友傳

卷十九

五

徐志道

附徐志達

徐志道。字元思。吉水人。事母以孝聞。建炎間。金虜遊騎奄至。志道與弟志遠昇母以避。爲流矢所中。挾矢行數舍而卒。志遠負母撫兄。痛哭幾絕。虜追至。備告以故。虜慚謝曰。一門孝友也。遂釋之。紹興間。以孝薦舉。官至楚州團練使。

孝友傳卷十九終

孝友傳卷二十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輯

宋

陳侃

陳侃。字君和。永泰人。事親以孝聞。親有疾。省膳嘗藥。夜不解衣。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至道二年。郡守何蒙上其事。太宗嘉之。詔旌門曰孝門。賜母李氏粟帛。

孝友傳

卷二十

一

王文義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母疾篤。刲股進藥。疾愈後。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資洗滌祭奠器用。感夢得泉。人稱孝感泉。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

丁雋

丁雋。新喻人。事父母至孝。大中祥符間旌其門。

盧世豪

盧世豪。贛州人。仁宗天聖中。母歿。廬墓。廬中泉湧。一虎爲守視。有巨蛇入墳。俄震死。縣令陳廷弼其事于石。

范廷召

范廷召。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所害。廷召手刃父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墓。

鄒長孺

孝友傳

卷二十一

鄒長孺。字齊賢。泰寧人。仁宗時與太學試。居上第。聞父喪。哀毀過禮。旣葬廬墓。芝生塚上。

張揆

張揆。歷城人。父蘊病。剖股療之。舉進士。慶曆中知益都。

孫唐卿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仁宗時登進士。判汝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卒。詔賻其家。

曹矩

曹矩。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聞。其任都官日。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產堂上。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爲忠孝鄉。孝芝里。孫央死于方臘之難。時稱忠孝曹家。

毋印

毋印。安丘人。善事父母。父卒。葬邑西郊。朝夕哭奠。風雨不輟。妻馬氏從哭。焚香于臂。母卒。亦如之。邑

孝友傳

卷二十一

三

令馬驥以事聞。進士周元賓銘其墓。碑刻尚存。

朱道誠

附楊善

朱道誠。全州人。母卒。廬墓。冬筍生。瑞竹覆其墓。詔賜絹米。號朱孝子。其子揚善。孝亦如之。至和中旌表門閭。

林正華

林正華。字君輔。福清人。至和中入太學。後棄歸養。母。母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卜葬于湧泉山。鑿石

管墳。手胼足胝。不少暇。既葬。廬于墓。寢苦枕塊。哀慕不已。俄而祥雲滃。甘露降。烏鳥翔集。虎豹遁藏。鄉人白于官。旌之。正華安之六代孫也。安母死。廬墓旁。石湧泉。闕之異之。以其廬爲湧泉寺。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

胡淵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熙寧初。以親老家貧。授學江浙。每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後

孝友傳

卷二十一

四

以母疾。不復遠遊。卽里閭教生徒。晨夕歸省。每諸生餽食。有甘腴。必持歸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爲之強進食。

陳道周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家貧。奉母至孝。母沒。廬墓自陶磚。日成五枚。歷四年。甃墓高三丈。墓成而道周繼亡。從葬母傍。鄉人立碑表之。

李肅之

李肅之。鄆城人。迪從子也。母喪。廬墓。撫幼孤弟。承之成立。神宗稱其一門忠孝。

錢褒

錢褒。晉江人。性純孝。母喪。負土成墳。結廬居山。葷腥不入口。形容毀瘠。終制方還。嘗著志孝六篇。州繳以進。熙寧中。郡守兩問于朝。乞召試擢用。

艾君瑜

艾君瑜。永豐人。性至孝。母疾。革。刲股和藥以進。病

孝友傳

卷二十一

五

果愈。母喪。廬于墓側。崇寧中。郡守以聞。詔復其家。

劉訖

劉訖。福清人。崇寧中。歷官太常。居母喪。盡禮。有芝產墓側。

陳天隱

陳天隱。蘭谿人。端重好學。事母以至孝。聞大觀初。詔以孝弟睦婣任卹忠和八字旌其門。

趙文澤

趙文澤。麗水人。六歲喪父。廬墓。有羣鼠啣花白鵲。來巢之異。表于朝。大觀初。詔賜帛五十匹。

李華

李華。深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疾。華衣不解。帶者十餘年。有田十餘頃。穀貴平價。食其一。方。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不食其田。

張根

張根。饒州德興人。徽宗時。以朝散大夫終于家。性

孝友傳

卷二十一

六

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少蘇。後不忍聞鷄鳴。

苟允中

苟允中。中江人。葬父。自培其墓三年。有虎豹馴擾其旁。醴泉湧其下。

張琪

張琪。華人。靖康中。有賊掠村。琪負母而逃。賊欲害之。一賊曰。此孝子也。遂得免。

王大臨

王大臨。吉水人。建炎中。胡馬南牧。父被虜。大臨年十二。徒跣從行。盜欲兵其父。大臨抱持號哭。請代。盜義而免之。

汪與成

汪與成。銅陵人。一家百餘人。盡斃于建炎之難。獨遺與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形骸不存。刻木肖形。侍養十年。而後附葬。

孝友傳

卷二十一

七

李彭年

李彭年。廣德人。紹興中。進士。嘗割股愈親病。親歿。蔬食終身。郡守洪興祖聞于朝。旌表其門。號孝里。

李儼甫

李儼甫。鄱陽人。母疾。籲天割股。疾亟。鑿肝以進。母疾頓蘇。紹興間。表之曰孝子李儼甫之門。

王進慶

王進慶。澄邁人。性至孝。紹興間。其母陳氏病替。而

疾且殆。進慶刲股爲粥以奉母。疾愈。瞽目復明。

程俊

程俊。徽州宜陽社人。幼歲。父母陷于夏國。號泣自毀。幾不能生。後爲中大夫康州防禦使。權鈐轄隴右都護。悉捐家財數十萬以贖父母。西嚮號泣祈禱。飲食幾廢。夏人感動。遂歸其母邵氏。旣歸。日夕侍奉。承顏色。紹興十年。旌表門閭。又事族兄恭謹。諸弟友愛。復收養母邵氏族黨百餘口。服食器用。孝友傳。卷二十一 八

楊富老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烏鵲來巢。木生連理之異。紹興中。太守葉頤延入都學。奏於朝。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劉子暈

劉子暈。字彥冲。崇安人。父幹死靖康之難。痛憤哭墳三年。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

詹惠明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直坐殺人當死。惠明乞以身代。不許。乃齧斷指取艾灼頂。辭旨甚哀。太守曾開奏聞。詔減父死而釋之。因名其所居爲孝弟里。

胡師徐

胡師徐。字宗武。崇安人。紹興中第進士。幼失怙。事母盡孝。朱文公亦稱其操行。母喪。廬墓三年。

孝友傳

卷二十一 九

陳亨運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爲之枯。縣令餽粟帛以旌其孝。乾道間。詔舉孝廉。

李宗質

李宗質。字文叔。先濮州人。文定公迪裔。母展氏。罹靖康亂。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行次江州。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鄞之石塘。色養者二

十餘年。樓鑰銘其墓。楊萬里爲之傳。

張超

張超。定海人。年十九。父瑩患氣疾。華。懇禱無效。乃割肝取肝。煮粥以進。不數日。父愈。軋道四年。郡守趙伯圭命縣優恤。嘉泰四年。令葛洪復其家。封殖其父母墓。禁樵採焉。

吳璿

附吳安時

吳璿。定海人。母宋氏臥疾。璿割股療之而愈。妻楊氏亦遵疾。子安時皆割股以愈。嘉定三年。建崇孝門旌之。

袁鎮

卷三

十

袁鎮。奉化人。端平初。父年七十。病羸。鎮割股和藥。愈之。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

江文卿

江文卿。永新人。端平間。其母病革不可療。文卿割股和藥。進之。病遂愈。詔表其門。

張茂馮忠

附李德勝 聶汝清 黃顯
吳應發 盧十一 仇大任
晏十二 王文旺 吳仲三
雷大年 劉信伯 戈廷秀

張茂。馮忠。俱上高人。端平嘉熙間。父母病篤。皆割股以進。遂愈。同郡又有割股救父者。李德勝。聶汝清。黃顯。吳應發。盧十一。仇大任。晏十二。割股救母者。王文旺。吳仲三。雷大年。劉信伯。戈廷秀。

張興渭

張興渭。德化人。性至孝。母楊氏病篤。累百藥勿効。興渭窮迫。卽額天。欲割肝以進。旣而母疾立愈。淳祐六年。有司奏表其門。

孝友傳

卷三

十

王仲友

王仲友。武寧人。淳祐七年。父文才病劇。仲友割股作肉糜以進。疾遂愈。有司爲書篤孝之門。

東崇芳

東崇芳。丹陽人。德祐時。北兵俘其父國寶。崇芳詣軍門。號泣請代父。于是釋國寶。留崇芳。久之。憫其

孝思縱之歸父子皆得免。

羅避

羅避。雲都人。父卒。負土為墳廬其墓。蔬食飲水三年。縣令劉藻躬造問之。

劉深

劉深。館陶人。有孝行。母值沉疴。割左股為羹以餽。母即愈。

郭居敬

孝友傳

卷二十

主

郭居敬。尤溪人。性至孝。事親左右承順。得其歡心。

嘗據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樂。序而詩之。名

二十四孝詩以訓童蒙。

鄒致

鄒致。新昌人。事母篤孝。母死廬墓。有芝五色產焉。

沈麟

沈麟。性至孝。父死廬墓。感慈鳥集廬之異。

曾肅

曾肅。泰和人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有慈烏來巢之。祥。子安止。安中。安強。皆登科第。有節行。

鄒異

鄒異。長樂人。親終廬墓。凡六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許知言

附許逢言

許知億

許知白

許知什

許知言。閩人。兄逢言。弟知白。知什。知億。母病。知言

兄弟。朝夕不離側。越三月。藥弗効。知言乃齋戒。額

天。割股肉烹調以進。母病遂愈。年七十卒。知言兄

孝友傳

卷二十

主

弟。哀毀踰禮。俱燃香于臂。以資冥福。

林公遇

附林養直

林公遇。字養正。閩人。性孝謹。初以父蔭補寧化尉。

不忍舍朝夕養。乞奉南岳祠。弟養直。亦有至性。母

歿。養直兄弟。懼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每夜

闌燭盡。不忍退。

上官怡

上官怡。字友先。閩人。母年高羸疾。方暑。晨夕侍側。

驅蚊蚋不寢。逾月居憂。極哀毀。二兄繼歿。奉嫂撫孤。敬愛兼至。

史本

史本。鄱陽人。性至孝。父歿。廬墓悲號。有芝草之瑞。

姜嶠

姜嶠。樂平人。性至孝。庭生連理木。刺史韋頌署曰。美。嶠行孝有聞。兄弟兼美。陶我王化。毓此休祥。

王凱

孝友傳

卷二十

古

王凱。字和中。晉江人。事父母篤孝。居喪廬墓三年。不忍去。與其弟相友。未嘗一日離。

黃槃

黃槃。字平叔。龍溪人。父忠。助遘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槃泣曰。苟疾愈。雖子孫饑餓。我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氏年九十九。父將卒。曰。爲人子者。如爾甚少。吾願爲爾子以報。言畢而卒。後槃妻有娠。將彌月。夢其舅曰。吾某月日某時爲爾子。

及期生子彥臣。官至朝散大夫。封槃承議郎。賜緡。累贈朝散郎。

徐定。附徐義。徐傳霖。

徐定。豐城人。性至孝。父國會卒。廬墓三年。晝夜不絕哭。有紅紫牡丹。忽變爲白。號大孝子。定子義。未弱冠。居父喪。足不履房閨。寢于墓。號少孝子。曾孫傳霖。事親孝謹。人謂徐氏世襲孝子。

過昱

孝友傳

卷二十

五

過昱。豐城人。母早卒。刻木爲像。早暮飲食必以進。愈久愈虔。考古人勉于孝者。類成三十卷。號至孝通神集。

丁天錫

丁天錫。如皋人。事母克盡愛敬。盜忽入其家。以刃脅母索財。天錫勇往爭之曰。寧殺我。所有任取之。勿驚吾母。盜因感動曰。天道不殺孝子。遂捨去。

吳汝明

吳汝明。揚州人。志與之子。性至孝。嘗割股療母疾。有靈芝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他室廬皆焚蕩。汝明室獨存。嘉定中旌其門。

張汝明

張汝明。廬陵人。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羸疾。行步輒踣。夢父諭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驗。人以爲孝感。

柯應烈

孝友傳

卷三

六

柯應烈。建德人。性孝。母閻氏病。不解衣。侍湯藥。瘡瘳盡瘳。每夕露禱減筭。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延一紀。後果如數。

羅裳

羅裳。新喻人。性至孝。母病篤。剔肝以救。割腹未寸許。刃摧折。母病亦瘳。

章瑤

章瑤。丹徒人。事親盡孝。母亡。思慕切至。墓上枯竹。

復生。

鍾佃

鍾佃。龍南人。性至孝。喪母盡哀。有羣鳥鳴于墓。人名其廬曰感鳥堂。

黃觀象

黃觀象。江夏人。家于賢輿。居喪哀毀。廬墓六年。墓側產芝。詔賜粟帛。蠲其役。旌之。

伍瑞厚

孝友傳

卷三

七

伍瑞厚。安福人。事父母以孝著。部使者聞於朝。賜號孝節處士。

甯從龍

甯從龍。浮梁人。事親以色養。母疾。嘗割股。事聞。授徵仕郎。以旌其孝。

熊仁瞻

熊仁瞻。建昌人。爲宜春令。居父母喪。廬于墓側。有慈鳥來翔。事聞。詔旌其門。

上官超

上官超。光澤人。性純孝。母病篤。剗左脇取肝飼母。已而母愈。縣令張碩。名其門曰孝感。

薛半千

薛半千。字子中。漳浦人。天性孝友。母疾。嘗藥視膳。衣不解帶。疾轉劇。乃割股肉以進。其伯兄亦嘗鐫心血以調藥。仲兄復焚香于項以資冥福。母疾隨愈。兄弟三人。日侍親側。雍雍愉愉。鄉里推重。縣令孝友傳

卷十

六

林稽道。因卽所居立孝義坊以旌之。

張以中

張以中。甌寧人。仕至都提舉。生事既盡。孝及父歿。訃至。哀毀踰禮。自以親老在堂。宦遊于外。且有厚祿。生不能爲養。死不得就殮。遂不食。哭死道中。詔旌表其門曰純孝之家。

檀念二

檀念二。母章氏。病幾絕。念二剗脛取髓食母。母愈。

愈。王希呂上其事。詔付史館。仍令有司優給。

楊祥

楊祥。事親盡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褒封至孝公。植坊墓道以旌之。

嚴冕

嚴冕。溧水人。舉武舉進士。授學諭。時元兵渡江。冕負母避之。道遇兵。欲刃其母。冕挺以身蔽。爲兵所

孝友傳

卷十

九

傷斃。吳草廬澄嘗哀以詩。

潘祺

潘祺。溧陽人。性至孝。好學尚氣節。父疾篤。焚香額天。請以身代。後果愈。僉謂誠孝所感。

許遂

許遂。宣城人。早喪父。事母以孝聞。里人每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伯通遂字也。

張恪

張恪。金壇人。居母喪。祥禪逾年。猶不御酒肉。有甘露白鵲之祥。

孫之翰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母病。剖體取肝。為粥以進。病遂愈。郡守趙伯圭將聞于朝。翰曰。本心救母。非為他也。止之。

張子英

張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獨居。宋季盜賊擾

孝友傳

卷二十

二十

攘。妻子俱被擄。子英負母外避。備經險阻。後居寓黃溪。備書為養。母常思婦孫。寢食不安。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子可復返。賊起。奉母歸故里。妻子亦果得還。

馮順德

馮順德。建寧人。早喪父。奉母王氏至孝。飲食必親供。時遭亂離。負母逃于山谷。孝敬不替。母病。順德或終夜不寢。勵志學醫。親調藥物。母病遂愈。

吳順

吳順。雙道人。累官為永昌太守。性至孝。有赤烏集其門。人以為孝感。

徐膺

徐膺。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孺慕。若成人。母歿。哀毀骨立。卜兆于虎窟巖。廬其傍。蔬食三年。時陟巖巔。哀號。聲震原野。虎為遁去。墳下有坑。壑深數十丈。一夕山有聲如雷。翼旦視之。平地矣。

孝友傳

卷二十

三十

劉潛

劉潛。定陶人。知蓬萊縣。過渾州。聞母疾。亟歸。母死。一慟遂絕。其妻哭潛亦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羅威

羅威。番禺人。事母至孝。遇寒。必先以身溫席。母歿。盡哀。有白鹿止其墓側。

劉孝誠

附李葵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草之異。李見紀其
行于學之鴈塔。同邑又有李夔。既葬父母廬墓。有
白虎白鳥馴擾之祥。

徐初

徐初。華亭人。早喪母。父信後母譏。初事之益恭。父
暑月病疽。穢惡流衽席。初身自浣滌。不解帶者經
月。父乃悟曰。汝吾孝子也。後母子亭。少鍾愛。長不
以兄事初。初愛之不衰。聞者莫不高其孝友。

孝友傳

卷二十一

三

金景文

金景文。蘭谿人。親歿廬墓。夜有五色光焰。燭然射
墓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咸淳間。知縣沈應龍請于
朝。立碑建祠于學。

周二 附周三 周九

周二。弟周三。周九。官人。母命。三子竭力耕養。母
病甚。計無復之。二與三各刲肝調羹以進。九則通
體鈞燈禱于神。母疾瘳。時稱一門三孝子。

孝友傳卷二十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遼

蕭蒲葛不

蕭蒲葛不。字叔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
鞠于祖父元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元古匿卒。自以
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
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忍

孝友傳

卷三

一

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累徵。
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林古山。屏遠葷茹。
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講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
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
無疾而逝。

金

溫迪罕幹魯補

溫迪罕幹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父喪。

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剖股肉療之。疾愈。詔
以爲護衛。

陳頴

陳頴。衛州汲縣人。父光。爲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
汴。光病圍城中。頴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
歸。光家奴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
自誣服。頴詣郡請代父死。郡守哀之不敢決。適帥
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金

老父傳

卷三

二

太宗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

劉瑜。棧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
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
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剖股
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
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
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
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剖股肉
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
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水間。廬於墓側者三
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孝友傳

卷三

三

溫石

溫石。相州人。幼孤。八歲奉母居郡。後母以天年
終。石自穿土起墳。既葬。親舊勸令娶。石曰。營緝未
就。姑待之。時石已骨立。親舊恐其遂死。固勸令歸。
石曰。祥而歸。未晚也。竟至禪祔。廬側設竈。旦作粥。
孟析爲三食之。不復舉火。負土累月。鄉人願代。

之。石稽顙謝曰。非石願也。垂老時享祭器。必親滌。年七十有一而卒。

劉全

劉全。武陵人。性至孝。金末河朔擾攘。父源。母崔氏。俱爲北兵所掠。父病卒。母被鬻。不知所往。全就虜而去。後三年。以母故。祝天。子身南遁。尋訪于祁。蠡之間。數月。果得母所在。哀號祈請。主家拒而弗許。全行乞于市。得金若干。贖之。復爲母子者三十餘

孝友傳

卷三

四

年。克盡孝敬。

薛繼元

薛繼元。字曼卿。河東人。事母孝。所居化之。

孝友傳卷二十一終

孝友傳卷二十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元

庶希憲

庶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世祖時。歷官至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

孝友傳

卷三

一

王閏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貴。旣老而貧。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順承。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一夕室中火延。離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烟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饑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元

世祖聞之復其役。

郭道卿 附弟佐卿 子廷輝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見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輝。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輝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鍼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二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增

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剖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成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卽以騎送寧等往合州。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 附弟世通 向存義 丁照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穉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已兒。兒

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閨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閨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義，汴梁丁照，八世同居，州縣請于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 附王住兒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臥冰上半月。

孝友傳

卷三十一

四

寧猪狗

寧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洞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罔間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

李家奴

附管如林 朱天祥

李家奴，潭州萬戶移刺瓊子。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家奴剖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

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剖股旌其家。

畢也速答立 附尹夢龍

畢也速答立，遼襄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塚樹。

樊淵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元世祖至元

孝友傳

卷三十一

五

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蘇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事，聞旌之。

賴祿孫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延祐間，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

盜將刃其母。祿係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

劉德泉 附朱顯 吳思達 朱汝諧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三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其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柝居，德泉泣止，不能。

孝友傳 卷三 元 六

得乃名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羅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爨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柝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卽以

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弼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共聞。

郭回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

孝友傳 卷三 元 七

營食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 附張子夔 陳乞兒 趙國安 張琛 李庭瑞 穆利伯顏 性烈 刀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剖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葬。

所。歸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又有娥眉趙國安。鮮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利伯顏。南陽恠烈等。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 附張本 張慶 元善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家貧。密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張本東昌人。

孝友傳

卷三

人

在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饌豐備。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堂。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毓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身事姑。人謂孝友節義萃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 附麗遵

孝友傳

卷三

九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醫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麗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

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奔。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山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元成宗大德六年。溺死。韶孫哀慟。見者爲之泣下。肇州萬戶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 附吳國寶

孝友傳 卷三 元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鄉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

李茂。大名。徙家揚州。性至孝。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

母嘗病。目失明。茂祈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鄉夕祝天。乞損已年。以益母壽。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元成宗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 附黃覺經 章卿孫 俞全 李鵬飛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木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

孝友傳 卷三 元 上

踪蹟得母於潁州。兄於睢州。弟於邯鄲。皆爲役。乃徧貸親故。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十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義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

諸郡迎歸養之。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儒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蚤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親，歲時携子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間。

孝友傳

卷五元

士

趙一德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月，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倚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不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

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

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縱爲良。一德將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令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養其母以壽終。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來修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

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復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

徹徹。坦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祖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

孝友傳

卷三

十四

每見人父母。則嗚咽。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王初應

附施合德

施發仔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

附鄭大和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

孝友傳

卷三

十五

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爪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孝友傳

卷三

三

郭全 附劉德 劉居敬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王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食。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墓終喪。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值。寸錢尺帛皆上。

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皞

楊皞。扶風人。母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

孝友傳

卷三

七

丁文忠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前。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奉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 附李彥忠 譚景星 郭成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廬墓三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孝友傳 卷五 元 大

一 尾鐸

尾鐸。汴梁蘭陽人。蚤喪父。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倘驚吾親之靈。雖

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宗祀

宗祀。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傷遂成疾。伏臥床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旣葬。疾轉甚。祀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孝友傳 卷五 元 五

趙榮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吳好直 附柴郁 陳舜咨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

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卽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畢從師學。淡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已財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丙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廬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

孝友傳

卷三 元

三

俄暴雨火滅。

徐鉦

徐鉦。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鉦投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鉦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莘

附孫希賢 卜勝榮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

恠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父愈。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

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

日常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已年延之。並痊。

孝友傳

卷三 元

五

劉廷讓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

附黃鑑 丁祥一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暇

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
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
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鑑。皇慶間。諸暨
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
舅九歲。賣錫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貴
命醫。雖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
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事聞于朝。詔旌
之。

孝友傳

卷三十一

三

張思孝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
以父涕淚半器。番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
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义水馬站提領。父

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卽棄職歸。父病殆。
三日。佑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
有馴兔之瑞。

孝友傳

卷三十一終

卷三十一

三

訾汝道

譽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
 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
 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
 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
 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
 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
 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
 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一弟早
 世。撫幼孤如己子。縣令李讓爲請旌其家。

王庸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牲。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感

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利以代祭祀。

黃贊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時贊年幼。及長。聞父娶妾。歸來乎。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資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也。不幸父歿。思奉柩歸窆。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

孝友

卷三

四

所不恤。乃向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
累。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
偕。至。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于神。
以杖指葬所。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
就之。果得。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
驗。啓棺。正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樵蘇以給炊爨。人稱其

孝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視其壁壞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後伺母虎至斫之腦裂而死復持斧往巖傍伺候俄有牡虎至遂并斫殺之明三亦立死其傍不仆張目如生而手中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

孝友傳

卷五

五

歔泣下及冠。請于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父歿。又三年母歿。終喪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鄰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又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剖股肉爲藥。以進。忽夢寐

孝友傳

卷五

六

間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水飲。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於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師拜過。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

孝友傳

卷五元

七

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狎。眾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叔祖恭。叔父珍。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常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

孝友傳

卷五元

八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少。

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上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適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

孝友傳

卷三十一

九

復其家

靳曷

靳曷。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曷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曷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曷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曷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曷碑。

黃道賢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旣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塋。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孝友傳

卷三十一

十

史彥斌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

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賊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孝友傳

卷三

二

李明德

李明德。瑞州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弟經同領鄉薦。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

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

孝友傳

卷三

十三

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餓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眾皆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

病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日夜號哭。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漸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

孫抑。字希武。晉寧洪洞縣人。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

孝友傳

卷五元

十三

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爲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

石永。紹興新昌人。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

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已

王克已。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已負土築墳。廬於墓側。猶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避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孝友傳

卷五元

十四

劉思敬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繼母沙氏杜氏。孝養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

呂祐字伯通晉江人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郡賊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脇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

孝友傳

卷三十一

十五

甚謹一日賊曾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趙應祥

趙應祥廬陵人也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既長往尋其父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即走數千里往詢

焉知父死瀕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多榛莽塚墓壘壘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遇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視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葬廬陵人以爲孝感所致

武德政

孝友傳

卷三十一

十六

武德政真定人也四歲父歿母蘇氏守寡育德政德政稍長備甘旨之養奉順顏色以至孝聞母死時天大旱德政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方傍徨悲泣忽有二蛇躍山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孝友傳卷二十三終



孝友傳卷二十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校

元

詹士龍

詹士龍字雲卿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元兵破鄆。鈞歿。士龍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嘆曰。此忠臣子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董出。晝夜痛哭。他日從瀛漳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原欲復爾姓。孝友傳

卷二十四

一

廖人俊

廖人俊寧都人。元初父死于寇。母亦被虜。人俊七歲與祖母居。既長。誓求父骨。得于叢塚間。又往北方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已死。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許。遂刻母像而還合葬焉。吳澄有文記其事。

周古象

周古象。蘄水人。元初兵虜其。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養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僉韓克莊爲立孝義門。

周良佐

周良佐。唐山人。事親孝。親歿。廬墓三年。至元間旌

孝友傳

卷二十四

二

表其門

孟君用

孟君用。臨川人。至元間兵掠臨川。君用生三歲。母被驅不知所往。後求得之。則已歿矣。請喪歸葬。不從。乃號慟墓下。得其遺衣杯棬以還而喪祭焉。

胡景清

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歲。隨父母。艱難。倉卒失其母。景清長知學。每念母。輒涕下一

日辭其父抵幽薊。覓之于燕市。遇其叔胡巨川。知母已至燕。而未知其處。踰年始得之。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年矣。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歸。

陳譽 附陳觀淵

陳譽。字譽夫。福清人。性孝友。至元中。母林氏病。譽刲股肉療之。子觀淵。字友達。亦篤孝。父母疾。俱嘗刲股肉和粥以進。

張鏐

孝友傳

卷五 元

三

張鏐。下蔡人。事母至孝。母卒。居廬三年。致有紅蓮變白之異。郡立孝遺坊。事聞。大德二年旌表。

祖浩然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至元中。盜起。政和朝。廷命將往討。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浩然母全氏。遭掠而北。時浩然年六歲。母子相失者二十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不能名其處。浩然欣然棄

職。辭父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塗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或云。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常在汝鄧間耳。浩然喜。遂回汝州。

抵鵝路山。不遇。至牛蹄白石。不遇。至棗陽雀橋。又不遇。浩然夢神人顧而言。有月缺再圓之語。益喜。自雀橋至別蓋山。訪其母在焉。抱持涕泣。遂奉南歸。人皆歌詩美之。會稽韓性為作孝子傳。

孝友傳

卷五 元

四

黃直

黃直。星子人。皇慶壬子。母疾。割股為藥。疾即愈。郡守立碑以彰其孝。

王良吉

王良吉。吳郡姑熟之支塘里民也。延祐乙卯。母錢氏年六十餘。嘗病劇。良吉沐於禱天。以刀剖臂。取心肉一片。煮粥以飲。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症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欲絕。乃果財醺告神明。陰

所佑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

匡國政

匡國政母病。刲肝以進。病愈。既而復病。又刲脇。藥愈之。及卒。廬墓終喪。延祐中旌表。

越楓

越楓。橋里人。母丁氏。雙目失明。楓事丁至孝。每朝

孝友傳

卷三四元

五

盥漱訖。卽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間憲司上其事。表曰孝子之門。

高可燾

高可燾。有孝行。文宗二年旌其門。

張聚

張聚。新鄉人。性至孝。天曆間母卒。廬于墓側三年。朝夕負土成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繆倫

繆倫。字叔彞。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于是殺倫而釋其父。

陳道

陳道。鄆武人。至正七年。羣虎晝傷人。一日道父樵爲虎所噬。道以柴擔奮前縱擊。虎舍其父。遂噬道。啖盡。鄉人爲殮其父屍葬之。

孝友傳

卷三十五元

六

朱仁

朱仁。靖安人。至正間。母劉氏病篤。割肝取股。救母得活。立旌孝坊表之。

秦十一

秦十一。輝縣人。早孤。養母劉氏。元末兵至。母目失明。十一負母携妻子避兵于山。時子方三歲。母得食嘗哺之。十一謀于妻曰。今兵荒缺食。母餐不飽。莫若棄其兒。幸得母全。兒不足惜。妻從之。遂棄兒。

負母避處險阻。採食爲養。事定乃歸。

郭通

郭通。徐州人。少以孝稱。父柩在殯。隣火延及通舍。通仰天訴曰。柩不能移。寧與柩俱焚死。伏柩痛哭。火須臾遂息。

俟文質

俟文質。字孟彬。十歲。封股以療母疾。

黃一清

孝友傳

卷五元

七

黃一清。休寧人。少孤。母吳氏。守節臥病。醫欲得蜜。乃夜乞諸隣。遇虎。一清號曰。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而去。人謂孝感之應。

楊明

楊明。性至孝。父秀病。適隆冬。明冒雪跪行。禱祝神水。飲之。病愈。母張氏卒。廬于墓側。鄉黨稱其孝。

張茂

張茂。濱州人。母王氏病不愈。剖右脇出肝。假湯餌。

以進。病卽愈。人以為孝感。

鮑興

鮑興。字雄飛。鄒平人。事父母孝。母疾。罄貲求醫。母喪三年。不入私室。復慮父缺侍。置大樓船共載。隨遇爲家。浮游江河。以娛其志。

陶忱仲

附陶凱

陶忱仲。台之臨海人。少失母。繼母弗之愛。及長。娶吳氏。繼母不能容。乃出居外。後父年老。家又匱。迎

孝友傳

卷五元

八

父繼母養之。更爲繼母弟娶婦。嫁其妹。子凱亦有孝友之行。

祝大朋

祝大朋。字公亮。麗水人。事母呂氏孝。母卒。刻木爲像。事之如平生。

白珽

白珽。橋李人。性至孝。親嘗患奇病。珽剖股和藥而進。病遂愈。

董茂春

董茂春。莊愍之子。事母至孝。飲食寒煖。未嘗一日少離。母疾。輒籲天。願以身代。

趙和

趙和。母遭兵被虜。和年十四。思之不寘。籲天。至遼東尋獲母。被得者皆不遺。和具奏。乃得與母俱還。

林逸

林逸。字國安。自號愚愚。龍溪人。早喪父。獨奉母以

孝友傳

卷三十四

九

居。一兄贅居桐城。逸欲貽書請其兄及嫂氏同居。以養母。妻楊氏不聽。乃自撻以感動之。甚至對案不食者累日。楊氏化而順從。及兄嫂歸。逸事之甚謹。私房不蓄一錢。

陶煜

陶煜。字明元。用道家法。事玄武神甚謹。母病心痛。歲瀕死者六七發。晷莫能愈。煜每捐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剖股割

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煜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

犯死。取一鬻爲湯劑。爾神有靈。病庶其瘳。禱畢。引

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

也。煜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于几

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嚙以水。良

久蘇。乃鄰家兒。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讀

隨隱。煜私喜曰。此必玄武神。吾母其瘳矣。卽如方

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矢。終母身不再舉。

孝友傳

卷三十四

十

楊惠

楊惠。父早卒。事母劉氏盡孝。母疾。求以身代。母忽夢神告之曰。爾疾當終。爲爾子誠孝所感。今特延之。疾果瘳。母歿廬墓。哀毀喪明。有司以聞。旌表其門。仍蠲其徭役。

吳大中

吳大中。羅田人。天性孝敬。父七十二。寢疾。衣不解帶。父歿。泣血幾絕。旣葬。奉母陳氏。廬于墓側。十有

七年。母年踰九十而卒。居喪哀痛逾昔。有司以孝聞。上旌其門曰吳氏孝子。

袁知周

袁知周。泰州人。父敬夫。鹽丁。爲總催虐死。知周誓復仇。寢苦枕塊。陰佩刀伺間者六年。後仇爲他入所殺。乃以刀棄之郊。事聞。詔旌之。

李仲叔

李仲叔。新淦人。幼孤。事二母俱孝。一日母病思橘。

孝友傳

卷五元

七

仲叔求橘以食之。遺積床下。生而漸長。仲叔撤屋成之。有司以其事聞。召爲贛州巡簡。

趙孟玖

趙孟玖。母徐氏病。割股和藥以進。病愈。旌表其門曰篤孝。

劉從竹

劉從竹。字友直。福清人。事母孝。母終廬于墓。俄所居門楣及墓前之石。皆有芝產。

李奉先

李奉先。葉縣人。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恐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于林野。安所忍乎。乃結庵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林。

梁琮

附梁鐸

趙信

皇甫達

梁琮。安陽人。父卒廬墓。負土爲墳。朝饘暮粥。若將終身。從子鐸。父喪廬墓。與弟五人同居無間言。時

孝友傳

卷五元

七

同邑趙信。皇甫達。皆以孝聞。居喪廬墓。達念母老無棺。一日大雨。漂巨木至門。視之良材也。後遂取以殮母云。

顏應祐

顏應祐。同安人。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不相知者二十六年。應祐訪求不得。當悲號流涕。一日得書。知在滇南。卽往求之。果得母。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彭季世

彭季世。江州人。爲義門陳氏之傭。父表明已久。有子一人。嘗問陳之子。第言舜爲父瞽瞍。祇冒而致明。乃歸効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

季原禮

附季立 季廷春

季原禮。性最孝。親終廬墓。不食鹽醬。其子立與曾孫廷春。居父母喪。並如之。立餽母。替目復明。人謂一門純孝。

孝友傳

卷五

七

楊汝義

楊汝義。昆明人。仕爲騰衝府同知。事親至孝。親歿。負土成墳。詔旌其門。

馬伯傑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伯傑獨與母居。盜起汝。轉掠齊魯境。伯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殮。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伯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

刃。伯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送以衣糧。既一剗于兵。失墓所在。伯

傑求之二年。得于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柩。塋。父御史轉。憲僉。留江南者八年。伯傑遂冒

鋒鏑。間關數千里。省之。錢塘人咸稱爲馬孝子云。

夏永慶

夏永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浮海而北。舟抵海洋鎮。時易一小舟。盤載。喧呼

孝友傳

卷五

七

雜操。文德顛仆。溺水。永慶號天。沒入洪濤。載父出。波面。舵工提戟釣。永慶不死。永慶力不支。竟沒。其後諸弟傷之。皆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義之門。

馬英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沒。獨事母。并奉二寡嫂與居。比母喪。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栢。廬于墓側。終其身。

唐轅唐轅

唐轅。唐轅。鄞人。父復禮。以擅匿官。離事被陷。且拘以歸于京。轅詣吏代父命。不肯。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脫父桎而梏之。行至越州時。轅自杭回。遇諸途。挽轅衣。哭曰。兄爲冢子。宗祀所托。不可以死。第請代兄行。轅不從。轅給之曰。兄訥言。往必不免。第有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械。加已手。吏憫而從之。轅抵京。係獄旬日。近臣奏其非罪。得免。

孝友傳
卷五

五

馬安

馬安。父喪。膝行。負土成墳。廬于側。號泣三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杜世壽

杜世壽。母劉氏病篤。剖股煮粥以進。母病遂愈。事聞。詔旌其門曰純孝。

段德隆

段德隆。寧晉人。事父母孝。母歿廬墓。二千石聞于朝。命復其家。

王忠

王忠。三原長孫里人。能盡孝道。值母有疾。欲爲之娶。忠曰。吾母疾。安忍爲此。後母卒。廬墓。日夜號哭。蔬食飲水。人所不堪。有司奏旌其門。

許敬觀

許敬觀。明州衛兵。事母至孝。一日拉十兵駕舟。販

孝友傳

卷五

六

鹽。至邵江北渡。忽暴風電掣。霹靂挈舟人上泥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如有入援之。去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禿。人以爲孝行之報。

鄭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鄞人。母嘗患目。日以舌砥之。卽愈。後病痲。衣不解帶。父當葬。適病瘡甚劇。人止其臨。號泣曰。幸從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旣還而瘞。

葉志道

葉志道。德興人。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有馴虎烏巢之異。事聞。旌表其門。

段文瑞

段文瑞。雲南河陽人。讀書。奉母盡孝。母卒。以手履地。行一里外送母喪。事聞。旌表曰孝義之門。

馬仲弼

馬仲弼。安陽人。性至孝。每定省。必得親悅方休。父

孝友傳

卷五元

七

母卒。結廬墓側。詔旌其家。

王慶

王慶。新鄉人。幼孤。事母克孝。母病。慶禱于天地。願以身代。母病遂愈。朝夕奉甘旨。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鄉里化之。有司以聞。詔蠲其家。

耿昌

耿昌。獲嘉人。少有志。家貧養親。竭力以供甘旨。父亡。廬于墓側三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李全

李全。獲嘉人。王節婦之子。年十歲喪父。家貧。躬耕以養母者四十年。一日母疾。藥不可瘳。全額天所以身代。割股作羹以啖母。母尋愈。後母卒。全哀毀骨立。廬墓三年。事聞。詔旌其門。

戚敬

戚敬。嘉興人。事母至孝。居喪哀毀過禮。既葬。廬墓有白芝之瑞。又以木刻母像。事之如生。邦人稱之。

孝友傳

卷五元

六

蕭翊

蕭翊。字公璠。武陟人。父母相繼而卒。先後皆廬于墓側。哀慟無已。凡二年。竟以羸憊而卒。部使者上其事。特加旌表。

趙天爵

趙天爵。字伯燕。平陽解州夏縣人。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聞于朝。旌表門閭。復其身。

陳汝楫

陳汝楫字傳巖。象山人。父應魁。母楊氏。汝楫事親至孝。親沒未葬。隣家失火。延及其室。汝楫與妻徐氏。伏柩哀慟。誓不獨存。風反火息。親柩獲全。人以爲孝感。

華昭

華昭。鄞人。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其志。誓死不從。後疾亟。昭尚幼。刻意茹素。

孝友傳

卷四 元

十九

禱之弗痊。乃露禱于天。剖左股作糜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書節孝字表其門。

章夢賢

章夢賢。上海人。至元中薦授營田提舉。以父母蚤亡。伯兄多疾。卽棄官歸。終身不仕。事其兄如父。兄歿。撫其孤如子。閭門二百餘口無間言。

鄭佛生

鄭佛生。建昌人。蚤孤。母病拘攣。家貧賣菜以養母。

日代盥櫛。進飲食。扶掖掃除。必敬必慎。二十餘年無少怠。鄉里高其行。元末詔表其閭。

葉雋

葉雋。字良弼。松溪人。有孝行。祖母年高。足疾不能動履。與姊妙孺昇而起臥者五年。至正乙未間。父景仁死于賊。傾家貲募壯士入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屍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辭不拜。廬于墓側。旦夕悲泣。芝生隧道。

孝友傳

卷四 元

二十

方時發

附陳伯宣

同山周氏 向 遜

吳起孫

張弘毅 王理 張政

劉讓陽

王 榮 羅世華

辛世顯

陰幼遇 陳 成

在天祐

田章阜 李恭讓

吳 傑

陳 忠

方時發。青陽人。綱之後。十一世同居。至時發克世其家。以孝義被旌。起爲潮徽二州教授。又有陳伯宣。江州德安人。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表爲義門。同山周氏。金陵人。自紹興至順帝時。同居九世。歷二百餘年。老幼千指。功總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

何遜。宜都人。九世同居。人無間言。稱義門。其十世孫存仁。存禮。早卒。二妻俱守節。至元中。旌其門曰節義。又有吳起孫。高安人。九世同居。張弘毅。修武人。七世同居。一門孝友敦睦。財無私蓄。有連理樹生焉。詔旌其門。所居之地名孝義鄉。王理。蒲城人。七世同居。延祐天曆中。表其門。張政。臨漳人。六世同居。家口四十餘人。各守禮法。族黨稱其孝義。有司以狀聞。詔旌其孝。劉讓陽。艾口人。六世同居。閨門四十餘口。懽然無間。大德元年。表其門。王榮。句容人。爲人孝友。五世同居。時歲荒。有饑者。出粟以賑。死者。置棺以殮。延祐間。旌其門。羅世華。字明遠。慈谿人。與弟世英。弘惠。天錫。世昌。一氣。偕老。五世同居。至正二十四年。旌表。辛世顯。字伯榮。臨朐人。年踰七旬。日與弟宴集。怡怡如也。老稚百餘口。閨門肅雍。人無間言。同居五世。人稱美之。又有陰幼。舉新人。五世同居。陳成。字公美。晉江人。敦行孝。

孝友傳

卷五元

三

友。四世同居。六葉相見。監郡僕玉立。表其門。任天祐。武安人。躬履忠信。子孫七十餘人。無敢積蓄。四世同居。泰定三年。表其門。田韋。阜。累世同居。李恭。讓。安平人。累代同居。並詔旌爲義門。吳傑。博興人。兄弟四人。同居五十年。知州郭允以聞。旌表。陳忠。壽光人。兄弟四人。同居孝友。大德八年。旌之。

汪俊德

孝友傳

卷五元

三

汪俊德。歙人。元季。侍祖父避亂。途遇羣賊。欲刃之。俊德懇曰。我幼孤。非祖無我。殺我以活祖。必爲良鬼。以報君。賊義而釋之。

劉良臣等二十四人

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強安。潘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修武真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真定。

張慶樂安許正臣。色目氏沙的。以上俱事親篤。事跡未詳者。

王構等一百三人

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富平王賈僧。鄆州段好仁。趙縣韓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張裕。河秦史恪。高成。鄧州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延安東昌張暈。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

孝友傳

卷五

三

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定宋真。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實。張易。河南王宗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讓。翼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呂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福建朱貞。龍。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溫縣趙成。峨眉鄭國。

淮安翟謨。汶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荊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兗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鹽。郛。谷城王福。鮮州靖與會。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典中石林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氏納魯。赤丁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水八剌。玉帖木兒。瑣住。唐兀。牙晏。只哥。李桑。羅友。塔塔思。友。以上皆居喪廬墓。嘗表其閭。或復其家。

孝友傳

卷五

三

朱震雷等十七人

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鄆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鄆州貞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以上俱累世同居者。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雖事蹟未著。而姓名具列。故附載篇末。以備覽焉。

孝釋冊

道紀

道紀。南齊時人。習成實。述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則荷擔。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衣着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拒之曰。吾母也。非爾母也。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孝友傳

卷三 孝釋

三五

法雲

法雲。梁時陽羨人。七歲出家。爲莊嚴寺寶亮弟子。儁朗英秀。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學者海峽。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及法師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肯者跋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况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飢粥。

智聚

智聚。隋時人。住蘇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悲哀。幾於毀滅。止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

敬脫

敬脫。隋時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清直聞。其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楷筆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下。入村乞食。

孝友傳

卷三 孝釋

三五

慧斌

慧斌。唐時兗州人。父即在朝。年迫期。願愛敬無繇。乃於汝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銘之。有殷憂暮景。見子無期。百年幾日。對此長悲之句。

子鄰

子鄰。唐時人。范氏子。母王氏。不信三寶。鄰迓東都。依廣受寺慶修律師出家。忽思親歸寧。父失明。母

已故三載矣。因詣岳廟敷坐。具誦法華。誓見岳帝。求母生處。其夜岳帝召謂曰。汝母禁獄。見受諸苦。鄰悲泣請免。帝曰。可往鄧山禮育王塔庶可救也。鄰卽詣塔哀泣禮拜。至於四方。俄聞有呼鄰聲。望空中。見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初利天矣。倏然不見。

師備

師備。唐時人。姓謝氏。父以罪徙。墮水死。備因出家。

孝友傳

卷五 孝友

七

家欲報其父。芒鞋布衲。食糲接氣。與雪峯存禪師爲友。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嘗携囊出嶺。擬欲遍參。忽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不出嶺。依雪峯。決心要。雪峯嘗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云。荷子出家。了明心地。已得生天。故來報耳。

鑒宗

鑒宗。唐時湖州長城人。姓錢氏。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之。給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謁

監官悟空禪師。不參請。頓徹心源。咸通中。止于東峯。號徑山第二祖。

陳尊宿

陳尊宿。諱道明。唐時睦州人。初遊方。契旨於黃蘗。住觀音院。常餘百衆。後捨衆入開元寺。房作蒲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張策

張策。後梁時人。少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廣明末。

孝友傳

卷五 孝友

天

盜犯闕。策遂反。初服奉父母。逃難及丁父艱。以孝聞。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

道丕

道丕。後周時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湧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能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

呪之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卽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有髑髏從骨聚躍出。搔曳良久。不蹕踊抱持。責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爲孝感所致。後應制論道。多居元席。朝野歸重。

應天寺僧

應天寺僧。失其名。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孝友傳

卷四 孝釋

三

紹清

宋紹清禪師。居潭州興化寺。乃南嶽下十二世法嗣。上堂云。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

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孟。詣地獄門。卓然尋省。

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日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眾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孝友傳

卷四 孝釋

三

家人助哀。以手捶臂曰。蒼天蒼天。

宗贖

宗贖。宋時襄陽人。父早喪。母陳氏。携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年二十九。禮長蘆秀禪師出家。叅通玄里。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念佛。後無疾而終。製勸孝文行於世。號慈覺禪師。

孝友傳卷二十四終

其言如布帛菽粟語語切近並無高奇玄渺之談可以驚世駭俗然而人生於世不可一日無孝弟猶之不可一日無布帛菽粟也一日無布帛菽粟焉則饑寒切身矣一日不孝不弟焉即飽食煖衣其能安乎若人而盡孝弟之道即爲堯爲舜爲周爲孔若人而不孝不弟也者則爲桀爲跖爲窮奇檮杌而已矣可不思乎且如烏反哺羔跪乳禽獸猶有孝弟之性焉而況於人乎豈可禽獸之不如哉凝之不肖嘗反躬思省有不孝者五菽水未盡而風水含悲一不孝也慈闈謝世適遊長安瞻雲弗及終天抱恨二不孝也奔訃南旋嚴君繼逝湯藥未親衾棺畧具三不孝也窀穸已定爲豪右所發數世幽靈播越草野力不能保其丘隴四不孝也行未脩德未至無能立身揚名以顯吾親五不孝也負此大罪五

幾不自列於人類焉其他微細處更難具論如一言不慎非孝也一行不敬非孝也與人誠非孝也師傳不習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御下不慈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臨難苟免非孝也取與不辨非孝也歷歷自考吾之不孝不弟者多矣吾則不孝不弟而欲天下人之爲孝爲弟其道必不能然天下有一人之不孝不弟焉是即吾孝弟之未盡也吾能於人已二視哉且以堯舜周孔之道待人孰不欣然從之者而况人人可爲堯舜可爲周孔祇在父子兄弟尋常言行間體認具足奚俟他求孔子以家庭孝友是亦爲政孟子亦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可見千古帝王眞實經綸俱不外此我太祖高皇帝敦厲風化以孝治天下故人莫不觀感而起自

國初迄今二百六十六年上自公卿下至氓庶

孝友之行隆於前古余因次第古今事蹟爲

孝友傳二十四卷

皇明孝友傳八卷誠以興孝興悌爲脩身齊家之

實務治國平天下之樞要也其附見先大人

者亦猶子思稱述仲尼弓冶具存不欲自替

其箕裘耳第慚陋多所遺闕嗣有聞見當

續輯之癸酉孟冬朔武林郭正中自序

孝友傳二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郭凝之撰凝之字正中海寧人天啟甲子舉人

官至兗東兵備副使是書採摭商至元末孝義事

迹按代編次然體例猥雜如君陳絕無事迹以成

王孝友一言之猶有說也顏子並不專以孝稱

而亦虛載其名晉文公對秦使乃舅犯之謀而亦

浪標厥目至論語問孝四人以子夏爲主子游附

傳已屬妄分賓主孟懿子孟武伯亦與子游同附

則不知二人之孝以何爲據矣

皇明孝友傳八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孝友傳

八卷》提要

皇明孝友傳目次

卷一

姚伯華

瞿嗣典

李貞

章溢

過宗一

徐允讓

崔敏

錢鏐

朱熙

陳圭

危貞昉

王洵王淳

皇明孝友傳

目次

一

莫懷

王忠

錢適徐植

劉敏

顏秀 附顏昌

枚應發

吳淳

陳興

王溥

簡祖英

李得成

喻德昭

岳仲明

龔仲賢

樂枏 附樂枕

楊伯安

盛達	范祖幹
胡璉	何執中
王中	李英
高巍	張宗魯
張十	古朴
王彥達	呂宗爵 <small>附趙士亨</small>
王濂	
卷二	
劉謹	丘鐸
王興	顧仲禮
劉鎬	權謹
程通	魏敏
毛聚	鄭濟
鄭克敬	鄭淵
鄭欽	鄭湜
鄭沂	張壽祖

崔永	王紳 <small>附王孫</small>
孫毓	包質夫
陳謙	周炳
侯昱	張翼
李文選	楊敬
范從文	易楚誠
楊述	林祖
盛本源	伍洪
蕭吳賢	江伯兒
卷三	
孫惟中	祝大昌
朱環	何宇新
吳宗元	黃珏
王經	王讓
郭張善	麴祥
葉彬	焦瑾

張信	張天保
張甫明	陳仲賢
蘇原芳	陳繼
趙讓	趙巖 <small>附李尚質 王璿 楊琮</small>
彭豫	劉元貞
林希蔭 <small>附林厚</small>	劉鈍
夏時	嚴烜
范衷	陳榮
金問	梁崑
劉鉉	羅璋
曹端	郭膺
陳淮	楊士奇
支琮	龐景華
于顯德	高挺
王文義	杜瓊
朱顥	金子安

劉衢	王燧
陳叔剛 <small>附陳叔紹</small>	
卷四	
史五常	申祐
許恩	劉敬
畢鸞	檀郁
王約	呂仲和
顧儼	張諫
沈琮 <small>附沈璋</small>	張琛
趙說	楊智
王玄弼	唐孟元
趙謐	魏祖忠
黃賓	盧元
方觀	朱舉 <small>附裴俊 王安 孫良 梁瑾</small>
楊旻	岑義
高明	吳麟

杜謙	呂晟
衛英	李子高
任義	王允
韓定	陳真展
甘澤 <small>附甘潤</small>	宗社
崔克升	黎崇 <small>附蕭烈 李永壽</small>
盧廷佐	吳茂
張隆	劉炎
<small>明孝友傳</small> <small>目次</small> 六	
劉誠	彭教
宋瑛	李錦
李悅	王愛義
卷五	
陳獻章	李處士
胡居仁	盧謹
杜崇 <small>附馬尚宸 師維孚</small>	葉文榮
張審	石瓊 <small>附石廷河 石偉鼎</small>

談錄	李玘
王謙	韓錦李昇
盧藝	虞訥
廖秉紱	王宗義
屠藩	董暉 <small>附董遵</small>
沈忠 <small>附沈漢 沈瀚</small>	魏必通
任良才	何清
董謙	焦鑑
<small>明孝友傳</small> <small>目次</small> 七	
施溥	邵敏
李振民	張文佐
陳廷燧	張倫
王禮 <small>附史蘭</small>	張彥正
魏紳	閻倫
饒鳳翔	劉翊
曹時中 <small>附奚昊</small>	王麟
宋甫	李文泰

顧福	舒綱	吳凱	史琳	鄧翰	劉機	鄭杲	陳選	薛遠	盛全	劉閔	李錦	何孟春	陳鑛	陳倫	程振	謝用	白聚良	李銳	王鶴	田籽	劉仲原	豐熙	顧璘	楊繪	魏校	孫緒	潘鏜	吳鶴		卷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歸鉞歸繡	陳茂烈	湛若水	王艮	羅汝芳	潘自新	方重杰 <small>附方夢升</small>	劉和	謝麟	劉憲	孫清	鄧顯芳	初貞	楊陰	傅興	宋顯章	楊惟懷	何應宣	熊萬變	韓邦奇	鄭紳	楊成章	景賜	趙德宏	葉琦	王以旂	徐文敏	徐顯	徐聰	吳泰	張時中	向光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治始	蕭華
亢良玉	附張璽 李大經 靳馳 王寵
洪祥	史王明
賀鈞	卜懷
孫鵬	徐應魁
陸儵	錢敏
高興	龔雲
朱助	潘琢
何屋	林黼
歐陽瑜	張尚忠
梁廷振	許象先
劉瑞	陳垌 附陳耕
卷七	
何倫	呂枏
王原	唐儼
侯英	附侯侃 易直

吳玘	方鵬
華祭	張後覺
戚景通	蘇祐
丘緒	襄陵王
仇時濟	楊沂
譚維	范芝
王嘉祥	楊崧
鮮懷經	邵璋
劉效祖	張基
張袞	廖廷皓
胡濂	湯賓
高承順	王在復
官思恕	周滿 附關世安
梁策	彭寶
夏子孝	周聘
王應元	方孟綰

朱衣	譚紀
蹇衡	史筆 附蘇文
蘇奎章	楊騰
馮行可	江圻
劉文煥 附沈之盛	張登元
向化	
卷八	
華侯	朝倫
南孝友傳 目次	十二
王世名	崔鑑
尹氏四童 夢炎 夢昌 夢友	李學梅
張梅	貢靖國
張英	邊靜
劉進	孫經 附孫緯 查繪 潘文奎 潘文賢
王表	張祥
胡孟清	劉鵬 附劉政
楊輔	徐彪

張後甲	黃杰
過橋	楊應祈
蔡毅中	郝烈
本文詠	彭洪 附彭英 彭繼榮
何孝子	董孝子
郭金科	鮑邦志
青芝寺沙彌	吳市丐兒
長興孝子	
南孝友傳 目次	十三
附 蝶棚子傳	蝶棚子像贊
蝶棚子孝友行畧	
皇明孝友傳目次終	

皇明孝友傳卷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載

姚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寓居錢塘。事父母。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寇盜剽掠。奉二親匿閭原山中。父爲盜所得。妻馳救。盜併驅以去。僅六十餘。山澗崎嶇不能步。哀懇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泣。追求不可得。哭聲徹

明孝友傳

卷一

一

天。或指示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裹以絳紬。被肩擔之。乘夜間道奔桐江。詣姚山祖塋。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饑寒無力。慮盜窺覷。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明興。伯華乃歸。痛親二月。遇難。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如輩。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鳴咽。

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祀執爵。哀哀呼泣。如在膝下。時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記述難

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參政。伯華年七十卒。贈禮部左侍郎。

瞿嗣典

瞿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嗣典天性純孝。母患癰潰。膏長夏臭穢不可近。嗣典燂湯洗滌。執扇驅

明孝友傳

卷一

二

致納靡晝夜。月餘乃休。旣而母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嗣典祝刀于天。剖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消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嗣典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嗣典號呼曰。天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人以爲精誠所感。宅心仁厚。與負販者市物。一聽其言。卽與直。見有鵝衣百結。告糴者。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

如數與之。後以壽終。子莊。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

李貞

李貞。泗州盱眙人。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食。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歿。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歿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明孝友傳

卷一

三

章溢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性篤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間。室廬被焚。溢叩額籲天。火至柩所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洪武初。擢營田司僉事。嘗有疾在告。上問章溢疾平否。中書左司張來碩對曰。溢念母不置。思之成疾耳。卽日遣歸省。仍賜銀綺。後拜御史中丞。母歿。乞丁憂。不允。章數上。知其情。不可奪。遂可其請。溢居喪悲戚甚。居常忽忽若不能自

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尋卒。

過宗一

過宗一。字貫之。平湖人。喪父。獨與母居。至正間。張士誠陷姑蘇。聞其才畧。欲收爲用。遣使踵門迎之。宗一以養母辭。堅執不赴。士誠復以兵劫之。宗一負母逃海上。因其不屈。欲殺其母。宗一以身蔽母。面被數鎗。卒憐其孝。舍而去。既返。益困備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衰。蔬食不絕。語輒泣下。

明孝友傳

卷一

四

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至。洪武初。以事聞。建坊旌之。

徐允讓

徐允讓。山陰人。元末兵亂。允讓奉其父。躲避山谷間。遇寇。斫安傷頸。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捨安殺讓。

崔敏

崔敏。字好學。平陽襄陵人。敏生四十日。其父仕元

爲綿竹令。父子不相知識者三十年矣。敏遭亂離。永懷父母。遂辭室家求之。乃繇秦入蜀。經褒斜。度劍關。抵綿竹。邑經兵亂。城郭丘墟。詢諸遺民。求父丘壠所在。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躅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復蘇者數四。既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識訪之。知祖父丘壠所在。卽啓瘞負其骸以歸。葬於先塋。同邑張昌傳其事。

明孝友傳

卷一

五

錢瑛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元末紅巾盜起。瑛奉其祖及母崎嶇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追及之。祖梧岡被鎗不死。縛之。瑛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瑛方脫時。其母

亦被執。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洪武初。有司以瑛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歿。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瑛豪健負氣。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

明孝友傳

卷一

六

瑛立捕殺之。子遂志。官山東按察僉事。

朱煦

朱煦。台州仙居人。性至孝。母楊。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輒笞擊。煦事楊愈恭謹。父季用。洪武中福州太守。任五月。詎誤逮赴京。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費錢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弟負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

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

陳圭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父叔弘。坐賊論死。圭請代。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乞罪圭。原圭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明孝友傳

卷一

七

危貞昉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事親以孝聞。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奔訴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阻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請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絰吏議。輪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脆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明孝友傳

卷一

八

王洵王淳

王洵。王淳。吳人也。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生事。鑄當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洵應戮。淳復進云。繇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莫輅

莫輅。字巽仲。吳人。幼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笞掠。問誰

明孝友傳

卷一

九

教使。輅無惡言。代父死。亦豈人所能相導耶。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輅陳非辜。竟死於繫。輅已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嚴。輅預恐及繆。指一人戍間左者爲其屬。後禮見法。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胤幾殄。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輅屢觸網。卒全已而遇赦宥。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輅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爲焦。復得不死。

王忠

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卽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

錢迪徐植

錢迪。常熟人。父甦。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上其事。詔從之。時同邑徐植。父達以

明孝友傳

卷一

十

稅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旣伏鑕。猶從容賦詩無懼色。

劉敏

劉敏。字好學。阜城人。以孝行著。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亡。以績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

咸勸其請給以奉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所預，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繇工部侍郎轉刑部，特授通議大夫。

顏琇 附顏昌

顏琇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皮置之，宿其下。泚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廁，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洩以審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

枚應發

枚應發，吳市人也。事母孝。母癯弗療，應發剖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應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願損已年益母算。夕方晦，忽聞兒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

來以水灑之，霍然蘇。」

吳淳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少與兄學，兄中遭疾癘，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燾作，人不自保。淳負兄趨避之，遇強暴，刺以刀。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蜚遁以終。

陳興

陳興，故元鎮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嵩州養母，仍

明孝友傳

卷一

七

賜白金衣帽。先是，上遊後苑，偶見巢鵲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興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乞歸養。」上即許之。興陛辭，上顧謂侍臣曰：「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

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王溥

王溥。貴溪人也。父晉。母葉氏。生溥及弟漢二。陳友諒據江南。以漢二任宣慰。溥守建昌。至正辛丑。漢二爲胡大海所獲。太祖破江州。溥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父早世。兄弟二人奉其母避兵貴溪之桃源山。倉卒兵至。母子相失。

明孝友傳

卷一

三

溥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告以所在。因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卽穴。朽骨是藏。溥以情告于太祖。惻然聽之。勅賜祭物以歸。溥既至。遂躬率士卒。詣母舊時避兵處。伐木入山。以物色之。不得。哀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誨能。告以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矣。溥披榛棘。尋獲其井。俄有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旋復入井。溥汲井索之。遂得其骸。仍具承

余棺槨。卽其地葬之。

簡祖英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建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

明孝友傳

卷一

十四

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抵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

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倪願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憫恤。而欽恤者也。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賜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荷逢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果

明孝友傳

卷一

五

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整節。非惟盡人子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焉。

李得成

李得成。涑水人。父德儀早卒。母張氏。洪武初避兵溺死。得成臥水求其屍。塑父母像。與妻事之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為大官署丞。二十四年。改太常贊禮郎。二十五年。又以割肝報效之忠。陞尚

寶司丞。二十七年八月。旌其門孝子。靖難兵起。李景隆敗於德州。濟南被圍急。黃子澄等謀緩燕師。遣人講和。得成慷慨請行。見成祖。濟南城下。請回軍還燕。成祖必欲得齊黃。乃肯解兵。遣得成歸報。朝廷以得成辱命下獄。已而宥之。

喻德昭

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德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四。知之。詣鳳陽尋弟。得聞。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歿。乃扶父歸。病卒。廬于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明孝友傳

卷一

六

岳仲明

岳仲明。固始人。宋鄂王七世孫也。洪武初。徙家于汴。仲明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嘗廬墓九年。有司以孝廉舉。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龔仲賢

龔仲賢。光澤人。父均實。早喪。家貧。母吳氏。紡績撫養。底於成人。洪武壬戌。母以壽終。仲賢痛念不已。卽母誕日。刻木肖像。以奉。衣服飲食。一如生前。出告反面。朝夕不怠。妻王氏。亦至孝。奉養未嘗有違。十八年。如一日。鄉間咸稱爲孝子。

樂枌附樂稅

樂枌。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枌承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訐從兄弟歲輸。

明孝友傳

卷一

七

鹽痛自縮迫。小民倍輸。以掩已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舍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生輸作。而枌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枌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庭請代枌。枌白於官曰。枌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枌也。枌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枌行。可一舍許。稅

又追及之。枌叱之去。不聽。卽乘境垣。以塊捉稅。垣之塊去者半。稅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枌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里人聞其死。莫不泣下。

楊伯安

楊伯安。字文思。建安人。性敏能文。早喪父。事母孝。尤篤友于之義。洪武初。有司嘗以人材薦伯安。以母老不就。兄伯祥應斗役。虧糧罪當死。伯安請于母曰。兄無嗣。而不肖有子。可以代兄死。母泣然其請。卽詣獄被械者歲餘。臨決日。忽遇恩宥。乃得還。

明孝友傳

卷一

八

盛逮

盛逮。字景華。吳江人。洪武初。詔求賢才。得對稱旨。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忤。乞歸。及寧來蘇州。欲甘心焉。乃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通。必登之以滿其額。逮竭力畢輸。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逮又爲輸。寧無以加罪。而弟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

范祖幹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篤孝。郡守王忠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李文忠守嚴州。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

胡璉

胡璉字商用。高安人。母喪終制。弗御酒肉。元季兵起。父旅歿於括蒼。時道阻不通。璉蒙難踣躄。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歎異之。洪武間。擢句容教。

明孝友傳 卷一

何執中

何執中南陵人。洪武初。襲父爵民兵萬戶。與弟勝中聚族同居。九世不分。

王中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飢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額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爲孝感。洪武十六年二月。

事聞 詔旌表之。

李英

李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溫衾席。母嘗病疽。英爲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悸。母尋卒。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洪武十六年八月。詔旌表其門。

高巍

明孝友傳 卷一

高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七年。以孝行旌。靖難兵起。巍上書於燕。不報。建文二年。與鐵鉉死守濟南。拒退靖難兵。京師破。巍縊死驛舍中。

張宗魯

張宗魯開封鈞州人。四歲失怙。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采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哭。

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墓。洪武十七年四月。禮部請表其門曰孝行。詔從之。

張十

張十。鄒州遵化人。有孝行。六歲父歿。獨與母居。稍長。力作爲養。元末兵亂。身隸軍伍。每晨出從役。必拜母而往。暮歸亦如之。夜則俟母安寢乃退。母嘗病。且夕焚香祈禱。復以冰河上。幾一月。母目復明。洪武十八年六月事聞。詔旌門閭。蠲其軍役。

明孝友傳

卷一

主

古朴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國子生。洪武丁卯。除工部主事。先是朴奏言家貧母老。願仕與祿養母。太祖嘉其志。遂除是職。朴得迎養京師。

王彥達

王彥達。餘姚人。父綱。洪武初擢廣東叅議。往督兵餉。還至增城。爲海寇曹真所得。爲壇羅拜。脅爲謀主。綱唾罵不絕口。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

哭且罵曰。賊并殺我。其會長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釋之。乃綴羊革裹屍。屍以歸。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簞食惡食。終其身不仕。

呂宗爵

附趙士亨

呂宗爵。其先晉江人。洪武初避寇來漳。家於龍溪。性純篤。有孝行。父疾。夙夜扶持。奉湯藥。父洩痢。必躬滌。厠溺衣。歷十餘年。孝敬彌篤。鄉黨咸稱其孝。

明孝友傳

卷一

主

趙士亨。字應嘉。晉江人。父蚤喪。明。母復風癱。士亨奉養。極其甘旨。湯藥必親。累歲不少懈。父母卒。喪葬盡禮。廬墓以終制。洪武初。以人材授繁昌仰窪河泊官。

王濂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洪武初。遷提刑按察司僉事。事親盡孝。奉意承顏。惟恐毫髮有違。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媿於古人云。

皇明孝友傳卷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劉謹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丘鐸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弟子。

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急避地四明。暨江南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趨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弟釣。擢會稽上虞巡簡。鐸與父母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神祇。乞以身代。及歿。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丘孝子。

王興

王興。保定新城人。母李氏。年七十。病嗽。醫禱皆弗效。乃臥冰白溝河。籲天以請。如是二年。母病遂愈。洪武中。詔旌表其門。仍復其家三年。

顧仲禮

明孝友傳

卷二

一

明孝友傳

卷二

二

賴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得不傷。母卒。仲禮年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洪武中事聞。詔旌其門。

劉鎬

劉鎬。字武性。龍泉人。父允中。洪武間爲廣西憑祥巡簡。鎬其次子。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後允中沒于

明孝友傳

卷二

三

憑祥。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壤。人跡罕及。鎬以不得歸骨爲恨。每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乃言于廣西藩憲大臣。聘爲臨桂縣學訓導。鎬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叅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鎬至憑祥求之。客塚壘壘。荆棘中莫可辨識。鎬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旣數日。允中所舊養家僮劉四者。已轉入交趾矣。忽從暮來。若有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葬。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營醫藥。故久而猶悲焉。

權謹

權謹。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陞光祿署丞。迎母祿養。母疾籲天。求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召拜文華殿大學士。固辭。朝廷不允。

明孝友傳

卷二

四

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叅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

程通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

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切。書奏。上憐之。持其章不下。陰命兵部驛召平。既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上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魏敏

魏敏。洪武戊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卽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衰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

毛聚

毛聚。字德玄。萊州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

明孝友傳

卷二

五

明孝友傳

卷二

六

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埶殆盡。聚買地瘞之。嫁族女。貧不能嫁者六人。葬族中貧不克葬者十餘喪。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

鄭濟

鄭濟。浦江人。十世同爨。食指千餘人。田賦皆有所司。出納絲毫無敢私者。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諸婦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有家務羣趨並赴。雖勞不懈。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入。國初曰濟曰洧曰瀟曰湜。皆以行誼聞。高廟召濟湜拜官。嘗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

不聽婦人言而已。

鄭克敬

鄭克敬。以薦受知。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克敬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鄭淵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也。德璋曾孫。祖父轟。父鉅。淵性孝。母疾逾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母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淵後見瓜輒泣。終身弗忍食之。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贖疾。繼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俱孀。然無依。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

明孝友傳

卷二

七

豐。逾于已女。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親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於時。所著有遂初稿續文類。及卒。宋太史銘其墓。謚曰貞孝處士。

鄭欽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也。太和弟文厚子。太和無子。立爲後。欽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麻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臂血以和藥。既歿。痛悼終身。母疾。凡

明孝友傳

卷二

八

三。焚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意。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家禮。其遇疎族。有續食粟。禦寒衾。恤異姓。周窮賤。常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青蓮居士云。

鄭湜

鄭湜。字仲持。浦江人。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湜之兄。仲兄瀛。先以事在京師。吏逮

捕急。四兄欲行。湜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瀟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湜曰。兄年耄。弟當任其罪。二人爭相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湜福建布政司叅政。吏部奏無缺。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

鄭沂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洪武二十五年。宣召義門子。

明孝友傳

卷二

九

弟年三十以上者。至御前選擇備用。沂其一焉。三十年。又徵取大姓賢能者。授以重任。吏部引奏。上特召沂詣前。語曰。爾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前朝雖嘗仕宦。我今使汝大貴。智筆親除爲禮部尚書。永樂六年。鄉人誣告義門私造軍器。朝廷遣官搜索。一無所有。止有舊紅漆器尚存。以罪坐家長。屬當之。沂詣前請曰。家長乃沂之兄。昏耄無聞。沂嘗爲禮官。不能使家衆遵國法。罪坐沂。兄弟爭再。

三事聞於朝。未幾蒙恩宥。仍賜冠帶還家。

張壽祖

張壽祖。字伯樸。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二十年成癰。忽潰。壽祖吮出其毒。母病隨愈。至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母後亡。哀毀骨立。貧不外慕。授徒爲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

崔永

明孝友傳

卷二

十

崔永。海鹽人。七歲喪父。母韓氏從繼父謫海南。後永徒步至瓊州求母。時繼父已沒。有司以配屬不許歸。永復號泣。請於。舟行遇風。永入水負母。因感病卒。江西布政司以聞。爲之祭葬。仍給驛舟歸其母。永往返數四。廣海間人以崔孝子稱之。

王紳附王稔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忠文裕之子。穉狗節。吳兩紳爲成都訓導。請于蜀王。冒險往求遺骨。不得。卽死。

所祭之號。慟幾絕。遂流寓成都。有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疏請得贈諡。召爲國子博士。卒。子祿。亦有至性。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祿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

孫毓

孫毓。武陟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成。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磚土築臺丈五許。年幾百齡而卒。

明孝友傳

卷二

十一

包實夫

包實夫。進賢人。元名儒。希魯子力學明經。事親至孝。嘗授經大常里。暮歸。道遇虎。虎伏其前。狀類拜者。徐起。呵其衣裾曳至其旁。中虎釋實夫。相嚮熟視良久。實夫語虎曰。吾父母不可缺養。苟畢吾養。當以肉付汝。虎乃起。復曳其衣裾。至故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感。至今稱其地爲虎拜圖。永樂中。詔旌其門。

陳謙

陳謙。字子平。父病革。思鰥。父歿。遂終身不食鰥。事兄訓甚謹。訓爲張士誠兵。逼拜不屈。遂刃其脅。讖以身翼蔽之。

周炳

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卽以供母。母病復痊。人以爲孝感所致。

明孝友傳

卷二

十二

侯昱

侯昱。事母甚謹。嘗受業於東平州學。聞母病。卽謁告歸省。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母歿。廬於墓側。寢苦枕塊。蔬食飲水。旦夕哭奠。卽初喪。三年然後歸。旌其門曰孝行。

張翼

張翼。爲國子監生。父母死。皆蔬食廬墓三年。有慈烏數百。旦暮飛鳴墓樹。人以爲孝感。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其行

李文選

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閭宗族。稱之無間言。

楊敬

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死於陣。時敬纔十歲。

明孝友傳

卷二

主

聞訃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艾氏。溫清以時。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閒家塾以授生徒。每聞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哀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西鄰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思之。事聞。詔旌其門子。懸舉人。仕至知州。

范從文

范從文。吳人。仲淹之十三世孫也。從文六世祖。素食邑於崑。父爲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尚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墮。乃露父柩。遂啟之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株送徒百餘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鎖。呼曰。幸以議賢得百世宥。上問而知爲仲淹後。乃免之。謫莊浪。

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明孝友傳

卷二

占

易楚誠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盛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欲得兔髓和藥。楚誠求之野。偶有羣鷹攫一狡兔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瘳。有司欲上其事。固辭曰。此非吾誠所感。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

楊述

楊述。邢臺人。洪武間任歸安知縣。陞兵馬指揮使。事父母至孝敬。飲食必親供。每進酒壽親。必僕僕跪勸。屢再不違。顏色愉愉。後二百餘年。其族人長老猶存談其孝者。

林祖

林祖。潮陽人。早孤。遇寇亂。失母弟所在。遍歷郡縣。訪至梅州山中得見。爲獠人所阻。祖乃潛赴梅州。

明孝友傳

卷二

五

訴之。得還。相離十有四年矣。人以爲誠孝所感。洪武中有司上其事。賜衣九套。鈔千貫。官終河府通判。

盛本源

盛本源。蘭谿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誣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有子女四人。願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聞者莫不嘆異。杜長史桓嘗爲作傳。

伍洪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衆積。憑弟自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庶弟仲舒甚稱。母子子立。洪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伯讓得罪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洪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之。嫺族朋舊諷之亦然。洪曰。母離步。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已身也。官校頗難之。洪奮然曰。罪果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遂就繫而行。

明孝友傳

卷二

六

蕭與賢

蕭與賢。吉水人。聚族合爨。五世同居。兄弟三人。伯與賢。仲與權。季與恭。雖遭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諸子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共子弟之職。與賢教之以禮。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大夫士嘉之。名其堂曰友恭。

江伯兄

江伯兄。洪武時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逮伯兄。杖一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反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惟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

卷二終

皇明孝友傳卷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孫惟中

孫惟中。萊州昌邑人。性中長身美髯。朝耕暮讀。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墓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額面。

明孝友傳

卷三

一

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廬之。見惟中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亦從其化。惟中居廬三年。劉亦居壻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祝大昌

祝大昌。麗水人。天性孝友。能以色養。父母意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得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乃致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淖糜以進。永久不解。蟻

蟲叢生其間。走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及母歿。號慟幾絕。會火起。勢烈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肯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嗟異。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白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歿。號哭頓仆。久乃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

明孝友傳

卷三

二

朱環

朱環。義烏人。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環。環事之彌謹。時境內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冤。桂虐使日甚。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

何宇新

何宇新。字子完。廣東博羅人。幼失父。事母至孝。鄉人稱之。母歿。貧不能葬。聞者爭賻。比發引。奠者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輻車屈道。天輒晴霽。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踞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母徒相怖。穴壁視之。二虎左右馴如也。既旦散去。夜輒復至。每決旬。則易二虎。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昇歸治之。其家在

明孝友傳

卷三

三

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虎又至。遂狎焉。若素素者。先是家蓄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宇新欲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示之。具備繫使負還。人皆以爲孝感。藩司以聞。詔旌其門。後宇新舉鄉貢。入南太學。與蘇人錢士弘友善。見其近體尚結衰絰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

吳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山陰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蚤

喪父。事母甚孝。母病。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宜慰使辟用之。太息曰。母老年。願力田爲養。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壽終。宗元號慟幾絕。服除。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江鄭義門。得其家範。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大病。足子啣食哺之。

黃珏

明孝友傳

卷三

四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譏。失愛於父。珏孝敬益篤。父令諸子析爨。家貨聽諸弟所欲。及父歿。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每譏語及母。輒涕泣不能食。

王經

王經。字孟遠。金谿人。母老有疾。且死。經顧天。請捐壽三齡益之。母厥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之。選隴西縣令。至泗州卒。

王讓

王讓。字宗禮。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繇鄉薦投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文藝書翰。皆在所畧。諸生有以懼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下。以故多所感化。永樂十年。文皇帝特簡侍。皇太孫讀書。大司成胡儼薦讓孝行。上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爲吏部右侍郎。

明孝友傳

卷三

五

郭張善

郭張善。潮陽人。永樂丁酉夏六月。繇儒士爲翰林簡討。先是善自陳少孤。賴繼母撫成而教之。今願出仕資養。上嘉其孝。令翰林試之。有文學。故授是官。人咸謂不媿孝廉之選。

趙祥

魏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召見之習侍左右遂爲土官諸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蒙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繇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卽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

明孝友傳

卷三

六

葉彬

葉彬字允均建安人父濬永樂丙戌進士知都陽縣一日公出暴水壞廨垣彬祖母令人撤榜板以權蔽讐家發其事彬母問法當論死欲以身代彬時年十歲卽自詣官首實得收贖後都察院疑其獄逮問拷掠再四終始一詞甫得聖裁宥免

焦瑾

焦瑾諸城人父汝霖永樂初被薦留京思念二親怏怏成疾瑾方弱冠在側卽慨然陳情乞身代疇

明孝友傳

卷三

七

上泠其孝行賜允明年授瑾潯縣稅課大使秩滿保陞知縣事後改贊皇潯與贊皇之民交章爭習上方以黃巖難治得瑾甚喜特進六品俸知黃巖有變秀兩岐宇生三男之異

張信

張信字彥實掖縣人天性至孝母病數更醫不效聞割股可救卽自刲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達于朝詔旌其門命爲尚寶司

承奉陞少卿。仁廟初首進尚寶司卿。

張天保

張天保字求安。浦城人。天性至孝。痛父早世。言及流涕。哽塞。事母尤謹。承顏順志。未嘗少懈。母患癰。親爲吮血。及卒。殯殮葬祭。一于禮。長子善。登永樂辛丑進士。拜監察御史。

張甫明

張甫明。易州人。父在時。與叔鏞既異產三十餘年。

明孝友傳

卷三

八

後鏞食不自支。貸帛以給甫明。曰。我家自足。給人何貸他人物乎。遂盡以家資。是鎗簿籍。送叔及兄收掌。畧無難色。鄉人高其義。

陳仲賢

陳仲賢。武寧人。母病。割股以食。母尋愈。永樂初。以事聞。擢鴻臚署丞。旌表其門。

蘇原芳

蘇原芳。龍溪人。事母極孝。以田讓與弟。絕無吝色。

鄉邦咸敬慕之。永樂初。以懷材抱德薦。有司敦促就道。未行。卒于家。

陳繼

陳繼。字嗣初。吳人家貧甚。繼躬事農圃。以供祭養。親母卒。喪葬盡禮。初。有司上其節孝。御史使人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灌。僮僕趨恭若爲樹藝以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詔旌其門。

明孝友傳

卷三

九

趙讓

趙讓。肥城人。事母孝。傭力以給。母終。廬墓。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劫入廬。讓告止。存二升米。爲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旌孝行。

趙巖

附李尚質 王權 楊琮

趙巖。堂邑人。母早卒。事父甚孝。家貧。嘗稱貸供甘膳。艱苦不使父知。父卒。合葬建祠。墓側廬居三年。肖像事之。旦夕上食如生。時夏大雨雹。自西北來。

摧傷禾稼甚慘。至墓而止。里人異之。有司上其事。永樂中。詔旌表祀學宮。同邑李尚質王璫楊琮俱以孝聞。

彭豫

彭豫字與志。泰和人。永樂間擢香山丞。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

劉元貞

劉元貞翼城人。性至孝。父平。授宜黃知縣卒。元貞哀毀踰禮。既葬廬墓三年。羣鳥馴擾。瓜蒂開蓮。永樂間有司上其事。詔表其門。

明孝友傳

卷三

十一

林希蔭

附林厚

林希蔭揭陽人。勿教孝行。父客死。貸錢歸葬。奉母甚謹。母歿。廬于墓。有白鳥來巢。蟬子千羣。聚楹三日。妻亡不再耦。與朝士林厚俱以孝聞。永樂間同舉孝廉。希蔭謂厚曰。君幸親在。宜祿仕。余祿不及親矣。奚仕爲。厚繼進士。累官參政。希蔭終不易志。

天順間。海寇行劫。過其門。大書林先生廬。慎勿犯。嘗一日出遇賊。希蔭衣冠坐舟中。賊識之。避去。族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決。召希蔭至。涕泣言曰。至誠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守益賢之。著有二十四孝贊。

劉鈍

劉鈍上海人。永樂間。兄銑以會計事坐法繫京師。鈍婚二日。卽趣裝護行。兄四年餘思歸。鈍陰乞守者代兄。兄既歸。乃詒父母曰。弟窘病道卒。父母悲哀不已。時刑部訪善字書者。錄古文辭。獄官知鈍能書。以名上。試之大稱意。爲出其罪而禮遣焉。比歸。值夜半。家人驚以爲鬼。曰。而餒欲求食。吾當醢祭之。鈍具言非鬼。父母開門視之。乃對泣道故。兄自愧。從後竇逸去。鈍亦不明兄之詒已也。後銑生二子。皆夭。鈍四子。瑛中已。邪鄉試。累官建寧知府。

明孝友傳

卷三

十一

夏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歷官廣西左布政使。篤孝二親。及歿。廬于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郡守張禧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大吏咸爲嘉嘆。題其祠曰孝廉。

嚴烜

嚴烜字熙叔。懷安人。性至孝。少時祖母陳疾。篤烜每夕禱北辰。求以身代。日股肉爲粥以進。永樂中拜監察御史。

明孝友傳

卷三

十一

范衷

范衷豐城人。永樂中進士。知汝州。居官清苦。時天下廉官三人。衷爲第一。性至孝。廬父墓。瓜生連理。又有三白兔遶墓馴走。人謂孝感所致。

陳榮

陳榮字希仁。旣寧人。少失怙。事母孝謹。備極甘旨。母患目疾失明。扶持不少離。每夕稽顙北辰。祈母目復明。似聞有人語曰。以舌舐之愈。榮如其言。比

十年一旦復明。母後患病卒。二日心尚微溫。乃以蒜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終。永樂丙申。建寧大水。二子俱髫年。乘流一夜餘抵福之螺洲。遇潮衝達岸。得不死。鄰家勿戒于火。及其廬數四。輒反風而滅。鄉人以爲孝感所致。

金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官禮部右侍郎。事兄聲如嚴師。兄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蚌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兄病良已。

明孝友傳

卷三

十二

梁崑

梁崑星子人。嘗罹疫。舉家逃去。弟病危。衆論使棄之。出避。崑曰。如崑去。弟誰視。湯藥竟不去。

劉鉉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母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歿。哀毀垂絕。見者莫不敬嘆。事兄若嚴師。雖加楚箠不怨。迎寡弟養於家。永樂戊戌。以善書

徵入翰林仕至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恭。

羅璋

羅璋字宗器吉水人汝敬之孫以蔭官常州同知初居母喪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嘗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塋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鶴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禪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墳生芝荷花生

明孝友傳

卷三

古

於原人以爲異感。

曹端

曹端號月川河南沔池人戊子鄉薦擢霍州學正改蒲州教事父母養志喻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學以踐履爲主日著述爲世名儒

郭脣

郭脣霍州人性至孝嘗從李白雲曹端講明性理

之學永樂甲午鄉舉任南城兵馬指揮間父喪徒步奔歸以不及治葬爲痛遂廬墓側有白兔穴於廬次馴若家畜曹端作歌以表章之

陳淮

陳淮字巨淵性至孝事親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父賢官南康每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櫬歸至寧化次河汧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

明孝友傳

卷三

古

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緇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兄嫡出也有贅壻母欲析箸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腴田美簪而取其餘母乃悅復許同爨焉遠祖尚書仁璧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與彭司寇邵相友善終其身字之子大同亦孝謹林司寇俊題其居曰述孝里

楊士奇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官內閣大學士。徵時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鯁生。携書過館下。色淒甚。士奇問故。曰。有母不能養。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支琮

支琮。吳人。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

明孝友傳

卷三

十六

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忱撫吳。卹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龐景華

龐景華。字宇春。上元人。父彥恭歿。景華方九齡。卽知哀毀。宣德戊辰。母吳疾。貼危。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謂其妻曰。糞

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鄰火。燕近居。乃顓

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以爲孝感。母壽九十餘。有司以聞。天順己卯。

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三而終。景華號慟痛絕。

廬墓側。朝夕哭奠。有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燕烏集松栢。靈芝產

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

明孝友傳

卷三

十七

于顯德

于顯德。新淦人。六歲失父。踰年求父像。拜哭如成人。家貧。事母竭力供養。母卒。廬于墓。朝夕哀慟。虎馴其旁。鄉里異之。事聞。宣德三年。詔旌其門。

高挺

高挺。峽江人。爲諸生。母鄧氏病疫。挺尚幼。躬進湯藥。晝夜不離側。後母復遭危疾。挺號泣籲天。請代。感奇夢。許爲延壽。母尋愈。迨父母歿。廬於墓側。事

聞詔旌其門祀鄉賢

王文義

王文義大寧人。宣德中母疾篤。割股進藥。疾愈。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滌祭奠器。感夢得泉。人扁曰孝感。事聞。賜之衣帛。

杜瓊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願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古今。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

明孝友傳

卷三

十八

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往形諸夢寐。具圖繪其像。母泣謂酷肖其生平。以父名玉終身誨之。嘗刊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自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私謚淵孝先生。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朱顥

朱顥字景南。長洲人。父病。不飲酒。不葷。不內處。不鮮冠服。蟻蝨滿壁。積問卜迎醫。俵俵奔市中。若狂及死。廬墓終喪。甲午下詔旌之。

金子安

金子安上海人。事母孝。母疾甚。禱神願以身代。母忽甦曰。神語我加壽三十四矣。後母歿。月數如之。人以爲孝感。

劉衢

明孝友傳

卷三

十九

劉衢星子人。縣鄉舉。任長寧教諭。性最仁孝。宣德間。舉家罹疾。母將危。求以身代。一夕焚香額天。割股烹粥啖之。母病瘥。鄉人稱劉孝子。

王燧

王燧高平人。父起孝。嘗以孝行蒙旌。燧宣德間爲南城兵馬。連丁二艱。廬墓側六年。不如城市。有司奏請。詔旌表之。正統間。歷官太僕寺丞。

陳叔剛

附陳叔紹

陳叔剛。名根。以字行。閩縣人。永樂中登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預修太宗仁宗實錄。遷翰林修撰。丁內艱。廬於墓側。哀毀逾禮。尋陞侍讀。以父病乞歸省。卒。弟叔紹亦有孝行。母病至嘗糞驗差劇。正統中進士。拜監察御史。

明孝友傳

卷三

千

皇明孝友傳卷三終



皇明孝友傳卷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校

史五常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官。五常甫七歲。力不能扶柩還家。其母諭五常曰。汝父殮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事母至孝。不去左右。及母死。乃入廣中求父柩。歲久迷失所在。五常旦夕號額。見者無不流涕。已而臬司諸寮問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以禮殮殯。官給舟車歸葬祖塋。去其父歿時垂五十載矣。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旌表其閭。

申祐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常從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祐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

事忤。旨下獄。荷校。國學門。祐倡六館諸生。伏闕申救。願代其死。上爲之霽威。

許恩

許恩。新水人。年甫冠。正統辛巳季冬。鄰家火。延恩舍。恩思母江氏未出。卽反救母。遂俱爲燼。止存其手。尚抱母身。邑人痛之。

劉敬

劉敬。字謙之。上杭人。事母吳氏至孝。凡得食必遺

謝孝友傳

卷四

二

母。正統己巳。沙寇攻縣甚亟。家悉驚竄。惟母在室。年八十有二。敬度不能行。誓死弗離。乃負母出城。西奔二里許。賊追及之。執楚索金杖及於母。敬抱母號天乞免。母因傷病不能興。敬含哺以飼。賊退。貧甚。日採拾以養。母卒。哀毀踰禮。人稱其孝。

畢鸞

畢鸞。井陘人。父貴。莒州學正。卒。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藁葬于菑。獨奉母暨幼弟歸井陘。家業

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尤以父骨未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元年。母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歿無事于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經銜哀。徒步負父

骨歸。躬管合塋。葬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者。又有兔領其糲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然。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後如其初。咸歎孝感所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叅議。學士劉儼傳其事。稱爲孝燕云。

檀郁

卷四

三

檀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婦居守節。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親。母飲食衣服。悉躬致之。母疾。郁晝夜扶持湯餅。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母卒。哀毀踰禮。

華縣治西北二里。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鑒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醫士程伊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

明孝友傳

卷四

四

王約

王約。猗氏人。父早亡。母牛氏。遭風疾。不能動履。二十餘年。約朝夕扶持。躬侍湯藥。不怠。母亡。安葬如禮。廬守墓側。寢苦枕塊。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正統初。旌表其門。

呂仲和

呂仲和。歸德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路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砥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馴集墓所。正統初。旌之。

顧儼

顧儼。字廷望。金陵人。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鞠于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季父疾幾危。儼剖股煮液以進。遂愈。兄

明孝友傳

卷四

五

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正統戊辰。巡按御史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于朝。授嘉興訓導。景泰乙亥。擢監察御史。

張諫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官太僕卿。貴州登進士。自諫始。丁母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致羣鳥芝草之感。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產墓傍。

沈琮

附沈琮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居喪與弟肆廬墓六年。不御酒肉。事聞。詔旌其門。琮正統壬戌進士。授廣州守。肆景泰辛未進士。任山東監察御史。

張琛

張琛東平人。正統間。孫舉人爲衢州府同知。迎父就養。父卒。廬於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吏部文選郎中。銓選公明。仕至福建左布政使。

趙說

明孝友傳

卷四

六

趙說麻城人。性孝友。以詩書教授鄉里。父母同日而死。說號慟欲絕者累日。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雀馴擾之祥。正統間旌表。

楊智

楊智介休人。母亡。廬墓哀毀。正統末旌爲孝子。

王玄弼

王玄弼龍巖人。正統丁卯。沙賊楊福寇縣。民逃避死者甚夥。時玄弼父與繼母及弟。先避難漳城。賊

勢既逼。玄弼與兄用享不得出境。遂走邑之上坪。其兄爲仇家所知。欲搜殺之。玄弼曰。吾有子三人。俱長。兄惟一子尚幼。我出。兄必得免。庶老親有所托。遂出。訴懇于賊。以身代兄死。聞者義之。

唐孟元

唐孟元龍溪人。正統戊辰。叛賊寇掠郡邑。多脅良民從亂。孟元洎其弟孟遠與衆誓曰。吾黨俱良民。豈可從賊。遂率衆據橋拒戰。賊不得進。自辰至酉。

明孝友傳

卷四

七

衆見賊益增。勢不能敵。欲退走。孟元乃告其弟曰。爾可以去奉先祀。我當以死敵之。賊勢稍緩。鄉人得登舟脫免。孟遠曰。吾兄方危急。吾何忍去。遂輔孟元力戰。同死于賊。

趙謚

趙謚字子安。涇陽人。性孝友。母王計聞。號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八載。旦夕哭奠。哀如初喪。嘗有慈烏飛遶其傍不去。有盜竊其家資。後感其

歸之。皆改行焉。有司以聞。詔旌異之。曰員外郎趙謚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圖分異。謚泣止之。不能盡以所遺資產讓之。

魏祖忠

魏祖忠。字邦直。建安人。父康。以丁產應廣實倉。主級虧糧。法當論死。祖忠毅然別妻子詣官。請代父罪。繫獄歲餘。典刑官至。忽遇恩宥得原免。人以爲孝感所致。

明孝友傳

卷四

八

黃賓

黃賓。字朝用。崇安人。性孝友。入南雍。援例歸省。中途聞父喪。徒跣旬旬至家。葬父于白花巖下。蔬食水飲。廬墓側三年。親族有不克葬者。推地以與之。

盧元

盧元。漳浦人。景泰二年父卒。貧不克葬。乃鬻其男。瘞以爲葬具。錢主欲就携瘞去。元乞襄事。卽如約。錢主允之。一日瘞出。採薪於山。忽得金三錠。歸以

方觀

方觀。武岡州人。性至孝。年十四喪母。哭泣踰禮。父患痰嗽。觀憂思。每夕焚香籲天。尋愈。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比葬久雨。走禱羣神。已果霽。負土成墳。廬其墓三年。不御酒肉。養繼母沈氏若所生。沈卒。遂終身廬墓。墓木爲牛。踐傷乃辟。踊悲號。牛忽自斃。鼠哺祭器。觀以不善護藏自責。俄一鼠踰伏祭器中不去。觀舉而釋之。景泰中事聞。旌表其門。

明孝友傳

卷四

九

朱舉

附裴俊 王安 孫良 梁達

朱舉。聊城人。景泰庚午鄉薦。性至孝。母老。百道承順。以衰疾故。兩試不上春官。會母病卒。慟哭殯地。家人環守之。多方諭解。溢米不入口者兼旬。已葬。身操畚鍤。築墳結茅廬墓側三年。朝夕哭奠。哀感路人。白燕乳巢。兎蛇馴擾。有司具其事聞于朝。詔旌其里。時同邑裴俊。王安。孫良。梁達。俱以孝聞。

楊旻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事父母孝。父早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家無厚貲。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諸孫。時率抱弄於前。有憂戚。不卽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誨諸子及鄉鄰。必以躬行孝悌爲先。母嘗病。醫禱無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明孝友傳 卷四 十

岑義

岑義邳州人。自幼以至孝聞。問安必拜跪。飲食湯藥。必親調而後進。母盲。義朝夕舐之。目復明。父母卒。義哀毀苦次。幾於滅性。及塋。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墓樹。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高明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割股投粥中。母食之頓愈。景泰中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

吳麟

吳麟清苑人。景泰間領鄉薦。官中書陞德府左長史。父懼疾。麟嘗糞以驗安危。

杜謙

明孝友傳

卷四

十一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官工部左侍郎。居家事親。能盡子道。父嘗病疽。醫莫能療。泣禱于天。躬吮之。良久愈。後父年九十。猶就養于官。且迎其兄姊事之。人稱其孝友。無間言。

呂晟

呂晟字景熙。永豐人。景泰進士。繇庶吉士。歷官至夔州府知府。著有聲績。晟至性和順。事親極孝。養親歿。廬于墓側。朝夕哀號。感動行路。有司以聞。

詔表其閭。

衛英

衛英。洪銅人。景泰中舉人。歷官河南叅政。父母歿。俱廬墓三年。早失怙。儻守義四十年。不再婚。巡撫韓邦奇。暨忠孝廉節坊以表其門。

李子高

李子高。少孤。奉母孝謹。處於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得報。慟絕。飲恨而卒。

明孝友傳

卷四

十二

任義

任義。平遙人。景泰元年鄉薦。孝思純篤。執喪廬墓三年。後知真寧縣。

王允

王允。字執中。歷城人。正統間登進士。官至左布政使。事母曲盡孝愛。母卒。廬墓三年。景泰二年。有司上其母貞節。允孝行。詔旌其門。

韓定

韓定。字世安。順天人。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授鴻臚寺序班。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累陞太僕少卿。定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既卒。哀毀骨立。依禮殯葬。

陳真晟

陳真晟。字刺夫。漳州布衣。家始微賤。父業銀工。主入寄爲防。真晟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

明孝友傳

卷四

十三

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人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

甘澤 附甘潤

甘澤。開州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凜若

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山西憲副。常祿悉以奉養。既而謫滁州。天順召還。至張秋聞父訃。痛哭躡踊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葬。遂廬墓側。蓬首垢面。旦暮泣奠盡哀。期年。鬼蛇游墓傍。馴擾如常。潤亦篤孝。成化間。有司以聞。兄弟並蒙旌表。

宗社

宗社。字濟才。蘭谿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陳目雙瞽。社每旦出郭汲溪流。為母洗滌。且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母後以壽終。葬日。陰雨幾不克葬。社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雨。人以爲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崔克升

崔克升。內黃人。幼以孝聞。父遘疾。醫弗能療。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審輕重。卒治得瘳。父年九十。九卒。克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

黎崇 附潘烈 余永壽

黎崇。南城人。居父喪。哀毀踰禮。啜糜飲水三日。不進鹽菜。旦夕哭臨不輟。及葬。結廬墓側三年。不節沐浴。終喪。猶緇衣糲食。每遇諱日。輒嗚咽流涕。與同邑潘烈。新城余永壽。皆以孝行重於鄉國。

盧廷佐

盧廷佐。字保竹。江寧人。登天順丁丑進士。官閩藩

明孝友傳

卷四

五

左叅議。外艱歸。毀瘠骨立。結廬墓側。朝夕哀慟不輟。有五色芝二十餘本。產于墓左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起浙藩叅議。迎母夫人就養。朝夕躬奉甘旨。以適其志。夜必率妻孥候寢所。俟安寢始退。佳時則具酒肴稱觴為壽。或效嬰兒歌舞。以樂其心。極歡乃罷。復有五色芝產於公署叢竹之傍。人皆以爲孝感。

吳茂

吳茂陽城人。天性孝友。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于墓所。食粥淡蕪。繼絕鹽醋。土厚苦無水。掘地得泉。水湧盈尺。母性嗜瓜。種於廬側。二蒂並生。人以爲孝感所致。楊繼宗詩曰。地湧一泉呈孝至。瓜生二蒂著心淳。復爲序紀之。

張隆

張隆字伯典。建水人。正統間。繇國子生授杭州知府。治行爲天下第一。天順間。聞母訃。奔歸。廬於墓。

明孝友傳

卷四

六

側有狐兔馴擾之異。人以其爲孝感。

劉瑛

劉瑛。襄陵人。年十歲喪父。卽知哀。家甚貧。事母出盡其誠。後母疾不能動履。瑛常背負出入。母卒。不飲水漿者三日。以禮殮葬。廬於墓側三載。面垢髮結。日食餽粥。親識有饋。悉分散。不少留蓄。天順間。旌表其門。

劉誠

劉誠字敬之。廣平雞澤人。天順間擢翰林院簡討。歷官湖廣布政司叅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旣仕。俸祿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賓客讌會。先具甘旨進母。然後出以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潛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誠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

彭教

明孝友傳

卷四

七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間官侍讀。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蔬食苦窳。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倉皇遷避。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人以其爲孝誠所致。

宋瑛

宋瑛字克輝。華亭人。天順間授工部主事。事母至孝。居喪哀毀。有燕乳白雛于堂。時人以其爲孝感。

李錦

李錦字在中咸寧人。事親色養。執喪盡禮。周先生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鄰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揚名者矣。

李悅

李悅字子喜。新會人。性孝友。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子二十餘孫。產薄不給。召與同居。以已財產均之。族人多求依者。至百餘口。庭無間言。

明孝友傳

卷四

八

王愛義

王愛義永川人。天順間。有盜掠掠村落。劫殺人財。母羅氏病臥寢室。愛義侍不忍去。賊人索財不得。母子俱死。

皇明孝友傳卷四終

兄醉堯舜之道孝道而已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歸。迂於門外。有疾。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侄。不倦。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幾絕。久之。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

虞謹

明孝友傳

卷五

二

虞謹字靜之。鄞縣人。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守陳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謙衰老。命謹代之行。謹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傳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楊尚書爲之請。得免歸。弘治辛亥。父遭痢。謹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於子身。無災吾親。

久之額爲墳。赤血縷縷見。及父卒。哭絕。復甦。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坐臥苦塊。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卷畢。乃哭。淚下。寢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孰無室家。子何自苦。謹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

明孝友傳

卷五

三

罪人。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每月朔哭。有白鵠鶴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鳴。若助之者。謹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瘦齋。尚書楊碧川。大叅張白齋。修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稱處孝子。

杜榮

附馬尚賓

師維學

杜榮。字善政。三原人。孫鄉舉官雲南知府。性至孝。母喪廬於墓側。時靖川馬尚賓。刲股和羹。養親愈。

疾。涇陽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人。性孝友。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母鍾愛其弟。日夜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奮然辭母而訣曰。兒長有後。願代弟罪。俾歸奉養。遂詣官。暴殺人狀。釋弟歸。文榮竟坐法。

張崙

明孝友傳

卷五

四

張崙。宿遷順德鄉人。十世同居。其家自元時有始祖張榮。凡八世同居。成化七年。有司上其事。詔表其間。凡十世二百餘口云。

石瑗

附石廷河 石偉爵

石瑗。常德武陵人。祖廷河。嘗著家訓。約子孫同爨。傳至瑗。家益蕃衍。人無間言。孫偉爵。益守其訓。惇崇禮讓。十世同居。知府陸瑯屢造其廬。事聞。旌表。復其家。

談錄

談錄。武陵人。自祖子隆以下。曰文亮。曰興。曰惟福。曰志貴。曰仲旻。至錄十世不分居。成化間事聞旌之子孫數傳。猶守家規不變。

李玘

李玘。蒲圻人。敦孝義。子孫七世同居。成化間表其門。

王燾

王燾。蕪水人。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詔旌其門曰孝義。

韓錦李昇

韓錦。潞城人。六世同居。家衆凡四十餘人。庭無間言。同邑李昇亦同居六世。成化六年。並旌其門。

盧藝

盧藝。字士能。息縣人。居家孝義。五世同居。成化中。以里選歷陞太僕少卿。

虞訥

虞訥。樂平人。五世同居。有家範。人無間言。

廖秉綬

廖秉綬。廣昌人。性友愛。五世同居。婦入門。無敢言異者。有司旌其門曰雍睦。

王宗義

王宗義。石首人。五世同居。長幼二百餘人。藹然雍睦。詔表其門。

屠瀟

屠瀟。字朝宗。鄞縣人。七歲。母徐得疾劇。用藥罔效。恒跪問疾。母戲曰。須汝肉愈爾。瀟卽往割股。肉破血流。父見而驚。抱瀟泣不已。母強止之。成化丙戌。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

董暉

董暉。蘭溪人。從父遵。事親曲盡孝道。暉篤志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

人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縣令疏聞於

朝。以資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人以一門二孝廉稱焉。

沈忠 附沈淡 沈瀚

沈忠。歸德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明忠送死。養生盡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化間。旌之。忠後患癱。長子淡吮之。忠卒。季子瀚廬墓。人謂一門三孝。

明孝友傳

卷五

七

魏必通

魏必通。儀隴人。成化中。賊犯境。父成率兵禦之。被虜。必通入賊營。以身代父。賊乃釋成而留必通。抗言不屈。被殺。邑人皆恤其孝。

任良才

任良才。平遙人。成化進士。初尹江陰。晉高郵守。歷任清介。及謝政歸。母病。親為嘗糞。父病。願以身代。孝心至老不衰。

何清

何清。許州人。繇貢。授陝西環縣訓導。聞母喪。遂徒步奔歸。廬守墓側。朝夕悲泣。有黃狸相隨。紫燕二巢。累年不去。成化初旌之。

董謙

董謙。海寧人。有孝行。親喪。廬墓。成化中旌表其門。

焦鑑

焦鑑。大同人。父喪。廬墓。成化六年旌為孝子。

明孝友傳

卷五

八

施溥

施溥。醴陵人。性至孝。母董氏疾。溥額天割股。作羹奉母。母食之。頓有起色。既卒。廬於墓側。哀號如初。喪。有二鳥栖於墓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其哀者。地故多鼠。巾服皆為所嚙。俄有猫至。盡捕諸鼠。磔之。置墓旁而去。

邵敏

邵敏。湘陰人。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三年。一夕有

虎來墓所。敏了無懼色。忽數鹿來。逐之去。墓旁產靈芝數本。人以爲孝感。成化間旌其門。

李振民

李振民。高平人。有孝行。父卒。哀痛幾絕。旣葬。結廬墓側。朝夕莫哭。不甘滋味。不衣絮帛。會早霜秋禾盡枯。惟周遭四十餘畝不爲灾。有一莖雙穗者。人以爲孝感。事聞。成化間旌表。

張文佐

明孝友傳

卷王

九

張文佐。字良弼。西平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山東叅政。父淵歿。徒跣哀號。旣絕復甦。及葬。身自肩輿而行。廬墓三年。負土築墳。高數尋。手植松栢千餘株。哀勞過度。忽感疾。夜夢異人。賜以藥方。醒令服之。卽愈。後居母喪。亦廬墓三年。墓左產靈芝二本。色赤如鷄冠。事聞。旌表其門。

陳廷璉

陳廷璉。汝縣人。性孝友。母彭氏卒。哀毀柴立。負土

築墳。結廬墓側。居三年。致有靈芝。烏鵲馴虎死。徑之異。成化間。知縣陳鉞。以其事奏聞。應詔赴吏部考。未及授選而卒。

張倫

張倫。潞安府人。居母喪。廬墓。致馬兔馴擾。禾生聯穗之瑞。成化十一年旌之。

王禮

附史蘭

王禮。朝城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日上食。非手調不

明孝友傳

卷王

十

以進。母疾。藥卽親嘗。密禱于神。乞減已算。以益母壽。及卒。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哭濱死。墓畢。跣足負土。築室墓側。三年薪栢成林。有二蛇馴擾廬畔。事聞。旌表。詔復其家。又同邑人史蘭。邑諸生。父歿。廬墓。日啖米屑一盂。以毀瘠卒。

張彥正

張彥正。寧化人。性孝友。少時母疾甚。刲股額天求以身代。母疾果愈。咸謂孝感所致。

魏紳

魏紳字廷珮曲阜人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舉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閻倫

閻倫字天叙息縣人弱冠舉於鄉父歿哀毀骨立及葬遂築室于塋側居之晨夕悲號哀感行路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清慎端敏以疾乞歸加叅議服累徵不起卒祀鄉賢祠

明孝友傳

卷五

士

饒鳳翔

饒鳳翔安陸人爲郡諸生居喪晝夜哀寢柩側三年旣葬廬于墓哭奠告而一如生依土成丘碑有里枝鳥巢之越六年始歸朔望猶徒步泣奠雖雨雪不廢不赴宴會服衰麻終身有司以孝行獎

劉珩

劉珩字叔溫壽光人丁母憂歸廬墓側鄉人化之號其里曰仁孝成化間入內閣

曹時中 附奚吳

曹時中華亭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山麓產有瑞芝人以爲孝感同邑奚昊字時亨弱冠父疾刺血額天求以身代又重傷母心匿不使聞成化己丑進士官刑部郎中

王麟

王麟黃梅人成化辛卯鄉薦事親誠孝竭力甘旨不計有無父塋廬墓三年

明孝友傳

卷五

士

宋甫

宋甫澤州人成化甲午鄉舉天性至孝清修苦節居父喪築廬哀思三載如一日感芝草瑞鳥之異有司奏聞旌表弘治間知忠州

李文泰

李文泰字時雍輝縣人成化丁酉鄉薦任翰林院待詔性至孝遇父母疾衣冠不解親嘗藥餌以進宗黨咸以孝稱

顧福

顧福字天錫。姑蘇人。母喪。廬墓側三年。朝夕泣奠。孺慕不異于生存焉。事兄。禮甚謹。嫂欲析居。卽俯遜于外。泣告于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歷官河南參政。

舒綱

舒綱。進賢人。父喪。廬墓三年。事母孝。撫弟遺孤。恤族中婚塋者。動遵古典。

明孝友傳

卷五

三

吳凱

吳凱字廷輔。合肥人。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卽步入趨候。衣冠拜牀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旣葬。每旦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資傭役。官兵科給事中。

史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右都御史。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于墓側者三年。

鄧翰

鄧翰。內江人。成化進士。任知縣。卓有異政。陞府同知。致仕家居。繼母停柩。火災延及堂室。翰以身蔽捍。火至不動。尋滅。人以爲至孝所感。

劉機

劉機字世衡。大興人。大父中敷。官戶部尚書。父璉。官遼東苑馬寺卿。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及長。父卒。官機徒步往護喪歸。至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犯。久不克葬。機泣拜曰。願以機生年所值月日葬父。乃克葬。事繼母尤孝謹。成化戊戌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鄭杲

鄭杲字義民。合肥人。淹博經史。一日省悟。嘗出遊訪豐城楊漁。聞醫閭。賀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染屣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

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穴。遂卒年二十九。新淦于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歷官廣東布政使。贈光祿卿。謚恭愍。選倣范文正置義田。賙族。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歸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設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明孝友傳

卷五

五

薛遠

薛遠字維遠。無爲州人。歷官南京兵部尚書。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蕪味。室無廢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盛全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恒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母病革。不能爲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戒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剝腹。出其肝剖之。

死而復蘇。持歸與妻和羹。以食其母。衆聞奔至。廟血跡在地。壁書盛全爲母四字。恐死患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而愈。母疾亦瘳。莆田林廷弼賦普安盛孝子歌。

劉閔

劉閔字子賢。六合人。家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牀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鄰

明孝友傳

卷五

五

邑。朔望則號慟于殯所。如是者三年。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如禮。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俊起留臺疏薦曰。劉閔德宇道風。人所難及。宜徵侍清官。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均致禮焉。

李錦

李錦。芮城人。性至孝。母卒。哀毀不已。廬墓三年。弘

治間旌表。後貢入太學。父卒。復廬墓側。以疾卒于墓所。子澤。孫柄。居親喪一如錦。人謂之三世孝思。

何孟春

何孟春。字子元。先世廬陵人。性至孝。父官戶曹郎卒。扶柩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日乃定。孟春抱柩相爲存亡。居喪致毀。其母病瘵。弗良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冠至。親負之而逝。撫弟妹甚厚。歷官南京工部侍郎。謚文簡。

明孝友傳

卷五

七

陳鑛

陳鑛。湖廣施州衛人。性至孝。母夏遭疾。慮不起。乃陳刀几上。旦夕拜禱。刀忽躍起。自剖肋左。取肝方寸。和粥進母。以桑皮線紮其創。母疾遂愈。父母歿。哀毀骨立。殆無人形。

陳倫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父喜賓朋。觴豆之需。旦夕畢備。及嫁女弟四人。營辦資送。臥不貼席。至父前。則

喜見辭面。不令知之。父每謂人曰。吾見孝子也。弘治元年夏。夜失火。家悉奔竄。時父在殯。倫倉惶無措。撫棺號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卽與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程振

程振。字玉夫。歙縣人。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父文旻。暨繼母黃。益盡誠敬。振嘗有事於浙。得父報病劇。卽兼程歸。行且禱。願減已年以

明孝友傳

卷五

六

增父壽。及歸。病益劇。醫者弗藥。振計無所出。遂剖股爲糜。疾果愈。未幾患溺。艱於起居。振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寢所者三年。家有戾狗。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哀毀過禮。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自如玉。人以爲誠孝所感。

謝用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汪出之。時馬已姪四月矣。改適乎溪。而

生用焉。永貞歸。卽抱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用甫冠。始知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珣。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廓。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夏。暮宿休寧黃畬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具以告。曰。明孝友傳。卷五。九。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卽是我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旣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誠孝。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

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父墓未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急東墜。祠墓亦保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給廩餼。

白聚良

白聚良。潞城人。朴魯不知書。母卒。廬墓六年。始終無少懈。弘治六年。有司以孝聞。旌之。

李銳

明孝友傳。卷五。李銳。河間人。弘治辛酉鄉薦。有孝行。親喪廬於墓側。獨居三載。悲動鄉間。任平定知州。

王鶴

王鶴。東明人。性孝友。居喪執禮。廬墓三年。致平地湧泉。事聞。詔旌表。弘治壬子鄉薦。歷官監察御

史浙江僉事

田籽

田籽。汾州人。弘治舉人。知長清縣。事親孝。養誠至。

親歿廬於墓所。哀思骨立。時早霜殺禾。獨近墓禾不傷。人以爲孝感。與辛彥博立爲忠孝祠祀之。

劉仲原

劉仲原。汾州人。歲貢生。母郭沒。仲原廬墓。晝夜悲號。有盜常夜叩廬求火。仲原與之。其盜化而爲善牧童樵子。皆識其墓爲孝子墳云。

豐熙

豐熙。字原學。鄆縣人。年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

明孝友傳

卷五

三

者數日。倚廬三年。弘治己未進士。官春坊右諭德。嘉靖初議大禮不合。謫戍鎮海。

顧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平居事親孝。父病疽。璘年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曾不委勞于人。

楊繪

楊繪。字希祥。宣慰司人。弘治戊午鄉舉。性至孝。母

嬰心疾。每發輒顛。往往如不克生。繪號泣以隨。露禱于神。求以身代。母卒。哀毀骨立。杖而後興。竭力營喪葬具。幾于毀性。守服三年如一日。甫舉於鄉。父已垂白。繪眷戀不忍離左右。人強之仕。不應。終養十餘年。父卒。始投牒。授新寧縣。年八十餘卒。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官太常寺卿。性孝友。每夙興卽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乃卽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日依依侍食。母側焉。

明孝友傳

卷五

三

孫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官太僕卿。迎母宦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緒長跪。背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

潘鏜

潘鏜。字宗節。六安州人。性孝友。事繼母曲盡顏色。

寒煥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醢獻而後嘗。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臨。父母忌日。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弘治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僉事。

吳鶴

吳鶴。歙巖鎮人。與兄鼎。弟珊。客黃州。衆夜鬪殺人。誣鼎。吏捕急。鼎不知所出。鶴曰。兄年高。未有子。弱弟。老母所憐。皆不可死。獨鶴子已長。願代兄以塞禍。遂詣吏就繫。鼎寬之。求直不已。鶴謂曰。空自苦。

明孝友傳

卷五

三

必無生望。不若保餘貲。善事老母。撫弟姪。立門戶。無以弟爲念。其夜具衣冠自經死。州人傷之。時陳司徒金。劉司寇天和。義其事。以詩文弔之。正德中。郡守張公書取義字表其門。鐫其名于里之節孝坊。

皇明孝友傳卷五終



皇明孝友傳卷六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歸鉞歸繡

歸鉞。字汝威。後母有子。而鉞失愛。父提鉞。後母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膳炊將熟。卽譏數鉞。不置。父大怒。逐鉞。於是乃母子飽食。鉞匍匐道中。北歸。又復杖之。屢瀕死。鉞依依戶外。俯首淚下。不忍去。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棺

明孝友傳

卷六

一

鉞不見。鉞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後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後母不能自活。鉞往涕泣迎養。後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死。鉞孝養後母終其身。鉞少饑餓。面黃體瘠。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鉞族子繡。字華伯。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敘緯友愛無間。緯不法。坐繫。繡力營救。緯又

不自簡。犯者數四。繡領背脫之。終始無愠容。繡妻
米。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
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
出。故人稱歸氏二孝子。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爲監察御史。以母老乞終
養。力供甘旨。短床數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
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葢。妻子服食蠶繭。一女

明孝友傳

卷六

二

適彭韶孫輔。嫁甚涼薄。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
足。正德中。吏部以其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
資其祿養。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
米三十石。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
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
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
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惠。盡已之孝也。
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

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
竟未酬涓滴之恩。且臣母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
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
不允。後母年九十而終。時方抱疾。強起。號哭寢地。
疾轉亟。卒。都御史王應鵬薦以庶約如石守道。而
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
里曰孝廉。恤其家。

湛若水

明孝友傳

卷六

三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
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

王艮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水
沃面。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
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艮見
王守仁於贛。衣斑禰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守仁曰。
承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

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逾乎茲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旣不在衣。則何必異其服。良避席曰。敬受教。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輟。卽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諸書。篤志以聖賢自任。後爲名儒。所著有仁孝訓。

明孝友傳

卷六

四

潘自新

潘自新。字汝明。丹徒人。聞王心齋布衣起海濱。心忤忤動。謂聖賢爲必可學。聞從之。儒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起居飲食。家庭間。一循先民程法。性至孝友。事父竭力色養。待弟又新。最友愛。一日。父涉江舟覆。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淫淫。曰。異哉。何祥。少頃計至。徒跣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

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舫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十日。夜自新亦兩脛沒沙泥中。幾敗不支。卒不能得。乃以父生時所嘗服御。內棺中。表曰。衣冠之葬。自是年讀禮。啜粥食蔬。無笑顏悅色。終其世不入內室焉。

方重杰 附方夢升

方重杰。字思興。南海人。尚書簡肅公冢子。母陳氏。

明孝友傳

卷六

五

病劇。偏叩諸醫勿効。重杰時年十五。一夕焚香。額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卽眇躬奚卹哉。乃持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愈。嗣有訛傳。父遭兵。舁者。母驚怖卒。重杰哀毀。殞復蘇。扶輓還。遇夜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鳥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父歿廬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檄旌其門。正德己卯。舉於鄉。以顏淵程明道爲矩矱。著希明錄。卒之日。自作輓。

文至死不亂。大理卿黃華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憲江以遠。檄送孝子祠。與唐林贊明陳茂烈諸公並祀。世廟時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孝行。詔立坊旌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因父羸疾。亦舐糞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督學田汝成特寘優等廩食之人。稱其世孝。

劉和

劉和。字元中。廬陵人。父理。豫溺死池州。時和年十

明孝友傳

卷六

六

三。痛哭嘔血。母周氏解臂。得不死。後往來溺處。輒悲痛不食。設酒餚江游。號而招焉。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母喪。廬墓玉華山。朝夕哭泣。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明年夏風電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繞廬。不相驚人。始疑之。已。庶詢覈實。多往慰問。又明年。人有惡之者。結黨偽爲盜。夜火其廬。執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水主避焉。時苦寒。童子進衣。不素衣。

不受。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平居寡言笑。遇侮忍受。嘗自號耐辱居士。

謝麟

謝麟。高安人。正德初。華林賊劫其家。麟負母避。賊追尋益迫。家人速之走。麟曰。母在安可棄乎。旣而賊劫其母。麟努力奪之。母獲免。麟死。于賊。

劉憲

劉憲。靈石人。爲邑學生。性朴實。有孝行。父歿。母八十餘歲。正德六年。流賊入境。憲負母避難。賊至。憲曰。寧殺我。勿殺吾母。遂遇害。御史相繼以事聞。詔旌其孝。令立石賜金助葬。

明孝友傳

卷六

七

孫清

孫清。睢寧人。縣學生。少孤。事母以孝。稱於鄉黨。正德七年母卒。時流賊入境。清守柩不移。竟日哀慟。賊爲感泣。相戒勿犯。鄰里賴以不擾。事聞。詔旌其門。

鄧顯芳

鄧顯芳。辰州人。正德七年。鎮草苗叛。侵掠村寨。衆皆逃避。顯芳以母柩在堂。固守勿去。人怵以禍。顯芳曰。棄母而逃。心實不忍。况平生讀書。所學何事。苗至。使爲鄉導。顯芳不從。遂遇害。支解于母柩之前。聞者憐之。

初貞

初貞。濟南濱州人。正德中。流賊入城。父雄被執。賊

明孝友傳

卷六

八

欲刃其父。貞以身蔽之。賊怒。砍折貞右手二指。貞抱護如故。賊濡兵血書孝二字於垣而去。父子得免于難。事聞。旌表。

楊蔭

楊蔭。遂寧人。正德間。廖賊劫掠。蔭奉母蘇氏避險崖草中。賊獲之。欲殺其母。蔭抱母痛哭。願以身代。賊以刀屢試其頸。蔭色不變。遂釋其母。截蔭髮去。當道重之。表其門。

傳興

傳興。高安人。性至孝。父疾。感夢百里外。徒跣求醫。得撫絕嶺古井水。調藥愈。祖母曹氏孀居。爲華林賊所掠。欲殺之。興渡水以救。賊以巨梃壓之。梃忽斷。賊驚異。釋之事聞。詔冠帶表其門。

宋顯章

宋顯章。字文光。濮州人。正德辛未。廬父墓。流賊至。伐其墓樹。顯章大哭。請止之。賊首啗嚙曰。此孝子

明孝友傳

卷六

九

里也。戒勿復遺之矢。約五里內不得殘傷一木。里人依之。賴全活甚衆。學使者高其行。越格薦之。累舉不第。卒。不旬日。妻辛氏自經殯側。州守李緝上其事。建祠樹碑。黃詹事佐。作孝烈祠。樂章二闕云。

楊惟懷

楊惟懷。新都人。從父宦游。扶母親歸。至三峽。夜遇羣賊。衆皆逃匿。惟懷獨守母棺。賊疑其有財。欲發之。惟懷以身仆柩。賊殺之。沉尸於水。母柩得全。

何應宜

何應宜。梁山人。庠生。正德間。母爲流賊所執。應宜求以身代死。賊果殺應宜而存其母。林都御史嘉其孝。入祀鄉賢。

熊萬變

熊萬變。榮昌縣庠生。正德中。流賊圍其居。舉家倉皇。母尚未行。萬變告其兄曰。母被圍。我輩脫出何爲。相與還赴難。擊殺二賊。負母逃。爲賊所執。被殺。

明孝友傳

卷六

十

母伏於屍。罵賊亦被殺。

韓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官南京兵部尚書。性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嘗疾於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鄉士夫立孝弟碑。後弟病亟。邦奇日慟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弟臂曉之。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

當同。兄弟也。及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絰蔬食。祥而弗解。嘗謂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

鄭紳

鄭紳。字公佩。涑水人。官工部尚書。父卒。廬於墓側。不入私室。不與宴會者三年。紳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與諸兄弟約曰。母爾我視也。母有餘不足論也。吾今則七人。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居合食。

明孝友傳

卷六

十一

母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紳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

楊成章

楊成章。道州人。正德時。父泰任浙江巡簡。以妻何氏無子。娶妾丁氏。生成章。年四歲而孤。丁改適。母何携成章扶觀歸。比長爲諸生。何臨歿。具告之。故成章痛哭曰。天下豈有無母之人乎。乃遠歷金衢。

逐鄉訪跡。再往乃得之。孝養終身。知州葉文浩以聞。吏部侍郎唐龍上其事。授國子學錄。以旌其孝。

景賜

景賜。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司業。素篤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賜旦夕禱于神。母雙眸忽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

趙德宏

趙德宏。字有容。鶴慶人。舉人累官慶府長史。爲人

明孝友傳

卷六

三

孝友。謙恭。父遠病痢。宏爲嘗糞。父卒。哀毀骨立。旅食無資。假貸管殮。徒跣偕傭人肩柩以歸。既葬。廬墓三年。嘗有一白犬自來相伴。小鳥巢於桃樹。呼卽啄食。如府汪標聞異之。親至墓所。慰贈有加。御史唐龍奏聞。榜曰孝子趙氏之門。

葉琦

葉琦。字廷珪。祁門人。幼稱神童。年十一。補邑諸生。十八發解南畿。甲戌成進士。觀政工曹。卽焚香自

矢。以立身行道爲先。忽聞父疾篤。卽上疏乞歸。虔禱願以身代。藥必躬調。衣不解帶。凡七日夜。忽有異人授摩運法。疾脫然愈。衆謂孝感所致。當道強之仕。竟以親老終養力辭不赴。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事父至孝。父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器亦自浣滌。

明孝友傳

卷六

三

徐文敏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卒。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盡孝道。母患瘋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暈酒。每夜叩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勿懈。忽一夕夢老人示以方。如方劑藥。母疾遂愈。鄉人嘆異。正德間。知縣張沐核其孝行奏之。

徐顥

徐顥。字子淳。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臨江太守。

少時善飲酒。父誠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猶以未奉父命為辭。父嘗患怔忡疾。不解衣。半歲父歿。養母躬備甘羹。家事必稟進止。原祿貨財。悉委於三弟。傾囊助之。

徐聰

徐聰字聞博。鄆城人。以肅孝聞。母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而行。傍徨叢薄間。得櫻桃以歸。母食之。愈。人異之。稱徐孝子。

明孝友傳

卷六

古

吳泰

吳泰。丹新人。任湖廣監利知縣。事祖母以孝聞。母徐氏目盲。泰以舌舐之。母目復明。鄉人稱為孝子。當道旌其門。

張時中

張時中。金堂人。父憐目盲。旦夕躬授七箸。夜必焚香額天。如此者三年。偶遇醫。復明。及患腹脹。常同臥起。遍求醫藥。事亦愈。父常曰。吾無報汝。願汝子

亦為孝子耳。藍冠至。城弗可守。棄其妻子。負其父先逝。累遇賊。哀求得免。居喪哀慟。祥禪如初。復為清平司訓。

向光振

向光振字伯羽。應山人。正德中鄉薦。奔父喪。渡海遇風。以身禱。母病當應制不行。祖所遺產悉讓其兄。嘉靖中知四川高縣。

唐治始

明孝友傳

卷六

主

唐治始。江西清江人。僑居華亭之團江。父尚儒卒。苦塊未除。而隣家火起。旱久。火勢昌熾。治始盡出資粧募人出共父柩。人無應者。或挽治始出。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歸然獨存。治始竟以薰灸伏棺死。柩上皆成血掌痕。事聞。有司為旌門曰孝子。

蕭華

蕭華字中美。永州人。事母孝。家貧。苦耕養母。朝夕

愉色不異嬰孺。正德初母歿。華廬墓三年。丙夜猶聞哭聲。囑其妻不得往顧。服除猶不忍歸。又以父早世。未伸子職。復廬墓三年。遠近莫不以孝歸之。嘉靖中。巡按御史黃季瑞表其墓。

亢良玉

附張璽

李大經

靳馳

王寵

亢良玉。臨汾人。爲府學生。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母卒。廬於墓側。朝夕哀號。有朱草叢生。棗葉如蓮之異。正德四年。旌表其門。又有同邑張璽。李大

明孝友傳

卷六

七

經。曲沃人。靳馳。萬泉人。王寵。並以孝行先後旌異。

洪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父友璋。病癘年餘。起臥哺餵。衣被垢穢。祥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一日父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祥泣諾。而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甯。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問爾爲誰。知是祥也。相持而泣曰。天乎。兄孝至矣。吾其

瘞乎。已而病愈。祥與妻完顏氏。益竭力承歡。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薦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祥壽九十七卒。子亮。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史玉明

史玉明。廣濟人。父早喪。事母至孝。及母卒。玉明傭工自給。有山數丈。田一畝。以父祖墳墓在焉。構蓬墓側以居。有虎過之。玉明拜虎。低廻而去。鄉人曰。

明孝友傳

卷六

七

而急易而居。不爾將不免。泣曰。焉有祖父在此。而爲虎所食。每遇陰雨。蛇蝎侵苦塊間。玉明視若固有。鄉父老曰。汝死後。此山此田。終屬他人。孰若齧備衣棺以終身。母爲自苦。玉明泣曰。吾寧死溝壑。安忍賣父業以備已私乎。嘉靖初。病卒于墓。遂中隣里憫其純孝。備殮具。塋于祖墓。士大夫嘉之。建孝子亭。樹碑曰孝子墓。

賀鈞

賀鈞字信夫廬陵人正德間爲麗水令居父母喪哀毀苦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

卜懷

卜懷寧海人父早卒母教之甚嚴常課其業輒以杖擊之母年九十六卒懷執母杖而泣曰安得復教我耶祀其杖于母側因廬于墓人以孝稱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後歲貢就銓以孝行擢首選

明孝友傳

卷六

八

授邯鄲府通判

孫鵬

孫鵬文登人性至孝日侍父母左右飲膳必躬視昏定然後就寢母卒鵬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幾絕既葬依墓弗去時隆冬大雪且無棲廬族人勸歸不從遂相與三日而成一廬鵬朝夕哭奠負土增墳忽野燒將及廬鵬望拜風返火滅墓上栢木秋生萌蘖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衆勸歸鵬曰

孤少多病五歲方離親懷抱今當五載以酬親德又二載始歸楊叅政維聰聞之曰是可以風吾民矣遣粟勸獎縣令王允言奏聞旌表其門

徐應魁

徐應魁登州人庠生父母早世孝養祖母盧氏妻朱事之尤篤盧歿應魁哀毀嘔血隻身廬墓跣足取薪水爲粥朝夕哭奠負土成墳至冬雪深數尺廬門道徑盡封水火絕六日應魁幾死忽地響若

明孝友傳

卷六

九

雷廬中醴泉湧出能愈疾服闋鄉黨數手入迎歸次日復地震而泉竭孝感羣盜例以百金入之於官知府李承選賜壕地官宅提學李化龍賜廬併辭之士大夫立感泉碑妻亡竟死不娶御史韓應庚扁其門曰至孝格天事聞詔旌表

陸僑

陸僑登州衛人父鎬僑事親盡孝母病剖骨愈年
至九十四人曰孝徵督學鄒旌之仕廣平訓導

錢敏

錢敏舒城人。幼喪父。家貧力學。事母至孝。及登進士。乞還鄉侍母。母患瘡。侍湯藥。頃刻不離側。母歿廬墓。詔旌表。

高典

高典合肥人。性至孝。父歿。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歸有白鵲數百。隨集于宅。人以爲孝感。事聞。旌表。

龔曇

明孝友傳

卷六

子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濱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父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孝。謹凡四十年。母卒。廬墓。苦塊餽粥。莫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朱助

朱助字士貞。浦江人。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毀回祿。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盆相。倉校致黃鳥。卵育。馴而不驚。家有母犬。病瘡。其兒啣食。

食之

潘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癲。琢衣不解帶。痒痾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親理之。每久臥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惟其所適。如此者七年。母歿。哀痛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其克盡子道。有司旌其門曰孝行。

明孝友傳

卷六

主

何屋

何屋字朝舉。新城人。母喪。苦塊。晝夜哭不絕。言動葬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三年。

林黼

林黼字質夫。閩人。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二年。跬步未嘗遠几筵。事二兄甚謹。登正德丁丑進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武廟時。疏諫南巡。入詔獄。三日。廷杖而卒。

歐陽瑜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官四川叅議。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瑜不為動。

張尚忠

張尚忠。沁州人。少失母。為祖母王氏撫育。長事祖母甚謹。及卒。廬於墓側。日夜悲號而死。鄉人莫不矜念焉。

明孝友傳

卷六

三

梁廷振

梁廷振字伯綱。廣州人。甫十齡。事親盡禮。時稱孝童。嘉靖間官布政。

許象先

許象先。歙縣人。父歿于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母病旦夕侍側。藥餌必親嘗而後進。母歿。擗痛廼甚。十月卒于喪次。有司申請。祀于賢祠。

劉瑞

陳垺附陳冊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歷官禮部侍郎。性至孝。蚤孤。事母田孝敬備至。既歿。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葬。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瑞焚香籲天。風即止。人以為孝感所致。忌日追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齋戒必誠。性體必豐潔。宦遊數千里。必載木主以行。

明孝友傳

卷六

三

陳垺上虞人。父旺。坐誣繫于理。垺泣血哀籲。百計不能脫。歸渡錢塘江。覆舟死。子种。年十四。痛念祖。繫父歿。矢志疏寃。會越守病疫召巫。种奏錢於巫。怖守鬼神之說。立釋旺。奉御以歸。戚里異之。海寧葛徵奇嘗作歌以紀其孝。种曾孫約鄉薦。約子美發官翰林。人謂孝子慈孫之食報云。

明孝友傳卷六終



皇明孝友傳卷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何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人。事母毛氏至孝。家雖乏。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于人。及母亡。殯殮遵古禮。蔬食三年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

邑李劉黃諸公。咸貽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

明孝友傳

卷七

一

造謫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有盜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言。及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言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趙中丞鏞常言過其門。輒徘徊不忍去。

呂柟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戊辰廷試第一。以抗疏爲劉瑾所嫉。遂請告歸。瑾遣官校偵其過。無所得。

至半途返。抵家數月。瑾誅。陝縉紳株連無算。柟獨超然。杜門力耕養親。父或因小過責次子梓。必跪而分罪。父嘗病。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變白。父卒。哀毀略血。歷官南京禮部右侍郎。歸。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寒。柟親爲艾褥。進乃安。侯歿。殯殮如禮。及柟卒。遠邇赴弔者千人。巷爲罷市。

王原

明孝友傳

卷七

二

王原文安人。父珣。逃避里役。不知所往。時原在襁褓。母張氏撫之。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白母。吾將去尋父歸。母曰。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岔路口。

王神祠。夜夢入古糾。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之。與一孟曰。此菰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眞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携杖入。問原奚自。原具實對。語以夜夢。丈人曰。夢日當午。南方也。菰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膽也。急去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踰月入輝縣。縣有夢覺寺。原雪夜造寺。寢宿門下。天將曙。一菰翦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嚙嚙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函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法林哀而食之。粥。法林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叙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歎歎。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原以頭觸地。牽珣衣。向法林哀而大號。法林強之歸。時珣年六十四矣。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

明孝友傳

卷七

三

唐儼

唐儼。全州人。父蔭。嘗知郴州。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弗能療。儼泣。潛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啜之愈。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哀毀如成人。儼游學從兄於臺。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割右脇肉以進。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儼拜其妻曰。此吾分。當亟召我。何自苦。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事親矣。時督學使者。廉知狀。錄儼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日取薪水甚饒。然收

卷七

四

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寧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詠其事。書山壁曰。望母巖。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

侯英 附侯侃

侯英。開州人。任至河南副憲。與兄侃俱以孝稱。年十三。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每夜禱首祈。越四

明孝友傳 卷七

十九日。疾乃愈。後官江西按察使。母計聞。號泣幾滅性。奔還。與侃同廬慕側。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望前人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旌表。

易直

易直。宜春人。少讀小學家禮。卽躬行之。父性嚴急。諸子少有違。輒道怒。直跪伏終日不起。父疾。嘗糞苦。輒愈。及再疾。糞甘。直竊憂之。父竟卒。嘗遇寇。抱母痛哭。賊舍之去。治喪不用浮屠。廬於墓者三年。

廬闋。傷祠墓無主。則當貢。辭去。嘉靖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吳玘

吳玘。字汝瑩。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叅政。母病。玘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父以食芋遊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積懸之。祭則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領之而逝。

明孝友傳 卷七

方鵬

方鵬。字其大。安慶人。登嘉靖丙戌進士。幼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母有女。云嫁我。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鬻居稱貸。以爲粧奩助。父槃病篤。吐血一升。跪接而吞之。幾不自保。尋父歿。親刻木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卽歸視。有家僮簪其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

華察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嘉靖丙戌進士官侍讀學士以親老乞歸二親相繼歿廬居四載不御葷酒如

一日

張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淮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御私室

戚景通

戚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官大寧都司奉詔坐神

明孝友傳

卷七

七

機營母聞貞節年老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雜戲一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哀毀子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

蘇祐

蘇祐字允吉濮州人居母憂會流賊劫畧至郡父恩趣之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竟不避俄而寇去嘉靖間歷官兵部尚書

丘緒

丘緒字繼充鄆縣人父鑑娶妾黃而妻余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徵詔以母故輒欬不自勝年十五父卒願首銜恤涕泗霑霑下也孝事母余甚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及余卒居喪瘠毀盡哀當是時距黃去時二十年

明孝友傳

卷七

八

矣忽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之母在台州金鰲寺前緒卽上郡偕一人憇于途則包氏故養馬廐也詰以母向往故廐歸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兄女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于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鄆人也而叩之乃卽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

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掩泣于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老。齒踰耄。故嘗作媒氏爲生。儻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氏。明旦再詣叩王老。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望族。緒至其里。歷躑數十家。見一門頗適。踏而入。則庠生吳秉剛秉勲者。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孀氏室於內。聞留止異鄉人。悲而

明孝友傳

卷七

九

咻焉。姪語之故。孀故黃舊主母也。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官已殯寺傍矣。緒以其言與夢符。信之。且行且泣。期一見柩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過馬長之門。爲牛所觸。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與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彼所傳寺傍柩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緒喜甚。卽

別二生乘輿。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去。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容。邂逅行人。惟以鄴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有陳六十婦。蓋鄴人。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家。諭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閭左老嫗。亦如其言。乃緒不自信。遣奴徧詢。俚俚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鄴人也。而叩

明孝友傳

卷七

十

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報緒。緒愕不自持。亟踰險以往。抱持悲號。遂迎歸養。閭里莫不感動焉。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孝養終身。處兄弟友愛純篤。嘉靖辛卯。邑宰入覲。以事聞。詔旌其閭。

襄陵王

襄陵王五世同居。嘉靖十一年。韓王問于朝。

命撰勅遣官旌其門。

仇時濟

仇時濟。潞安人。爲宿州吏。日五世同居。闔門百有餘口。歡然無間。嘗與弟時茂作仇氏家範。以爲世守。復與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河內何塘稱其門有義讓之風云。

楊汧

楊汧。字宗源。祥符人。性孝。父母卒。悲哀幾絕。匹族

明孝友傳

卷七

十一

同龔。內外無間言。嘉靖壬午。貢入太學。授安肅訓導。

譚維

譚維。蓬溪人。舉嘉靖壬辰會試。以親老不就廷對。後六年。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日以老母爲念。懇疏乞歸。及母終。躬管葬具。人稱至孝。撫按以忠孝世家表其門。

范芝

范芝。字德和。黃岡人。嘉靖間知定遠縣。性至孝。父嘗病。滯三年。芝侍養寒暑不變。未嘗一解襟帶。比卒。羸瘠骨立。殆不克喪。醫療數年乃起。

王嘉祥

王嘉祥。字兆興。莘縣人。早孤。稍長。父諱日雪。泔不食。事伯父如父。善事母。蚤莫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門無雜賓。讌會不卜夜。人問之曰。吾謹奉慈訓。不敢妄交游。貪杯勺。以傷母志。母卒。哀毀

明孝友傳

卷七

十二

瀕死。二年不御酒肉。每哭。鄰里感動。人稱至孝。嘉靖間官工部郎中。

楊崧

楊崧。泥谿人。廩生。嘉靖中。鄰火延燒其屋。崧他無所顧。惟以身翼母。火焰不得出。母子俱斃於火。

鮮懷經

鮮懷經。馬湖人。母侯氏病疽。躬爲吮之。母復病。割股和藥以進。又嘗糞以驗甘苦。母歿。毀痛幾絕。廬

于墓側。夜有虎近廬。懷經泣曰。吾守母塚於此。幸勿見傷。虎咆哮久之始去。人以爲孝感。

邵璋

邵璋字宜卿。朝城人。周歲喪母。及髫髻。墓未嘗不痛哭失聲。嘉靖庚子。舉于鄉。事繼母孝。父年八十餘。病痢甚。璋臥床下。一夕數十起。手奉溺器。滌脣浣席。盛暑無難色。已嘗其糞。苦喜曰。父無恙也。尋起。後五年卒。璋柴毀骨立。喪儀一稟古禮。提學袁明孝友傳

卷七

主

洪愈旌其廬。璋固辭不受旌。後知西平縣。子弟門人相觀而化。邑人傳其孝。燕錄。

劉效祖

劉效祖字仲修。濱州人。嘉靖庚子。領順天鄉薦。時年甫十九。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侍養盡歡。父疾。日夜侍湯藥。顧天願。父不起。哭幾絕。人以孝稱。

張基

張基字德載。吳人。嘉靖庚子鄉薦。念大母且耄。遂逡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死。其父亦死。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治一室。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滌滌。非親調不薦。一夕。候母安者十餘。蚤起。跌坐而逝。手書數行。皆身後奉養事。年五十有九。

張寰

張寰字允清。崑山人。嘉靖辛丑進士。官刑部員外。

明孝友傳

卷七

古

耶。疏乞歸養。父卒。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使右叅議。

廖廷皓

廖廷皓貴池人。廩無宿儲。日偕妻耕以膳繼母。嘉靖己酉。皓往于田。妻治爨。母採蔬于圃。忽有虎入其中堂。家衆逐出。母自外入。遇虎。咬母臂而去。皓自田來。見母被傷。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舍。卽以拳撞入虎口。母始得脫。暈地。皓

手猶在虎口。隨虎去十數步方脫。回赴母所。忍痛負母歸。至床側亦暈地。猶連呼曰。急爲我救母。頃之少甦。見母傷腫甚。乃口吮其毒。數日。母腫漸消。而皓之頭目腫甚。數月始愈。又數年母卒。皓年六十餘而終。

胡濂

胡濂字深甫。崇陽人。嘉靖己酉鄉薦。任蘭縣知縣。性至孝。居南雍。夜輒焚香額天。祈母長年。母疾躬

明孝友傳

卷七

十五

侍湯藥。晝夜不解帶。兄弟分產。泣涕者數日。田地盡取礮薄者。

湯賓

湯賓字繼寅。南皮人。嘉靖庚戌進士。母病篤。賓侍湯藥。目不承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額天。願以身代。母病霍然。已人以爲孝感。

高承順

高承順。華亭人。性至孝。母亡。哀毀過禮。父嘗疾劇

目。舟厄於風。順哀禱獲免。嘉靖壬子。父遇倭迫之。以兵。承順延頸請代。倭兩釋之。子振聲亦有至性。人稱爲兩世孝子。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內訌。所在誅掠。時在復年二十一。隨父亮讀書朗澄庵。同父奔逃。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許。輾轉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以待。

明孝友傳

卷七

十六

跪求解免。倭以刃背擊其父。隨以身蔽之。痛哭哀求。相挽不釋。倭怒。奮刃一揮。父子二首墮地。而兩軀猶相扭峙立。亮家亡祀絕。父子葉葬城北。萬曆丁酉。督學陳子貞言於朝。旌表其墓。

官思恕

官思恕字子仁。光山人。嘉靖乙卯舉于鄉。母彭歿。思恕哀毀幾絕。結廬墓旁。有白鳥冬笋之祥。隆慶間。兩臺疏薦孝友。詔下徵用。會病卒。

周滿 附關世安

周滿字謙之。蜀廣漢人。迎養父母于京邸。夙宵必冠帶。入子舍。候省爲常。日市江魚。浙酒爲供。具酒數行。輒高吟座隅。吟已起舞。常彈吹班綴之樂。二親懼甚。忘其在客。出守華昌。旌揚貞孝。隴民關世安。獨居養母。廬墓三年。滿捐俸予世安置妻。

梁策

梁策。鄢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將不起。旦夕焚香

明孝友傳

卷七

七

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神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卽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傳。手孝經不釋。登嘉靖乙丑進士。陞知成都府。抵任數月。疏請終養。時父母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夜深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安則喜。不安則憂。惶寢食。徒步往太和山。禱祈親壽。十步一下拜。行于

有餘里。二人壽並八十。父病。脾不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筋以進。及父母歿。日廬墓側。至服闕。不忍去。

彭寶

彭寶字惟善。桐城人。少事父母甚恭。其父母性皆卞急。每交怒。寶跣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旦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

明孝友傳

卷七

八

箠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罪。引入就爐。寶再拜。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豈遂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乎。寶踞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爲營塚壙。祖考妣

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省齋何先生。嘗稱惟孝德。行。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道傍遺金。顧而不搜。子恒曰。羨心未忘耶。不搜則已。安用顧爲。寶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平書古聖賢列上座。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逾四十。待父母益

明孝友傳

卷七

九

愉悅。衣服飲食盥滌必親。夜尤拭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定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慟絕復蘇。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死。當以衰絰歛。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夏子孝

夏子孝。初名恩。桐城人。六歲失母。嗚嗚孺子慕持服如成人。嘉靖甲辰甫九歲。父龍寒病瀕危。恩涕泣傍徨。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室。剖左股一瓣。

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鄰父老趨視。嘆異。聞于縣令。胡枋義。申府太守胡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詰朝得申孝子。父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植。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膳。癸亥。父終。哀慟幾絕。構茅廬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鄰人魏國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良久滅。旦詢之。子

明孝友傳

卷七

三

孝無所見也。虎哮桐梓山。子孝子棲自如。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瘁。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既終喪。游學四方。歷事耿楚侗。王龍溪。張甌山。羅近溪諸公。質疑請益。督學耿定。向欲類奏。子孝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司理郭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白金文綺。將疏聞。會

病卒。

周聘

周聘字延聘。青陽人。父銑。母錢氏。聘溫肅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裋躬斤斤。不邇匪類。二弟婚。食指漸繁。親命析箸。聘讓腴產于二弟。而獨受其窪滂。投經自食。其室災。鄉隣趨救。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踴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日三奠。莫必孺子慕。寢苦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內艱。稟禮致哀。欲附塋先隴。宗人難之。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慙。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經不去身。哀號

明孝友傳

卷七

主

不絕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闕。苦敗塊。割。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自嵩言于邑令李尚默。參藩張淳亦言之。令乃表其宅。捐金營塋。于時宗人感其孝。許塋先隴。或謂當詣縣謝。聘曰。今自爲治邑計。吾何謝爲。李歎美之。人曰。服未可闕乎。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

王應元

明孝友傳

卷七

主

王應元。武隆人。力農爲養。父友文每出飲。應元候于途。扶之以歸。一日友文醉臥。應元往于田。家偶火災。急奔回。烈焰甚熾。身濡泥水。出而復入。救之者三。號哭火中。抱父死。

方孟縉

方孟縉。武寧人。早失父。事母孝。比歿。廬墓三年。歷官僉事。致仕卒。

朱衣

朱永字正伯。金陵人。母病痿篤。衣丙夜禮斗。乞以身代。有白光降几榻之異。母疾遂愈。嘉靖丙子鄉薦。官至沅州守。

譚紀

譚紀字廷憲。潼川州人。孝友性成。父有足疾。扶持四十年。不少間。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堂。望親臺。時復悲哀。至老不替焉。

蹇衡

明孝友傳

卷七

三

蹇衡。衡州人。性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祭一遵家禮。後擢都水主事。居父繼母喪。哀毀廬墓。烏聞哭聲。輒飛集。哭已乃散。事聞。旌表。

史筆

附蘇文

史筆字秉直。南陽衛人。性至孝。父病劇。嘗糞。母卒。遺命以白綾飲。不得。終身不服綾。以鄉薦。官太僕寺丞。同邑蘇文。字子朴。事母至孝。母病。暑月思牛脯。不可得。遂終身不食牛。

蘇奎章

蘇奎章。筠連人。岷藩教授。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無所避。奎章倉惶泣告。願舍父食。虎併舍之而去。人咸稱異。督學郭公作猛虎歌紀其事。

楊騰

楊騰。遷安人。廬母吳氏墓。有冰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隆慶元年。親歿。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葬居廬。咸如初。

明孝友傳

卷七

二十四

喪三年。地產芝四枝。黃紫二色。廬左右成列。若植縣以聞。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督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冠帶。復其家。

馮行可

馮行可。華亭人。父恩御史直言。詔獄行可年十四。刺血上疏請代。世廟感動。改戍隆慶間。詔旌廬。仕佐南京兆。

江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廣西提學。純孝。天植父母病。嘗藥舐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喪。泣血三年。枕苫履塊。食淡茹蔬。不入燕室。三年。每過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力辭。謝門人私謚爲端孝先生。

劉文煥 附沈之隆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樂亭人。父早逝。事母王氏至孝。妻盧氏亦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二

明孝友傳 卷七

三十五

年。疾果愈。姑歿。妻願廬墓。文煥曰。廬墓爲子事也。葬母後。卽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爨。不數尺。泉水湧出。人以爲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邑篆。推官沈之隆造其廬。月給廩餼。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侍親。後選給事中。不赴任。告病歸養。

張登元

張登元。新鄭人。爲諸生。有孝行。隆慶五年旌表。

向化

向化。山東靖海衛人。父上衛指揮。隆慶五年。署衛篆。慮班軍缺數。負累降級。投海死。化年十八。因尋父屍。不見。沿海號泣。五日。亦觸海溺死。是日方霽。城南海潮中。浮出上屍。所穿沉香色布襖。被水脫失。忽雷電大雨。隨見化首頂。父襖。徐徐浮至。交屍一處。家人撈取歸葬焉。

明孝友傳

卷七

三十六

皇明孝友傳卷七終



皇明孝友傳卷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

華侯

宗室通山王華侯。父故哭臨至死萬曆中。巡撫郭惟賢奏其孝行。恩賜表揚。額名旌孝。

朝俞

宗室原武王朝俞。周府下郡王也。萬曆二十六年。以禮部覆請旌獎孝行。

明孝友傳

卷八

一

王世名

王世名。金華武義人。父良。爲侄俊以爭屋毆死。世名時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刀銘之報讐。母妻不知也。服闋遊庠。不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

明孝友傳

卷八

二

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世名乃迎而揮其所購刀。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刀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去父死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其實。乃曰。是真孝子。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世名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簡爲。遂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屹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卽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刀於讐人。甘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簡則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節。死。簡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世名遂得歸。其母迎而泣。世名曰。身。父所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仍館之。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世名者千人。汪遂令昇其父棺至。世名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諸生翼而見汪。世名望見父棺。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昇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世名少魁。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於上。免簡其父。以全孝子志。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靈霧昏慘。烈風迅

明孝友傳

卷八

王

雷大雨如注。迨迎屍歸。始聞霹靂。遠近莫不曰。真孝子也。

崔鑑

孝童崔鑑。燕人。年十三。父佑。買于市。性嗜酒。有魏娼善治淫聲。佑說之。遂留與居。鑑母王嫺。其非類。諫止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涕泣。鑑自學舍歸。王悲慟不自勝。固謂曰。吾爲娼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火。爾善自愛。鑑聞。且泣且怒曰。母弟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從旁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娼而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甲者。已繫王赴理。鑑至。請解王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鑑曰。若不吾信。吾刀

明孝友傳

卷八

四

尚存牖下。第視果然。眾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詔下法司議。聞司冠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劉廷尉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冠議是。上曰。崔鑑爲母冒辟。情可恤。其原之。鑑遂釋。萬曆丙申。吳桂芳董犴事壯其志。爲之作傳。

尹氏四童 夢炎 夢昌 夢呂 夢友

明孝友傳

卷八

五

尹氏四童。歛之巖鎮人。父周虎。母鮑。生四子。長夢炎。年十六。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夢友。纔八歲。幼見其父。竭力行孝。又從勝蓮巷聞潛孝子以割股救父。交禮拜之。及母產二妹成瘵。將不起。四子哀號。屢夕不能寐。夜共臥一樓。虔禱於天。咸願以身代。炎與昌又步拜觀音大士。乞靈於潛川紫雲巖。若聞人言。母病深矣。豈勺水所能救。惟割股乃可耳。炎昌歸。夜藏雄髮小刀二。私語弟縛臂。令代之。

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人子耶。惟友少。可勿割。友不肯寐。謂兄不先我割。我乃號。號則父母覺。皆不得割。於是毅然伸臂交縛。而相爲割。不覺痛。凌晨炊糜。投臂肉其中。進母。母若甘之者。而父亦不知。然弱肉不堪割。長與次瘠甚。而少者口爲斜。父見其衣漬。謂爲鼻血也。偶曳少者臂。畏縮而苦之。則創大潰矣。冒雨加笞。驗之。三子各有創。遂不得蔽。父心憐之。而佯數其罪。祖母年七十五矣。飲泣而交謫之。市人乃覺。觀者塞於塗。夢炎猶羞澁。不忍舉臂。夢友含淚麾其肱。僅示人炙痕。蓋割後而復薰香以額天者也。

李學梅

明孝友傳

卷八

六

李學梅。麻城人。初爲臬司幕掾。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學梅伏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兄弟四人。學梅嫡且長。父瞶。諸孽而疏薄之。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

厚而學梅獨窮。祖不平。欲訟諸官。學梅跪祖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祖乃已。母死。學梅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暑雨一益。嚴冬一藁席。又苦貧。日拮据生理。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許。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益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隣有張姓者。意學梅苦雪。或他之。深夜往。矚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張。益嗟嘆。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學梅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慶善甫。善甫師王文成。其行誼益有本云。

張梅

張梅。合肥人。家貧。事母。韋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肺病篤。梅嘗穢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為吮舐。病復愈。又葬祖綬。適隆冬大雪。泣告天地。僵臥穴中。忽然晴霽。父文

明孝友傳

卷八

七

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發。人以爲孝感之祥。

貢靖國

貢靖國。字玄忠。宣城人。事父母至孝。母喪。柴毀骨立。日夜爲孺子泣。不欲生。哀慕之久。彷彿視其狀。間聆其聲。一夕父病篤。侍藥榻前。狂怖不知所計。昏瞢中恍見其母撫而慰之曰。無過思。頃之。父病漸蘇。詰朝霍然愈。人咸異之。

明孝友傳

卷八

八

張英

張英。字世傑。完縣人。任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性至孝。母趙氏年七十餘。患傷寒疾。屢醫弗効。英憂甚。禱於上下。欲以身代。母疾轉劇。英供奉晝夜。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踰月默禱於神。剖股煎湯。調服。即愈。越數年。母患癰疽。英令妻遮其母。日吮三次。不日愈。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

邊靜

邊靜字以寧慶都人任遼東廣寧衛經歷父友諒嘗得危疾靜乃嘗其糞味甜滑晝夜憂悶父病尋瘥越二年父乃卒靜晝夜哀號七日幾絕葬畢廬於墓側植以松柏時天旱少雨樹將枯槁靜朝夕竭力汲水灌溉墓傍泉忽湧出松柏得以滋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

劉進

劉進光州人鄉薦除太平府判居喪廬墓負土成

明孝友傳

卷八

九

墳致烏鵲鷺馴集之異旌爲孝子陞太僕寺丞

孫經

附孫緯

稽文奎

查繪

潘茂賢

孫經海寧人父早歿與弟緯躬耕養母母有奇疾非藥餌能療但思食一物隨得隨起稍遲卽劇二子竭力營辦備諸品以俟一日疾作思蝦羹二子卽輟耒徧求市中不獲正踟躕忽水際浮動二子競解衣入水求之得巨蝦數尾急調羹以進母病隨已同邑稽文奎訓蒙里中以養母母病劇不能

救文奎夜禱于天潛操刀剖左股爲羹以進母嘔而少間查繪事繼母孝能得其懽撫訓仲弟庭幃無間潘茂賢字希聖事嫡母孝養篤至凡可悅母意者不惜盡力致之

王表

王表字孔儀嘉州人舉於鄉母老孀居不樂仕進朝夕躬侍手調甘旨母有疾兩刲股以進禱輒愈三赴禮部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闈終日別故

明孝友傳

卷八

十

將小艇幾番回母年九十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有司以聞詔旌其家

張祥

張祥字夢麟潮縣人爲人孝友舉父遺產盡與兄姪蕩盡復以已產與之登萬曆丙子鄉薦任原

縣令

胡孟清

胡孟清字汝揚光山人萬曆丙子舉於鄉母陳氏

病。孟清旦暮侍側。衣不解帶。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已丑成進士。擢戶部主事。權稅九江。與稅璫力諍。感憤成病。遂不起。

劉鵬 附劉政

劉鵬。確山人。始劉政以孝行受旌。鵬其從孫也。事父母極備色養。母病。衣不解帶。焚香籲禱。母方在昏夢中。恍有告者曰。汝子孝。汝病至某日愈。後果然。六年。流寇至。鵬負病母。携弟侍父。走避山谷間。明孝友傳 卷八 十一

楊輔

楊輔。太和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尤好釋典。口絕羶味。人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輔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貧躬耕以

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

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輔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卽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繇是竭力事親。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墓皆小古篆。作字視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人以爲孝感。父母歿。爲備以營葬。葬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石窟中。十餘年。壽八十而逝。

徐彪

徐彪。字宏傑。浦城人。性至孝。事父母菽水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臥。起不解帶者三十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脊幾不勝。葬殮一皆如禮。廬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

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遇忌辰。素服哭泣。兄死。遺一女。撫養如已子。疏屬有貧而鬻男者。取券代贖。鄰蔡四被負而嫁其妻。爲償負而返之。盜祛篋竊貨既獲。諭曰。若逼饑歲耳。予何忍被爾盜名。亟改行。無罹於辜。後子姓蕃昌。甲第接武。邑令書其堂曰熙德。萬曆二十二年。陳御史具奏豎坊旌表其門。

明孝友傳

卷八

十三

張後甲

張後甲字丁也。金陵人。官四川叅議。性孝友。暮年父病疽泣吮。其血弱冠。母病瘍。終夜籲禱。願以已算代。有鮮衣輒解以奉兄。盡推先人遺產讓之。且代償其宿逋。親族有急。或婚娶不能舉。損貲佐其費。自奉無重綺兼味焉。

黃杰

黃杰字式彥。息縣人。萬曆間擢庫部員外郎。母楊

患疾。杰躬侍湯藥。至廢寢食。額天求以身代。母竟不起。杰扶輿南歸。哭不絕聲。抵里之日。僅存皮骨。遂以此成疾。終已奉 詔旌表。

過橋

過橋字龍濱。宗一七世孫也。少孤。事繼母至孝。所得嗣產悉推與弟。繼母病。草焚香刺股。未逾年而終。萬曆間與宗一建雙孝坊。

楊應祈

明孝友傳

卷八

十四

楊應祈華亭人。父允繩。給事中。建言死于 朝。應祈刺血上書以幽卒。後子舉人忠裕奏聞。萬曆二十三年。與妻節婦袁氏同旌豎坊。

蔡毅中

蔡毅中光州人。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巡按姚思仁奏其孝行旌表。後官禮部侍郎。

郝烈

郝烈邯鄲人。萬曆二十六年。以子戶部主事郝大

猷奏父列孝行旌表如例

李文詠

李文詠崑山人。素性孝友。父大經沂水知縣。萬曆二十七年。夜不戒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泣。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夜半火息。簡撥瓦礫。見父剩全體。子餘殘肢。督學陳子貞以其事聞。旌表其墓。

明孝友傳

卷八

五

彭洪

附彭英

彭繼榮

彭洪六合人。母張氏病瘵。危甚。洪焚香叩天。割股肉以進。母服之。愈。壽八十有五。洪子英。母王氏病瘵。甚劇。勺水不入口。英亦焚香叩天。割左臂肉以進。母服之。愈。壽八十有八。英後病。心氣呼聲。徹宵書幾殆。英子繼榮。仰天泣拜。亦割左臂肉以進。英服之。隨愈。南京禮部侍郎楊起元道經。四合墩民舍。詢知三世割股。召彭英。禮焉。表曰。世篤孝誠。

郭文範

男凝之。技淚述後學史官吳太沖填諱。附張次仲。周佩。吳都。謝紹芳。

郭文範字型伯。海寧人。至性孝友。母吳氏早喪。躄踊盡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臬繼娶李氏。文範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道梗。結楚痛徹。夜號呼。醫言藥劑難療。須口吸而通之。文範泣禱于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而終。姑適呂蚤寡。而貧。文範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明孝友傳。卷八。五。文範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瘡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鬻產代償之。間里欽其行誼。萬曆間。御史胡繼升巡撫高舉督學。周延光。邑令陳揚明。吳煥。並加旌異。同邑孝廉張次仲。字元帖。母密氏疾劇。次仲年十六。割臂肉和藥療之。愈。同邑周佩。吳都。俱割股療親疾。有司旌之。又邑令謝紹芳。甌寧人。父朝佐官御史。母性嚴急。紹芳愈孝。謹妻失母歡。

何孝子

何孝子蕭山人爲父報仇挺身赴法。人稱其孝。

董孝子

董孝子湖州人。逸其名。親疾篤。醫藥不愈。孝子焚禱于天。礪刀剖臂。橫割之。不能得。復直割之。取肝一片。烹以進親。疾尋愈。萬曆丁巳。御史胡繼升特加旌表。

郭金科

明孝友傳

卷八

十七

郭金科錢塘人。天性至孝。萬曆甲寅夜。火焚其廬。金科年十五。已脫於火。不見母。遂慟哭。欲入火救母。鄰人牽裾止之。不能得。遂投身而入。烟燄障塞。竟焚死。明晨出其屍。煨燼中。子母相抱不解。權闕使者楊師孔勒碑。題曰郭孝童里。御史聞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鮑邦志

鮑邦志旌德人。父景冕。母汪。米男六。邦志居四。勤

藝給親。而自持齋體。無完衣。萬曆辛亥。邦志年十

九。母患痢。半載。邦志晝夜號泣。割股調羹。以進。母

病旋愈。越二年。父故事。母彌篤。丁巳夏。仲母患心

痛。幾殆。邦志多方問醫。每夕遍告諸神。請以身代。

一日。從冶工鑄小刀。磨礪極銳。借宿本里張睢陽

廟。僧詰何因。邦志詒之曰。母病祈夢於神耳。僧信

之。揄梵扉。臥漏下。二鼓。度僧已熟睡。遂向神虔禱。

取刀置案上。其刀忽躍起。邦志謂神啓我也。迺於

明孝友傳

卷八

文

胸坎下。割一寸許。伸指內探。無物。再割。劃然有聲。踴出一肉。以刀截之。昏暈仆地。恍見有峨冠緋服者。用柳葉水洗之。安置其臟腑而去。邦志甦。自以楮封刀口。用舊布裹之。就僧借鍋烹。復炙乾爲末。歸作羹。進母。母啖之立瘳。邦志初囑僧毋泄。久之。僧員壽露其事。觀者肩摩於道。邦志羞澁。不與人見。對親識。惟俛首而已。族父老諸生。舉於邑。請旌之。令李允任簿。柴紹輝司理。虞廷陞徽寧道。林茂

楓各贈金爲之娶婦

青芝寺沙彌

青芝寺沙彌福清人。佚其名。性朴鈍。止知扣木魚。念彌陀佛數聲而已。母疾。沙彌割肝救母。都不覺痛。已乃微痛。割下肝狀大可一指。色如猪肝。而能作羹。以進母。疾遂愈。董崇相至寺。詢驗。親見其胸坎一疤。如稚兒掌。嗟異久之。因紀其事。

吳市丐兒

明孝友傳

卷八

七

吳市丐兒。逸其名。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下視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堦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跪進。唱歌以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僕窶人。聊爲阿母飲。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

長興孝子

明孝友傳

卷八

三

長興孝子。逸其名。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其從父贏於貨。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僕。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時時日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卽卽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簡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繇我。詰出之。則曰。匪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餽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遂遣母氏已。默默心動。

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簡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吾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卽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

明孝友傳

卷八

三十一

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

附記海寧孝廉張次仲字元帖。母密氏疾劇。次

仲年十六。刲臂肉和藥療之。愈。同邑周佩吳都。

俱割股療親疾。有司旌之。又謝紹芳。甌寧人。妻

失母。歡紹芳即欲去其妻。後鄉薦爲海寧令。妻

不之任。獨迎母侍養。焉又沂州許申。親歿。廬

墓。縉紳多爲詩文美之。已上四生有故不立傳附記於此

作蝶柳子傳

仁和黃汝亨撰

寓庸子曰。余萬曆丁未始獲交於海寧郭型伯。型伯幼慕陳仲弓爲人。故以文範自名。其人質直而敦偉。秉性孝友。母吳氏早喪。型伯躡躡盡禮。水漿不入口三日。父宗憲公臬。繼娶李氏。型伯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脉梗結。偏體痛楚。呼號徹宵。盡醫言藥。劑難療。型伯泣禱於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

明孝友傳

卷八

三十一

而終。姑適呂。早寡。貧不自贍。型伯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型伯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瘡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鬻已產代償之。族子承玄。身爲僕隸。型伯爲償身。值贖歸宗。外父湯公奉養十五年。死爲殯葬。有舍大使翁煌。虧糧坐法。鬻女爲妾。型伯贖還其女。并資給以歸。金陵陳郊。衣食之五年。及死。曰。於我殯。

蝶棚子贊

仁和黃汝賓撰

君家之先真有異傳于玄之玄景純之傑逸姿妙解不食火烟惟蝶棚子亦復翩翩惟酒惟史非備非禪少篤醇行晚辨真筌慕陶徵士自志其阡迥勝何吟吟逍遙篇莊周吾師神超道潛我覽斯圖爲之爽然

蝶棚翁抱膝吟贊

同邑許令典撰

小兒物化有托斯傳人生大夢夢卽是儼滕王盤

明孝友傳

卷八

三

薄羅浮絕烟康伊求友漆園典嗣海濱逸叟非禪似禪托物適志得魚忘筌市囂不入抱膝東阡陽春餘韻郭架遺篇振起鳳子力開幽潛垂天翅展栩栩胡然

蝶棚子孝友行畧

後學陳鼎新撰

先生諱文範字型伯海寧人性孝友母吳早喪躅躅盡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臬繼娶李氏文範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

脉梗結偏體痛楚號呼徹宵晝醫言藥劑難療

範泣禱于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

七十而終姑適呂蚤寡而貧文範迎歸與繼母同

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文範善

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

瘠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

鬻產代償之間里欽其行誼萬曆間御史胡繼升

巡撫高舉督學周延光已令陳揚明吳煥並加旌

明孝友傳

卷八

三

異

明孝友傳卷八終



明孝友傳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郭凝之撰此書採摭明代之事以續所作孝友
傳上自士大夫下迄沙彌乞丐人各爲傳共四百
二十九人